武俠世界

人頭[illegible]腦——

模型[illegible]機巧運國家賍物

裝甲戰車硬碰總統座駕

美蘇[illegible]會集香江

中國小鬼左右逢源

故事 [illegible]裝腔作勢・扮鬼扮馬

情節 [illegible]子詐傻扮懵・將計就計

$2.00

845

◀編 後 話▶

﹂龍虎殺手﹁故事今期高潮更番迭起，場面充滿火藥氣味！由於﹂血觀音﹁與鐵頭雷公楊偉突然出現蜈蚣鎮，聲勢洶洶，旁若無人，鎮上立即籠罩起一股險惡風雲，高大爺早已率衆列陣以待，如意坊前萬人空巷，搏鬥一觸即發！結果如何？請看今期精彩的一場鬥智活劇吧！

＊＊＊　　＊＊＊　　＊＊＊

﹂紅粉藍衫﹁故事接近尾聲，羣邪爲了爭奪藍衫秘笈，展開了一場大混戰，死傷纍纍，血腥遍野！結果，一件破舊的藍衫，在劍挑棍戳下，布片紛飛，稀爛無存。藍衫秘笈是不是就此湮滅？本期文末有交代。本故事下期裡的華山論劍大會即將展開，勢必帶來一番險惡拚搏，欲知誰人鰲頭獨佔，技冠羣雄，屆時千萬不可錯過！

＊＊＊　　＊＊＊　　＊＊＊

小鬼子王小克自問聰明機智，詭計百出，但在今期巨型小說：﹂人頭電腦﹁故事中，却險險着了一個和尙的道兒！經歷過程，驚險百出，令人難以置信。﹂人頭電腦﹁是上官庸君以新穎構思，流暢筆觸所作，內容包括科學、鬥智、獵奇、偵探……共冶一爐，百看不厭。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4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人頭電腦

軍區禁地　特工橫行

底特律是美國東北面大城市之一，以盛產汽車著名，許多大汽車製造廠，遍佈境內。底特律的居民，大部份都是車廠技工。

那些大汽車廠的面積都很大，有的佔地竟達數百畝，僅是停車場，就有國際機場一般寬敞。

提起底特律這個「汽車城」，人們自然而然會聯想到豪華舒適的「林肯牌」轎車。事實上，「林肯牌」是足以和勞斯萊斯互相抗衡的名貴房車之一，美國總統所坐的座駕車，便是一輛經過特別製造，價值超過五十萬美元的「林肯牌」房車。

由於「林肯牌」房車與英國的勞斯萊斯齊名，因此，世界上各國領袖都嚮往擁有一輛「林肯牌」轎車，尼克遜總統並且送了一輛給蘇聯的總理。當然，這一輛「林肯牌」只是普通的貨色，和他用的那輛特製「林肯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了。

這一天，在通向底特律一條超級公路上，有一輛「林肯牌」豪華房車風馳電掣，看它車身特別闊大，車頂在烈日照射下閃閃生光，車窗的窗帘全拉閤着，車首插着一把小型美國國旗，正是總統的座駕車。

司機座和後廂有一道防彈玻璃隔開，布帘也拉閤着，看不到裏面坐的是什麼人；司機却制服整齊，全神貫注駕駛着車子，車中的乘客，自然是身份十分重要之人了。

車子來到一條三义路時，司機一扭軚盤，向左邊一條小徑駛去。

那小徑路面崎嶇，凹凸不平，和用瀝青鋪成的超級公路簡直有雲泥之別。司機穩定地把着軚盤，將車子的速度減低，似乎怕乘客受到震盪。

不久，車子來到了一座農莊。

那座農莊佔地極廣，一排用鐵網架成的「圍牆」，望過去無邊無際，也不知到那裏才是盡頭，農莊內有數座四層式的鋼筋水泥建築物，幾架拖拉機停在廣場上，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東西了。

最令人矚目的是在農莊入口處，鐵柵上掛着一個牌子。牌子上的字是用紅漆寫成的，譯成中文是：「私家重地，嚴拿白撞」。

當「林肯牌」房車揚起一片黃色灰塵，向那鐵柵駛過去時，自鐵柵旁的一座小屋內，轉出一個精壯男子來。

那男子小說一點也有六呎三吋高，身上穿着一件夏威夷恤，牛仔褲。濃眉大眼，目光灼灼，凝視着緩緩而來的總統座駕車。

他伸手觸了觸微微隆起的腰間，抹着由額上淌下來的汗水。

這時，車子駛近了，並且在他面前停了下來。

男子立正向車子敬了一個禮，然後走近司機旁邊，一雙精明銳利的眼光向車廂後面望去，充滿了詢問的神情。

「是他？」

司機點了點頭，道：「正是他。」說罷自袋中取出一張文件，向男子遞過去。

男子望了司機一眼，又望一望手中的文件，眉頭舒展開來，把文件遞回給司機，又向他敬了個禮，揮手表示可以通過。

司機一踩油門，車子便平穩地駛進農莊。

男子望着車子自身旁經過，轉身走回小屋，自腰間拔出了一把比普通手槍大一倍的短槍來。

那短槍的槍咀塞着一枚狀似火箭的物事，瞄準器也比普通手槍大了一倍，而且是圓型，中間透空的。

他把火箭槍放在椅上，揭開一張木板，枱面現出許多精密的儀器。

在那些儀器當中，還有兩個大約十二吋左右的螢幕，男子分別按下了幾個鈕掣，螢幕立時閃動着，不久，現出那條小徑和一幢建築物來。

跟着，「林肯牌」房車也出現在螢幕上了，正緩緩地向那幢四層高的建築物駛去。

男子摸出香烟燃上一口，緩緩地噴着烟霧，一雙眼光仍然盯在螢幕上。

車子在建築物前面停下了，兩個穿着西裝的中年男子自內迎了出來，領先的那一個是五十開外的「齊格勒博士」，後面的是「萬寶路博士」，都是美國最傑出的電腦專家。

齊格勒博士趨上前打開車門，扶着一個身材壯碩，滿頭金髮的青年男子出來。

一看到那個金髮男子，守衞室的男子立時瞪大了雙眼，牢牢地望定了他。

萬寶路博士也趨上前相扶，便似那金髮男子患有重病一樣。

不一會，三人全部消失在門口了。

就在這個時候，儀表板上一個紅燈亮了起來，男子急忙按下一個掣，拿起咪高峯，道：「我是愛恩斯上尉。」

「從現在開始，秘密基地將採取嚴密保安措施，」對方說道：「我們稍後會加派守衞，請你嚴密注意雷達螢幕，不論有什麼可疑的物體接近這裏，都必須立即向我們報告，知道了嗎？」

「是，安德遜上校。」愛恩斯上尉答。

「還有，十秒鐘之後，本基地的自動警報系統，將全部啓用，請小心勿踏進示警區域之內。」

「是，上校。」

「有什麼問題嗎？愛恩斯上尉？」

「沒有。」

十秒鐘之後，儀表板上一列紅色小燈亮了——那表示自動警報系統已經開放，不論有任何物體接近這裏，在五百碼以內，便會發出警報。

愛恩斯上尉把那火箭槍插回腰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站起身來。

他從海軍部調到這「秘密基地」已經有兩年半的歷史，從來沒試過將警報系統全部啓用，以前只是偶然局部啓用而已。

大約五分鐘後，三個穿着嶄新軍官制服的男子向小屋走了過來，愛恩斯上尉認得領前那個雙鬢斑白的正是基地的保安主任——洛德少校。

跟在洛德少校後面的是菲立中尉和愛德華少尉。

愛恩斯上尉向洛德少校敬了個禮，垂立一旁。

「現在是用得着咱們的時候了！」洛德少校回了一禮，向遠處望去，喃喃道：「如果情報無誤的話，他們會來的。」

愛恩斯上尉當然明白「他們」指的是誰，雙眉不由一皺。

「可是——」洛德少校接着道：「我們不會給他們任何機會的！」

洛德少校說着向小屋內走去，衆人自後跟着入內。

「這裏一切正常，少校。」愛恩斯上尉踏前一步，說道。

「唔——」洛德少校調弄着螢幕的鈕掣，忽然，他雙眉一揚，瞪大了雙眼，低呼道：「天！這是怎麼一回事？」

愛恩斯上尉心中一懍，凑上前一看，只見那「林肯牌」房車正駛向屋前，一個男子自屋內奔了出來，正是萬寶路博士。

萬寶路博士神色張惶，脅下挾着一包物事，向房車疾衝過去；在他背後，幾個穿着憲兵制服的男子，追了出來。

小屋離那建築物並不太遠，因此，衆人立時聽到一陣叱喝聲。

「別逃！」

「站着，萬寶路博士！」

「快把袖珍電腦交回來！」

洛德少校霍地轉身向外奔去，一面叫道：

「你們都跟我來！」

衆人知道發生了變故，一齊拔出那種特製的火箭槍，向外奔去。

這時，萬寶路博士已經上了車子，司機一踩油門，車子一聲怒吼，向外疾馳而去。

「截住他！截住他。」齊格勒博士竭斯底里地叫了起來。

洛德少校衝上前去，伸手攔住車子去勢，不料車子非但不停，反而向他衝過去。

眼看洛德少校即將喪生輪下，愛恩斯上尉叫了聲「小心！」忽然撲上前去，摟住洛德少校，向外着地一滾，把他救了。

這時，那幾個憲兵也已追了上來，其中一個站定脚步，雙手舉着火箭槍的槍柄，準備發射。

「別開槍！」齊格勒博士叫道：「我們的袖珍電腦在萬寶路博士手中！」

那憲兵猶豫了一下，車子已朝鐵柵衝過去了！

「截住它！截住它！」洛德少校站穩了脚步，大聲叫着。

然而，車子去勢如飛，單憑人力，如何截得住它？

「他媽的，你們還站着幹什麼？非立，愛德華，用電單車，」洛德少校大聲叫道：「愛恩斯，跟三哩外的哨站聯絡，叫他們準備攔截車子，你來，齊格勒博士，和我乘直升機去追截！」

洛德少校下命令的時候，那幾個憲兵已經登了一架吉普車，向前追去。

車子本來是向鐵柵疾衝而去的，眼看就要撞上鐵柵時，司機突然一扭軚盤，它轉了個彎，朝那鐵絲網圍牆衝去。

一陣巨响之後，車子已經衝破了鐵絲網，自動警報系統也在這時候被觸發。

司機緊咬着牙關，將車子駛向路上，加快速度飛馳而逃。

洛德少校和齊格勒博士一先一後向不遠處一幢鋼架搭起來的庫房奔去，按下庫房前一個掣，鐵板緩緩上昇，現出一架小型雙人直升機來。

洛德少校跳上直升機，發動引擎，庫頂的蓋子也在這時自動地張了開來。

「快點！」洛德少校回頭向齊格勒博士催促着。

當齊格勒博士踏上直升機時，機身震了一震，開始起飛了。

「博士，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洛德少校這時才有機會追問究竟。

「我和萬寶路博士正從約翰少尉身上取出那具袖珍電腦的時候，他忽然推開我，抱着那具袖珍電腦，向實驗室外衝去！」齊格勒博士滿面詫異之色，道：「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洛德少校兩道濃眉深深地皺在一起，道：「難道萬寶路博士竟是對方的人？」

「照理由是沒有可能的，」齊格勒搖着頭，道：「參加這個實驗計劃的工作人員，全部受過中央情報局的調查和考驗，萬寶路博士在這樁計劃中担當的又是如此重大的任務，如果連他也被蘇聯特務收買了，這……這實在太恐怖了！」

洛德少校苦笑了一下，道：「蘇聯特務的神通廣大，不是常人可以想像的。」他拿起無綫電通訊器的咪高峯，道：「保安一號向總部通話，保安一號向總部通話。」

「這裏是總部，保安一號請注意，車子向南面駛去，請自後面跟踪，並且隨時將方位報告。」

「是。」

洛德少校向地面望去，只見那「林肯牌」房車正在前面的超級公路上移動，離車子數百碼外，有兩輛電單車和一輛吉普車啣尾追着。

洛德少校校正了方向，低飛着向着車子追去。

不久，他已經來到車子頭頂，在上面盤旋着。

車子仍然風馳電掣地向前奔馳，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洛德少校故意超過車子，然後掉轉機身，低飛向車子直飛過去，冀圖嚇一嚇駕車的司機減低速度，讓後面的車子追上。

然而，車子平穩地向前急馳着，司機一點也沒有受到直升機低飛的影响。

「這……這車子開得好快啊！」齊格勒博士道。

「它是總統先生的座駕車，最快的速度可達兩百哩，」洛德少校望着和目標相距越來越遠的吉普車和電單車，道：「除了飛機之外，沒有任何車子可以追上它的！」

「這……這怎麼辦？」

「不怕，它的方向正朝前面的哨站而去，」洛德少校說道：「他們也許有辦法攔阻住它的！」

就在這個時侯，哨站已然在望了！

林肯牌房車的去勢更快，洛德少校俯首一望，只見路面上架着幾個鐵馬，全副武裝的士兵，分別兩旁。

「它要衝過鐵馬！」齊格勒博士高叫了起來。

果然，那「林肯牌」房車開足馬力，向鐵馬陣中疾衝過去。

地面的士兵早已接到命令截止那輛車子，因此架起了三四個鐵馬，這時見車子不顧一切疾衝過來，均是大驚失色。

一陣巨响過後，車子已衝破鐵馬陣，繼續向前飛馳而去，其中一個鐵馬被撞得橫彈開來，擊中了一個士兵頭部，他慘叫一聲仆倒下地，血肉糢糊，眼看是不活了。

另外幾個士兵也被紛飛的鐵馬擊中了身體，但受傷不輕，立時跳起身來，開槍射擊。

子彈落在車身上，紛紛向外彈開，那總統座駕車有防彈玻璃設備，休說普通子彈傷不到它分毫，便是手榴彈也炸不傷它。

一個軍曹叱喝着下令衆士兵上電單車追截，跟着用無綫電向上峯報告情形。

這時，一輛州警巡邏車正在附近一帶巡邏，突然接到密電，說是有一輛插着國旗的「林肯牌」房車正朝該方向駛來，無論如何要設法阻止它。

駕駛巡邏車的是曉夫納警長，他掛下無綫電話後，立刻看到馬路遠處，有一個黑點正迅速向自己移近。

曉夫納警長定眼一看，果然是架「林肯牌」房車，還插着國旗。

他沉吟了一會，把車子橫泊在馬路中間，然後打開車門下車，站在車旁等待。

車子越來越近了，曉夫納警長揮動着雙手，踏上前去，示意來車停止。

然而，那「林肯牌」房車怎會聽他？反而加快速度，向前疾駛。

「砰」地一聲巨响，曉夫納警長回頭去看時，不由嚇得呆了，原來自己的巡邏車竟被攔腰撞得倒豎了起來，而「林肯牌」房車却若無其事地向前絕塵而去。

曉夫納警長正摸不着頭腦時，警車忽然轟然爆炸開來。幸好他應變奇快，立即仆倒下地，以手護着頭部。

爆炸過後，火光冲天，整輛巡邏車焚燒了起來。曉夫納警長爬起身來，望着熊熊大火，呆若木鷄。

直升機上的洛德少校自然把一切經過情形看在眼中，他拿起咪高峯，向總部報告。

「你的任務是跟着它，別讓它溜了，洛德少校，」總部的安德遜上校道：「軍部正有一小隊裝甲部隊在離你們十五哩處演習，我會邀請他們參加追截行動！」

洛德少校歡呼了一聲，心想那總統座駕車速度再快，車身再堅靭，無論如何也敵不過裝甲坦克車。

「少校，請你通知他們，車子中有一樣極其珍貴的物事，」齊格勒博士担心地道：「圍截時千萬不要胡亂開火把它損傷。」

「知道了，」洛德少校道：「安德遜上校懂得怎樣做的。」

不久，遠處現出裝甲坦克車的影子了！三輛重型坦克一前兩後停在馬路中心，左邊是峭壁，右邊是懸崖，眼看「林肯牌」房車只有停下來投降了。

洛德少校一直跟在「林肯牌」房車後面，這時低飛掠過了它，向坦克車陣飛去，打算在車子停下時，也把直升機着陸。

然而，「林肯」房車在距離坦克車陣數百碼左右時，突然戛然而止，跟着掉頭欲向來路駛回。

「轟！」地一聲坦克車開炮了！

「他們會轟掉那具袖珍電腦！」齊格勒博士叫了起來。

「放心，這只是虛彈而已！」洛德少校說道。

齊格勒博士向下面一望，果然看到房車絲毫未損，正掉着頭。

當車子剛剛掉好頭，準備循來路駛去時，那邊山坳處機聲軋軋，駛出一架坦克車來，攔住去路。

洛德少校大喜過望，叫道：「乖乖的，這趟逃不了啦！」

果然，「林肯」牌房車停在當地，並沒有駛過去——它怎能和數吋厚裝甲的坦克車碰撞？那不是以卵擊石？

「咱們快下去！」齊格勒博士急忙道：「我要立刻取回那袖珍電腦。」

「是！」洛德少校答應了一聲，在坦克車後面緩緩降落。

兩人跳下直升機時，只見數十個士兵圍住了車子，正在指指點點。

洛德少校奔上前去，取出自己的證件，問道：「你們的指揮官呢？」

「我就是！」一個上唇蓄着短髭的軍官排衆而出，向洛德少校行了一禮。

「先叫他們離開這輛車子。」

「是！」

那軍官大聲傳出命令，衆士兵紛紛讓開，回到自己的岡位，但每個人臉上都透着詫異的神色。

洛德少校和齊格勒博士逕自向車子走去，只見司機伏在駕駛盤上，動也不動，不知是死是活，所有的車窗都緊緊關閉着，窗帘布也拉了起來，看不到車廂裏面的情形。

齊格勒博士伸手去開車門，但却絲毫不動，道：「車門自內反鎖住了！」

洛德少校分別試過四道車門，都無法打開，向那軍官道：「你們有人可以設法把車門打開嗎？」

「彼得，你過來！」軍官向一個士兵招了招手。

那士兵緩緩走過來，向上司敬了一禮。

「你是開鎖能手，帮帮他們的忙吧！」

「是，長官！」

士兵彼得轉身到一輛坦克車中取了工具，開始撬着車門。

然而，他弄得滿頭大汗，却無法把車門弄開；這時，吉普車和電單車先後抵達，秘密基地的人員也紛紛乘汽車抵達，但花了不少時間總是無法把車門打開。

安德遜上校抵達現場後，衆人把情形一一報告，他皺着雙眉道：「總統先生的座駕車是經過特別構造的，你們不用費心機了，弄不開的。」

「這——這如何是好？」洛德少校問。

「先把車子運回基地，」安德遜上校道：「然後慢慢再想辦法。」

「是！」洛德少校接着問道：「怎樣把它運回去？」

「向軍部借架大卡車和起重機，把它吊上卡車運回去。」

「是！」

不久，裝甲部隊開走了，現場只留下秘密基地的人員，負責看守那「林肯牌」房車。

在安德遜上校的要求下，軍部派了大卡車和起重機來帮手；不過由於起重機的速度慢，抵達現場時，天色已經暗了！

機械人員先把粗約半吋的鐵鍊綁住了車身，吊在起重機的鈎上，一聲令下，起重機的臂緩緩移動，「林肯牌」房車上昇了！

三盞照射燈分三個方向射在車身上，安德遜上校和洛德少校親自在旁督工，不久，車子已升離地面數公尺了。

當起重機開始將車子向大卡車移去時，齊格勒博士忽然發現車子內有異動，碰了碰洛德少校的手臂，道：「少校，你看！」

洛德少校循他的手勢望去，只見車子後廂的玻璃窗徐徐下降，在照射燈之下，看得十分清楚。

跟着，一隻手伸了出來，衆人眼前一花，一件物事自車廂中飛了出來。

「模型飛機！」有人大聲叫了起來：「模型飛機！」

「把它放下來，快！」安德遜上校下着命令。

洛德少校望着那模型飛機消失在夜空中，

腦際間念頭一閃，暗叫不妙。

「上校，那東西會不會就在模型飛機之中？」洛德少校道。

安德遜上校一呆之下，立時也想到了，不由又驚又急，道：「快些截住那模型飛機！」

可是，模型飛機體積細小，當時又在黑夜，它一飛出車窗後，不久立即隱沒在黑暗中，如何追截？

「它朝那個方向飛去了？」安德遜上校問道。

愛恩斯上尉指着東南方，道：「那邊！」

「好，你們追去看看，那模型飛機是無綫電控制的，說不定有人在附近接應！」

「是！」

「現在，咱們趕快去把車子運回基地，」安德遜上校又下令道：「也許袖珍電腦仍然在車中。」

愛恩斯上尉召了幾個憲兵，分別乘坐吉普車和電單車向東南方追去；安德遜上校則催促衆人把「林肯牌」總統轎車吊上卡車。

一個小時後，車子已運回基地，在樓下一個設備齊全的機械室中，展開了切割術。

半個小時後，車門終於被弄開了，安德遜親自把門打開，一個人體自內倒了出來。

衆人定眼一看，正是萬寶路博士，可是他七竅流血，已經死去多時。

「我的天！」齊格勒博士低呼了一聲。

安德遜上校迅速搜查了一遍，車廂中，屍體上都沒有那具袖珍電腦的影子！

「他媽的！」安德遜上校罵了一句粗口，道：「果然裝在模型飛機上，運走了！」

洛德少校俯身檢查着萬寶路博士的屍身，道：「他是中毒死的！」

安德遜上校負責神秘基地的保安措施，這時把最重要的一具袖珍電腦失去，不由急得暴跳如雷，問道：「他們回來了沒有？」

「愛恩斯上尉？」

「除了他們，還有誰！」安德遜上校暴喝着。

「還……還沒有。」洛德少校誠惶誠恐地答。

「快跟他們聯絡！」安德遜上校咆哮着：「我們一定要把那模型飛機找回來！」

洛德少校答應一聲，轉身離去了。

這時，技工又把車子前座的門弄開，司機也是七竅流血，死去多時。

「他媽的，他們在被我們截住去路時，服毒自殺了！」安德遜上校又罵了句粗口。

望着車廂中的兩具屍體，衆人一時間都說不出話來——這事發生得太突然了！

齊格勒博士嘆了口氣，轉身向外走去。

「博士！」安德遜上校忽然叫道。

齊格勒博士站定脚步，回頭望定了他。

「你——你將怎樣寫報告？」安德遜問。

齊格勒博士聳了聳肩，道：「那有什麼關係？反正東西已經失去了，計劃也破產了！」

「博士，我答應你，無論如何要把那具袖珍電腦找回來，眞的！」

齊格勒博士苦笑了一下，道：「上校，你應該明白，對方是什麼人！他們得手之後，會讓你再奪回來嗎？」

「我知道，可是你不要忘記，我們有最嚴密的組織通佈在全世界，」安德遜上校道：「這具袖珍電腦既然關乎我們的國防秘密，只要上頭一下命令，全世界的情報人員，都會總動員起來，去找它！」

齊格勒博士仍然不抱希望地搖了搖頭，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走了。

安德遜緊揑着拳頭，擊在枱子上。

就在這個時候，汽車馬達聲自外傳來，安德遜上校雙眉一揚，向外奔去。

他來到廣場上時，洛德少校自吉普車上跳了下來。

「怎麼啦？」安德遜上校問。

其實用不着回答，僅看洛德少校臉上的神情，他也可以得到答案了。

「我們在方圓五十哩之內搜查過，連可疑的汽車也沒有一輛。」

「五十哩？」安德遜上校道：「搜查的範圍爲什麼這樣小？」

「這個——」洛德少校沉吟了一會，才道：「那飛機模型的續航力不會很遠，最多只有五十哩，在這段距離中，一定有人接應。」

安德遜上校緩緩地點着頭，道：「那很好，我們立即打個電話給市長，叫他把各處交通要塞封鎖了，再調動所有的警員展開搜查。」

「現……現在？」

「當然是現在！」安德遜道：「此事非同小可！」

「但現在已經晚了啊！」

安德遜橫了洛德一眼，道：「少校，這是個命令，聽清楚了沒有？」

洛德少校這才向他敬了一禮道：「是！」

× × ×

H埠有「東方之珠」之稱，島上有居民四百餘萬人，由於是東南亞貨物轉口站之一，因此十分繁榮，到處都是高樓大廈，郊區則工廠林立，有的是製衣廠，有的是加工工廠，替市民提供了不少工作，

近年來由於全世界的經濟不景，連帶影響了H埠的出入口生意，許多人都失業在家。

白小妹和小辣椒本來經常到工廠去做「散工」，但自從工廠採取三日開工制度後，便賦閒在家，平日出外散步看戲，或者在家欣賞電視節目。

這一天，白小妹和小辣椒沒有出街，在客廳中看着電視，忽然，門鈴響了。

白小妹趨上前去，從防盜眼中向外張望，看到了一個光頭！

站在門口的是一個和尚。

「誰？」小辣椒問。

「一個和尚，」白小妹道：「大概是來化緣的。」

「有沒有零錢？」小辣椒道：「我銀包裏有許多大銀，給他幾個吧。」

白小妹回房取了三個一元的輔幣，打開大門把大銀遞了給那和尚。

「小姐，我——我不是來化緣的。」和尚道。

白小妹愕了一然，定眼向他望去，只見他大約二十左右年紀，皮膚皙白，身材壯碩，濃眉大眼，下唇出奇的厚，露出了一排整齊的牙齒。

「你——你是幹什麼的？」白小妹詫異地問。

「我來找人的。」

「找誰？」

「請問這裏有姓王的嗎？」

白小妹上下打量着他，向他問道：「王什麼？」

「王小克，」和尚笑着道：「又有個外號叫『小鬼子』，請問他在嗎？」

白小妹疑惑地望着面前的和尚，想不起王小克那時有過和尚朋友。

「小姐，貧僧法號『靈光』，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想找王先生談談，請問他究竟在不在？」

「他——」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他還沒起身，你有什麼事，可以——」

靈光和尚不待白小妹說下去，便截口說道：「小姐，此事十分重要，請你把他叫醒，好不好？」

白小妹本來想推，可是靈光和尚的語氣竟似有一種魔力，使自己不能拒絕，不由自主地點着頭，還讓身給他入屋。

「謝謝！」

靈光和尚合什向白小妹施了一禮，踏進屋來；小辣椒大感奇怪，正欲啓問端詳，白小妹已向她說道：「小辣椒，去叫小鬼子起來，有人找他。」

小辣椒詫異地望了靈光和尚一眼，白小妹催促着她，道：「快去吧！」

小辣椒這才向王小克的房間走去。

王小克睡得正甜，被小辣椒推醒時，惺忪着睡眼問道：「幹什麼？人家正好睡嘛！」

「快起來，有個和尚來找你了！」

「和尚？」王小克愕了一然，一邊揉着眼，一邊坐直起身，道：「什麼和尚？」

「我怎知道？」小辣椒道：「快起來吧，人家正在外面等你。」

王小克只得爬了起身，抹了抹面，搔了搔頭，向房外走去。

靈光和尚一見王小克出現，濃黑的雙眉陡地向上一揚，站了起身。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靈光和尚，想不起自己見過這人。

「貧僧『靈光』，閣下就是人稱『小鬼子』的王小克了？」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大師有什麼指教？」

「不敢不敢，」靈光和尚踏上前來，神神秘秘地在左右望了一眼，道：「王先生，可否借一步說話？」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隨即想到白小妹和小辣椒在身畔，他有話不方便說，於是道：「好吧，到我房間來。」

「謝謝，謝謝！」

王小克領着靈光和尚進房，靈光和尚道：「可否把門關上？」

王小克見他一副神秘莫測的樣子，心下暗暗奇怪，同時提高警惕。

他上前把房門關了起來，道：「大師，現在可以說話了。」

「是。」靈光和尚伸手入懷，取了一張照片出來，道：「王先生請看。」

王小克將那張照片取了過來，原來是張彩色照片，照片中是遊樂場的木馬圈，不由呆了一呆，吶吶問道：「這……這是幹什麼的？」

「王先生，貧僧想請你設法替我弄一隻木馬來。」靈光和尚指着照片上用箭頭筆圈住的一隻木馬，道：「就是這隻，藍色的。」

王小克幾疑自己聽錯了，問道：「你說什麼？」

靈光和尚澀然一笑，道：「王先生，以你閣下的身手，要弄這樣的一隻木馬來，不會是難事吧？」

「可……可是爲什麼？」

「王先生，這隻木馬對貧僧大有關係，所以必須把它弄來，」靈光和尚說話時，眼睛裏閃着光，接道：「當然，貧僧是不會給你白做的。」

「你的意思是付我酬勞？」

「不錯。」

「多少？」王小克微微一笑，把照片交回靈光和尚，心想，憑他一個出家人，能付得起什麼錢？

「一萬塊！」

王小克幾乎又懷疑自己的耳朶有了毛病，吶吶問道：「多……多少？」

「一萬塊。」靈光和尚豎起一隻手指。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萬塊在目前對他來說，已經算不上是什麼大數目了，他曾經試過替人偷一尊石膏製的美人魚，便取得十餘萬的報酬。（詳情請參閱拙作「美人魚之秘」。）然而，這個滿面榮色的和尚，卻出一萬元來叫自己去替他偷一隻木馬！

王小克莞爾一笑，道：「靈光大師，你只花五百塊，就可以隨便找個小偷到遊樂場去把它弄來！」

「我要你，王先生。」

王小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聽他堅定語氣，這一萬元無論如何是自己賺的了。

王小克又取了那張照片過來，仔細端詳那隻藍色的木馬。

「這隻藍色的？」王小克問。

「是。」

「在什麼遊樂場？」王小克仰首問。

「市立遊樂場。」靈光和尚的語氣透着喜悅，顯然地，他已猜到王小克肯接受這樁工作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本市一共有三個遊樂場，市立遊樂場是最大的一個，它位於近郊，背山面海，面積極大，裏面有動物園，摩天輪，雪屐，旋轉吊車，碰碰車……等等。

不過，所有的項目似乎都是爲小孩子而設的，大人只能陪着照應而已。

王小克去過「市立遊樂場」，對裏面的情形算得上十分瞭解，騎旋轉木馬只是無數遊戲中的一個。

他腦際昇起了一個疑團：這靈光和尚要一隻木馬來幹什麼？難道他童心未泯，想弄一隻回寺院騎着玩？

這種想法立時被自己推翻了，因爲要訂造一隻這樣的木馬，不超過一千元，而木馬離開旋轉輪後，根本是一塊木頭，動也不能動，有什麼好玩的？

「王先生，你——你答應了？」

「首先我想弄清楚，你要這隻木馬來幹什麼？」王小克問。

「對不起，這是我的事，」靈光和尚合什行了一禮，道：「你只負責替我把它弄來，我便付你酬勞，如此而已。」

「可是我要預支酬勞的。」

「這也行，」靈光和尚說着伸手入懷，取出一張支票來，道：「王先生，這是即日的現金支票，你可以在兌現之後才開始行動。」

王小克將支票接了過來，上面的銀碼果然是一萬大元，只是簽名很潦草，看不出是什麼姓名。

「原來你早準備好了。」王小克微笑道。

「是的。」

「限不限時間？」

「最好在三日之內把它弄到手。」靈光和尚道。

「怎樣交貨？」

「你可把它暫時存放在府上，」靈光和尚道：「三日之後，我自會來取。」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得很，咱們一言爲定，三日後來取你的藍色木馬吧。」

「謝謝。」靈光和尚向王小克合什行禮，道：「如此貧僧告辭了。」說罷轉身離房。

王小克送他出門後，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問道：「小鬼子，那和尚是幹什麼的？鬼鬼祟祟，好像不是什麼好東西。」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你猜錯了，他是大大的好人，向我送錢來的。」

「哦？」小辣椒愕了一然，道：「你騙誰？天下間只有和尚向人要錢，怎會反過來向人送錢？」

王小克揚揚手中的支票，笑道：「不信你

看看！」

白小妹和小辣椒望了支票一眼，剎那間都呆住了，她們都猜不到其中原因。

「這張支票眞……眞的是那個和尚給你的？」小辣椒不置信地問。

「騙你幹什麼？」

「他一定有條件。」

「不錯，條件是要我去偷一隻木馬！」王小克雙眼向窗外望望，天色晴朗，金風送爽，「市立遊樂場」這時一定很熱鬧吧？

× × ×

「市立遊樂場」裏人山人海，萬頭攢動，王小克排了差不多半個小時隊，才輪到自己購票入內。

旋轉木馬就在入口處右邊，靠近動物園，王小克向前走去時，便聽到一陣悠揚的「叮叮噹噹」樂聲，那是旋轉木馬開動時發出來的音樂。

音樂聲中，還夾雜着孩童的歡笑聲和尖叫聲，王小克咀角露出了笑意，便想起當自己十一二歲時，也常來騎這種旋轉木馬，只不過當時零用錢實在太少，為了騎一騎旋轉木馬，經常要考慮好半天：到底是犧牲一包香口膠騎木馬呢？抑或站在欄外咀嚼香口膠看着別人玩？

如今，他的經濟環境比以前好上萬倍不止，可是，竟然沒有騎木馬的興趣了，人眞是奇怪的動物，只有得不到的東西才覺得珍貴。

他走近欄前，看着緩緩旋轉起落的木馬，忽然，他眼前一亮，藍色的木馬出現了！

騎在藍色木馬上的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也許由於心情緊張興奮的關係，雙頰顯得紅撲撲地，她右手抓住了鐵枝，左手向她的父母招手。

藍色木馬轉過去，終於看不到了！

王小克並沒有離去，他仍然站在欄杆旁，等待藍色木馬再次出現。

半個小時之內，王小克接連看了那藍色木馬十餘次——那只不過是一隻普通的木馬而已，甚至連藍色的油漆也有點剝落了！

像這樣的一隻木馬，怎可能值一萬元。除非馬肚裏藏着什麼值錢的東西。

一想到這點，王小克心頭陡地一動：不錯，那個馬肚！

那些木馬全是空心的，裏面可以裝不少東西。王小克暗自估計，如果馬肚藏的是毒品，起碼值十萬元以上；至於黃金鑽石之類，價值更是難以估計了！

可是，他隨即又想，和尚和走私販毒怎會扯上關係呢？自己忒也多心了！

無論如何，已經收了靈光和尚的支票，就要設法把那藍色木馬偷來！

遊樂場的生意是這樣好，到處都是人，現在是沒有可能動手的了。王小克轉身向附近的茶座走去，叫了一杯生啤，慢慢啜着。

王小克自然知道「生啤」是要一大口一大口地灌下肚去才過癮，他現在正沉入思維中，所以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

他一面望着遠處旋轉的木馬，一面陷入思維中。片刻間，他已有了主意。

當他把杯中的生啤一仰而盡時，忽然有個人走了過來，拉開他旁邊的椅子，大模大樣地坐了下來。

王小克先是一呆：怎麼這人如此沒有禮貌？可是當他的眼光向對方射去時，發現事情有點蹺蹊了。

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滿面殺氣的男子，身上肌肉發達，穿着一件紅色T恤，把他豐滿結實的胸肌强調了出來。

那男子一雙灼灼的眼光，也向王小克望過來。

王小克不欲生事，急忙轉過頭去，將視綫移開，那男子忽然低聲問道：「姓王的？」

王小克心下一懍，這麼說，對方分明是衝着自己而來的了。

他不置可否地向男子望過去。

「王小克？」男子又問。

王小克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我們幾時見過面的？」

男子陰惻惻地一笑道：「我告訴你，這個地方不大太平，你最好少來。」

「哦？」王小克聽得出對方語氣中透着恫嚇的味道，由於摸不透他的身份，淡淡問道：「什麼事不太平啊？」

「總而言之，聰明的快點離去，否則——哼！」男子說罷站了起身，逕自向外走去，不一會消失在人潮中。

王小克望着人潮呆呆出怔；那神秘男子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為何會認得出自己，同時似乎還洞悉自己所圖謀的事？

剎那間，疑團一個接着一個地昇了上來；

王小克付過賬，離開茶座。

那天晚上，當遊樂場宣佈收市，遊客紛紛離去時，王小克自溜冰場轉了出來，向旋轉木馬場走去。

旋轉木馬已經停止了，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老翁正在抹着馬身，另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在旁幫忙。

王小克走上去時，那少女側頭望了他一眼，道：「先生，遊樂場關門了，你還不走？」

王小克向她露出一個友善的笑容，道：「我想多待一會，行嗎？」

「只要不被看守的看到，便行。」少女將抹布放在小桶中搓洗，扭乾了又遞給老翁。

王小克望着她浮凸玲瓏的身段，笑道：「你們是遊樂場的職員？」

「我爸爸才是，」少女答：「我是來幫他手的。」

「啊！遊樂場支一份人工，兩個人做，這便宜佔得不少哩！」

少女淡淡一笑，道：「反正我爸爸是包下來清潔木馬的，早點幫他做完，便可以早點回家休息。」

王小克見少女甚是健談，於是推開小鐵柵，踏了進去，伸手觸摸一隻木馬的馬身，道：「可惜我不能騎它玩了。」

「為什麼？」少女詫異地問。

「年紀太大了啊！」

「你幾歲？」

「十六歲半，」王小克說道：「快十七歲了。」

「我十六歲，」少女一雙靈秀的美眸望定王小克，咀角露着笑意，道：「你真的想來玩玩？」

「唔。」

少女左右望了一眼，忽然招手示意王小克附耳過去。

「等一下清潔工作做妥後，這裏只有兩個守夜，我都認得他們，可以偷偷開了給你騎着玩玩。」少女低聲在王小克耳畔說。

「眞的？」

「當然眞的，」少女向老翁的背後指了指，悄聲道：「不過別讓我爸爸知道。」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

「小眉，」老翁把骯髒的抹布遞給少女，瞥眼看到王小克，不由呆了一呆，道：「遊樂場關門了，你還不走？」

「爸，他是我小學的同學，」少女道：「今天專誠來探我的。」

老翁望了王小克一眼，這才轉身抹木馬。

少女向王小克眨了眨眼，得意地一笑，道

：「你叫什麼名？」

「我——我叫王小克。」

「我叫巫眉眉。」少女忽然笑着低聲說：「我也喜歡騎木馬，不過每次都是等遊樂場關門了，才偷偷開動來騎的，今天有人陪我，眞是太好了！」

王小克聞言心下恍然，原來這個巫眉眉童心未泯，十六歲的女孩子了，還喜歡騎這種小孩子的玩意。

「喂，」巫眉眉向王小克眨了眨眼，問道：「我請你騎木馬，你有什麼好處給我？」

「好處？」王小克還未答話，巫眉眉便接着道：「你請我宵夜，好不好？」

王小克笑着點點頭，巫眉眉大喜，道：「好，那麼咱們一言為定，我請你騎木馬，你請我宵夜！」

不久，遊樂場的遊客已全部走了，清潔工人也把所有的垃圾紙屑掃好，巫眉眉見遊樂場中寂然無聲，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示意爬上木馬。

王小克騎上那隻藍色木馬，巫眉眉立時把電掣開了，木馬開始上下起落旋轉起來，他伸手敲了敲馬身，裏面果然是空的。

王小克又把木馬端詳了一會，看清楚木馬原來是用燒焊連在鐵枝上的，若要弄下木馬只有把鐵枝鋸斷。

巫眉眉跳上他旁邊的一隻木馬，把裙子撩高，露出一雙修長均勻的美腿；王小克心中一蕩，巫眉眉卻不以為意，微笑問道：「好不好玩？」

「好玩，好玩！」

「可惜不能開音樂，」巫眉眉低聲道：「否則會驚動看更的。」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四下裏沒有一個人影，問道：「你爸爸呢？」

「他睡覺去了。」

「你們住在遊樂場的？」

巫眉眉點了點頭，道：「本來工作人員是不能留宿的，但我爸爸打從遊樂場開幕到現在，便在這裏做工，因此蕭老板准許他在士多房搭一張床留宿。」

「你呢？你也跟爸爸？」

巫眉眉點着頭，道：「這裏有的是地方，尤其是這種大熱天，隨便躺下來都可以哩。」

王小克不禁又望了巫眉眉一眼，她年紀不小，心智似乎還未成熟，就像人家七八歲的小孩子一樣。

木馬轉了幾個圈，巫眉眉忽然一跳下了馬，把掣熄了，道：「玩完了！」

王小克目的已達，跟着她跳下馬來。

「好啦，現在是請我宵夜的時候了。」巫眉眉把手套進王小克的臂彎中。

「這裏附近有沒有吃東西的地方？」王小克問道。

巫眉眉搖着頭，道：「沒有，要坐車子到市區去。」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終於向她點點頭，道：「好吧，到市區去！」巫眉眉大喜，蹦蹦跳跳地拉着王小克的手，向外走去。

守門的看更和巫眉眉打了個招呼，道：「小眉，出去玩嗎？」

「去吃宵夜！」

王小克見巫眉眉和看更很熟，心下暗喜，如此一來，自己出入遊樂場將更方便了。反正靈光和尚給了自己三天的期限，現在還有許多時間，也不必急於一時去把那藍色木馬偷來。

兩人截了一輛的士，在市區一間宵夜小館停下來，付過車資後，手拉手入內。

王小克故意叫了許多精美的小菜，吃得巫眉眉連聲叫好，忽然担心地問：「喂，你等一下有沒有錢結賬的？」

「放心好了，我有錢。」

巫眉眉這才放心大快朵頤。

吃過宵夜後，已是凌晨一時多了，巫眉眉問道：「送我回去好不好？」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好吧！」

巫眉眉截了輛的士，領先跳上車去，向司機道：「市區遊樂場。」

兩人回到遊樂場時，只見門口的鐵柵早已關了起來，拍了好久的門，才有守更的過來開門。

王小克隨着巫眉眉向內走去，當兩人來到那木馬場時，巫眉眉忽然輕輕「咦」地一聲，加快腳步奔上前去。王小克眼光何等銳利，他也看清楚了，那些木馬支架之中，有一個是空的。

——有一隻木馬失踪了。

王小克心頭劇烈一跳，定眼望去，只見那藍色的木馬仍在，這才吁了一口氣，失去的木馬並不是自己的目的物，還算幸運。

巫眉眉來到那支架前，望着被鋸掉的鐵枝，呆呆出怔。

「這……這是什麼一回事？」她喃喃地說道。

「木馬被人偷去了。」

「為什麼？」巫眉眉不解地道。

「也許……也許那小偷想偷一隻回家給自己的子女玩？」

巫眉眉搖着頭，道：「不會的，木馬離開支架後，根本站不穩，有什麼好玩的？」

王小克也皺起了眉頭，他心中當然明白，偷去木馬的人，並不是想用它作玩物。

「被人偷去的木馬是什麼顏色的？」王小克問。

巫眉眉仰首想了一想，道：「好像是橙色的，但，記不清楚了。」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道：「這裏一共有幾隻藍色的木馬？」

「藍色木馬？」巫眉眉詫異地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每種顏色只有一隻，怎麼啦？」

王小克微微一笑，道：「我只是隨便問問而已。」

「眞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巫眉眉澀然一笑，道：「這種木馬又值不了什麼錢，竟然有人來偷。」

王小克淡淡一笑，其他顏色木馬也許不值錢，可是那藍色的木馬卻值一萬元，自己在這兩三天內，還非把它偷到手不可。

「喂，你陪我去報告陳伯吧。」

「陳伯是誰？」

「這裏的看更，」巫眉眉道：「他是值夜班的。」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隨着她向遊樂場門口走去。

梵門寶剎 鷹爪肆虐

王小克望一望腕表，是凌晨一時二十分了，遊樂場裏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

他拍拍腰間的一個帆布袋，裏面有偷木馬的一切工具，現在，只要偷偷潛進遊樂場，把那藍色的木馬鋸下來，就可以向靈光和尚交差了。

小辣椒和白小妹緊緊貼在王小克身畔，一句話也沒有說，她們央求了好久王小克才答應她們參加行動，一切自然唯王小克之命是從。

「可以了吧？」小辣椒終於忍不住問。

王小克隔着鐵柵向內一望，緩緩地點着頭，悄聲道：「你們在這裏接應，我進去了。」

他深吸了一口氣，爬上鐵柵，矯捷若靈猿

地爬到頂端，縱身向下跳去。

身子落地之後，王小克先向四週望了一眼，動物籠中的老虎獅子似乎都睡着了，一點聲音也沒有。

王小克匍匐着身子，向木馬那邊走過去。終於，木馬場在望了，在遠處燈光照射下，王小克看到木馬的倒影。

他竄上前去，正想翻身爬過鐵欄，耳畔忽然聽到一個低低的呻吟聲。

那呻吟聲就在木馬架上，王小克心頭一跳，向黑暗中望去，原來地上躺着一人。

「救……救命！」那人也察覺有人走近，聲音微弱地呼救。

王小克定眼一望，躺在地上的人是巫浩泉——巫眉眉的父親。

剎那之間，王小克不知究竟是悄然引退，抑或上前救護。

「爸爸！爸爸！」巫眉眉的聲音忽然自背後響了起來：「你在不在？」

「救……救命！」巫浩泉又低聲地叫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巫眉眉自王小克背後出現了，她一瞥見了王小克，不由大感詫異，道：「咦？怎麼你在這裏？」

「小……小眉，快……快來救我。」

王小克無可奈何，只得趨上前去，扶起了躺在血泊之中的巫浩泉。

巫眉眉見乃父受傷，手臂上都染滿了鮮血，不由大驚失色，叫道：「爸爸！」

「有……有兩個賊人進來偷東西，被……被我發覺了，他們立刻向……向我襲擊，我：……」巫浩泉一邊說着，一邊喘氣，身上受的傷似乎不輕。

「爸爸！」巫眉眉又驚又急，道：「你不礙事麼？」

「扶……扶我回士多房，包紮傷口後會沒事的。」巫浩泉掙扎着坐直起身。

「巫老伯，那兩個小偷來偷什麼？」王小克問。

巫浩泉眼光向木馬架射去，道：「他們……他們好像來偷木馬。」

王小克和巫眉眉不約而同地「哦」了一聲，語氣透着詫異。

王小克急忙起身查看一遍，果然，其中一個支架又空了——木馬再次失竊。

他繞了個圈子，看到那藍色的木馬仍然依附在架上，這才稍為放心，但無論如何，自己一定要趕快行動，否則，那藍色木馬總有一天被人偷走的。

「喂！你快來幫手嘛！」巫眉眉叫道。

兩人合力把巫浩泉扶入附近的士多房後，巫眉眉取出藥箱，替乃父包紮着傷口。

「爸爸，這次一定要報警了。」

「報警？」巫浩泉臉上露出一絲慘笑，道：「報警有什麼用？警方見失去的只是一隻爛木馬，那裏會落力偵查。」

「爸爸，連今天晚上這一隻，一共被人偷去兩隻啦！」巫眉眉道。

「唉！反正是公司損失，不關我們的事，別報警麻煩了！」

「可是……可是你被人刺傷了呀！」巫眉眉道。

「只是輕傷，」巫浩泉摸摸腦頂，道：「剛才是被他們在頭上擊了一下，才昏死過去的，理在已經沒事了。」

王小克皺着雙眉，心中念頭起伏，道：「巫老伯，你看到他們有多少人？」

「好像兩個，」巫浩泉嘆了一口氣，道：「我本來是想叫看更的過來，把他們人贓並獲的，可惜反而先被他們發覺。」

「哼！不次再被我碰到那些偷馬賊，一定叫他們嚐嚐本姑娘的厲害！」巫眉眉恨恨地說道。

她頓了一頓，忽然轉頭向王小克，道：「對啦，你三更半夜來這裏幹什麼？」

「我——」王小克遲疑了一下，答道：「我是來找你的。」

「找我幹什麼？」

「看看你肯不肯陪我去宵夜啊！」

巫眉眉將信將疑地望了王小克一眼，拉了一條毛毡蓋在乃父身上。

「小眉，晚了，你去睡吧！」巫浩泉向女兒揮揮手，道：「我躺一會便沒事了。」

巫眉眉站起身來，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領先向外走去。

兩人來到外面，巫眉眉低聲問：「喂，你說他們偷那木馬來幹什麼？」

王小克望着遠處的木馬棚，腦際間的疑問和巫眉眉一樣多，他聳了聳肩，道：「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蕭老板和人有仇，故意來破壞他的遊樂場的？」巫眉眉問。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不會的，如果對方有意捉弄老板，應該把動物園的老虎獅子放出來，那不是更能達到目的嗎？」

「對！」巫眉眉道：「那麼他們偷走了木馬幹什麼？」

王小克望着那隻藍色的木馬呆呆出怔，他告訴自己，是儘快動手的時候了，萬一對方也發覺藍色木馬才有價値的話，自己那一萬元豈非要退回給靈光和尚。

「小眉，你去睡吧！」王小克道：「我也要走了。」

「咦？你又說來找我宵夜？」

王小克望了望腕表，道：「現在時間晚了，還是明天吧！」

「好，明天我在這兒等你。」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逕自向遊樂場大門走去，他來到白小妹和小辣椒藏身之所，道：「走吧！」

白，小兩女見他雙手空空從正門出來，大感奇怪，王小克苦笑着道：「今天晚上不能下手了。」

「為——為什麼？」

王小克將剛才發生的事說了出來，白小妹和小辣椒也是大惑不解。

「奇哉怪也，區區一隻木馬，怎麼這樣搶手？」小辣椒道。

「也許馬肚中另有乾坤呢？」白小妹道。

王小克贊同地點着頭，道：「不錯，一定是馬肚中別有乾坤——」說話時，心頭忽然一動，道：「且慢，咱們還是再等一會。」

「等姓巫的睡着了才下手？」白小妹問。

王小克點着頭，道：「不錯，否則明天晚上又讓別人捷足先登，豈不糟糕？」

小辣椒立時出聲叫好，道：「他們一定想不到我們緊隨着來偷木馬的。」

王小克望了望腕表，時針指在「三」字上面，是凌晨三點了。

「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小辣椒問。

「再等一個鐘頭，」王小克道：「那時巫眉眉和她父親應該睡着了。」

「好。」

三人坐到地下，等待着時間的過去，大約三點四十五分，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有點睡意，忽聽遠處簌簌聲響，有人走了過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悄悄碰了白，小兩女一下。

白小妹和小辣椒乍醒過來，立時也聽到那陣腳步聲了。

「誰？」小辣椒悄聲問。

王小克緊閤着唇不出聲，示意兩人不要說話，一雙灼灼的眼睛，凝視着前方。

不久，一個碩大的人影出現了。

王小克並不認識那人，只見他在鐵柵下面停了一會，忽然攀爬了上去。

王小克向白，小兩女打了個眼色，示意自己要跟踪進去看看。他猛吸了一口氣，也自鐵柵爬上，縱身躍入遊樂場。

這時，那大漢也已進了遊樂場，鬼鬼祟祟地四週張望了一眼，朝木馬場那邊走過去。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好傢伙，跟在背後。

當那大漢接近木馬場時，黑暗中忽然竄出兩個人影，向他撲了過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藏身在一個大木桶之後，探首向外窺伺，手中扣住兩顆玻璃彈子以防萬一。

只聽一聲悶哼聲，那大漢已經軟下地去了。從黑暗中竄出來的兩個大漢，蹲下地來，在他身上摸索一番，其中一個說道：「不在他身上。」

「其實咱們下手也太快了一些，應該等他找到了寶物，這才下手不遲。」另一個的聲音透着埋怨。

「都是你！」大漢道：「我本來就想遲一點才現身的。」

王小克定眼一望，左邊的那大漢，肌肉結實，穿着一件紅色T恤，正是在茶座恫嚇自己的人。

「他媽的，又中了空寶！」另一個身材瘦削的大漢說道：「咱們已偷了兩隻木馬，裏面屁也沒有一個，現在又殺了人，怎樣向上頭交待？」

「先把屍體帶走吧！」壯碩大漢道：「否則警方查起上來，咱們以後在這裏出現便有點不大方便了。」

那瘦削大漢想了一會，道：「好吧，把他丟到海中餵魚，即使被人發現，也不會思疑到這裏來。」

兩人合力抬起了屍身，片刻間隱沒在黑暗中。

王小克在木桶後面將一切情形看在眼中，卻動也不動一下。他告訴自己：我的工作並不是擒兇，而是來偷木馬的，等一下，便有機會了。

兩大漢離去後，王小克立時竄上前去。

他打開袖珍電筒，迅速地解鬆通向木馬肚中的銅棒，然後用一把精巧銳利的小鋸，將木馬鋸了下來。

王小克前後花了十分鐘的時間，把那隻藍色木馬自支架上托了下來，熄了袖珍電筒，捧着它向外走去。

木馬體積雖大，但並不很重，他很輕易地把它托到白小妹和小辣椒藏身之所。

白小妹和小辣椒聽到王小克的脚步聲，又見他雙手托着木馬，不由大喜過望，將一條尼龍繩抛了過來。

王小克把木馬綁好，一聲暗號，白，小兩女立刻把木馬拉上去。

不一會，三個人已合力把木馬弄出遊樂場了。

白小妹將帶來的一張床單把木馬包了起來，道：「怎樣運回家去？」

王小克想了一想，道：「先抬到馬路旁再說。」

三人剛來到馬路，便看見有一輛的士駛了過來，急忙伸手截住。

上了車後，王小克說了個地址，在離家居附近三四條街停下，轉搭另一輛的士回家。

三人把木馬搬回家後，王小克吁了一口氣，道：「現在一萬元賺到手啦！」

小辣椒望着那木馬，好奇地道：「小鬼子咱們看看它到底有什麼秘密，好不好？」

「這個——」王小克猶疑了一下，道：「好！」

三人把木馬平放在地下，小心翼翼地弄下馬肚的蓋子，取出袖珍電筒，向內照射。

馬肚裏除了蜘蛛網之外，空空如也，一點東西也沒有。

「奇怪，沒有東西！」小辣椒大惑不解地道。

王小克仔細敲打着木馬殼，吋許厚的馬身也不可能有東西藏着，這才站起身來，托住下頷，呆呆地望着那藍色木馬。

由於木馬的重量那麼輕，所以，它不可能是黃金鑄成的——事實上它是用木雕出來的。

王小克以為馬肚中定有乾坤，說不定有毒品或鑽石之類的私貨，可是，現在竟然發現不到任何可疑的物事。

「讓我再瞧瞧！」小辣椒扭亮了袖珍電筒，又蹲下身去查看。

「不用瞧了，」白小妹道：「裏面絕不可能有什麼東西的。」

「哦？」小辣椒望了白小妹一眼，道：「為什麼這樣肯定？」

「如果馬肚中有什麼珍貴物事，或者秘密的話，你以為那和尚會把它放在我們這裏嗎？他難道想不到我們會因好奇心起，偷偷檢查木馬？」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如果木馬中果眞有寶物的話，他應該要求在我們得手之後，立時把木馬送交給他才對！」

小辣椒站了起來，踢了木馬一脚，咕噥着道：「眞是莫明其妙。」

白小妹秀眉微蹙着，忽然問道：「小鬼子，你說那和尚會不會來拿這隻木馬？」

「為什麼不會？」王小克道：「他付了一萬元的代價叫我去偷的啊！」

白小妹沉吟一下，道：「我忽然有一種預感，他不會來。」

「那麼他花這一萬元來幹什麼？」小辣椒道：「錢多呀？」

白小妹把床單蓋上了木馬，將它推到角落，道：「總之是莫明奇妙！」

王小克坐下沙發，望着那木馬呆呆出怔，他想着白小妹的推測，並且感到這種推測很有可能，是的，靈光和尚也許眞的不會來取這隻藍色木馬了。

× ×

王小克一早便起身，是第三天了，如果靈光和尚要藍色木馬的話，應該在今天來拿。

白小妹和小辣椒也格外起了個早，等待靈光和尚的出現。然而，上午過去了，三人吃過午飯後，仍然沒有靈光和尚的影子。

到下午四時多，王小克開始覺得白小妹的「預感」有實現的可能了。

「小鬼子，我看那和尚不會來了！」白小妹站了起身，向木馬走過去：「這一隻爛木馬根本不值錢，他要來幹什麼？」

王小克這時不由暗暗後悔，早知道應該向靈光和尚要個地址，也好去向他問個端詳，如果他眞的不要的話，趁早把它丟到垃圾桶，免得放在家中阻地方。

「那靈光和尚是在什麼寺院的？」白小妹問道。

王小克搖着頭，靈光和尚沒有說，自己也沒有問。

忽然，電鈴響了起來，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差不多同時向大門奔過去，他們腦際間出現了靈光和尚的樣子來。

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打了個眼色，示意不必緊張，讓自己去應門。

他把眼睛凑到防盜眼一望，看到穿着紅色T恤的大漢。

「是他！」王小克又驚又奇，沒有開門。

「誰？」小辣椒問。

「就是昨天晚上兩個兇手之一。」

白小妹和小辣椒吃了一驚，向防盜眼望去，果然看到一個穿着紅色T恤的魁梧大漢站在門口，背後還跟着一個西裝煌然的中年漢。

「後面那個是不是兇手之一？」

王小克定眼一看，搖着頭，道：「不是他，另一個兇手的身材很瘦削，也比較年輕。」

這時，門鈴又响了，而且還是一直响下去，門外的兩個大漢心急了。

「小鬼子，他……他們來幹什麼的？」小辣椒臉上微微變色。

王小克緊皺着雙眉，顯然地，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可是，他們爲何敢這樣明目張胆，尋上門來？

「小鬼子，要不要打個電話給周探長？」白小妹道：「我看他們不懷好意。」

「好，你去打吧！」

白小妹轉身去打電話，門鈴仍然在响個不停。

小辣椒眼珠一轉，跑到厨房將總掣關了，門鈴聲戛然而止。

可是，門外那兩人竟然大力拍着門，王小克還聽到那身材壯碩的大漢叫道：「王先生，快開門，我們知道你在家的。」

王小克貼住了門，向外問道：「你們想幹什麼？」

「我們有件事請你帮帮忙，」大漢在門外叫道：「請放心開門吧，我們沒有惡意的。」

王小克向小辣椒打了個眼色，低聲道：「先把木馬搬到房中床底下去。」

「你——你想讓他們進來？」

「總之先把木馬藏起來再說！」

小辣椒轉身把木馬搬進房中，白小妹也打過電話，走了過來，臉上全是茫然的神情。

「探長在嗎？」

「在。」

「他怎麼說？」

「他——他叫我們開門給他進來。」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周探長真的這樣說？他不來看個究竟？」

「我們的地址還是周探長告訴他們的！」

王小克更加摸不着頭腦了，道：「可是——可是他們其中一個是兇手啊！」

「但他們却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區的幹探。」白小妹道。

王小克口瞪目呆，拍門聲却越來越急了。

「王先生，快開門。」

「探長還怎麼說？」王小克並不理會，又問。

「他——他叫我們盡可能和他們合作，」白小妹道：「他們這次的行動 已經由美國領事館知會了本市政府。」

「哼！難道這便有權隨便殺人？」王小克道。

「小鬼子，依我看，不妨開門給他們進來，」白小妹道：「憑他們兩人之力，要想對我們不利也非這麼容易呀！」

王小克猶疑了一會，終於把門打開一道小縫，道：「急什麼，吵死人啦！」

「對不起，對不起！」西裝煌然的中年男子陪笑踏進屋來，道：「打擾你們了！」一面說着，一面自上裝袋中取出一張證件，道：「在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區代表譚中流，他是施良，也是情報局的人員。」

王小克望了那證件一眼，道：「兩位有什麼貴幹？」

譚中流一踏進門時，一雙精靈的眸子，立時四週搜索着。

「譚先生，你想找什麼？」王小克冷冷地問。

「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譚中流皮笑肉不笑地道：「我們有幾句話想問一問王先生。」

「那麼快問吧，」王小克道：「我很忙，沒多少時間奉陪。」

譚中流不以爲忤，仍然笑容滿面，道：「王先生，聽說你這幾天經常在『市立遊樂場』走動，對不對？」

王小克瞪了穿紅色T恤的施良一眼，道：「那又怎樣？」

「王先生在『市立遊樂場』走動，可有什麼目的？」譚中流問。

「目的？」王小克淡淡一笑，道：「那是個遊玩的地方，除了玩之外，還有其他的目的麼？」

譚中流臉色一沉，正色道：「王先生，我們是美國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不是來和你開玩笑的，你別忘記！」

「譚先生，這裏是H埠，不是紐約，也不是華盛頓，你也別忘記！」王小克冷冷答道。

譚中流臉上微微變色，但隨即又露出笑容，道：「王先生，幾日之前，是不是有人來找過你？」

「是啊！」

譚中流大喜，急忙追問道：「是誰？他要你做什？」

「哦！」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來找我的單眼阿七，老蔡，狗皮蘇，對啦，老蔡是外圍馬帶街，來收馬纜的，狗皮蘇則是外圍狗帶街，來收數的，怎麼啦？譚先生也想玩一兩手？」

譚中流臉色又是一沉，道：「王先生，我們當你是朋友，正經一點行不行？」

「咦？誰不正經了？你問我問題，我一一回答了你，還想怎樣？」

譚中流和施良對望了一眼，欲言又止。半晌，譚中流吞了一口口水，說道：「王先生，說眞的，前兩天，可曾有陌生人來找過你？」

「有又怎樣？沒有又怎樣？」王小克問。

「如果有的話，請告訴我們他叫甚麼名字，找你幹甚麼。」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譚先生，我是有權利不回答你這些問題的，對不對？」

譚中流尷尬地一笑，道：「這……這個當然，不過我們熱切地希望你帮帮這個忙。」

「要我回答問題也成，不過——」王小克畧頓一頓，說道：「你們必須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請問。」

「這位施先生前天曾經向我提過口頭上的警告，叫我不許到市立遊樂場去，究竟是甚麼原因？」

譚中流沉吟半晌，道：「是這樣的，我們得到一個情報，說是王先生和蘇聯特務會過面，可能會參與他們的一個行動，所以——」

譚中流話未說完，王小克腦際念頭倏地一閃，心中忖道：「莫非那靈光和尚便是蘇聯的特務？」

只聽譚中流繼續說道：「施先生是一番好意，不想令你介入國際間間諜鬥法的漩渦中而已。」

「這樣說來，還得多謝這位施先生的一番

好意呢！」王小克冷冷地道。

譚中流見王小克語氣仍然含着嘲諷，淡淡一笑，道：「也許施兄弟的口氣有點不大禮貌，不過，他的確是懷着好意，却是可以担保的。王先生，你的問題，我已經回答了，滿意了嗎？」

王小克想起那天施良對自己的態度，冷哼了一聲，並不答話。

譚中流側頭望了施良一眼，道：「施兄弟，你前天對王先生說話時，可是得罪了他？」

施良臉上一紅，吶吶地答不出話來。

「快向王先生賠個罪，但願他大人大量，不加計較。」譚中流道。

施良尷尬異常，但譚中流職位比他大，這話却又不能不聽，只得緩緩向王小克走去，囁嚅道：「王先生，我……我……」

王小克揮了揮手，道：「算了，算了，你們有甚麼問話，問吧。」

譚中流聞言大喜，道：「王先生，希望你告訴我們前兩天有誰來找過你。」

「一個和尚。」

「和尚？」譚中流愕了一然。

「是的。」

「他……他找你幹甚麼？」

「請我去偷一樣物事。」

譚中流和施良對望一眼，深深地吸了口氣，問道：「偷甚麼？」

「一隻木馬！」

施良聞言「啊」地一聲低呼了起來，問道：「你眞的替他偷了一隻？」

王小克點着頭，道：「施先生，你們已經偷了兩隻，並且還殺死了一個人呢！」

施良臉色微微一變，王小克又道：「譚先生，那木馬究竟有甚麼秘密？」

「王先生，請先告訴我們，現在木馬在那兒？」譚中流問：「是否給了那和尚？」

「要我回答這個問題，除非先告訴我木馬中的秘密，這樣才算公平交易，童叟無欺。」

譚中流嘆了口氣，道：「好吧，既然你一定要知道箇中情形，我便一一告訴你吧。」

他取了口香煙燃上了，道：「兩年之前，美國成立了一個換腦研究小組，換心手術早已由南非一個醫生研究成功了，但換腦却只是在構思階段，從來沒有醫學家或者科學家敢付諸行動。

「這個換腦研究小組，是集合了美國第一流的科技人材，其中包括最出名的腦科醫生和電腦專家。」

王小克忍不住接口問：「換腦手術怎會用到電腦專家？」

譚中流淡淡一笑，道：「研究的目的本來是想看看人腦的移植手術是否可行，但，有一個電腦專家——齊格勒博士忽然提議，既然要研究換腦手術，爲甚麼不換上一副電腦？」

譚中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道：「他的建議最初受到許多醫學家的抨擊，認爲這簡直是沒有可能成功的事，但，齊格勒博士並不氣餒。

「他向研究小組的成員解釋道，自古以來，我們人類的科技和學問一直在進步中，但人人都必須經過小學，中學，大學以至深造碩士，博士的階段，才能得到進一步的智識，當一個人花了二三十年，甚至比這更長的時日去鑽研學問而有所成時，多半已經很老，離大去之期不遠了，這豈非浪費？」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譚中流的轉述很有道理。

「齊格勒博士又說，如果人類可以在二三十歲的時候，便獲得高深的智識和學問，那麼，將有更多的時間來替社會服務，造福人羣。

「自從電腦的發明，人類確可以得到不少方便，但電腦的操縱運用，也必須有足够學識水準的人才行，如果可以發明一種電腦，移植在人的頭部，這樣，既可省掉二三十年的求學時間，又可以令人類的智識寶庫，變得更加廣泛。

「齊格勒跟着又說，好像愛因斯坦，愛迪生那種科學奇材，數百年來才出過幾個，但如果這種電腦移植成功，世界上每個人都可以成爲奇才，都可以造福人羣！

「齊格勒的提議初看起來，的確匪夷所思，不過，却也是許多人所夢想的，試想想，如果把先人的智識，全灌輸在移植的電腦中，這樣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每個人都具有豐富的學識，無所不知的學問，不是很妙嗎？

「到那個時候，人們不論喜不喜歡讀書，也不論生下來是聰明還是愚笨，都可以移植一副那種人造電腦，不必寫博士論文，不必日夜不停地做實驗，做研究，便成爲大科學家，醫學家，天文學家，甚至文學家，作曲家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曾經聽過，美國已研究出一種能够創作樂曲的電腦，循這個原理研究下去，人類移植一個可以自動作曲的腦子，又有甚麼奇怪？

只聽譚中流繼續又道：「齊格勒的建議被人抨擊爲『異想天開』，『白痴的幻想』，可是，他默默地埋首工作着，並且提出了一個驚人的理論。

「他說，人類既然可以用電子心臟來帮忙血液的循環，又可以用假眼，假牙，假胃等等身上的器官，爲甚麼不能用假腦來代替人腦？

「雖然，人腦是人類上最複雜的一種器官，腦神經，腦細胞密佈，迄今爲止，人類甚至對人腦的探索，還在幼稚園階段，但，數百年前，人類對於宇宙，對於我們銀河系又有何所知？

「他說，人類的知識領域一日萬里地在拓展進步着，數百年前，甚至數十年前不爲人類所知的智識，如今都已融匯貫通，總有一天，人腦的構造和眞相，將會像無綫電波一樣簡單被我們瞭解。

「齊格勒的解釋終於說服了研究小組的主任，他決定依照齊格勒博士的提議進行研究。

「如所週知，我們人體對外來的物質，具有排斥作用，要將一具無機體袖珍電腦移植在人腦中，眞是談何容易的事。

「但，經過齊格勒博士和數百個科學家的努力，他們終於造出了那種袖珍電腦，並且將它移植在一個腦部受傷的男子頭上。

「那男子是約翰少尉，他本來在一艘航空母艦服役，有一天在甲板上清理油漬時，突然滑倒，後腦受到震盪，失去知覺。

「艦上的軍醫替他施手術急救，但一直不見他甦醒過來，於是送到岸上的陸軍醫院。

「醫院的醫生也花了所有的力量，希望可以使約翰少尉甦醒過來，但不知爲了甚麼，他身體上一切官能正常，就是腦子不靈。

「這時，許多著名的腦科專家，都奉召到陸軍醫院去檢查約翰少尉的病症。其中有一個萬賓路博士，提議將他的腦子切除，移植上那具袖珍電腦。

「這個提議最初有不少人反對，可是，約翰少尉一直昏迷不醒，而且看樣子，也沒甚麼法子使他醒過來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批准。

「手術進行得相當成功，約翰少尉的神經系統，被五個主持手術的專家，用巧妙而不可思議的手法，聯接在那具袖珍電腦上面。

「爲了試一試約翰少尉是否可以運用電腦的效果，開始將許多資料灌輸入電腦中，然後

提出發問，由他解答。

「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約翰少尉終於可以利用他的假腦——也即是袖珍電腦，回答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了。

「這種情形令數百科學家十分興奮，於是，開始灌輸更高深的學問進入約翰少尉的電腦中。

「不知怎的，在那些資料中，竟然有美國國防部的最高秘密，即是一些核子彈頭和反導彈彈頭的構造原理與方程式。

「這種資料如果被蘇聯間諜得知，美國在各秘密基地安裝的彈道飛彈，和反導彈系統，將全部報廢，當時沒有人知道爲甚麼約翰少尉的電腦中會存有這些資料。

「無論如何，必須將約翰少尉電腦中的資料『洗』去。

「於是，當局用總統先生的座駕車，把約翰少尉送到研究基地，進行『洗腦』手術。

「就在齊格勒博士把約翰少尉的袖珍電腦取出來時，萬寶路博士忽然展露了他的眞面目，原來他是蘇方派來潛伏已久的間諜！

「萬寶路博士奪了袖珍電腦，乘坐總統座駕車逃掉了。

「原來那司機也是被蘇方間諜收買，裏應外合，將袖珍電腦偷去了。

「基地中的保安人員，最後把車子截住，可是在千鈞一髮間，萬寶路博士竟把袖珍電腦放在一架由無綫電控制的模型飛機上，從車中飛出——」

譚中流說到這裏，王小克不由「啊」地低呼了一聲，道：「好妙計！」

譚中流澀然一笑，道：「當時，誰又想到車子中會有模型飛機呢？終於被它飛走了！」

「如今那具袖珍電腦還在蘇聯特務的手中？」王小克問。

譚中流緩緩點着頭，道：「袖珍電腦中所存的資料，足够蘇聯將美國的飛彈系統破壞無遺，國防部大爲震驚，國會下令中央情報局總動員，不惜付出任何代價，都要把袖珍電腦搶回來。」

「可是，如果那袖珍電腦已被他們運回莫斯科了呢？」王小克問。

「王先生，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神通廣大，不是普通人想像得出來的，」譚中流道：「既然這是一樁那麼重要的任務，而且又是總動員，數萬個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員聯合起來，就算找一隻蒼蠅，也不太難找得出來呢。」

「你們找到了？」

譚中流搖頭道：「我們只是有了綫索。」

「什麼綫索？」

「蘇聯的『國家安全理事會』，也即是世界上最大的特務機關，在世界各地都收買了不同國籍和膚色的諜工人員，以資利用，他們已將那具袖珍電腦運到本埠，打算日內轉到莫斯科去！」

「哦！」王小克恍然而悟。

「由於本埠是中立區域，年前還破獲過蘇聯設下來的一個龐大間諜網，因此，他們這次的行動十分小心，並且起用了全市的工作人員，來作藏匿工作。」

王小克心中一動：那靈光和尚會不會就是被蘇聯收買的特務？

倘若蘇聯間諜懂得收買一個和尚來做這種工作，眞是太高明的主意了——有誰會懷疑一個出家人的眞正身份呢？

「王先生，現在，一切詳情都告訴你了，爲了世界和平，同時也爲了人類的一次偉大發明，希望你幫我們的忙，將那具袖珍電腦交給我們。」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誰說袖珍電腦在我手中？」

譚中流嘆了一口氣，道：「王先生，你和他們的人接觸過，這個情報是不會錯的吧？」

「可是……可是我並不知道他就是蘇聯的特務！」王小克道。

「如果你知道呢？」

「那——那我決不會助紂爲虐。」王小克堅定地說，他對蘇聯特務的心狠手辣，一向沒有好感，以前還試過被他們暗殺，若非自己精明够運，早就被暗算了。（詳情請參閱拙作「高空魔王」。）

「好吧，那和尚叫你偷的木馬，你已偷到手了，它在那裏？」譚中流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跟我來吧。」

他領着譚中流和施良向房間走去，白小妹和小辣椒也自後跟着。

衆人進入房中，王小克將蓋在木馬上面的床單拉開，道：「你們看！」

譚中流和施良眼前一亮，不約而同地低呼了一聲。

「那和尚指定要你偷這隻藍色的木馬？」譚中流側頭問。

「不錯。」

施良蹲下地來，伸手去揭馬肚的蓋子。

王小克說道：「不用看了，裏面甚麼東西都沒有。」

「哦？」譚中流雙眉一揚，不置信地問道：「眞的？」

「我已詳細查看過了，連針也沒有一枚，更別說甚麼袖珍電腦了。」

譚中流和施良還是將木馬檢查了一遍，最後站起身來，頹然嘆了口氣。

「是不是？」王小克苦笑着問：「甚麼東西都沒有？」

「你——你是原裝卸下來的？」譚中流問：「會不會把它失落了？」

王小克搖着頭，道：「我早已懷疑馬肚之中有物事，因此搬運時十分小心，絕對不會失落任何東西。」

譚中流雙眉緊皺着，喃喃地道：「奇怪，既然袖珍電腦不在裏面，他們爲甚麼要花這麼多錢來請你把它偷來？」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剎那間想到了其中原因，但却沒有說出來。

「王先生，你——你可以把這木馬交給我們，讓我們再用儀器仔細檢查一下嗎？」

「可是萬一那和尚來向我要時，我拿甚麼交給他？」王小克道。

譚中流沉吟了一下，道：「有了！我們暫且把木馬留在這裏，如果他眞的派人來取，便暗中跟踪，如此不是可以查到袖珍電腦的下落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譚先生，我有一個想法，只不知道對不對。」

「甚麼想法？」

「我想，那和尚大概是不會來取這隻破爛的木馬了。」王小克道。

「哦？」譚中流不解地望定了他：「難道……難道他知道我們會來這裏？」

「不，那可能是一種轉移目標的計謀，」王小克道：「他們故意請我去偷這藍色木馬，好讓你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然後——」

王小克話未說完，譚中流便「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道：「不錯，我們中計了！」

說着，一個箭步奔到電話几前，撥了個電話，道：「我是譚中流，你們千萬不可撤退，仍然留守在遊樂場中，隨時留意可疑的人物，還有，如果見到一個和尚，厚唇和尚，立刻通知我。」

他吩咐完後，把電話掛上，長長地吁了一

口氣，向王小克道：「王先生，若不是你提醒我們，這次差點便着了他們的道兒！」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譚先生，現在你們一切都滿意了吧？」

「謝謝你，王先生，謝謝你的合作，」譚中流正色望住王小克，道：「不過，在下還有一個不情之請——」

「要我幫忙去尋回那袖珍電腦？」

「如果王先生肯出馬的話，我相信，袖珍電腦一定會早日奪回，」譚中流笑了一笑，道：「當然，這是我個人的一種要求。」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那袖珍電腦是甚麼形狀的？」

譚中流見王小克有出手幫忙的意思，不由大喜，連忙道：「它是四方型的，大約兩吋乘兩吋，外面用一層黃金包着，上面有許多小孔，一眼便認出來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我替你們留意一下便是。」

「好極了，」譚中流道：「如果王先生可以把這具袖珍電腦找回來，在下一定向當局保薦你得個勳章——」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道：「行了，勳章值甚麼錢，我可不稀罕！」

譚中流困窘地笑了一笑，拿出一張卡片，遞了給王小克，道：「上面有我的電話號碼，若有任何消息，請隨時和我聯絡。」

送走了譚中流後，白小妹問道：「小鬼子，你——你眞的要幫他們？」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恨恨地道：「哼！蘇聯特務竟然利用我來轉移他們的目標，我就給點顏色他們看看，小鬼子可不是這樣輕易可以利用的！」

「怎樣給顏色他們看？」小辣椒問。

「去找靈光和尚！」

小辣椒愕了一然，道：「到那兒找他？」

王小克眼珠一轉，微笑道：「市立遊樂場附近。」

× ×

天色昏暗，陰霾密佈，王小克踏出大厦門口時，左右望了一眼，前面樓梯底多了一檔書報攤，賣書的是個年紀三十開外的男子。

那男子頭戴鴨舌帽，把頭垂得很低，王小克一出現時，迅速向這邊望了一眼。

王小克一接觸到那閃閃生光的眼光時，心中不由一動，不用說，那不是一個普通的賣書佬。

他故意向書報攤走去，男子伸手拉了拉鴨舌帽，向王小克作了個會心的微笑。

剎那間，王小克明白了，那是譚中流派來的人——換言之，即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

王小克向着他笑了一笑，問道：「好生意嗎？」

「生意很清淡，」男子答：「今天還未發市。」

王小克隨手取了本畫報翻一翻，語帶雙關地道：「恐怕今天不會發市了。」

男子乾笑兩聲，問道：「出去散步嗎？」

王小克點着頭，男子忽然低聲道：「那和尚連電話也沒一個？」

王小克搖搖頭，放下畫報，向對面馬路走去。

他截了一輛的士，向司機道：「市立遊樂場。」

四十餘分鐘後，車子來到「市立遊樂場」，由於天色不佳，看樣子會有驟雨，所以遊樂場中並不擠擁。

王小克買了入場券，向木馬場那邊走去。旋轉木馬開着，可是只有兩三隻上面有人，其中有三隻不見了——當然包括那藍色的在內。

當王小克來到欄杆前時，忽然有人自後捂住了自己的眼睛，笑問道：「猜猜我是誰？」

王小克認得是巫眉眉的聲音，故意說道：「是不是動物園的猴子偷溜出來了？」

巫眉眉伸手來搔王小克脥下，一面罵道：「豈有此理，咒我是猴子。」

王小克哈哈笑了起來，轉身去看，巫眉眉杏眼圓睜地站在自己背後。

「咦？原來是隻又年輕又漂亮的女猴子！」王小克笑道。

巫眉眉俏臉上一紅，大嘎不依，伸手又來呵癢，王小克笑着避開了。

兩人在欄杆旁追來逐去，王小克看到四週有不少形跡可疑的大漢，暗想必定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人了。

「好啦！別玩啦！」王小克站定脚步，道：「眉眉，陪我去爬山好不好？」

「爬山？」

「是啊！」王小克向半山望去，道：「做做運動，有益健康。」

「可是你看，天色這麼暗，等一下可能會下雨呢！」巫眉眉道。

「山上沒有避雨的地方嗎？」

巫眉眉眼珠一轉，忽然笑道：「有！我帶你到普世寺去玩！」

「山上有寺院？」王小克心中一動，暗忖自己的猜想果然不差。

「有！」巫眉眉娓娓說道：「普世寺雖然不大，但四週都是竹林，環境很好，我平日無事，總是上去那裏玩的，只不過——」

說到這裏，秀眉忽然一蹙。

「只不過甚麼？」

「寺裏的和尚和其他地方的和尚不同！」巫眉眉神神秘秘地道。

「怎樣不同？」王小克好奇問。

「好兇！」巫眉眉扮了個鬼臉，道：「有一次我想到裏面去看個究竟，却被一個和尚趕了出來。」

王小克「哦」了一聲，道：「裏面有沒有一個下唇很厚的和尚？」

巫眉眉眨着眸子，搖搖頭，道：「我倒沒有留意，不過，普世寺只有五個和尚，年紀都很大了。」

王小克聽到最後那句話時，心中暗暗失望，靈光和尚只不過三十開外，倘若巫眉眉沒有看錯，那麼，靈光和尚是不在寺裏的了。

無論如何，既然自己的第一步推測已經對了，就該去看個究竟。

他拉着巫眉眉的手向外走去，道：「你帶路！」

「那麼應該向那邊走！」巫眉眉拉着王小克，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一面道：「遊樂場後山有一條小徑，是可以通到普世寺去的。」

王小克心中又是一動，這樣說來，和自己的推想更接近了！

巫眉眉領前向遊樂場後山走去，原來後面堆放着許多待修的電動車，水上單車，摩天輪座椅等等，還有不少花盆堆得像小山一樣高。

當兩人踏進後山時，王小克眼尖，立時看到花盆堆後有人探首出來窺伺，一見是自己和巫眉眉，便把頭縮回。

巫眉眉並沒有留意到附近有人，興冲冲地拉着王小克，向不遠處一條小徑走去。

「既然有路可通到遊樂場來，豈非不用買票也可進來玩了？」王小克問。

巫眉眉側頭一笑，道：「小徑前面有鐵絲網圍住，平日是上了鎖的，又有守衞巡行。不過，以前的確捉了不少貪玩的小孩子，他們爬

上了鐵絲網，想混進來玩，後來便無人再敢試了。」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說話間，兩人已經來到那道鐵絲網前。

「你看，鐵門不是鎖住了的嗎？」巫眉眉奔上前去，指着那道鐵門說。

王小克凝眼一望，鐵門閂上加着一把大銅鎖，果然是鎖住了。

巫眉眉自袋中取出一把鎖匙，四週望了一眼，才把鎖匙插進鎖孔中，「拍」地一聲把大銅鎖打開了，得意地道：「這把鎖匙是我偷配的，連爸爸也不知道哩！」

王小克淡淡一笑！倘若巫眉眉沒有鎖匙的話，說不得只好表演一下開鎖的功夫了。

兩人打開鐵門，閃身而出，巫眉眉隨手把門掩上了，將鎖扣在上面，却不加鎖。

「爲什麼不把它鎖住？」王小克問。

「咱們等一下便回來了，省得麻煩！」巫眉眉說着已向小徑走過去。

王小克跟在她後面向上爬，只見山勢越來越是陡峭，不一會簡直要扶住路旁的樹木，才能攀爬得上，幸好兩人都年輕力壯，爬到半山時，仍然面不紅氣不喘。

「眉眉，你說的那『普世寺』究竟在那兒？」王小克問。

「快到啦，」巫眉眉向前一指，道：「就在前面，再走十分鐘就行啦。」

王小克轉頭向下面望去，整個遊樂場盡收眼簾之下，只見摩天輪緩緩地轉動着，一架單軌火車正在左右穿插，遊樂場中遊客雖然不多，但所有的電動玩具都開着。

「喂，看什麼！」巫眉眉伸手拉了拉王小克，道：「快走，那邊更好看哩！」

王小克隨着巫眉眉向前走，不一會，只見前面有一座紅瓦屋頂的建築物，想來必定是「普世寺」了。

「看到那屋頂沒有？」巫眉眉向前一指，道：「那就是普世寺了。」

「怎麼聽不到唸經聲？」王小克笑着問。

「現在的和尚不流行唸經了。」

王小克哈哈一笑道：「不唸經幹什麼？」

「看電視啊！」

「哦？」王小克詫異地問：「寺中有電視麼？」

「怎麼沒有？連雪柜，洗衣機也有啦！」

王小克愕然笑着，心想「普世寺」中的和尚，也算得上是摩登和尚了。

兩人又走了一會，已經看得到一片片的竹林，那「普世寺」園在竹林之中，果然很有世外桃源的氣象。

「平日有人到寺中去拜菩薩嗎？」王小克問。

巫眉眉搖了搖頭，道：「以前倒是有的，最近不見有人到寺中拜菩薩了。」

「哦？」王小克漫應了一聲，望着普世寺的大門呆呆出怔。

那「普世寺」佔地不廣，建築也不見得壯觀瑰麗，只是在一片樹林之中的小小建築物，毫不起眼。加上外牆剝落，日久失修，更予人一種陰森的感覺。

「你說寺中有五個和尚？」王小克問。

巫眉眉點着頭。

「現在也有五個和尚？」

巫眉眉先是點了點頭，隨卽又搖搖頭，道：「我三個月前來過，現在不知道了。那些和尚很老，也許有一兩個死了呢？」

王小克心中盤算着，緩緩來到寺門前。

木門緊緊地關閉着，四下裏一點聲息都沒有，也不知寺中究竟是否住着有人。

巫眉眉向王小克打了一個眼色，示意跟她過去看看。

王小克隨着巫眉眉向竹林走去，來到了一個窗子之前，那窗子離地只有兩呎高，因此只好蹲下身來，才能向內望去。

然而，窗子也緊緊關着。

巫眉眉湊眼自一個小孔中向內望去，不一會，才叫王小克也從那小孔中窺看內裏動靜。

王小克湊眼望進去，原來那是寺中大堂，五個和尚一字坐在蒲團之上，雙眼緊閉正在打坐。

那五個和尚身上袈裟破爛，却是十分整潔，都面對寺門而坐，動也不動一下。

王小克心中暗暗納罕，看他們的樣子，似是在打坐，但爲何却不誦經？

他定眼一望，當中那和尚留着一綹灰白長鬚，年紀看來起碼有七八十歲，皮膚皙白，毫無半點血色，另外那四個和尚也都在五十開外，却不見有靈光和尚在內。

「原來他們都還沒死！」巫眉眉低聲道。

王小克望了半晌，見五個和尚都像雕像一般坐着不動，便是眼皮也沒眨過一下，心中暗暗奇怪。他忖道：爲什麼這些和尚不在房中打坐，却要排成一字型背向佛壇打坐？

這時當中那老和尚右眼皮動了一動，眼睛睜開一道小縫，眼光竟然向小孔這邊望來，但隨卽又閉上了。

王小克接觸到那如電的眼光，心下一懍，巫眉眉低聲道：「喂，咱們到那邊玩玩吧！」

王小克却站在窗前，動也不動。

「喂，你怎麼啦？」巫眉眉道：「和尚有什麼好看的？」

「眉眉，我想進去看看，好不好？」

「你——你想進去？」巫眉眉秀眉一蹙，道：「你不怕被他們趕出來？」

「不會的，」王小克信心十足地道：「來，你陪我！」

巫眉眉心中其實也很想到寺裏去瞧瞧，只是以前試過被人家呼喝趕了出來，因此不敢再有這種念頭，如今聽王小克說要帶自己進去看看，既有人作後盾，自是大喜過望。

兩人來到寺門前，王小克沉吟一下，伸手敲門。

門响了很久，都沒人來應門，巫眉眉道：「他們不會來開門的。」

話聲甫畢，寺門忽然「呀」地一聲開了，一個五十餘歲的和尚，自內探首出來，道：「什麼事？」

王小克聽他語氣微慍，心下愕了一愕，暗想天下間那有這等沒禮貌的和尚。

「大師，我們拜拜菩薩。」王小克道。

「我們今天不開門。」和尚說罷，便欲把門關上。

「喂！你們又不是做生意的商店，什麼今天開門不開門的！」王小克右脚跨進門檻，把門頂住了，道：「我是一番誠心來拜菩薩的，怎可不給我進去！」

和尚臉色微微一變，正欲伸手去推王小克時，背後忽然傳來一個慈祥的聲音：「靈生，讓這兩位小施主進來吧！」

那和尚恨恨地瞪了王小克一眼，這才把寺門開了。

王小克也反瞪了他一眼，踏進寺去，巫眉眉急忙自後跟上。

王小克來到大堂，只見當中那老和尚雙眼已經睜開，上下打量着自己。

「小施主到底有何貴幹？」老和尚問道。

「大師，你們這裏到底是不是和尚寺？」

那老和尚愕了一愕，但對王小克這句粗魯的問話，却也不以爲忤，微微一笑，道：「若非和尚寺，却又是什麼？」

「我也不是第一次上和尚寺上香的了，爲何人家的和尚總是招待唯恐不週，你們却鬼鬼祟祟地，連門也不開給善男信女？」

老和尚雙眉一軒，但隨卽恢復一副慈祥之極的笑容，道：「貧僧等閉門淸修，倒眞是怠慢了施主。」

王小克一雙眼睛，從未離開過老和尚身上片刻，他雙眉一軒時，王小克已料到這寺中必有古怪，但却不動聲色地道：「大師，我帶了一大筆生意來，却不知你們做也不做？」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出家人只做法事，不做生意，施主恐怕是擺錯了。」

王小克澀然一笑，搔了搔頭，道：「做法事要錢，做生意也講錢，這不是差不多麼？」

「施主之言謬矣，謬矣！」老和尚搖頭笑道：「法事和生意怎可混爲一談？」

「法事也好，生意也罷，總之，我有個朋友死了父親，要請一些和尚尼姑去唸經，你們到底肯不肯去？」

老和尚合什唸了句佛號，道：「善哉善哉，敝寺歷年來只供香火，並不離寺做法事，恐怕難以答應了。」

「出家人予人方便自己方便，我已找了十餘天，只找到幾個尼姑，現在還差你們幾個和尚，」王小克道：「你們若是不去，我怎向朋友交待？」

老和尚臉上仍然露着笑，道：「施主，本市大小寺院不下二十餘座，何不到其他地方去找找看？」

「不，我就是喜歡你們，」王小克笑道：「我那朋友說，他要請本地得道高僧，普普通通的和尚，就算倒貼錢，也不肯讓他們做這單法事。」

「阿彌陀佛，施主謬獎了，」老和尚合什道：「貧僧們怎稱得上是得道高僧？」

「這樣說來，你們是不肯去做這單法事的了？」王小克問。

老問尚垂首喧了聲佛號，再不言語了。

「大師，助人爲快樂之事，連這種小事也不肯幫忙，怎算得上是慈悲爲懷的佛門中人？」王小克道。

老和尚緩緩地抬起頭來，問道：「施主那位朋友家居何處？離這裏遠不遠？」

「就在山下。」

「哦！」老和尚緩緩地點着頭，道：「既然離此不遠，也許——」

他話未說完，剛才那個替王小克開門的和尚忽然道：「方丈師兄，不能答應他！」

老和尚轉頭望了他一眼，說道：「靈生，這位施主一番好意，恐怕不好意思拒人千里之外吧？」

「可是——」

「靈生，我意已決，你不必再說了，」老和尚逕自向王小克道：「尊友打算幾時舉行法事？」

「這個——」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就在這幾天，不過，我有一個請求，那便是希望你們闔寺出動，做法事的人越多越好。」

老和尚緩緩地點着頭，道：「這個不成問題。」

「貴寺就只有你們五位大師嗎？」王小克問。

老和尚先是呆了一呆，隨卽垂下首來，道：「不錯。」

「大師，我聽人說道，出家人不打誑言，若是說謊，便犯了佛門大戒，你這句話是眞是假？」

那老和尚渾身抖了一下，吶吶地答不出話來。

王小克如此大兜圈子，目的只不過想查明寺中是否眞的只有這五個老僧，如今見老方丈臉上露出那種尷尬的神色，立時明白了。

「大師，寺中恐怕不止你們五位吧？」

老和尚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不錯，其實敝寺共有六個——」

他話未說完，王小克便急不及待地問：「另一個呢？可否請他出來相見？」

「這——」

「方丈師兄，我看此人是來胡混的，」靈生和尚道：「還是把他趕出去吧！」

「善哉善哉，靈生不得對施主無禮，」老和尚道：「事情總有一天水落石出，就叫他出來吧！」說着嘆了一口氣，竟似無限欷歔。

「方丈師兄，這……這怎行？」靈生和尚焦急地道。

「不行也得行了，」老和尚向王小克望了一眼，道：「我看這位施主不是普通凡人，說不定是佛祖派來替咱們解圍的哩！」

王小克心頭一動，問道：「大師，另一位法號是否靈光大師？」

老和尚渾身又是一抖，臉上充滿了詫異神色，說道：「原來小施主洞若觀火，全部知悉了。」

王小克不明他所指，問道：「靈光大師現在可在寺中？」

「誰找靈光來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自內廂傳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抬頭望去，只見一個穿着緊身唐裝衫褲的女子，正扭扭擰擰地自內走了出來。

那女子年紀大約廿六七歲，長得唇紅齒白，冶艷風騷，下頷還有一顆「銷魂痣」，看上去更增幾分嫵媚，幾分風情。

她身上那套絲綢唐裝衫褲，緊緊裹住了浮凸玲瓏的身段，把她丰滿的胸脯襯托得更丰滿，纖細的腰肢襯托得更纖細。

王小克幾時見過這種騷態撩人的女子，一時間不禁呆了。

那女子來到王小克身前站定，上下打量着他，問道：「你來找靈光的？」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向她點着頭。

「找他幹什麼？」女子斜眼望着王小克，咀角却泛着蕩人的春意。

「找……找他說幾句話。」

「哦？」女子格格一聲嬌笑，問道：「你姓什名誰？」

「我——我姓王，名叫小克。」

「啊！原來是鼎鼎有名的『小鬼子』！」女子臉上的笑容忽然收斂了，換過一副冰冷的樣子，道：「靈光不在，你走吧！」

「眞的不在？」

「喲！老娘幹啥要騙你？」女子叉着腰道：「不在就是不在，靈生，送客！」

靈生和尚答了聲「是」，向王小克走過來，臉上不懷好意。

「吳施主，這——」

老和尚還未說下去，那女子便嬌叱一聲，道：「我叫他走，誰敢留人！」

老和尚嘆了一口氣，垂下首來，緘默了。

王小克一見這種情況，心下暗暗起疑，看來這寺中的和尚，全受面前這女子指揮哩。

「快走！」

王小克正欲說話，巫眉眉拉一拉他，低聲道：「喂，快走吧！」

王小克暗暗嘆了口氣，轉身向外走去。

兩人離開寺門時，「砰」地一聲，大門關上了，巫眉眉埋怨道：「是不是？我早就說過了，他們不歡迎外人進去的。」

王小克却是滿面笑容，轉頭望着寺門不出聲。

「虧你還笑得出！」

「不笑難道哭麽？」王小克笑着說，他心底下的興奮，眞是難以形容的。

午夜窺秘　設阱誘狼

虫聲喞喞，月明如鏡，「普世寺」竹林中，一個細小的人影在踽踽而動，向一道窗戶掩過去。

那人影正是「小鬼子」王小克，他身穿黑衣，躡足向窗戶走去，一點聲响也沒發出來。

不一會，他來到窗戶之前，拿出一條鐵綫，向小孔中伸了進去，一陣撥撩之後，窗戶傳來輕輕「拍」地一聲，臉上露出喜色。

他把窗戶輕輕用力一推，開了。

寺中黑漆一團，王小克向內張望一眼，縱身跳了進去。

身子落地無聲，王小克立時把窗戶掩上了，向內廂走去。

經過一條走廊，來到一道房門前，從門縫間透出燈光——房裏的人還沒入睡。

王小克本來已躡着足向前，這時更是提醒十二分精神，生怕弄出任何聲响被房內的人察覺，這便要無功而退了。

他來到房門之前，側耳一聽，房內隱約傳來吃東西的咀嚼聲。

「來，你也陪我喝一點吧！」一個聲音自內傳來，王小克心頭一動：那正是靈光和尚的聲音。

「這當兒還喝什麽酒？」是那騷女子的聲音：「今天發生的事，也敎人心煩的了。」

「唉！小鬼子也不是對方的人，他只不過是好奇心起，來這裏查看一下而已。」

「好奇心？好奇心會帶他到這種地方來？」騷女子道：「我看他說不定和美方間諜有了聯絡，追查到這裏來了。」

「放心吧！倘若他眞的和美方間諜有聯絡，這當兒我們還能在此地喝酒談天？」靈光和尚道：「你知道，他們是片刻都等不了的！」

「總而言之，我覺得應該換個地方了！」

「好吧，既然你不放心，明天咱們就搬到半山區那幢房子去。」靈光和尚道：「這行了吧？」

騷女子格格一笑，道：「是嘛！」

「對了，我的假髮買來了沒有？」

「買來了。」

「讓我試試看。」

王小克湊首從門縫間望進去，只見靈光和尚穿着恤衫西褲，和那騷女子坐在床上，床前擺着一張枱子，枱上全是精美小菜，還有一瓶白蘭地，忖道：好啊！原來是個假和尚！

騷女子起身取了一個假髮遞給靈光。

靈光接過來戴在頭上，弄正了位置，哈哈笑道：「怎樣？」

騷女子笑道：「俊極了。」

「現在還像不像和尚？」

「你根本就不是眞正和尚嘛！」騷女子吃吃地笑起來，靈光乘勢把她摟在懷中，親熱了起來。

「你壞！」

靈光哈哈笑了起來，騷女子噤聲道：「別笑得這樣大聲，等一下吵醒了那幾個和尚。」

「那又怎樣？還怕他們敢說一句？」靈光香了騷女子一下，道：「我的好太太，這半年來，可苦了你啦！」

「但好日子也快來了。」

「不錯，只要把那寶物留到他們派人來取，便算大功告成，我也不必再假扮和尚了！」

「他們究竟幾時才派人來取那寶物？」

靈光緊皺着眉，向妻子搖了搖頭，道：「這兩天對方看得很緊，很難下手，唉！本來我是想到用那小鬼子引開他們注意的，可是不知道爲什麽，他們竟然不中計，仍然派人駐守在遊樂場中監視，眞糟糕！」

「這樣說來，即使上頭派人來取那寶物，你也不可能去拿來給他們的了？」

靈光沉吟了一下，道：「到時我自會有辦法的。」

王小克聽到這裏，心中的疑團已經解開了：那袖珍電腦就藏在遊樂場中，問題是不知道它究竟藏在那裏。

就在這個時候，騷女子的問話令王小克心頭一跳：「你收藏的地方究竟安不安全？」

「當然安全！」靈光哈哈一笑，道：「除了我之外，再無第二人知道了。」

「可以告訴我嗎？」

「告訴你？這——」

「唉！萬一你遭遇了不測，那便如何是好？」騷女子道：「到時他們來向我討貨，我拿什麽交給他們？」

靈光仍然猶疑着。

騷女子又道：「你知道，他們的待遇雖然很高，但對失敗的人也够狠的，我是你的妻子，你連這也信我不過麽？」

原來那騷女子正是「靈光和尚」的妻子吳冰，而「靈光」原名邵維光，乃是蘇聯在H埠收買的諜工人員。

「阿光，告訴我吧！」

王小克豎起了耳朵，只要邵維光把地點說出來，那袖珍電腦便算是自己囊中之物了。

然而，邵維光却沒有說出來，他只是用手指蘸了點茶汁，在枱面上寫了幾個字。

吳冰「啊」地一聲低呼了起來，道：「原來在這裏！」

「想不到？」邵維光得意地道，一面用紙巾把枱面上的字跡抹去了。

「眞想不到。」吳冰詫異地問：「你怎會把它藏在那兒？」

「是這樣的，那天我接到這寶物時，美方的間諜不知從那兒得來的情報，竟然啣尾追來，我打算穿過遊樂場，自小徑返回寺中，經過那地方時，念頭一閃，暗想，與其藏在寺中，還不如藏在那兒安全，反正再過幾天，便要交貨了？」

「好聰明！」

邵維光大是得意，拿起酒杯一仰而盡，跟着躺下床去，道：「好太太，來，上床吧！」

「不，我先收拾一下。」

「明天叫靈生來收拾吧！」邵維光摟住妻子的細腰，道：「咱們先來溫存溫存。」

「別猴急！」吳冰嗔道：「反正是你的人了，還怕我逃了嗎？」

邵維光嘻嘻一笑，打了個酒呃，把妻子放開了。

吳冰緩緩站起身來；眸子滴溜溜一轉，忽然自懷中取出一個小瓶，打開瓶蓋，用長指甲挑了點粉末出來，放在酒杯中，又斟了一小杯酒。

王小克暗叫一聲：好傢伙，謀殺親夫啦。

只見吳冰拿起酒杯，笑盈盈地道：「來來，還有這麽一點點酒，把它喝光吧，免得浪費了！」

邵維光看不到乃妻在酒杯中作過手脚，接了過來，微欠着身子，張口把那小半杯酒全灌到口中。

「好，躺一會吧，我把東西收拾好了，立刻來陪你。」

吳冰說着站起身來，咀角露着狡黠的笑意，動手收拾杯碟。

王小克屛住了氣息，窺伺床上邵維光的動靜。

不一會，吳冰把碗碟叠起，雙手捧着向房門走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急忙閃身躱到柱後，房門「呀」地一聲開了，吳冰捧着杯碟，向厨房走去。

王小克望着她苗條的背影和婀娜多姿的步伐，若非自己親眼所見，怎料得到這樣的一個小婦人，竟敢毒殺親夫？

就在這時，房內傳來邵維光低低的呻吟聲，王小克心頭一跳，暗想邵維光大限難逃了。

吳冰匆匆忙忙返回，把房門關上了，王小克又立刻竄到房門前，向門縫中張望。

只見吳冰坐在床畔，望着痛苦呻吟的丈夫，柔聲問道：「阿光，你怎麽啦？」

「我……我肚子痛。」

「哦？會不會是剛才吃錯了東西？」

邵維光忽然好像想起什麽事來，道：「你……你在酒中放了——」

話聲戛然而止，他雙脚一伸，便再也不動了。

吳冰吃吃一笑，道：「阿光阿光，我好好指一條發財的門路給你走，你却不聽，現在只好由我來發財了。」

說罷，用被單把邵維光的身子包了起來，先打開房門，然後將丈夫的屍身拖出房來。

王小克早已躱到柱後，見吳冰吃力地拖着被單向大門走去，腦中念頭一閃，忖道：「這婆娘謀殺親夫後，現在要毁屍滅跡啦！」

他等吳冰開了寺門出去後，這才躡着足悄悄自後跟上去。

邵維光身材高大，吳冰却是嬌小玲瓏，她吃力地拖着用床單包裹了的屍身，向竹林中走過去。

王小克躡足自後跟着，吳冰竟然渾若未覺，不一會，她來到寺院後面，先把丈夫的屍身放下，這才俯身搬開一堆樹枝。

樹枝搬開之後，立時現出一個早已掘好了的洞穴，王小克心頭一跳，忖道：原來這婆娘早有預謀要謀殺親夫，連墓穴也替他掘好了！

又尋思道：她爲何要謀殺親夫？沉吟半晌，心中已明白其理，忖道：是了，這婆娘想獨吞那袖珍電腦或者拿它向蘇聯特務勒索之類，可是靈光和尚胆小怕事，她只得一不做二不休，把丈夫殺了，好好發一筆大財。

心念及此，對吳冰的心狠手辣及胆大妄爲，不由懍然心驚。

吳冰把樹枝雜草搬開後，將邵維光的屍身推下土穴中，拿起一把鏟子，掩上泥土，又站在上面用脚踩平，這才再將那些樹技雜草堆在上面。

工作一畢，吳冰深深地吸了口氣，拍拍手，低聲笑道：「阿光，不要怪我無情無義，其實你這樣子下去，總有一天叫俄國佬殺死的，早晚是死，倒不如帶挈我發一筆大財。」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自己的猜想果然沒有錯。

吳冰整理一下衣衫，回寺取了銀包，向下山的石級走去。

「這婆娘想到那兒去？」王小克心下納罕，決定自後跟上去：「莫非想去起回那具袖珍電腦，好極好極，此事既然撞在我手中，若不順手牽羊奪了過來，實在太過傷天害理了！」

吳冰心情興奮，加快脚步奔下石級，那裏料到背後有人跟踪。

她來到山邊馬路，站着等車。

王小克心中一動，忖道：不對不對，既然那袖珍電腦是在遊樂場中，她等車幹甚麽？

這時，一輛的士自遠處駛來，吳冰伸手截住了，王小克等她開門上車時，倏地竄上前去，攀爬在行李廂泵把之上。

車子開動了，王小克緊緊抓住油箱蓋子，生怕摔下車來。

不一會，車子來到市區，在一盞紅綠燈前停下，王小克一瞥眼間，見附近有輛的士，於是跳下泵把，向它奔過去。

他上了車子，向司機道：「跟住前面那輛的士！」

吳冰在車廂中打開銀包，取出一面化妝小鏡補着粉，然後對着鏡子淺笑一下，她這幾日來等的就是這一刻，而這一刻終於來臨了。

車子繼續向前駛去時，吳冰向司機道：「前面街口轉右。」

司機應了一聲，從右邊轉去，經過一幢兩層式小型洋樓時，吳冰取出一張鈔票遞上去，道：「在這裏停車吧。」

司機要找錢給她時，吳冰已打開車門，跳下車去。

吳冰當然不會忘記找錢，不過，那只不過是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而已，搭四塊多的的士，給百分之一百多的貼士也許太多，但對她來說，却只不過是個小數目，等一下計劃成功後，她卽將成爲太富婆了。

吳冰自小就想做大富婆，不必像積琪林那樣有錢，有個四五百萬，她已很心滿意足了。

可是，自從嫁給邵維光後，淸貧的日子過了好幾年，眼見這一輩子要苦下去的了，邵維光却在一次奇遇中，結識了蘇聯駐H埠的特務頭子宋子江，而且成爲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在宋子江的指派下，邵維光剃髮做了和尚，據說，這樣做是爲了掩飾身份。

做和尚也沒有甚麽不好，反正是假的，待遇也很不錯。

宋子江表面上是個殷實的商人，他把眞面目掩飾得很好，平日的間諜活動，都由手下出馬。

邵維光加入了組織後，一直不曾被派出去執行過甚麽任務，每個月白支三千五百元的薪水。

吳冰最初覺得有了這筆錢，生活必定可以過得很豐裕——事實上，當邵維光還只是個售貨員的時候，月薪六百元的生活，也已經過了好幾年啦。

可是，人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最初三四個月，吳冰的確感到手頭鬆動不少，但接着下來，她要上美容院，要買上等衣料，要買飾物，要上第一流酒樓——她開始感到三千五百元一個月的「家用」，有點入不敷出了。

她向邵維光提議道：「叫宋老板加點薪水吧！」

「發神經！」邵維光說：「才做了幾個月，怎可能要人家加薪水。」

「但你的工作不比尋常。」她說。

「他們給的待遇也不算低了，」邵維光說：「三千五，銀行經理也未必有這種薪水哩，况且，這幾個月來，我一點事情也不曾替他們做過。」

吳冰十分聰明，她瞭解「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宋子江不會白支薪水給人的。

終於，這一天終於來了，邵維光得到一個指令，去接收一件十分重要的「貨」。

宋老板甚至敎他怎樣請「小鬼子」出來轉移美方間諜的目標，讓「小鬼子」去做替死鬼，那張一萬元的現金支票，就是宋老板的秘書——唐發開出來的。

如果邵維光肯聽自己的話，他是可以和自己共享富貴的，可惜他胆子太小，胆子小的人成不了大事——吳冰一直這樣認爲。

她左右望了一眼，向那幢兩層高的洋樓走過去。

鐵閘旁邊釘着一個閃閃生光的銅牌，上面有「宋宅」兩個字。

她猶豫了一下，伸手去按門鈴。

「誰？」鐵閘上的一個擴音器，傳來男子的聲音。

「我是邵維光的妻子吳冰，」吳冰道：「想找宋老板。」

「甚麼事？」

吳冰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和宋老板談談。」

鐵閘「拍」地一聲，自動開了，擴音器跟着響起來：「進來吧。」

吳冰推開鐵閘，向內走去，這時，大門打開，一個穿着僕歐制服的男子自內迎了出來。

「請。」

吳冰隨着那男僕向內走去。

當她踏進寬敞豪華的客廳時，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樣的客廳才像客廳——她夢想有這樣的客廳多久了？

「請坐一會。」男僕臉上木然沒有半點表情，逕自向內走去。

吳冰四週打量着佈置豪華的客廳，一顆心怦然而跳，如果這次得償所願，應該可以佈置一個這樣的客廳享受一番了吧？

這時，年約五旬，紅光滿面的宋子江出現了。

他口中啣着雪茄，臉上却是驚疑不定的神情，沉聲道：「我早就向阿光說過，沒有必要的事，千萬不可逕自到這裏找我！」

吳冰淡淡一笑，思索着怎樣開口。

「是阿光叫你來的嗎？」宋子江在她對面的沙發坐了下來。

「不。」

宋子江雙眉一揚，接着問：「那你擅自來我這裏幹甚麼？」

「我想來告訴你一個消息。」

「甚麼消息？」

「阿光死了。」

「哦！」宋子江差點自沙發上彈跳起身，問道：「甚麼時候的事？」

「幾個鐘頭之前。」

「是……是怎樣死的？」

「我不大淸楚，是一下冷槍，」吳冰答道：「我猜應該是對方的人下手的吧？」

宋子江倒抽了一口冷氣，將信將疑地望定了吳冰。

「宋老板，阿光是我的丈夫，難道我會虛報噩聞嗎？」

宋子江咬了咬牙，道：「這……這怎辦？那物事是由他保管的，這兩天，便有人來取貨了——」

「宋老板，這個請你放心，那件事安然無恙！」吳冰道。

宋子江這才吁了口氣，急忙追問道：「它在那裏？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而且是惟一的人！」

「那好極了，邵太，請立即帶我們去起它出來！」宋子江道。

吳冰淡淡一笑，道：「宋老板，那寶物很安全！你不用操心，除了我之外，不會有人取得到它的！」

宋子江聽她語中有因，凝視着她，問道：「邵太，不論怎樣，我決定把它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你不反對吧？」

「宋老板，有一件事你要弄淸楚，」吳冰道：「阿光支你的薪水，是你的人，我可不曾收你的薪水，算不上是你的人，對不對？」

宋子江呆呆地望住吳冰。

「所以，我是不必聽你命令的，是不是？」吳冰又笑着問。

刹那間，宋子江知道吳冰的意思了，他臉上勃然變色，道：「邵太，如果你是聰明人的話，請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樣！」

「咦？誰敢向宋老板耍花樣啦？」吳冰吃吃地笑了起來，道：「我是想向宋老板要求一些東西。」

「——」宋子江雙眼一瞪道：「說吧！」

「阿光這次也算得上是因公殉職，不知宋老板打算怎樣賠償呢？」

「這個……這個……」宋子江沉吟了一下，道：「明天我叫人送一筆錢給你，算是撫恤金吧。」

「多少？」

宋子江又想了一下，道：「五萬塊。」

吳冰哈哈笑了起來，宋子江臉色一沉，道：「邵太，五萬塊不算是小數目了，平日我們最多給三萬到三萬五哩！」

「可是，你不要忘記，那寶物在我手上，」吳冰冷冷地道：「如果我高興的話，許多人願出更高的價來跟我交易哩。」

宋子江霍地站了起來，喝道：「你敢！」

吳冰懔然不懼，道：「爲甚麼不敢？」

「告訴你，我有一百個以上的方法處置你！」宋子江道。

「是啊！但那寶物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下落，殺了我的話你怎樣向上頭交差？」吳冰冷冷地道：「宋老板，別忘記你只是組織中的一個小嘍囉，上面怪責下來，你將要受罪哩！」

宋子江氣得滿面通紅，他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地坐下來，道：「好吧，你要多少？」

「如果我和對方的人接觸，說有一件由他們失竊的寶物可以物歸原主，你認爲他們會給我多少？」吳冰反問。

「邵太，你開個數目來！」

吳冰仰首想了一想，道：「依我看，這個寶物是無價之寶，本身已值一兩千萬美元，這樣吧，我要五百萬，本地錢，便宜了吧？」

宋子江臉色微微一變，吶吶道：「五……五百萬元？」

吳冰點着頭，道：「不錯，五百萬，算是便宜的了，如果交給對方，起碼可以值五百萬美元！」

「你……你簡直在做夢！」

「是嗎？」吳冰緩緩地站了起身，道：「那麼，我這個夢只好跟別人去做了！」

「且慢！」宋子江暴喝一聲。

吳冰轉頭望住他，正色道：「宋老板，我是看在自己人面上才收這個價錢，否則——」

「少一點成不成？」

「一個仙也不能少！」

宋子江猶豫了一下，道：「好吧，我和上面商量一下，過兩天才答覆你！」

「宋老板，別想施延時間出術了，」吳冰笑了一笑，道：「我知道你有權決定的，而且——上面過兩天便要來取貨了。」

「可是五百萬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宋老板，我又不要一次過付淸，只要你先給我一點按金，就算玉皇大帝來向我要，我也不會給他。怎麼樣？」

宋子江咬了咬牙，道：「你——你要多少按金？」

「先給十分之一！」吳冰道：「其他的等你籌足了錢，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一兩天之內叫我如何去籌四百五十萬元？」宋子江道。

「宋老板，你有辦法的，」吳冰笑道：「別忘記你是本市殷商之一，在三大銀行之間都很有信譽，透支幾百萬是不成問題的。」

宋子江深深吸了口氣，發覺面前這個女人設想週到，實在太狡猾了。

「——好吧！」

吳冰俏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來，道：「宋老板，爲了表示你的誠意，請現在就付按金給我吧！」

「我怎知你所說的一切是事實？」

「宋老板，除非我是活得不耐煩了，否則，敢來欺騙你嗎？」

宋子江又沉吟了一下，道：「我……我手頭上一時間那有這麼多現欵？」

吳冰「嘖嘖」地笑了起來，道：「宋老板，你還想騙我？」

「誰騙你了？」宋子江道：「試想想，天下間怎會有人把五十萬現欵放在家中？」

「別人也許不會，可是你便不同了，」吳冰道：「由於你主持着本市的間諜網，隨時都要用大筆現欵收買情報與及其他龐大的支出，所以，你有的！」

宋子江還欲辯白，吳冰忽然臉色一沉，道：「宋老板，如果你沒有誠意的話，我一出你的家門，立時就可以走到美國領事館去！」

宋子江臉色一變，嘆了口氣，道：「好吧，我給你，跟我來吧。」

他領着吳冰來到書房，托下牆壁上的一幅油畫，打開入牆夾萬，取出一叠叠的嶄新鈔票來，道：「每叠十萬元，這裏一共五叠。」

吳冰含笑翻了翻一叠鈔票，道：「我信得過你！」將鈔票放入手袋中。

「好吧，你趕快去籌錢，」吳冰道：「我明天會搬回家去住了，籌到錢後，打電話給我吧。」

宋子江把夾萬鎖好，送了吳冰出門。

「告訴你，如果你想對我不利的話，還是打消這種主意吧！」吳冰道：「我知道上面爲了得到這件寶物，幾年來花了不少人力財力，大概有一兩億美金了吧？若是爲了區區五百萬本地錢，而前功盡廢，實在太可惜了，知道了嗎？」

宋子江面如死灰，緘默着不出聲。

吳冰走到門口，忽然又轉頭道：「對啦，阿光的屍體已經由我埋了，放心，不會驚動警方的。」

說罷，翩然離開宋宅。

當吳冰離開宋宅時，花園中人影一閃，王小克翻身爬上了圍牆，片刻間消失在黑暗的街道上了！

× ×

「小鬼子，你眞的要設法把那袖珍電腦偷回來？」白小妹問。

「唔，」王小克堅定地點着頭，道：「試想想，如果它眞的落入蘇聯間諜手中，將會有甚麼後果？蘇聯是世界上野心最大的國家，侵畧性特强，從他們進攻捷克等小型共產國家的例子中，便看得出來了！」

「但我們爲甚麼要帮美國人？」小辣椒憤憤不平地道：「美國人又有甚麼好了？」

「我們不是帮美國人，而是帮全世界的人類。」王小克道。

「這話怎麼講？」小辣椒不解地問。

「如果蘇聯得悉美國的國防秘密，他們便不怕報復行動而發起核子大戰，那時，全世界的人類，將被他們肆意蹂躪了，」王小克道：「而如果美國的軍事和蘇聯相埒，蘇聯便不敢貿然發動核子戰爭，世界不是可以維持和平了嗎？」

小辣椒緩緩地點着頭，說道：「原來是如此！」

「所以，無論如何，我們要把那具存有核彈，導彈和反飛彈資料的電腦偷回來。」

「但那吳冰既敢殺夫，再去勒索蘇聯在本市的特務頭子，她肯乖乖交給你嗎？」

王小克緊皺着雙眉，說道：「所以只可智取！」

「小鬼子，我相信那宋老板一兩日間便會籌到錢去換回那具袖珍電腦，」白小妹道：「如果我們要行動的話，必定要快！」

「不錯，」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可是用甚麼方法呢？」

白，小兩女也都蹙起了眉頭，默不出聲。

「我們可以通知那姓譚的，等吳冰將袖珍電腦交給宋子江時，從旁搶奪呀！」小辣椒忽然提議道。

王小克搖了搖頭，苦笑道：「行不通的，他們對對方的行動，都十分淸楚。」

小辣椒聳了聳肩，緘默了。

半响，白小妹忽然道：「小鬼子，如果我們用强逼她，你猜她會不會把袖珍電腦的下落說出來？」

「她不會的，」王小克道：「這姓吳的是個十分厲害的女人。」

「可是我才不相信合我們三人之力，也對付不了她！」小辣椒道。

「這也難說得很，那『宋老板』是大特務，不是一樣要乖乖地送錢給她嗎？」

「那些特務都是飯桶！」

「你就聰明了？」白小妹帶笑道：「怎麼不想個法子出來？」

兩女正欲爭辯下去，王小克忽然將手一伸，示意不要出聲。

白，小兩女詫異地望定了他。

只見王小克眼中閃着光，似乎想到了甚麼妙計。

半响，王小克一彈手指，道：「有啦！」

「想到甚麼辦法？」小辣椒急忙追問：「快說來聽聽！」

王小克招手叫兩女走到他跟前，低聲把自己的計劃說出來，白小妹和小辣椒齊聲叫好。

「這計劃一定行得通！」小辣椒叫道。

白小妹却皺着眉，向王小克道：「小鬼子，你有把握？」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道：「無論如何，都要去試一試的。」

「她把錢全放在夾萬中？」白小妹又問。

王小克點着頭。

「好吧，」白小妹說道：「要不要我們帮手？」

「時機一到時，當然要你們帮手，不過目前還是由我一人出馬。」

小辣椒聽說自己有份參加行動，不由大喜，連連搓着手，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

× ×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躲在樹叢間，眼光不斷向遠處的「松柏大厦」射去。

松柏大厦是半山高尙住宅大厦之一，樓高二十餘層，專門分租的。

這時，門口紅影一幌，有人出現了！

出現在門口的正是吳冰，她的打扮已經和以前不同，紅色的套裝，高跟鞋，手指戴着一顆閃閃生光的鑽戒，臉上化着粧，就像一個出身豪門的千金小姐。

她站在門口等了一會，一輛電召紅牌車駛來了，司機打開車門，讓她上車。

「她出去了。」小辣椒道。

「好，」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你們不要離開這裏，讓我去做好準備功夫。」

兩女同時點着頭。

這時，紅牌車已經絕塵而去，王小克站了起身，向「松柏大厦」走去。

他早已查到了吳冰的住宅，那是二樓的一個單位，上個月才租下的，準備任務完成時，便離開「普世寺」到這裏居住。

王小克不但查到了吳冰的新居，而將且已附近的情形查探淸楚，他來到大厦右邊，仰首一望，向一條水喉管爬去。

不一會，他來到二樓一個窗口，用脚盤住了水喉管，這才取出一條鐵線，撬着窗戶。

王小克只花了半分鐘的時間，便把那窗口打開了，縱身跳進屋裏。

由於剛搬進來，吳冰還沒有時間裝修，所以，屋內的擺設十分簡單。

王小克筆直向主人的房走去，他昨天晚上親眼看到吳冰把一疊疊的鈔票，放進床頭櫃裏的一個隱蔽式的夾萬，如今，是打開夾萬的時候了。

他蹲下地來，扭亮袖珍電筒，撥動着密碼盤。

王小克開過不少精密的夾萬，像床頭櫃中的這種普通夾萬，只有四個字，他用了半個小時，便把夾萬打開了。

夾萬裏整整齊齊地，放着五疊鈔票，其中有一疊比較薄，大概是被吳冰取了一部份去用了。

他取起那四疊同樣厚度的鈔票，每疊抽了十餘張塞進袋中，這才將鈔票放回原處，同時把夾萬關上，一扭密碼盤。

王小克站起身來，笑着拍了拍袋子，從窗口下了樓，向白小妹和小辣椒藏身之所奔走過去。

「怎麼了啦？」小辣椒問道：「得手了沒有？」

王小克笑着向她點點頭。

「好極了！」小辣椒微笑道：「偷了多少錢？」

「每張五百塊，大概有兩萬多元！」

「哈哈，這算是一點報酬，」小辣椒道：「咱們是永遠不白做功夫的，對不對？」

白小妹問道：「小鬼子，現在怎樣？」

「等！」王小克向大厦望去，答道：「等她回來。」

白小妹望了望腕表，道：「現在才九點多哩，要等到幾時？」

「她不會太晚回家的。」王小克答。

三人躲在草叢之間，一邊談着，一邊留意「松柏大厦」門口的動靜。

大約十二時，一輛紅牌車駛來了，三人精神不由一振，坐直起身來。

紅牌車在「松柏大厦」門口停下，吳冰自車中跑了下來，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打了個眼色，向前竄了出去，白、小兩女幪上了面，自後跟着。

這時，紅牌車已掉頭自來路駛去，吳冰也踏進大厦門口。忽然「颼」地一聲，一把飛刀，從吳冰頭頂飛過。

「小心！」

吳冰還猜不到發生什麼一回事時，忽然有人摟住了自己，着地一滾，另一把飛刀從面門疾射而過，若非那人推開自己，早已中刀了。

她大驚失色，懷中那人右手一揚，「颼颼」兩聲，兩顆玻璃彈子破空飛去，黑暗中有人「啊呀」一聲叫了起來。

吳冰定眼一看，原來救了自己的正是「小鬼子」王小克。

他雙手揮動，玻璃彈子「颼颼連聲，向黑暗中兩個人影射去。

那兩個黑影呼哨一聲，轉身便逃，片刻間消失在黑暗之中。

王小克這才回過身來，將吳冰自地上扶起，道：「吳小姐，你——你不碍事吧？」

吳冰驚魂甫定，拍了拍身上的灰塵，更正道：「我是邵太。」

王小克微微一笑，俯身從地下執起那幾把閃閃生光的鋒利飛刀，遞到吳冰面前。

吳冰瞥了飛刀一眼，俏臉上一陣抽搐，竟是嚇得吶吶地說不出聲來。剛才若非王小克相救，此刻早已倒斃在血泊之中了。

「有人想殺你。」王小克說。

吳冰迅速恢復了鎭定，問道：「你——你怎會在這裏？」

「有人打電話給我，叫我來找你的。」

「哦？」吳冰臉上閃過一陣詫異的神色，道：」是誰？」

「他不肯說，」王小克聳了聳肩，答道：「但聽聲音，好像是你丈夫的聲音。」

吳冰渾身一抖，臉上勃然變色，吶吶問道：「什——什麼時候打的電話？」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想，道：「大約在三個小時之前吧？」

吳冰沉吟了一會，搖着頭道：「不，不可能！」

王小克愕然問：「爲什麼不可能？難道三個小時之前，你和他在一起？」

吳冰渾身又是一抖，急忙道：「不，不，我怎可能和他在一起？」

「那麼你怎能肯定不是他打電話給我的？」王小克問話時，一雙精靈的眸子，牢牢地望定了她。

吳冰猛力擰着頭，却不作聲。半响，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他——叫你來這裏幹什麼？」

王小克搖着頭，道：「我怎知道？他在電話中沒有說明原因，只是叫我來這裏，我猜大概是和那木馬有關係吧？」

吳冰臉上又起了一陣抽搐，喃喃地道：「不，不可能的。」

「邵太，剛才那兩個想暗算你的人是誰？」王小克忽然問道：「你認識他們嗎？」

吳冰搖搖頭，臉上忽然電一般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喃喃道：「我不認識他們！」

「那麼他們爲什麼要暗算你？」王小克把玩着飛刀，道：「嘿嘿，他們的手法可很準確呀！」

吳冰渾身不安地四週張望着，王小克忽然問道：「邵太，你最近得罪了什麼人？」

「沒——沒有！」

「邵太，剛才若非我救你，這時恐怕已經遇害了，」王小克柔聲道：「如果你坦誠相告，也許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呢？」

「我——我的確不會得罪過什麼人嘛！」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說道：「邵太，那麼，你對剛才那兩個想置你於死地的人，有什麼解釋？」

「我——」

「既然你不想我幫你，那算了！」王小克說罷轉身便欲離去。

「小——小鬼子！」

王小克早已料到她會叫住自己，所以，緩緩地轉過頭來，問道：「什麼事？」

「你——你眞的肯幫我？」

「邵太，老實說，你先生帶挈我輕輕易易地賺了一萬元，我正苦無以爲報，現在你既然有困難，我是應該幫你的！」

吳冰吁了一口氣，道：「那麼，請跟我上樓詳細談談，好嗎？」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

兩人上了樓後，吳冰取出酒來，倒了一杯給王小克，又替自己斟了一杯，在他旁邊坐下來，呆呆地出怔。

「在想什麼？」王小克望着她浮凸玲瓏的身段，笑着問。

「剛才那兩人的飛刀手法很好？」

「是的。」

「那一定是職業殺手了？」

「我想應該是的，」王小克點着頭，道：「邵太，你再仔細想想，幾時得罪過犯罪集團的人？我和他們多半認識，如果由我出面的話，多半可以替你解圍。」

吳冰苦笑了一下，沒有回答。

「邵太，如果我不瞭解其中情形的話，縱使想幫你的忙，也無從下手，」王小克道：「試想想，我是沒有可能廿四小時陪在你身邊，做你的保鏢啊！」

吳冰秀眉一揚，道：「小鬼子，如果你眞的想幫我的忙，那便要答應我一個請求。」

「什麼請求？」王小克側頭問。

「做我的保鏢！」

王小克錯愕地望着吳冰道：「爲什麼？」

「剛才有人想殺我，可是不成功，這是你親眼看到的，是不是？」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

「他們必然會再試的！」

王小克又點着頭。

「小鬼子，我知道你的身手不同凡响，對付那班人，只有你才有辦法，所以，我要求你做我的私人保鏢。」吳冰說。

「有這個可能嗎？」王小克苦笑着問：「要廿四小時陪在你身旁啊！」

「難道你不想嗎？」吳冰說着把身子移近了王小克，緊緊地貼住了他。

王小克鼻端嗅到了一陣幽香，心中不由一蕩。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嗎？」吳冰把手搭在王小克的肩膊，摟住她。

王小克心中又是一蕩，說道：「我當然想，不過，你應該知道，我小鬼子是從來不白做事的。」

「那你要什麼酬勞？」

王小克含笑搓了搓手，吳冰立時笑了起來，道：「你要錢！」

「對啦！」王小克道：「天下間還有什麼好得過錢的？」

吳冰沉吟了一下，說道：「好，我付錢給你。」

「我的日薪是五百元。」王小克側頭問：「你付得起嗎？」

「當然付得起。」

「好極了，」王小克又道：「可是我還有兩個條件。」

「什麼條件？」

「第一，起碼請七日，第二，要預支上期，那是三千五百元。」

吳冰沉吟了一下，道：「行，我現在立即付錢給你。」說着起身回房而去。

王小克緩緩地自後跟上去，只見吳冰打開了床頭櫃，將夾萬打開了。

她取了一疊鈔票，數了三千五百元給王小克，忽然她輕輕「咦」地一聲，數着手中那疊鈔票。

「怎麼了？」王小克問。

「怎麼——怎麼少了？」

「哦？」王小克道：「少了？」

「我這裏一共五萬元的，現在只剩下四萬四，少了六千元，怪不得薄了許多。」

「會不會你記錯了？」

吳冰並不答話，又取了其他幾疊鈔票數了數，道：「每一疊都少了六千元！」

「邵太，一定是你記錯了！」

「我怎會記錯的？」吳冰道：「剛才我出門之前，還數過的哩，這四疊每疊十萬，另外一疊五萬，一共四十五萬！」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如果是賊偷的話，他還會留下來，一定全部拿光了。」

吳冰臉上露着詫異的神色，刹那間猜不到失竊的原因。

「邵太，我說一定是你數錯了。」

「不，不會的！」吳冰咬了咬牙，道：「一定有人開過夾萬。」

「誰？」王小克道：「這是密碼夾萬，又沒有撬過的痕跡，除非是有人知道了密碼，否則不容易打開它哩！」

吳冰緩緩地點着頭。夾萬果然完整無損，一點也沒有被人撬鑿過的痕跡。

「邵太，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知道這夾萬的密碼？」王小克問。

「我丈夫。」

「這就是了，」王小克道：「一定是你回家之前，被你丈夫開過。」

「不，不可能！」吳冰堅定地說。



王小克摟住吳冰着地一滾，避過暗襲的飛刀。

「爲什麽不可能？」

「他——他昨天死了！」

王小克假裝吃了一驚，問道：「靈光和尙是怎樣死的？」

「並不是和尙——」

「我當然知道他不是和尙，否則怎可能有妻子？」王小克揷口道。

「老實說，他是一個特務，」吳冰道：「一個蘇聯特務！」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道：「靈光——靈光和尙是特務？」

「他的眞名是邵維光，」吳冰道：「兩年前參加蘇聯的特務組織的。」

王小克深深吸了口氣，問道：「他怎樣死的？」

「被美國間諜暗算，」吳冰道：「剛才暗算我的，大概也是他們了。」

王小克暗暗爲吳冰的編謊天才佩服，她謀殺親夫的罪名，輕而易舉地便推到美國間諜身上。

「這樣說來，夾萬不是他打開的了？」

「當然不可能是他。」

「也許——也許他並沒有死呢？」

「不會的，他——他的屍體還是我親手埋好的。」吳冰道：「他毫無疑問是死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忽然道：「邵太，有種人在休克狀態中，看上去是死了一樣，但過不了一會，便會自動甦醒過來，你說邵先生會不會——」

王小克的話還沒說下去，吳冰便失聲叫起來，道：「別說了！」

王小克却不識趣地道：「眞的，這是很有可能，醫學上有過不少這種例子哩！」

「住口！」吳冰暴喝一聲，咀唇蒼白無血，嚇得渾身抖個不停。

「邵太，你爲什麽嚇成這個漠樣？」王小克凝眼望着她，道：「其中一定有原因的！」

吳冰咬了咬唇，旋卽又恢復一副鎭靜的樣子，道：「沒有其他原因，你不用多心。」

王小克尋思道：「看她目前的樣子是不會信任我的了，好，我就看你日後要什麽花樣。」

他拍拍那疊鈔票，道：「既然我已收了你的薪水，工作幾時開始？」

「現在就開始！」

「現在？」王小克假裝呆了一呆，道：「你的意思是說，我今晚不用回去了？」

「不錯，」吳冰道：「我這裏有的是房間，你可以在這裏睡。」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好吧。」

吳冰領着王小克來到一間寢房，道：「這個房間是你的了！」

王小克在床上坐了下來，道：「時間晚了，你去睡吧，有什麽事便叫我。」

吳冰離房後，王小克和衣躺下床來，望着天花板呆呆出怔。

他雖然腦際間思潮起伏，但却暗中留意着隣房的動靜。

半夜，王小克忽然被吳冰的一聲驚叫聲驚醒，他心下一驚，衝進吳冰房中。

只見吳冰身穿透明睡衣，坐在床上，雙手掩住胸部，一副驚魂無已的樣子。

「怎麽啦？」王小克奔上前去。

「嚇——嚇死我了！」吳冰忽然站起身來，撲到王小克懷中。

王小克料不到她有此一着，溫香軟玉抱滿懷，心中不由一動。

「到底是怎麽一回事？」王小克問。

「我——我發了一個惡夢，」吳冰一面喘着氣，一面道：「阿光來找我了！」說話時，臉上猶有餘悸。

王小克知道「阿光」是誰，拍着她的肩膊道：「別胡思亂想，邵先生不是已死了嗎？」

吳冰這才鎭定下來，忽然道：「小鬼子，你陪我去普世寺一趟，好不好？」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凌晨三時多了，詫異道：「現在？」

「是的。」

「這麼晚了，到普世寺去幹什麽？」

吳冰沉吟了一下，終於坦白道：「去看看阿光的屍體是否還在。」

「何必呢？你不是說他已經死了嗎？」

「我——我想，也許你說的是事實，」吳冰驚慌地道：「我亦沒有確定。」

「好吧。」王小克淡淡地答，心底下却暗暗慶幸自己的妙計已逞。

「你先到外面等我，」吳冰道：「我換衣服。」

「好。」

不一會，吳冰換好衣服，和王小克離開家門，等待電召的紅牌車。

大約三分鐘後，車子來了，吳冰向司機說出了「普世寺」的地址。

抵達目的地後，兩人向石級走過去。

由於附近沒有路燈，天上又沒有星星月亮，四下裏黑漆一片，王小克拿出袖珍電筒照路，一級一級地往上爬，不一會，普世寺已經在望了。

「邵先生的屍體埋在那裏？」王小克問。

吳冰向他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不要出聲，以免吵醒了寺中的僧人。領着他向竹林走去。

竹林中虫聲唧唧，不時傳來「咯咯咯」怪叫，四下裏伸手不見五指，若是胆子小一點，早被嚇得轉身而逃了。吳冰摟着王小克的手臂，向前走去。

不一會，已經來到邵維光埋屍之地。

吳冰將王小克手中的袖珍電筒拿過去一照，「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聲音充滿驚詫。

「怎麽啦？」王小克問。

「好——好像有人移動過這上面的樹枝。」吳冰顫聲道。

「邵先生的屍體就埋在這裏？」

「唔。」吳冰點着頭。

王小克不發一言，拾了一枝樹椏，撥開那些雜草樹枝，向地下挖去。

不一會，泥土被翻了開來，但却沒有邵維光的屍身，王小克抬起頭來，道：「邵太，會不會你記錯了？這裏連頭髮也沒有一條啊！」

「我沒有記錯！」吳冰聲音微顫，道：「屍體是我親手埋的。」

「但屍體呢？」

吳冰站在當地呆若木鷄，是的，屍體呢？

高空驚魂　勇擒敵諜

王小克走近看看，看到小辣椒正站在電燈柱下，眼光向這邊望了過來。

王小克向她打着手勢，似乎在詢問她一些什麽事。小辣椒打了個「OK」的手勢，表示攪妥了，王小克滿意地點着頭。

就在這個時候，房間內傳來吳冰的一聲驚呼。王小克急忙轉身奔進房去，只見吳冰頹然坐倒在地上，床頭櫃門開着，夾萬也開着，但裏面空空如也，什麽東西也沒有。

「怎麽啦？」

「錢，錢！」吳冰慘叫着：「我的錢全部不見了！」

「哦？」王小克蹲下地來，檢視着夾萬，道：「和上次一樣，也是被人用密碼開的。」

「是——是誰？」

「不會是我吧？」王小克道：「我昨晚一

直跟着你寸步不離。」

「是我們到『普世寺』的那個時候，被人潛進來偷去的！」

「但大門也沒有撬毀的跡象，」王小克道：「對方一定有這裏的門匙！」

「不可能的！」吳冰叫了起來：「除了我之外，還有誰有這裏的門匙？」

「邵先生呢？」

吳冰僵住了！

王小克冷冷地望着吳冰，道：「邵太，事到如今，你應該向我坦白吧？邵先生到底是怎樣死的？」

吳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自己怎樣毒殺親夫，又向蘇聯特務頭子宋子江勒索的事說了出來。

王小克靜聽她叙述完畢後，道：「邵太，首先我們要弄淸楚一點，昨天晚上想殺你的到底是誰。」

吳冰緩緩地點着頭，剎那之間，她方寸大亂，已經嚇得傻了。

「會不會是宋子江派人來殺你的？」

「不，不會的，殺了我對他有什麽好處？」吳冰喃喃地道：「那具袖珍電腦的下落，還在我手中哩！」

「可是如果邵先生還沒有死的話，便不止你一人知道它的下落了！」

吳冰渾身一顫，吶吶道：「可是——可是我親自把他埋葬了的啊！」

「但屍體呢？」

吳冰吁了一口氣，道：「難道他眞的沒有死？不，沒有這個可能！」

她沉吟了一下，又道：「不對啊！如果他還沒有死，只要向宋子江說出袖珍電腦的下落便行了，爲什麽要來暗算我？」

「也許他恨你企圖謀殺他？」

吳冰緊皺着雙眉，忽然低呼一聲，道：「糟糕，如果阿光還活着，他一定會去取那袖珍電腦的！」

「不錯！」王小克心下竊喜，表面上却不動聲色，道：「咱們要先下手爲强，去把袖珍電腦拿來！」

吳冰搖着頭，苦笑道：「不，不行的。」

「爲什麽？」王小克暗自焦急。

「美方間諜一直在遊樂場中監視，咱們只要一出現，立時會被他們發現了。卽使阿光還沒死，他在這幾日內，也是不可能去取得那具袖珍電腦的。」

王小克本來還想出聲慫恿吳冰，但回心一想，小不忍則亂大謀，還是耐心等待下去。

「咦？我爲了什麽不打電話給宋老板試探一下？」吳冰眉尖一揚，奔到電話機去，拿起了電話筒。

她撥了宋子江的電話號碼，才响了三下，立卽有人接聽了。

「請宋老板聽電話。」吳冰道。

「我就是，」對方道：「那一位？」

「我是邵維光的太太！」吳冰緊緊抓住電話筒，問道：「你的錢準備得怎樣？」

「差不多了，」宋子江道：「明天大概就可以籌足，和你交易了。」

「明天什麽時候？」

「晚上，十二點之前。」

「很好，那我在家等你的電話了。」

「唔，」宋子江道：「邵太，希望你遵守諾言，不要和美方的人接觸。」

「這個當然，」吳冰笑道：「除非我不要命！」

宋子江滿意地道：「好得很，咱們明天晚上見吧！」

掛下電話後，吳冰兩道秀眉深深地皺在一起，道：「不像啊！」

「什麽不像？」

「聽他的口氣，好像很有誠意和我交易，不會派人來殺我。」

「邵太，別忘記他是特務頭子，」王小克道：「在電話中，怎聽得出？」

吳冰緩緩地點着頭，道：「可是他殺死我並無好處呀！」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這種間諜鬥爭，往往出人意表，難說得很哩！」

「小鬼子，你說我現在應該怎麽做呢？」吳冰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等。」

「等宋子江拿錢來和我交易？」

「是的。」

吳冰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點着頭。

這天晚上，吳冰和王小克吃了飯後，坐在客廳看電視，兩人各懷心事，誰也沒有出聲。直到電視節目全部播映完畢，才回房休息。

凌晨二時左右，「松柏大厦」門口人影一閃，有人向水喉管那邊奔了過去。

那人動作奇快，迅速地爬上了水喉管，來到二樓窗口，停住了。伸手輕輕一拉，窗子打了開來。

「噹」地一聲，那人縱身跳進屋中，竟似對屋內的情形十分熟悉，向吳冰的「主人房」走去。

吳冰睡得正酣，絲毫不知道有人潛進了自己的房間之中。

那人躡着足來到床前，自袋中取出一個鐵盒，揭開蓋子，拿了一個針筒出來。

他望了針筒一眼，又自鐵盒裏取出一塊棉花，倒了些藥水在上面。

忽然，吳冰轉了個身，伸着懶腰，那人大吃一驚，急忙伏下地來，滾身到床底。

不一會，吳冰又發出均勻的鼻鼾聲，那人悄悄自床底爬出來，站了起身。

他拿着那塊蘸有藥水的棉花，向吳冰面門按去。

就在這個時候，吳冰忽然雙眼一睜，大聲叫了起來：「救——」聲音戛然而止，原來被人按住了咀。

棉花上的藥水正是使人昏迷的哥羅方，吳冰掙扎了幾下，昏迷過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砰」地一聲被人撞開，一個矯捷無比的人影，閃電般撲進房來。

人未到暗器先到，一顆玻璃彈子，向那人面門疾射而去，正是王小克來了！

那人大吃一驚，欲待閃身廻避，已經遲了，被玻璃彈擊中面門，「啊呀」一聲叫起來。

王小克一個箭步竄上前去，一拳向那人小腹擊去，那人立足不穩，「騰騰騰」向後連退三步，一交跌坐在地。

可是他身手也異常敏捷，倏地彈跳起身，呼地一拳，向王小克擊去。

王小克知他武功了得，那敢怠慢，覷準來勢，向旁一跳避過了。

剎那之間，兩人在房中打了起來，只聽「砰砰碰碰」之聲不絕，房中傢俬雜物紛紛被掃倒。

床上的吳冰仍然昏迷不醒，對於兩人的搏鬥，一無所知。

不久，王小克一招「直搗黃龍」，擊中那人面門，那人「啊呀」一聲叫了起來，他跟着一脚掃去，那人仰天跌倒，再也爬不起來了。

王小克這時才有機會跑過去扭亮房中的燈，定眼一看，原來是個廿八九歲的精壯男子，臉上青腫一片，口角淌血，受傷不輕。

那男子躺在地上呻吟着，王小克踏上前去，抓住他的衣襟，沉聲問道：「你是誰？」

男子伸手抹着眼角的血，並不作答。

「你不說，難道我便沒有辦法叫你招供嗎？」王小克說着找了一條繩子，把男子綑綁在一張椅上，跟着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和一條濕毛巾來。

「你……你想幹什麼？」男子臉上微微變色，聲音微顫着，顯然驚恐無比。

王小克冷冷一笑，並不答話，拿了濕毛巾替吳冰敷着臉，又不斷推捏着她的天靈蓋。

不一會，吳冰「啊」地一聲，幽幽轉醒。他一見自己躺在床上，房中椅上綁着一個滿身血汚的陌生男子，心下一懔。

「他……他是誰？」吳冰吶吶問道。

「我正要盤問他。」王小克說着提着菜刀，來到男子面前。

他將菜刀在男子面前揚了揚，道：「喂，你到底是誰，來這裏幹什麼，快說！」

男子望了王小克一眼，又望望吳冰，口唇掀動着，卻沒說話。

王小克將手中菜刀比劃了一下，道：「你想我先割你的下巴，還是先削掉鼻子？」

「不！不！」男子大驚失色。

「那麼，我問你的話，怎麼不回答？」

男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垂下首來，道：「我……我姓葉。」

「葉什麼？」

「葉知明。」

「好得很，你已有自知之明，那便乖乖說出來，是誰派你來此的？」

「宋老板！」

他此言一出，吳冰「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王小克卻不奇怪，又問道：「他要你來殺邵太的？」

葉知明搖了搖頭，眼光向床頭櫃上的針筒射了過去。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道：「他要你來盤問邵太有關那件寶物的下落？」

葉知明沉吟一下，終於向王小克點點頭。

「這枝針筒裏裝的藥水，是一種可以令人失去神智，卻可以透露眞情的特效藥？」

葉知明又點了點頭。

王小克微微一笑，道：「好傢伙，若非我早有預防，這當兒恐怕被你得償夙願了！」

吳冰也是心下駭然，暗想若非小鬼子發覺得早，自己被注射後，說不定會將那袖珍電腦的下落招供出來。

「得到寶物下落後，宋老頭是不是叫你殺了邵太？」王小克又問。

葉知明遲疑着不回答。

王小克把菜刀的刀鋒湊上前去，貼住葉知明的臉頰，沉聲道：「快說！」

葉知明嘆了口氣，點着頭。

王小克和吳冰對望一眼，心下暗叫好險！

「這樣看來，宋老頭是沒有交易的誠意了！」王小克道。

「哼，無論如何，我要他明天立即把錢付給我，」吳冰恨恨地道：「否則，我便將它交給美方的人了！」

「聽到沒有？」王小克向葉知明道：「回去告訴宋老頭，明天一定要把錢籌足送來！」

葉知明見王小克和吳冰肯放了自己，不由大喜過望，忙不迭點着頭，道：「是，是，我回去之後，一定照這樣告訴他。」

「那麼滾吧！」王小克說着替葉知明解開身上的繩索。

葉知明那敢停留，立即奔出房去，未幾，大門傳來「砰」地一聲，他已走了。

吳冰兩道秀眉緊皺着，呆呆地出不了聲。

半晌，她呼了一口氣，問道：「小鬼子，這樣說來，宋老板是不會和我交易的了？」

「那也難說得很，」王小克道：「他奸謀難逞，說不定又會改變主意。」

「你……你的意思是說，他……他會拿四百五十萬來換取袖珍電腦的下落？」

「唔。」

吳冰這才笑了一笑，道：「小鬼子，若不是你，我非但一個仙得不到，甚至連命也送掉了哩！」

「這叫食君之祿，担君之憂。」王小克微微一笑。

「是食君之祿，担君之憂，」吳冰嫣然一笑，道：「但我付給你的酬勞並不高，才三千五百元。」

「是不是良心發現，想多給我一點了？」王小克打笑道：「可惜，你現在一個仙也沒有了！」

吳冰臉色一沉，喃喃道：「奇怪，夾萬中的錢是到底被誰偷去的呢？」

「宋老頭。」

吳冰搖着頭，道：「不會是他，否則爲什麼要分兩次？」

王小克凝視着吳冰，道：「除了宋老頭之外，就只有邵先生了！」

吳冰臉色一變，微顫着聲音，道：「不要再提他！」

王小克澀然一笑，聳聳肩，道：「不提就不提吧！」

吳冰有點過意不去，柔聲道：「小鬼子請別怪我，我……我實在是太……太緊張了。」

「那天晚上你埋屍時，可曾有人在旁看到了？」王小克問。

吳冰搖着頭，道：「一個人也沒有。」

「那麼，埋屍之地照說是沒有人知道的，」王小克喃喃道：「屍體又不會走路，怎會不見了呢？」

吳冰渾身一抖，道：「小鬼子，求求你，別再提這件事了，行不行？」

「對不起，」王小克道：「我只是猜測不透箇中的原因。」

吳冰嘆了口氣道：「唉，算了吧，明天拿了錢之後，我便遠走高飛，走得越遠越好。」

「萬一宋老頭不給錢？」

「那麼——」吳冰咬了咬牙，道：「我只好和美方的人接觸了。」

「你認識他們？」

「我可以直接跑到美國領事館去。」

「可是我敢担保，你還未接近領事館，立刻便會被宋老頭派來暗中監視你的人殺了，」王小克道：「這叫一拍兩散。」

吳冰皺着眉，道：「小鬼子，你叫我如何是好？」

「明天再算吧，」王小克道：「現在時間晚了，睡吧！」

說罷，王小克轉身便欲離房。

「小鬼子！」

王小克轉頭望住吳冰，只見她美眸水汪汪地，充滿了懇求的神色，道：「小鬼子，今天晚上你……你陪我睡在這裏，好不好？」

王小克心中一動，卻故意淡淡地笑道：「這怎行？孤男寡女，同處一室，說出去不大好聽。」

「我不怕你怕什麼？」吳冰道：「求求你，陪我一塊兒睡吧，免得宋老板又派人來……來殺我！」

王小克聳了聳肩，佯裝勉强的樣子，道：「好吧，誰叫我是你的保鏢？」

吳冰大喜，道：「來，上床吧！」

王小克聞言一呆，吶吶道：「跟……跟你一道睡……睡床？」

「怎麼啦？怕我吃了你不成？」吳冰冶野

地笑了起來，道：「你年紀不小啦！」

王小克一顆心怦然一跳，瞥眼間，只見吳冰透明的睡衣之中，身段浮凸玲瓏，胸前的兩點粉紅色乳暈隱約可見，不由暗自咽了一口口水。

「來啊！」吳冰催促着他。

王小克只得爬上床去，在她身畔躺下來。

吳冰扭熄了燈，把身子貼過來，低聲道：「有你陪着我睡，安全得多了。」說話時，一隻手竟然開始移動，停在王小克身上最重要的部位。

王小克心頭狂跳，暗忖：他媽的，引誘老子來啦！

吳冰見王小克沒有廻避，吃吃一笑，緊緊摟着小鬼子。

王小克渾身血脉賁張，微一欠身，向她潤濕的櫻唇吻了下去。

吳冰「嚶嚀」一聲，炙熱的胴體貼了上去，一個並非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一個也非三貞九烈的節婦，共處一室，正如乾柴烈火，一發不可收拾。

未幾，床上的薄氈掉下地去，床「吱吱」地響了起來：不時還聽到吳冰那狂野風騷的呻吟聲……

翌日一早，床頭櫃上的電話，「鈴鈴鈴」地響了起來。

王小克和吳冰正在酣睡，被那陣電話鈴聲吵醒了。

吳冰赤裸着上身，拿起電話筒，「喂」地一聲。

「邵太？」

吳冰心一動——那就正是宋子江的聲音！

「是的，」吳冰緊緊拿着電話筒，道：「宋老板嗎？」

「是的，」宋子江道：「我答應你的那筆錢一時間還籌不足！」

吳冰霍然坐直起身來，道：「宋老板，如果你以爲使用拖延手段，伺機暗算我的話，這算盤是打錯了！」

「邵太，我……我是眞的籌不到錢！」宋子江連忙道。

「哼！那麼你昨晚派人來我這裏意圖不軌，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宋子江道：「邵太，我希望你再寬限幾天，反正我只差一百餘萬而已，過兩天一定可以全部籌足。」

吳冰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再給兩天的時間你，如果還不把錢籌好，別怪我言而無信了。」

「是，是！」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問道：「宋老頭籌不足錢？」

「唔，他說還差一百餘萬。」

「你答應再給他時間？」

吳冰點着頭，說道：「我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

王小克暗自慶幸，吳冰給時間宋子江，換言之也即是給時間自己！

「你担保他兩天之後，能把錢交來？」

「他會的，」吳冰信心十足地道：「我很瞭解蘇聯特務的紀律，如果宋老板這次把寶物丟了，別說身家財產化爲烏有，連命也可能丟掉哩！他不敢再向我耍花樣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還有兩天時間，應該儘速行事，收取「成果」了！

× × ×

白小妹坐在化妝枱面前，端詳着鏡中的自己。小辣椒站在她背後，手中拿着一個假髮。

「像不像男人？」白小妹問。

「像！」小辣椒道：「戴上了假髮後，簡直天衣無縫了。」

「好，替我戴上吧！」

小辣椒小心翼翼地把假髮套到白小妹的頭上——她本來有一綹烏黑的長髮，早已用夾子夾了起來，假髮一套上，就像廿餘歲的英俊長髮青年。

白小妹拿着梳子梳了梳，微笑道：「怎麼樣？」

「哈哈，那騷娘子見了你這種英俊瀟灑的殺手，說不定乖乖引頸就戮了！」小辣椒大笑道。

白小妹啐了她一口，清了清喉嚨，壓低着聲音道：「我來取你狗命！」

小辣椒哈哈一笑，道：「就可惜聲音不像，仍然聽得出是女的。」

白小妹苦笑着搖搖頭，道：「這便如何是好？那騷貨精明得很，若被她瞧出了破綻，咱們以前做的功夫，全白費了。」

小辣椒托着下頷沉思半晌，忽然道：「咦？你何不假扮啞巴？」

「小鬼子的原意並非如此，」白小妹道：「而且，假扮啞巴說不出其中道理，計劃便行不通了。」

「這個——」

半晌，白小妹忽然想起一事，道：「行啦，我可以假稱自己是個變態人，尖着嗓子說話也不會令她起疑了。」

小辣椒聳着肩，問：「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好辦法？」

白小妹站起身來，取了一把幾可亂眞的假槍，插在腰間，道：「我走啦。」

「小鬼子吩咐的話，你都記得？」小辣椒問。

「記得。」

離開家門後，白小妹截了一輛的士，來到「松柏大厦」。

她望了望手上的腕錶，是下午三時多，二樓窗口的窗帘布和百葉窗全關着，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白小妹並不需要知道裏面的情形，她向大厦右側走去，來到水喉鐵管前。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那窗口是應該開着的，她一爬上水喉管便可輕而易舉地潛入屋中，而王小克在屋中等她。

白小妹見四週無人，深深吸了一口氣，縱身向上爬去。她動作奇快，不一會已來到二樓的窗口，伸手一拉，窗門果然被打開了。

白小妹輕輕跳進屋中，側耳一聽，客廳中傳來電視機的聲浪，顯然地，王小克正陪着吳冰在看電視。

她躡着足向客廳走過去，拔出了腰間的假槍。

王小克和吳冰坐在沙發上，凝視着螢光幕，背向自己。

白小妹眼珠一轉，悄悄掩上前去，沉聲道：「別動！」

王小克和吳冰正聚精會神看電視，料不到背後忽然有人出現，均是嚇了一跳；然而，王小克立時聽得出是白小妹假扮的聲音，心中一寬。

「站起來！」白小妹又沉着聲道。

王小克首先舉高雙手，緩緩地站了起身。吳冰見王小克沒有反抗，也乖乖地站了起來，渾身卻微顫着。

「轉過來！」

王小克向吳冰打了個眼色，示意照來人的話做，領先轉過身面對白小妹。

吳冰緩緩轉過身來，見對方手中竟然拿着一把點三八口徑的左輪，臉上勃然變色。

白小妹扭了扭身子，笑道：「你們倒是快

活得很，相依相偎在看電視！」

吳冰心下猜測着來人的身份和企圖，一面向王小克望去，希望他出手把來人制服。

「嘿嘿，你就是人稱『小鬼子』的王小克了嗎？」白小妹向王小克望去。

「不錯。」

白小妹故意裝出一副「人妖」的姿態，向王小克笑了笑，沉着聲嗲聲嗲氣地道：「倒是長得挺俊哩！」

「你……你到底是誰？闖進我家意欲何爲？」吳冰鼓起勇氣問。

白小妹「哼」地一聲，道：「我來取你狗命！」

吳冰心中一懍，楞楞地出不了聲。

「是誰派你來的？」王小克問。

「哼！死到臨頭，還掛着是誰派我來的？」白小妹笑了笑，道：「這樣俊的人，殺了可惜！」

吳冰見白小妹一副「女人型」的樣子，以爲她眞是個「變態人」，向王小克打着眼色，示意趕快出手把對方制服。

王小克當然明白白小妹假扮「人妖」的意思，向她笑了笑，說道：「你也長得挺美俊的呀！」

「是嗎？」白小妹深意地望了他一眼，道：「只可惜你和我的波士作對，我非殺了你不可——」

她話未說下去，王小克忽然竄上前去，手起拳落，擊在白小妹手腕之上！

「啊呀！」白小妹叫了一聲，手槍掉下地去。

王小克一脚把槍踢走，欺身上前，抓住白小妹手腕，扭到背後，把她制服了。

白小妹尖聲叫了起來，道：「啊呀，你扭痛我了！」

「嘿嘿！像你這樣一點微末道行，也敢學人來做殺手，眞是不自量力！」

白小妹臉上裝出痛苦無已的表情，口中「嘖嘖」叫道：「喂，你怎麼這樣粗魯，快點放手！」

「邵太，快去拿根繩子，把他綁住了！」王小克轉頭向吳冰道。

「是。」

兩人合力將白小妹綁住後，王小克拾起那把假槍，插在腰間，道：「現在，乖乖回答我的問題，否則有苦頭讓你吃！」

白小妹冷哼一聲，恨恨地望住王小克和吳冰。

「你叫什麼名？」

「我？我叫尊尼，人人都叫我阿尊！」

「誰派你來殺我們的？」

「我不告訴你！」

王小克抓住白小妹手臂，向後一扭，白小妹立時叫了起來。

「說不說？」王小克厲聲問。

「說，說！」白小妹急忙道：「你快放手，痛死我啦！」

王小克這才把手鬆開，白小妹喘着氣，道：「是……是宋老板。」

吳冰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地低呼了一聲，道：「又是他！」當然，王小克那一聲驚呼，是假裝出來的，但吳冰卻充滿了驚疑。

「眞的是宋老頭？」王小克沉聲問。

「我……我犯得着騙你嗎？」

王小克望了吳冰一眼，道：「邵太，你說怎麼辦？」

吳冰心下煩亂，反問道：「你說呢？」

「他給你多少錢？」

「我一直幫宋老板辦事，只拿月薪。」白小妹答道。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他有對你說明要殺我們的原因嗎？」

白小妹緊閤着唇不出聲。

王小克轉身取了一把小刀，在白小妹面門幌着，沉聲道：「快說，否則我把你的臉劃花了！」

「不！不要！」白小妹道：「你劃花了我的臉，將來還有誰肯要我？」

吳冰聞言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那麼你就乖乖地說出來。」

「宋老板說，他反正籌不到那筆錢，與其讓你們把那寶物物歸原主，倒不如把你們殺了，大家誰也得不到它！」

「眞的？」王小克雙眉一揚。

「宋老板是這樣說，我怎知到底是不是眞的？」白小妹道。

吳冰恨恨地道：「豈有此理，這宋老頭是不肯和我交易的了！」

「他還說了些什麼？」王小克道。

「這個——」白小妹猶豫了一下，道：「他說，只要將你們殺了，對方也得不到那寶物，又不知我們其實也沒得到，於是便會戰戰兢兢，在軍備競賽方面，大大落後。」

「哦？」王小克假裝呆了一呆，道：「這是什麼意思？」

白小妹得意地答：「這還不容易理解嗎？美國人既然不知道蘇聯是否已得到核彈的構造和資料，爲了以防萬一，只好着手研究另外結構的核彈和彈道飛彈，在他們研究的時候，蘇聯便可以乘機更進一步地提高核彈技術，所以，那寶物是否可以到手，反而不重要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沉聲道：「原來如此！」

白小妹又道：「宋老板還說，邵維光打過電話給他——」

白小妹話未說完，吳冰便大叫一聲，道：「胡說八道！」

白小妹嚇了一跳，話聲戛然而止。

王小克輕輕拍了吳冰一下，轉頭向白小妹道：「繼續說下去。」

白小妹囁嚅着道：「那……那邵維光也見利起心，說是如果宋老板肯出三百萬元，他便把那寶物的下落告訴宋老板。」

「他答應了？」

白小妹搖着頭，說道：「宋老板說，反正美方間諜廿四小時暗中監視着遊樂場，即使知道了確實的地點，也無法起回，因此便拒絕了他。」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宋老頭是一意孤行，不肯用錢來交換那寶物的下落消息了？」

白小妹點着頭，道：「宋老板還說，這是上頭批准下來的，他一個仙也不肯出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向吳冰望去，問道：「現在怎麼辦？」

吳冰雙眉緊皺着，刹那間沒有了主意。

王小克沉吟半晌，道：「你想不想活着回去？」

「當然想！」白小妹大喜過望，連聲道：「當然想！」

「好！那麼你回去告訴宋老頭，說是我再給廿四小時的時間給他考慮，如果他眞的不肯送錢來，我們便要把寶物下落告訴美方的間諜了。」

「是！」

「還有，告訴他不必再派人來暗算我們了！」王小克哼一聲，道：「下次我們下手再不容情，休想來人活着回去！」

「是，是！」

王小克替白小妹解開了繩索，道：「你走吧！」

白小妹轉身正欲離去，吳冰忽然說道：「且慢！」

王小克和白小妹心下均是一懍，詫異地望定了她。

「那容他走得這樣輕易！」吳冰拿起了那把小刀，說道：「小鬼子，替他留下一點紀念吧！」

白小妹大驚失色，叫道：「不，不！請不要！」

王小克料不到吳冰有此一着，刹那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把他的耳朵，割下來吧！」吳冰冷冷地道。

王小克拿着小刀，猶豫着。

「快！」吳冰佛然不悅，叫道：「叫宋老頭知道我們的厲害！」

白小妹眼珠一轉，忽然向外奔了過去。

「別逃！」王小克口中呼叫着，却沒有追上去。

吳冰奪下王小克手中小刀，向白小妹背後飛擲而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欲待阻止，已然遲了，幸好她刀法不準，那小刀在白小妹身旁飛過，「拍」地一聲，掉在地下。

白小妹早已衝到大門，閃身逃去了。

吳冰頓了頓脚，道：「小鬼子，你怎能這樣便宜了他？」

王小克苦笑着聳聳肩，道：「算了吧，反正是小嘍囉，卽使殺了她又怎樣？」

吳冰頹然坐下沙發，望着電視螢光幕呆呆出怔。

王小克在她身畔坐了下來，道：「現在你應該有所決定了吧？」

吳冰緩緩地點着頭，道：「宋老頭既然不肯和我交易，我只好向美國的特務接洽了。」

「可是，宋老頭一定會派人嚴密監視着你的行動，」王小克道：「也許——也許更會向手下下一道格殺勿論的命令。」

吳冰咬着唇，雙眉緊緊皺在一起，道：「是的，他一定會這樣做。」

「那麼，你是寸步不能離開家裏的了。」

「小鬼子，這件事可以由你進行！」

「由我進行？」王小克假裝嚇了一跳，道：「我只負責做你的保鏢，可沒答應過你這件事啊！」

吳冰微微一笑，挽住了王小克的手臂，親熱地說：「這件事如果做得成功，我可以得到一筆數目相當大的錢，知道嗎？」

王小克點着頭，說道：「可是那關我什麼事？」

「咦？難道我會虧待了你？」吳冰睨了他一眼，道：「錢到手的時候，我會分幾成給你的。」

「沒騙人？」

「瞧你！」吳冰含嗔望着王小克，道：「連這也不相信我麼？」

「可是……可是我不認識美國間諜啊！」

「這個——」吳冰沉吟了一會，道：「你可以直接跑到他們的領事館去！」

王小克正想她說這一句話，但還是假裝猶豫了一下，才點頭道：「好吧！」

他站了起身，正欲向大門走去時，吳冰忽然道：「小鬼子。」

王小克轉頭望了她一眼，問道：「你怎麼啦？」

吳冰臉上露着疑惑的神情，道：「且慢，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王小克心中一懍，暗想莫非被她看穿了破綻？

「什麼事？」他淡淡地問。

「你說，剛才那個不男不女的人，會不會是美國間諜的化身？」

王小克心下暗吃一驚，料不到吳冰精細若此，竟然起了疑念。

「不……不會吧？」

「哼！他一五一十地把宋老頭的計劃招來，天下間有這等便宜的事嗎？」吳冰雙眼凝望着窗外，道：「據我所知，做特務的要經過訓練，當不幸落入敵人手中時，必須緘口不言，絕對不能將己方的行動，計劃，吐露給對方聽的。」

王小克緘默着。

吳冰又道：「也許他們利用這個反間計來令我自投羅網呢？」

王小克心頭一跳，暗讚一聲：好厲害的女人。

吳冰沉思半晌，道：「對啦，一定是這樣，宋老頭無論如何不會派人來殺我的，剛才那人必定是美國派來的間諜。」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卽使是美國的間諜，目的不外是想向你收買那具袖珍電腦，反正是做生意，賣給誰都是一樣。」

吳冰苦笑着搖了搖頭，說道：「並不一樣的。」

「爲什麼？」

「如果宋老頭有意和我交易，而我竟背信去和美方交易的話，他不會饒我。」

「拿了錢後，你不是說過要遠走高飛嗎？」王小克道：「他又能奈你何？」

「宋老頭見我出賣了他，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追上我算賬的。」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那麼你現在準備怎樣做？」

「打個電話給宋老頭，試探一下他的口氣，」吳冰道：「看看剛才那個人是不是他派來的。」

「就算是，他也不會承認的。」

吳冰心意已決，走到電話几去，拿起電話筒，撥下宋子江的電話。

「喂？」是宋子江接聽的電話。

「宋老板嗎？我是吳冰。」

「怎麼了？」宋子江道：「我說過明天送錢給你的，爲什麼又打電話來？」

「宋老板，剛才有人想暗殺我。」

「什麼！」宋子江驚叫了一聲，問道：「誰？」

「他自稱是你的手下。」

「混賬！」宋子江道：「我怎會派人來殺你？那寶物只有你一個人知道它的下落哩！」

「那麼，你說是誰？」

「邵太，這一定是他們的陰謀，你千萬不要中計！」宋子江道：「要不要我派人來保護你？」

「這倒不用，」吳冰道：「我只是想弄清楚一下而已。」

「好吧，」宋子江道：「總而言之，我不會殺你。」

「包括生意做完之後？」

「——是的。」

「那麼，謝謝你啦！」

「邵太，你要答應我一件事，」宋子江正色道：「在我們的交易未達成之前，你千萬不要離開家裏，同時更不可隨便開門給人，我明天下午會送錢來的。」

吳冰眸子一轉，笑道：「好吧！只要是你派來的人，我便放心了。」

說罷，吳冰掛斷了電話，轉頭向王小克笑道：「小鬼子，我所料不差，剛才那人是美國

特務。」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道：「好險，差點中了他們的奸計。」

「要騙倒我，並太不容易哩！」吳冰深意地笑着。

王小克心頭一跳，忖道：看來只好將最後一個計劃施行了，而事情能否成功，便視乎是否可以順利地騙過吳冰。

他踏上前去，把窗帘布拉開一道小縫，那是和白小妹，小辣椒約好的「暗號」，表示計劃已經失敗，要進行最後一個計劃，孤注一擲了。

「小鬼子，幹嘛拉開窗帘布？」吳冰詫異地問。

「放點風進來，」王小克向她笑一笑，道：「屋裏不够空氣。」

吳冰這才釋然，王小克暗暗吁了口氣，現在要看今晚的計劃了。

× ×

王小克望了望腕表，是深夜十一時了。螢幕上正播映着那些陳年粵語片，吳冰津津有味地欣賞着，王小克却呵欠連連。

「眼睏了？」吳冰側頭問。

「有一點。」

「那麼去睡吧，」吳冰道：「明天還有事要做哩！我們必須防範宋老頭交錢之後，猝起發難，對不對？」

王小克點着頭，向酒吧走過去，問道：「我想喝杯酒，你呢？」

「好吧，倒一杯給我。」

王小克取了一瓶白蘭地下來，又拿了兩個杯子，拔開瓶塞，倒了兩小杯。

他自懷中取了一個小紙包出來，倒了一顆白色小丸入酒杯中。

那是輕份量的安眠藥，可以融化在液體中的那一種。

王小克拿着那杯混有安眠藥的酒，遞給吳冰，道：「預祝明天交易成功。」

「乾杯！」

吳冰一仰而盡後，把酒杯遞了給王小克，道：「你先睡吧，我再看一會電視。」

「好。」

王小克回到房間，除下衣服，躺到床上。十分鐘後，電視的聲浪停止了，吳冰踏進房來，雙眼全是睡意。

「好眼睏！」吳冰伸了個懶腰。

「睡吧！」

吳冰脫下衣服，也躺上床去。

王小克望着吳冰浮凸玲瓏，美妙無匹的胴體，王小克心中一蕩，然而，他却不像往常一樣伸過手去，他怕經過一番動作後，安眠藥的藥力會消失。

其實即使王小克像以前一樣和吳冰親熱，她也不會有反應，因為她幾乎一躺下床，便呼呼入睡了。

王小克見她呼吸均勻，睡得好甜，伸手碰了碰她，道：「睡着了？」

吳冰動也不動一下。

王小克咀角泛起一陣笑意，輕輕地爬了起身，穿上了衣服。

他躡着足來到客廳，打開大門。

大門外站着一個魁梧男子，但頭上光光的，一根頭髮也沒有，竟然是個和尙。

那「和尙」咧咀向王小克一笑，低聲問：「她睡着了？」

王小克點點頭，道：「睡着了。」一面開門讓「和尙」入屋。

「像不像？」那和尙笑着問，竟是白小妹的聲音。

王小克上下打量着她，說道：「妙極了！如果不是仔細辨認，還眞以為靈光和尙復活了哩。」

那和尙正是白小妹假扮的，她非但剃光了頭，還化裝成邵維光——也即是靈光和尙的模樣。

「這身材是怎樣裝的？」

「全是些棉花海綿之類的東西墊成的，」白小妹低聲道：「我和小辣椒一共花了五個多小時，才弄成這副樣子。」

「可是你這光頭——」

白小妹摸了摸頭，黯然道：「有什麼辦法？只好剃光了。」

「以後還留不留長髮？」

「當然留，怎麼了？」

王小克嘻嘻一笑，道：「如果你不留長髮，眞的要做和尙尼姑，我便如何是好？」

白小妹臉上一紅，啐了他一口，道：「沒正經！」向內探了一眼，問道：「騷娘子睡那間房？」

王小克朝吳冰的房間一指道：「那間。」

白小妹點點頭，一拐一拐地向前走去，原來她身材並無靈光和尙之高，雙腳穿着一雙木屐，因此走動起來甚不方便。

她來到房中，自袋中拿出一個小瓶，拔開瓶蓋，向吳冰鼻端按了按，一股氣體「噗」地噴了出來。

過了一會，吳冰「咿唔」一聲，轉了個身，面向牆壁了。

白小妹伸手把她的身子扳了過來，又拿着瓶子朝她鼻孔噴了噴。

吳冰幽幽轉醒，睜開雙眼，模糊間，看到丈夫的影子立在床前，不由大吃一驚。

「拍！」地一聲，白小妹大力在她臉上摑了一掌，轉身向外走去，「砰」地一聲關上房門。

白小妹一出房間，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朝大門衝去。

王小克早已替她打開了大門，等她離去後，把大門關上了。

就在這個時候，房內傳來吳冰竭嘶底里的一聲呼叫：「小鬼子！」

王小克急忙除下褲子，奔上前去，打開房門，道：「怎麼啦？剛才是誰的關門聲。」

「阿光！阿光！」吳冰臉上露着驚惶恐怖的神情，指着門外。

「阿光？」王小克愕然問：「他回來？」

吳冰牙關交戰着，瞪大了雙眼望向門外，微顫着聲道：「他……他回來了，他……他果然還沒死！」

「阿冰，會不會是你的錯覺？」王小克道：「怎麼我看不到？」

吳冰畧一定神，冷電一般的眼光向王小克射來，問道：「你到那兒去了？」

王小克急忙把褲子拉了起來，澀然一笑，道：「我到洗手間去。」

「他——他就在你到洗手間去的時候進房的！」吳冰說着摸了摸臉頰一下，道：「他還摑了我一巴掌。」

「阿冰，我看你是在發夢吧？」

「不！」吳冰霍地彈跳起身，奔到化妝枱去，扭亮了枱燈，向鏡中望去。

王小克咀角泛着笑，跟她來到化妝枱前。

「你看！」吳冰尖聲叫道。

王小克凝眼一看，吳冰臉頰上果然有五道殷紅的指痕，暗想白小妹剛才的那一掌摑得不輕。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王小克茫然地搔着頭。

「是他打我的！」吳冰驚惶無已，吶吶道：「是……是他打我的！」

「阿冰，剛才你所看到的那人，的確是你的丈夫？」王小克正色問。

吳冰堅定點着頭，道：「不錯，是他！」

王小克皺起眉頭，道：「這就糟了！」

吳冰方寸大亂，呆呆地望着王小克。

「如果他眞的……眞的還沒有死，他一定會把袖珍電腦的下落，向宋老頭說出來的！」王小克說道：「那時候，你便一個仙也得不到了。」

「不錯。」吳冰霍地一聲彈跳起來，焦急地問：「這……這怎麼辦？」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忽然一拍手掌，道：「有了！」

「怎麼啦？」

「咱們趕在他們之前，去把那袖珍電腦拿來，」王小克道：「就算你丈夫向宋老頭供出下落，也不怕了。」

「可是——」

「可是怎樣？」

「現場有不少美國間諜監視着，」吳冰雙眉微蹙，道：「咱們怎樣下手？」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事到如今，只好冒一冒險了！」

吳冰沉吟着不做聲。

「阿冰，你要趕快下決定才行，否則，你將會一無所有了！」王小克道：「試想想，那個寶貝值好幾百萬元啊！」

吳冰終於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咱們去冒一冒險！」

王小克心下暗喜，表面上却不動聲色，道：「那麼快走吧！」

「現在？」

「當然了！」王小克望了望腕表，道：「現在是凌晨三時多，遊樂場沒有人，但願在場監視的美國間諜瞌睡過去。」

吳冰一想，覺得也是道理，立即換了衣服，和王小克離開家門。

他們截了一輛的士，向遊樂場而去。

離遊樂場還有一段路時，王小克忽然叫司機停車，付過車資，扶了吳冰下車。

吳冰詫異地問：「為什麼在這裏下車？」

「你想讓汽車的引擎聲驚醒那些美國間諜嗎？」王小克道。

吳冰畢竟是聰明人，立即明白王小克的意思，讚賞地望了他一眼，道：「小鬼子，如果沒有你，我簡直不知道應該怎樣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摟着吳冰的細腰，向遊樂場走過去。

不久，兩人已來到鐵柵外，吳冰道：「咱們怎樣進去？」

「它藏在什麼地方？」王小克低聲問：「是不是在旋轉木馬場？」

「不，」吳冰搖着頭，道：「在堆放雜物的後園。」

王小克眼睛一亮，暗想邵維光故意把視綫引到旋轉木馬場方面，果然是一着高招。

他來到鐵柵前，道：「你攀得上去嗎？」

「我試試。」

王小克托着她的細腰，向上一送，吳冰身段輕盈，立時上了鐵柵，縱身跳了入內。王小克吸了一口氣，也攀了上去。

兩人一進遊樂場，先站在當地竊聽四週動靜，遊樂場中萬籟俱寂，除了唧唧的虫聲之外，一點動靜都沒有。

「跟我來！」吳冰壓低着聲音說。

兩人匍匐着向前走去，不久，已經來到那堆放雜物的後園了。

吳冰躡足向那堆花盆走過去，一面四下裏搜索着，看看有沒有美國特務。

然而，遊樂場中一片死寂，連鬼影也沒一個。

她來到花盆之前，指着其中一個，道：「應該在最上面那個花盆之中。」

王小克心中大喜，說道：「我把它拿下來看看。」

那花盆堆得很高，王小克蹺足伸手仍然碰不到，他四下裏一望，見附近有個大木箱，於是過去把它搬了過來，墊高了攀上去，伸手向內摸索，果然觸到一具凉冰冰的物事。

「有沒有？」吳冰緊張地問。

王小克並不回答，只是將那物事拿了出來，在月光下一看，果然是一具四方型的金屬體，顯然就是美蘇特務都想得到它的「袖珍電腦」了。

吳冰見王小克得到了袖珍電腦，臉上也現出興奮的神情，道：「快！給我！」

王小克爬下木箱，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具袖珍電腦，剛站定脚步，忽聽吳冰冷冷地道：「小鬼子！快把它給我！」

王小克聽她語氣有異，心下一慄，抬頭望去，只見吳冰手中拿着一把精緻小巧的短槍，槍咀正指着自己的胸口。

「你——」

吳冰冷冷一笑，把手伸出，道：「小鬼子，戲演完了，給我吧！」

王小克心頭一跳，但隨即淡淡一笑，道：「阿冰，如果現在開槍的話，一定驚動了附近的美蘇特務，你一樣逃不掉的！」

「放心，這是發射毒針的特製手槍，聲音不會比戳穿一個紙袋更响。」

王小克臉上勃然變色，連忙道：「阿冰，你不用我保護了？我可以幫你——」

王小克的話還未說完，吳冰便冷冷一笑，道：「對不起，小鬼子，我用不着你了！」

說着，伸手過去，道：「給我！」

王小克暗嘆一聲罷了，就在這時，忽然看到吳冰背後人影一幌，跟着，一個粗沉的聲音出現了：「邵太，丟掉你手上的槍。」

吳冰渾身一抖，僵住了。

王小克定眼一望，四個彪形大漢自假山走了出來，手中都拿着短槍。

吳冰銀牙一咬，忽然向前衝去，伸手來奪王小克手中的袖珍電腦。

「砰！」地一聲，吳冰慘叫一聲，軟下地去了，王小克在吳冰竄上來的時候，手一揚，幾顆玻璃彈朝那四個大漢疾射而出，跟着轉身便逃。

「別放走了他！」有人叫道：「寶物就在他手上！」

那四個大漢之中，有兩個中了王小克的玻璃彈，痛得大聲叫罵了起來。王小克拚命向黑暗中逃去，忽然撞入一人懷中。

那人雙手摟住了王小克，噤聲道：「小鬼子，是我。」

王小克聽他聲音好熟，抬頭一看，原來譚中流來了。

「譚先生，你來得正好，」王小克向後一指，道：「俄國佬的走狗在後面。」

這時，那四個蘇聯特務叱喝着追上前來，譚中流向幾個手下道：「好好護送王先生出去，這裏由我來應付。」

說着，譚中流揚起裝着滅聲器的短槍，向對方發射一槍。

「噗！」一聲，一名蘇聯特務中彈倒地，跟着槍聲卜卜，美蘇間諜駁起火來。

兩名美國特務要送王小克離開現場，王小克搖了搖頭，自袋中取出了玻璃彈，朝黑暗中的人影射去。

只聽「啊呀」一聲，有人中彈了。

「好功夫！」譚中流讚道。

這時，那幾個蘇聯特務已找到了掩護體，不敢衝上前來。

譚中流又射了幾槍，向王小克道：「咱們趕快離開此地。」

他命令兩個手下殿後，拉着王小克的手，俯身向外走去。

× ×

王小克踏進豪華寬敞的辦公室時，坐在流綫型寫字枱後面的外籍男子，立時站起身來。

譚中流趨上前去，用英文替王小克介紹了，然後用中文道：「他是中央情報局駐本市的分局長，比利．積臣先生。」

比利積臣伸手出來，王小克不會英文，只得澀笑着用中文道：「你好，積臣先生。」

「很榮幸認識你！」比利積臣竟然笑着用中文道：「小鬼子！」

王小克不由呆了一呆，站在一旁的譚中流笑道：「積臣先生在遠東一帶超過二十年了，不但會說國語，更會粵語潮州話和福建話。」

「啊！」王小克不置信地望着比利積臣，這樣說來，他應該是一個罕見的語言天才了。

比利積臣微笑着用廣東話道：「佢講得冇錯，我識講廣東話。」

王小克見他發音正確清晰，不由得不信。

「小鬼子，這次多虧你帮忙，」積臣先生改用國語道：「否則，我們可能得不到那件寶物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也沒什麼，我就是討厭俄國佬！」

比利積臣點了點頭，一雙蔚藍的眸子凝視着王小克，道：「小鬼子，這次你功勞最大，我們應怎樣謝你？」

王小克側頭向譚中流望去，只見他咀角露着笑意，向比利積臣使了個眼色。

「我本來想向上面報告你的功勞，給你一個勳章，可是——可是這件事還沒有了結。」

「哦？」王小克詫異地道：「袖珍電腦已經在你們手上了，不是大功告成了嗎？」

比利積臣搖着頭，苦笑道：「才不哩！我們還得設法把它送到華府去，對不對？」

王小克點着頭說道：「但這太容易了！」

「不，他們仍然會設法攔途截刼的，」比利積臣道：「我們剛接到一個極其可靠的情報，他們的『國安會』已正式下了命令，不惜任何代價，要把這件寶物奪回去！」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很瞭解「國安會」的勢力和神通廣大，如果「國安會」眞是下定決心要來奪取這具袖珍電腦的話，可眞是棘手的難題。

「我決定親自押送它回國，」比利積臣凝視着王小克道：「可是，我需要找個助手。」

王小克心中一動，立即搖着頭，道：「不，不，我不能跟你去。」

比利積臣含笑道：「我還未正式邀請你，你便拒絕我了？」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中央情報局人材濟濟，爲什麼要我陪你去？」

「老實不瞞你說，本市雖然有四十餘個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但沒有一個比得上你，」比利積臣正色道：「王先生，這是眞話，絕不是恭維。」

王小克莞然笑着道：「那麼你大可到總局調一兩名傑出人材來陪你護送寶物回國啊！」

「來不及了，」比利積臣望了望腕錶，道：「飛機再過一個半時，便要起飛了。」

王小克呆了一呆，譚中流揷口道：「王先生，你就帮忙帮忙，陪積臣先生跑一趟。」

「我——」

「王先生，如果你肯的話，我答應你將寶物交給國防部後，便請你到西部觀光觀光，還有和路廸士尼樂園，賭城拉斯維加斯等地，一切費用，全由我們負担，怎麼樣？」

「這個——」王小克心中一動，能夠免費到美國遊玩，而且還由高級官員相陪，正是求之不得的事，然而，此行也許會有危險哩！

他沉吟着下不了決定，比利積臣又道：「王先生，你這次立下了大功，中央情報局長定會親自來接見你，你想不想到局裏去看看？」

王小克心頭又是一動，「中央情報局」是世界上最大的特務機關組織，內裏眞正情形，外人一直諱莫如深，倘若能夠入內了解一下眞相，正是馨香以求的事。

「王先生，如你答應的話，咱們現在就到機場去！」比利積臣道：「飛機快起飛啦。」

「可是我還沒有辦手續。」

「不用辦手續的，」比利積臣笑道：「你將以外交人員的身份入境。我們起程後，譚先生會把你的行踪通知你的家人，叫她們不必掛心。」

王小克覺得這樣說走便走，倒也相當刺激，於是向比利積臣點了點頭道：「好吧。」

比利積臣大喜，趨上前和王小克握着手，一面向譚中流道：「快去準備車子。」

「是。」

譚中流轉身離去後，比利積臣興奮地道：「有你一塊護送，必然不會出岔子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會不會出岔子，還在未知之數哩！

× × ×

比利積臣領着王小克順利地通過海關，向停機坪走去。他手中緊緊捧着一個四方盒子，裏面裝着那具袖珍電腦。

七四七豪華噴射客機停在前面，兩人一踏到機坪，一輛小型吉普車立時駛了過來，在他們面前戛然而止。

車上是個穿着航空公司職員制服的外籍男子，向比利積臣敬了個禮，道：「我奉命送兩位登機。」

「謝謝。」

兩人上了車後，車子掉頭向不遠處的七四七珍寶客機駛去。

笑臉迎人的空中小姐立在梯前相迎。

兩人踏進空無一人的機艙，在頭等艙兩個相連的座位坐下來。

「兩位先生，你們喝點什麼？」空中小姐笑着問。

「不用了，」比利積臣道。

「是，」空中小姐道：「如果有什麼需要的話，請按鈴。」

空中小姐離去後，王小克問道：「積臣先生，偌大一架飛機只有我們兩個客人嗎？」

「不，經濟位全滿了，他們要五分鐘之後才登機，」比利積臣道：「只是頭等艙便只有我們兩個乘客了。」

「哦？」

「我們已包下頭等艙！」比利積臣笑說。

王小克望着那數十個空位子，要把「頭等艙」包下來，是需要一大筆錢的。他回心一想，美國支援越南等國一出手便是數億美金，包一個七四七的「頭等艙」又算得了什麼。

「本來我們是打算派專機來接載這寶貝回去的，但最近越南打得正緊，西貢隨時可能陷落，空軍正忙於撤退孤兒、難民和美籍僑民，」比利積臣道：「不過，包一個頭等艙也很安全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駕駛艙呢？在什麼地方？」

比利積臣向上一指，道：「在上面。」隨着他的手勢，扣住了手腕和四方盒之間的鐵鍊唧唧作響。

「我們抵達華府後，那邊有三輛裝甲車在機場等我們，」比利積臣道：「同時，每經一個機場我們都致電當地政府派人嚴加防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美國乃是自由世界的「老大哥」，一封電報，就能使別人政府忙上大半天了。

「所以說，我們這次是很安全的旅行，」比利積臣笑着說：「俄國佬絕無機可乘。」

王小克陪他笑一笑，腦際却升起了一個念頭，就在這時候，經濟位的乘客紛紛上機了。王小克站起身來，揭開布帘向外一望，寬大的機艙人聲喧嘩，空中小姐正忙着接待乘客。

不久，經濟艙已坐滿了人，空姐忙得團團亂轉，和頭等艙的冷清，眞有天淵之別。

王小克向乘客望過去，大部份是模樣木納的日本人，小部份是歐西人仕，還有不少中國人，想是移民到美國去的華僑。

乘客中並無形跡可疑之人，王小克這才稍爲放心。不過，他知道如果眞的有自己担心的那種事發生的話，也應該在飛機起飛之後。

「來，抽根烟吧！」比利積臣的聲音自背後响起來。

王小克接過比利積臣遞過來的香烟，拿出打火機燃上了。

「咱們第一站是那裏？」王小克問。

「日本。」

「第二站呢？」

「新德里。」

王小克雙眉一蹙，道：「俄國佬特務在那裏的勢力很大哩！」

「我知道，」比利積臣點着頭，道：「但你放心好了，我們已致電新德里國際機場，飛機抵達後，立時把機場封鎖，反正我們又不下機，不會有事的。」

飛機在跑道上起飛了，而且迅速地爬升着，不一會，已到了高空，平穩地飛行着。

比利積臣自袋中取出一本英文小說看着，王小克隨手拿了本雜誌翻閱，可惜那全是英文的，他看不懂，不一會他已將那本雜誌翻完。

他獨坐無聊，站了起身。

「你到那兒去？」

「我到外面看看。」

「好。」

王小克離開「頭等艙」，從旁邊的一道羅旋型樓梯爬到上層。

一個空姐迎了上來，膩笑着問：「請問我有什麼可以帮忙的，先生？」

王小克向她搖搖頭，空姐又道：「左邊是休息室，右邊是駕駛室，沒有必要的話，請勿走近。」

「是。」

空姐捧着食物盤下了樓梯，王小克向左邊走去，果然是休憩室，放了幾張豪華舒適的沙發。當王小克向沙發走去時，一個俯首看着報紙的外籍男子，忽然抬頭向他望來。

王小克接觸到他那灼灼的眼光時，心頭不由一懍。緩緩在他身畔坐了下來。

那男子不安地四週望了一眼，休憩室中只有他和王小克兩人，空姐都到下層捧茶送烟去了。王小克隨手拿了一張報紙看看，却暗中留意那男子的動靜。大約五分鐘之後，男子忽然站了起身，向駕駛室走去。

王小克見他腰間微微隆起，似乎藏有武器，心下更加確定了，急忙站了起身。

那男子來到駕駛室門口，左右望了一眼，忽然拔出手槍，推門而進。

「別動！這是刼機！」男子沉聲叫道。

駕駛艙的正副機師和無綫電通訊員聞言大吃一驚，但他們畢竟是受過訓練的人，立時鎭定下來。

「把手舉起來！」男子又叫道。

三人乖乖把手舉起。

男子自懷中拿了一張地圖出來，向正機師抛去，道：「飛往古巴！」

正副機師相對苦笑了一下，男子又道：「告訴你們，我們一共有五個人參加這次刼機行動，所以，你們是沒有機會反抗的，識相的便照我們的話去做！」

就在這時，艙中一具紅色電話响了起來。

「接聽！」男子命令。

正機師是個雙鬢斑白的中年男子，他鎭定地拿起那具電話。

「喂？我是機長。」

「報告機長，我們被刼機了！」是空姐驚惶的聲音。

機長望了那男子一眼，對着話筒問：「不要緊，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四個，也許更多，你——」

「我們這裏也有他們的人，」機長道：「安琪兒，別怕，他們只不過要我們去遊遊飛機河而已，你叫同事和搭客們不要驚恐，我們會照他們的話去做，並且可以得到安全保障。」

「是……是！」

掛下電話後，男子一揚手槍，道：「機長先生，現在應該更改航綫，並且關上自動操縱系統了吧？」

機長嘆了一口氣，和副機長合作更正了航綫，一面問：「准許我們通知日本機場嗎？」

「不，從現在開始，機上的一切電訊完全停止！」男子沉聲道。

機長無可奈何地聳着肩。

且說王小克見那男子鬼鬼祟祟地閃身進了駕駛艙，立即躡尾跟着，把耳朵貼在門板上竊聽內裏動靜。

剛才兩人一番對答用的是英文，但王小克也猜得到是什麼一回事了。

他担着顆玻璃彈，悄悄地把門推開，等那男子發覺背後有異動時，王小克迅速閃身而入，用手指頂住男子的背後沉聲道：「別動！」

那男子聽不懂王小克的中文，但背上的感覺却告訴他：那是一管槍咀。

王小克在那男子一呆之下，劈手搶下他手中的短槍，抵住了他的腦門，道：「你要命不要？」

那男子渾身抖顫嘰嘰咕咕地說起英文來，但王小克却一句也聽不懂。

他向驚詫不定的無綫電通訊員使了個眼色，叫他過來。

無綫電通訊員起身走來，王小克把槍交了給他，道：「好好看着他，小心別再被人進闖來，現在，把航綫改到正常的方位去。」

他一面說着一面打着手勢，那無綫電通訊員倒也聰明，立時會意。

王小克輕而易舉地制服了駕駛艙的刼機者，心想下面的同黨一定難於應付。他又担心比利積臣和那具袖珍電腦的安危，閃身離開駕駛艙，向那道羅旋型樓梯走去。

他在梯口探首一望，只見機艙裏寂靜無聲，顯然地，刼機者已控制了機艙，比利積臣和那具袖珍電腦大概也落入敵人手中了。

王小克暗暗焦急，腦際間念頭電轉，思索着怎樣扭轉乾坤。

不一會，他眼珠一轉，返回駕駛艙，那無綫電員一見是他，這才放下手槍。

王小克向內一望，原來那刼機者手足已被細綁，躺在地上。他讚賞地拍拍那無綫電員的肩膊，道：「你們做得很好，現在，帮我去把其他的刼機者誘上來！」

無綫電員不明他在說些什麼，王小克這時暗暗後悔，如果自己懂得說英文的話，難題豈

非可以迎刃而解？他嘆了一口氣，把自己的意思用手勢比劃着，花了大約五分鐘，終於讓無綫電員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無綫電員把手槍抵住了刼機大漢的腦際，道：「聽着，把你的同伴叫上來，如果亂叫的話我先殺了你，而你的同伴卻未必會殺我，最多被他們騎刼成功而已！」說罷伸手拉開塞在他口中的手帕道：「快！隨便叫個人上來！」

那刼機大漢沉吟了一下，叫道：「奇里夫，你上來！」話聲甫畢，一個濃眉大眼的漢子持槍衝了上來，一面問道：「什麼事？」

王小克埋伏在一旁，等他來到梯口，一拳從他天靈蓋擊去，同時迅速無倫地奪下他手中的短槍。大漢悶哼一聲，栽倒下去，王小克急忙上前拉住他的衣襟，拖了上來。

無綫電員見王小克出手如電，一擊而中，不由大喜，向他翹起了大姆指。

王小克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無綫電員豎起了五隻手指。

王小克暗想五人已去其二，剩下來的三人便比較容易對付了。

「再叫一個上來！」王小克道。

無綫電員明白他的意思，道：「聽到沒有？再叫一個上來。」

那大漢面上露出為難的神色來。

「快！」無綫電員用槍一頂。

大漢只得開口叫道：「羅拔你也上來！」

不久，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持槍奔了過來，道：「他媽的，你上面發生了什麼事？」見沒有人回答，慢慢向梯級走來。

王小克早已埋伏在一旁，等待那「羅拔」一現身便施暗襲，可是，那羅拔十分機警，心想上面一定發生了變故，只是站在半途，喝問道：「湯！上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無綫電員緊揑着那名叫湯的大漢的咀，不讓他出聲。

羅拔心知有異，小心翼翼地上了樓梯。

王小克等他探首出來時，驀地一拳往他腦際擊去；那羅拔機警異常，一聽腦頂生風，立時一俯身，向下撲去。王小克暗叫一聲糟糕，無可奈何現出身來，一槍向羅拔射去。

羅拔手臂中了一彈立時便向王小克還擊。

王小克料不到他動作如此之快，一時閃避不及，左臂中彈，登時鮮血直冒。

無綫電員大驚失色，趨上前來，冒險向底層的羅拔開了槍，道：「你怎麼啦？」

王小克咬牙忍住疼痛，道：「快跑開！」果然，槍聲響了起來，想是另兩個刼機者衝上前來了。

王小克見鮮血一滴一滴地自手指尾淌下殷紅的地氈，一條左臂已痛得不能移動，咬了咬牙，決定將最後一道殺手鐧使出來。

「告訴他們，我們投降了！」王小克一邊說着，一邊打着手勢。

無綫電員大感詫異，明知刼機者五已去其三，剩下的兩個比較容易對付，怎麼突然要投降了？正猶豫間，王小克自袋中取出一件物事，叫道：「快！」

無綫電員這時才知道王小克另有深意，叫道：「我們投降了！」

「把槍丟下來！」

無綫電員向王小克望來，一邊揚着手中的槍。王小克明白他的意思，領先把槍丟了下去，無綫電員嘆了口氣，跟着王小克把槍丟下。

那兩個大漢仍然恐怕上層的抵抗者手中持有武器，道：「高舉雙手，走下來！」

王小克深吸了口氣，打手勢叫無綫電員也屏住了呼吸，手一揚「毒霧彈」向下面擲去。

那「毒霧彈」乃是「毒觀音」翁玉蘭發明的，着地便爆，一兩秒鐘內，便能使人昏迷不醒。他恐怕危及機中乘客引起騷亂，因此一直不敢用，這時事在危急，也不理會這麼多了。

「毒霧彈」擲出去後，「波」地一聲爆了開來，那兩個大漢還看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已經栽倒下地了。王小克等了一分鐘，見下面毫無動靜，這才領先向樓梯走去。

那兩個大漢仰首躺在梯口，手中仍然拿着槍。王小克先替他們繳了械，又俯身搜索一遍，肯定身上沒有武器後，這才向機艙走去。

只見坐在樓梯口附近的乘客，一大半全昏迷了過去，坐在後面的則安然無事，只是嚇得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做聲。不一會，有人尖聲叫了起來，跟着，立即有人哭泣。

王小克也不理會搭客們亂作一團，逕自向「頭等艙」衝去，只見比利積臣胸部鮮血淋漓，躺在座椅上奄奄一息，那四方盒子的鐵鍊已被弄斷，放在另一張座椅上。

比利積臣見王小克出現眼前，輕輕吁了一口氣，道：「你……你制服他們了？」

「是的，積臣先生，你的傷勢——」

「不要緊，子彈沒射中心臟……」比利積臣道：「快……快叫機長下來，我們……我們得盡快找地方降……降落……」

「是！」

×　　×　　×

王小克捧着一束鮮花，推開房門。

比利積臣坐在病床上，向王小克笑着敬了一禮，道：「謝謝你來看我。」

「你的傷怎樣了？」王小克拉了張椅子坐下。

「好多了，你的呢？」

王小克望了包紮着繃帶的左臂一眼，笑道：「醫生說再過兩天便可拆帶了。」

「好得很，」比利積臣道：「國防部終於派了一架專機來運載那寶物回國，唉！早知如此，他們應該老早便這樣做了！」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他們是太信任你的關係。」

「不，」比利積臣道：「如果沒有你，我此刻大概正在古巴哩！」

王小克自懷中取出一封電報，道：「積臣先生——」

「叫我比利！」比利積臣笑着更正他。

「對，比利，你替我看看是誰拍來的電報，」王小克道：「我今天早上才接到的。」

「啊！是中央情報局的局長拍來的！」

王小克雙眉一揚道：「電文說些什麼？」

「他說要請你到華府觀光，並待以國賓之禮，和那個人頭電腦的約翰少尉見見面，」比利積臣笑道：「小鬼子，這是莫大的殊榮啊！你什麼時候動程？」

「不！」王小克搖着頭。

「你不……你不去？」

「即使要去，也得等你傷癒出院，一塊兒去呀！」王小克笑道：「難道你忘記了？你答應過我，做我的免費嚮導哩！」

「啊！是，是！」比利積臣眼睛中射出興奮的光芒，道：「這免費嚮導我是當定的了，哈哈！咱們一言為定！」

說着，伸手出來和王小克相握。

王小克隨着他哈哈大笑起來，兩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全文完）

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神仙水」　上官庸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真人真事

梁奇芳赤手拗鋼鈎

華山

一般而論，喜歡閱讀武俠小說的讀者，都會看到一個「勁」字，那個勁字有剛有柔，還有內勁與外勁之分，至於苦練武功的人，更加重視它了，事實上，勁是怎樣子的一種東西呢？這個問題，很難解釋，只能意會得到。

勉強解釋可以這樣說：「我們很容易就挽住一個皮篋，它重十斤八斤，如果把那個皮箱提高，僅用右手挽住，它的高度跟肩膊相同，那隻手伸到平，就不容易辦得到，為甚麼呢？原因是挽起一件物體，可以使用整整一條手臂的力量，肩膊肌以及上臂的二頭肌，加上前臂以及手腕的力量，故此能夠輕而易舉的挽起十斤，要是把十斤重的東西平手拉起來，而且手臂伸到直，便有些困難，因為這樣做，無法使用上臂二頭肌的力量，幾乎是全靠腕力，要是你能夠辦得到，發拳向一個人當胸打去，那一拳就含有勁的意味。」

詠春拳並不主張用器械練勁，至於別的門派，卻是很喜歡使用特殊的方式練勁的，最有份量的一種方式就是抓勁，事實上練習過抓勁的人，伸拳出掌，特別有威，並非練習空拳的人可比。

有一種抓勁是用酒罎練習的，那一個罎子不必很大，但卻一定是空的，頸窄肚濶，然後合用，初時練習它，只是空手抓住罎頸，把它拉起來，後來卻可以加入一粒粒的粗沙，倘用較新的原料作為練功之用，不妨把細碎的塑膠粒代替海沙，每天抓住罎頸，由低處提高，初時只是順手去抓，後來卻平手把它抓起來，做得到這種練功的方式，開始把塑膠粒或海沙放入罎裏，日子拖長了，那個細小的酒罎，裝滿了塑膠粒之類的東西，仍然可以平手抓起來，那就指掌有勁，伸手向前一抓，可能把敵人抓傷。

蔡李佛的勾漏手，或者虎爪拳裏面的虎爪，如果練習過抓勁，打得特別出色。

另一方面，你可以把一條竹竿的一截，平手握住它，所握的部份，跟肩膀的濶度相同，跟着把它捲上捲落，如果你能夠在兩隻手中間的一處，先用一條繩子垂下來，縛住細小的鐵鎚，把它捲高又再放下，逐漸把鐵鎚的重量增加，那就會使一雙手的手臂各處特別結實，而且有很强的抓勁。

上述這種練功的方式就是練勁的入門，各門各派都有特殊方法練習它。

在蛇形刁手裏面也有這一套，練過鐵脛功的人，十分犀利，兩條小腿不怕別人用脚刀去踢，反過來說，他用脚刀踢出去，那就殺傷力非常强大，蛇形刁手的指掌加鐵，上則鎖喉抓眼，下則用低脚踢掃，另有一招，以掌門人梁奇芳玩得最好。

梁奇芳早年由港赴台，參加拳門的時候露了一手，相當有趣，我試在這裏把它寫下來，作為茶餘酒後之談。

梁奇芳當時由港赴台之後，醫生認為他的體重太輕，心臟似乎有點弱，請他暫不出賽，因此，梁氏沒有參加拳門，只是登台表演一些雜技，鐵骨功就是他表演的節目之一，他僅有一百十多磅重，身高五尺五寸，看來十足是一個書生的模樣，他向觀衆作揖之後，就走到台旁兵器架看看，選出其中一對由淸鋼製造的護手鈎，拉起褲管，用掌拍打小腿的照面骨，表示骨上沒有任何一種護具，然後用兩個護手鈎互相敲打，鈎與鈎撞擊的聲响，十分震耳，表示它確由淸鋼製成，貨眞價實。

在掌聲雷動當中，梁奇芳開始表演鐵骨功了，他用右手持鈎，向左腿的照面骨使勁敲打，有聲錚錚，很久，那個鈎竟然打到捲曲，有如蚯蚓，跟着，他用左手持另外一個鋼鈎向右腿敲打，連打幾十次，鈎亦捲曲，觀衆歡聲雷動，跟着他就長揖為禮，離開那一個看台。繼而舉行港台拳賽，雙方各有勝負，不必細表。

到了午夜時刻，忽有三個彪形大漢登門到訪，要找梁氏，初時他的戰友發生誤會，以為那些人慕技而來，可是，交談之下，才懂得對方來意，原來他們認為給梁氏打到曲的雙鈎是一種有紀念性的武器，雙鈎是在大刀王五那個時代的另一林氏梅花大俠的隨身武器，林氏跟隨國父奔走革命，死於戰亂，門人找到雙鈎，把它送入北平國術館陳列，後來為了港台會戰的拳技揚威，把雙鈎搬出來，放在兵器架最高的一處，亦含紀念之意，殊不料梁氏表演鐵骨功，竟然把它看做表演的品物，而且打到捲曲，故此他們想找梁氏理論。

既然如此，只好把梁奇芳喚醒，梁氏從寢室走出，向對方請教，知道這種情形，先行道歉一番，然後接過那兩個由精鋼製成的雙鈎，慢慢的拉它，使它恢復原狀，當時那三個彪形大漢看在眼裏，都覺得非常詫異，鐵掌自認無法用鐵鎚使鋼鈎由捲曲狀態恢復原狀，梁奇芳卻可以空手把它拉平，由曲變成直，實在不容易，再又因為梁氏僅有一百多磅，看來不像彪形大漢，更加覺得驚奇。

因此，梁奇芳的大名，加上了蛇形刁手的名稱都騰播在台灣武林。

事實上蛇形刁手練功，非常重視練勁，有勁的人，出手很是沉重，往往一招就把對方打傷，並非體型雄壯的人方可以打傷別人，就因為他們揮拳出掌的是勁，不是普通的力。

大概一百年前，在南洋羣島打死下山虎一戰揚威的靚仔玉，他比梁奇芳更瘦，僅得一百磅，可是，他的雙手能舉三百斤，這不算奇，僅用右手伸平，可以單手抓住一百斤重的東西，隨手拉起來，那一隻手臂的手踭部份沒有彎曲，這樣大的勁，簡直不知道從何處發生。

靚仔玉苦練易筋經十多年，有此成就，不足為奇，凡是練過易筋經的人，都有內勁，換句話說，他可以把渾身力量集中在指掌之間，然後發招，不消說，普通人自然是捱不起了。更遠的一個名拳師方世玉，在擂台上比武，打死雷老虎的人就是他，照武林中人所述，方世玉也是得力於易筋經的。

練習過易筋經的人身上的脂肪很少，全是肌肉，那些肌肉堅實如鐵，好像渾身都是筋，稍為鼓氣，任何一處都能夠堅如鐵石，用老虎鉗也沒法鉗得住它，這一種功夫就是勁的表現。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龍蟠虎踞(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張鐵咀找來姚泉，爲姓龍的裹紮傷口，姚泉勸告張鐵咀火速離開南京，否則那逞兇的唐淑蕙定會到來殺他滅口，張鐵咀不願惹禍上身，立即收拾要返句容老家，姚泉願送他一程以資保護，詎甫出門外，張鐵咀被人向後擲中一刀，姚泉不遑追查兇手，忙挾着張鐵咀返回屋內，並爲他阻血裹傷，事後姚泉勸張鐵咀隨他往藍士良家暫避，張鐵咀不願，請姚送他往摯交周青山家去，姚泉見張鐵咀堅持，只好將張鐵咀送往周家，安頓好張鐵咀，姚泉告辭，剛到門口便遇上周雪姑自外回來——

智攝出巢鳳　拳伏地頭龍

周雪姑一見姚泉，便道：「姚先生下的藥簡直就是仙丹妙品，我爺爺昨兒晚上睡得挺好，一聲也沒咳。」

「這原是小病，周老先生體質又好，當然是復原得快……待會兒我再過來看看。」

「姚先生在我們這兒吃便飯吧！」

「不啦！我還有個約。」姚泉幾乎是用「逃」的速度離開的。他是個有定力的人，也是個很穩重的人，但是他却害怕和周雪姑的那兩道目光接觸，一經接觸，他的心頭立刻有被烈火烤炙的感覺。

已經走了很遠，姚泉的心頭還是熱烘烘的。他自言自語地說：「怪！今天是怎麼啦？」

勾着頸子在想心事，步子又是走得快，一不小心和對面來的人撞了個滿懷。嗨！好大的個頭兒，活像半尊塔，將姚泉嚇了一大跳。

「對不住！」姚泉打了一聲招呼，擇路就走。

「嗳！嗳！嗳！」那大個子一橫身攔住了姚泉的去路，不過從神色上看他似乎沒有惡意。「你不是『爛四両』場子的新管事麼？」

「是的，您……」

「你是不是練過功夫？」

「練過兩天，那怎麼稱得上功夫？」

「我看你是口不由心，你有沒有功夫我可清楚得很。被我撞上的人都被摔出八丈遠，只有你……我姓卓，單名一個霸字，晚上在夫子廟前混充大力士討生活，想跟你交個朋友。」

姚泉對這種滿腔熱誠的人似乎格外懷有戒心，當即笑着說：「您瞧我這身半斤骨頭四両肉的架子，還配跟你交朋友麼？」

卓霸跨近一步，嗓門一壓：「小老弟！別在我面前打馬虎眼兒，交我這個朋友你準定吃不了虧，比如說，你要找人什麼的，我的消息可靈通哩！」

姚泉心頭一動，但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我當然是吃不了虧，可是對你又有什麼好處呢？」

「嘿嘿！好處？當然有啊！我人粗心眼兒細，尤其會相人，你老弟在夫子廟一定混得出頭，我也可以沾沾光呀！」

「走！」姚泉故作豪情地說：「我們去喝一杯。」

「好，我作東，六合居，怎麼樣？」

「上那兒都行，不過，這個東道主該是我的。」

「誰請還不都是一樣，走！」

淮揚干絲，鎭江肴肉……名菜名點，叫了一滿桌，外來一瓶並不爲本地人所欣賞的竹葉青。

酒過三巡，二人談了些天南地北，漸入正題，說句實話，在目前的心情下姚泉並不想多交朋友，他來，也不是豪人雅興，自然是另有目的，因此一開口就提到了正經事：「卓大哥，我要拜託你找個人。」

「沒說話，」卓霸伸手拍打着結實的胸脯。「上天入地，登山潛海，我一定盡力幫你去找。」

「而且要快找。」

「先說是誰？」

「唐老三。」

「大安茶樓說宋十回的唐老三？」

「就是他。」

「不難。」

不難？這眞是姚泉想不到的答案，但他又從卓霸臉上的詭譎神色中看出了蹊蹺，這「不難」兩個字下面，一定還拖了一個「不過」，果然……

「不過……」卓霸的粗短脖子往前一伸，壓低了嗓門說：「你得先告訴我，你跟唐老三是什麼關係？找他幹什麼？」

「他是我表叔……」

「嗯！」

「原先找他，不過是一方面探望他，二方面看看南京有什麼出路……現在找他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嗯！」

「我發現他是突然失踪的，我還聽說許多人在找他。」

一瓶竹葉青已經光了，卓霸呼叫堂倌拿酒來，他乾了一杯，才開口說話。這中間他有足夠的時間去盤算該如何開口。

「老弟！」卓霸的語調很慢：「希望你剛才說的話都是眞的。」

「當然都是眞的。」

「尤其是你們之間的關係，他眞是你的表叔？」

「這是不能假冒的。」

「好！」又是一滿杯酒。「呃……晚上回你消息。」

「晚上？」

「嗯，我並不知道唐老三去了何處，但是我有路，明白麼？整個下午的時間够我去查訪的。」

「那就拜托你了，卓大哥！交情歸交情，辦事歸辦事，可要化費錢。」

「爲了不誤事，我可不能瞞你，教人家跑路，總得請人家喝杯酒。」

「那是應該的，多少？」

「這沒準兒，隨便多少都可以。」

姚泉在腰間掏摸一陣，摸出一疊大洋，順着桌面推到卓霸的面前：「這裏是十二塊錢，先拿去打點，不够再說。」

「足够啦！」卓霸老實不客氣地，收了起來。

「你慢慢喝，」姚泉站了起來。「我得趕回去，吃人家飯，服人家管，晌午過後就要開場，我不在，那可不像話。」

「行！行！你先回。」

「那麼，晚上在那兒見？」

「我去藍家大院找你。」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姚泉回到藍家大院之後，已是下午一點多鐘，意外得很，賭場並沒有開始營業，而且那些方桌，長條桌都搬走了，卻換來一些圓桌，圓檯，桌面上還鋪了紅枱布，好像要辦什麼喜事。更使他奇怪的是，在大廳的中央，竟然還有幾個工匠正在趕工搭建一座高台。

當然，他是完全不知道藍士良要設宴辦堂會的事。

來到後院，進入他所住宿的房間，姚泉並沒有碰到一個人，他似乎也沒有興趣去打聽到底是怎麼回事，和衣往床上一躺，翻眼想起心事來了。

他想得很專注，連有人推門進來都沒有發覺。

來人當然是藍士良，除了他誰也不敢隨便推門而進。

「姚老弟！」藍士良輕輕地叫了一聲。

「哦！藍大哥！」姚泉連忙翻身坐起道：「怎麼回事？今天不開場？」

「今天是大喜之日。」

「大喜？」

「我藍士良得到你老弟這樣一位大將，怎不算是大喜？」

「藍大哥！你這樣說可就……」

「老弟！我說的不是客氣話，所以我今晚將各路各綫的朋友都請到來，跟你老弟見見面，熱鬧熱鬧！」

「太鋪張了吧？」姚泉不但沒有受寵若驚的表現，反而皺起了眉頭。

「這是什麼話？作大哥的爲你撐場面，也是應該的。再說，你多認識幾個朋友對你將來主持這個場子也有好處。」

「那我只有將這份恩情放在心裏了，」頓了一頓，姚泉忽然問：「大哥，一個名叫卓霸的人你可認識？」

藍士良道：「認識啊，有幾斤蠻力氣——他怎麼樣？」

「他找我……」

「找你？找你幹什麼？」

「他說，有辦法幫我找到表叔。」

「哦！」藍士良只是應了一聲，並未表示意見。

「我看他一番熱誠，所以就托了他，還先給他一點錢，作爲費用。」

藍士良皺皺眉，以埋怨口氣說：「老弟！夫子廟是個很複雜的地方，各式各樣的人，懷着各式各樣的詭主意，以後不熟識的人，最好少跟他們打交道。」

「大哥！」姚泉很焦急地說：「表叔的失踪看起來情況不簡單……」

「老弟，你左一聲大哥，右一聲大哥，可見你把我當自己人，那麼，你應該信任我。」

「當然。」姚泉回答得很肯定。

「那麼，找你表叔的事交給我。」

「只是藍大哥太忙……」

「忙是事實，但是找你的表叔也很重要，我已經暗中進行了。」

「眞是謝謝……」

「不用謝謝，大概明天就會有消息。」

姚泉笑了笑，突又問道：「大哥！大廳擺了那麼多桌子，你請了多少客人呀？」

「客人並不多，自己的弟兄就有好幾十哩！」

「請了那些人？」

「說出來你也不認識，都是地面上有頭有臉的。」藍士良很得意地接着說下去：「你老弟想必也聽過一句俗話——家有一場賭，賽過作知府。你大哥若不是交遊廣闊，這個場子早就給人家砸啦！」

「我聽很多人說，大哥在南京是很罩得住的。」

「那裏話？以後還要靠你老弟給我多撐場面。對了，」藍士良神色一變，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我問過你沒有？你表叔以前在家鄉

是幹什麼營生的？」

「哦！大哥曾經問過了……表叔從沒正正經經地幹過什麼，整日東幌西蕩的……」

「他靠什麼生活呢？」

「賣田。」

「賣田？」

姚泉道：「嗯！到後來沒得混了，才出來闖天下。」

「他平時跟些什麼人來往？」

「這……我說不上來。」

「嗯！」藍士良自言自語地說：「他的水滸傳說得那麼好，一定很心儀俠義人物……他一定很喜歡跟江湖人物來往。」

「這……我不知道。」

「老弟！」藍士良臉色很凝重地說：「我聽到一點消息——令表叔的失踪和江湖人物有關。」

「你是說，他被江湖人物綁了去？」

藍士良道：「相反。令表叔在躲避江湖人物的追踪。」

「他爲什麼要躲避？」

「這就不知道了……老弟！我本來不該說的……嗳，你老弟千萬不要瞞我什麼，不然，對找尋令表叔的事恐怕有妨礙。」

「大哥！你以爲我的話不實？」

藍士良道：「不是不實，是……是怕你疏漏了什麼。」

「我對表叔所知道不多，也沒有什麼好疏漏的。」

「那麼，我再問最後一次：你老弟到南京來到底是爲了什麼？」

「找表叔。」

「找他幹嗎？」

「一方面看看表叔，一方面看看南京有沒有什麼出路。」

「好了，老弟！並不是作大哥的不相信你，而是這件事情看起來非常複雜，所以，我很想了解情況……你歇會兒吧！晚上好見見朋友。」

「大哥，你還需要找另一個人。」

「誰？」

「唐淑蕙。」

「那個唐淑蕙？」

「就是昨晚那個妞兒。」

「誰要找她。」

「我。」

「你爲什麼要找她？」

「因爲她連續殺了兩個人。」

「哦？」藍士良顯得很吃驚。「她……她殺了誰？」

「一個你不認識，一個你很熟。」

「誰？」

「張鐵嘴。」

「那個測字的？怪了！他是怎麼被扯進去的？」

「大哥！情況很嚴重。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離開南京；一是深入追查。」

「老弟！離開南京那可不成，我就第一個不放……」

「我也不會離開。」

「那麼，你是要決定深入追查了？」

「勢在必行。」

「好！」藍士良答應得乾脆俐落。「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

「大哥！」姚泉很感激地說：「有你這一句話，我的膽子也壯得多，我只想麻煩您一件事……」

「找那姓唐的娘們？」

「對！」

「好！我一定替你找到。」

「大哥！您忙去吧！我要歇會兒。」

藍士良揮手示意，退了出去；他的態度和藹可親，完全一副作大哥疼愛小老弟的關切模樣。而姚泉却一直凝視着他的背影，心中若有所思。直到房門關上，他那種凝神專注的眼光還沒有收回來。

× × ×

整個上午，姜醉仙都一直在忙，三十塊大洋的堂會，算得上是一筆大買賣，十個獻唱的妞兒每人一塊，文場的兩個下手每人五角，武場三塊，衣箱帶梳頭檢、場的三塊，姜醉仙到手十三塊大洋，他當然樂於忙一忙了。

角兒，場面……都約好了，姜醉仙飽飽地吃了一頓晌午，當然還量了四兩。對於藍士良這個人，他很清楚，絕不敢誤事，因此酒醉飯飽之後，決定回到家裏去睡一個酣暢的午覺，以便養足精神，晚上好幹活兒。

一進大雜院，就有個姑娘迎了上來，口裏喊得好親熱：「姜大叔！您還認得我麼？」

姜醉仙揉揉眼，細看，搖搖頭，不認識，壓根兒就沒見過。

「您記不得了？」眉花眼笑的：「我是蘭花的妹子啊！」

蘭花！蘭花也是個吃開口飯的，在天香閣露過，姜醉仙當然認識，不過他却記不得蘭花是不是有個妹子……

「姜大叔！」這小妞嘴眞甜：「您別那麼瞪着我呀！怪不好意思的。」

「妳叫……？」

「我叫翠花。」

「唔！蘭花現在那兒？」

「她在蚌埠唱……」

「妳跑到南京來幹什麼？」

「混個出路啊！蚌埠地方太小……」

「妳學什麼的？」

「學言的。」

「哦！我這兒正好差個唱言派的老生……呃！今晚也剛好有個堂會，我帶妳去露露。」

「放心！絕不會給您丟臉。」

「唔！妳住在那兒？」

「狀元境一家客棧裏。」

「那麼，傍晚五點鐘左右，到我這兒來碰頭。」

「謝啦！大叔。」花枝招展地走了。

姜醉仙醉眼迷離地凝望着那妞兒扭動的背影，心頭發了花：財運到，色星也到，這不是送上門的一頭肥羊麼？如果他知道這個妞兒並不眞是蘭花的妹子，而且隨時都會出刀殺人的話，他一定會連打七十二個哆嗦。

進入屋裏，和衣躺上床，剛閉上眼，又有人來了：這回是星色方退，財星又到，是那個姓劉的。

「劉爺！您……」姜醉仙翻身坐起，張口結舌。他心裏想：不是約好明兒一大早在九龍橋會面的麼？怎麼又找上門來了呢？

姓劉的向他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不要高聲，然後走到床前，遞給姜醉仙一個小紙包。

姜醉仙想到姓劉的早晨說的話，又想到張鐵嘴給他測的字，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喝下去的四兩燒刀子變成二斤汗水，從汗毛孔裏淌了出來。

「事不宜遲。」姓劉的只說了四個字。

「劉爺！這……」

「放心！我的話絕對算數，瞧！」姓劉的掏出一張錢票在姜醉仙眼面前一幌：「都預備好了，只要周老頭一進棺材，你就有一個一等一的班子啦！」

「這是什麼玩藝兒？」

「砒霜！」

「這玩藝兒吃下去，死者七竅流血，人家

豈不看出破綻來啦！」

「再疑也疑不到你身上，醉仙！這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切莫猶疑。」

姜醉仙突然發現姓劉的眼光中有一股獰厲之色，張鐵嘴那句「惹禍上身」也突然在耳際迴縈，他機警地沒有再作推辭，推來推去只怕眞會推出禍事來。

「醉仙！剛才在院中跟你說話的那個妞兒是誰？」

「一個唱的。」

「唱的？」搖搖頭，姓劉的好像突然失去了興趣。

姜醉仙突然想到了移花接木之計，於是，精神來了：「劉爺！論說起來，這妞兒比起雪姑要標緻得多，論味道，這妞兒比起雪姑還足，您瞧她走那兩步路，扭呀扭的，多逗人！」

「她就一個人在南京？」

「嗯！她是從蚌埠來的，就一個人。」

「住在那兒？」

「住在狀元境一家旅店裏。」

「我剛才聽說，她晚上五點鐘要來。」

「嗯！如果劉爺中意，我一定可以拉成這宗好姻緣……」

姓劉的目光，始終望着外面，似乎在想什麼，問起話來，也漫不經心的：「她叫什麼名兒？」

「翠花。」

「沒錯？」

「是她……這麼告訴我的。」

「你早先並不認識她？」

「我認識她姊姊蘭花。」

「你怎知她不是冒充的？」

「這……？」姜醉仙傻眼了。

「醉仙！」姓劉的霍地轉過身來。「這妞兒很有點意思，我很想勾搭勾搭她，你得出個主意……」

「那好辦，」姜醉仙的精神又來了：「今晚有個堂會，你就冒充檢場的……」

「好！先別說穿。」姓劉的又往姜醉仙手中的小紙包一指：「正事別忘了，你得找機會趕緊跟我辦，愈快愈好。」

「劉爺！」姜醉仙支吾着說：「如果翠花中意，你又何必……？」

「這是兩碼事，」姓劉的在姜醉仙肩頭上一拍。「醉仙！這是發財的好機會，千萬別錯過啊！」

一個班子！自己是班主，多神氣！姜醉仙的心眼兒又活動了。

送走了姓劉的，姜醉仙一步來到周家，剛一跨進大門，就教周雪姑封住了去路。

「幹什麼？姜大叔。」周雪姑神情冷冷的，那一聲大叔叫得挺不情願。

「看看妳爺爺啊！」

「他老人家睡了。」

「啊呀！大姑娘！讓我進來坐坐，也不行麼？」

「大叔！不請你進來坐了，你嗓門大，我爺爺好不容易睡着……」

「放心，我說話的聲音會小小的。」

「隣居人多嘴雜，瞧見咱們交頭接耳，又不知道要傳出什麼難聽的閑話。」

「喲！怕這些幹什麼？誰要敢講難聽話，看我打他耳巴子。」

「大叔！你請回吧！」周雪姑似乎懶得再跟他囉嗦，嘭地一聲關上了大門。

「雪姑！」周青山在內房輕聲叫她。

「來啦！爺爺。」

「雪姑！是誰？」

「醉鬼！還有誰？」

「他來幹什麼？」

「他說來瞧您的病，我沒讓他進來。」

「雪姑！姓姜的是個小人，最好不要得罪……對了！剛才妳張大叔來的時候，可有人瞧見？」

「我留意過，院子裏那時沒人。」

「姜醉仙有沒有問起過張大叔？」

「沒問，他不知道啊！」

「最好別讓他知道……妳張大叔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睡了，頭上好像有點燒。」

「姓姚的臨走時怎麼說？」

「他說，下午還要來一趟。」

「雪姑！從今天起妳也別去搭班了，別人問，妳就說我的病轉重，要人侍候。唉！這幾天，恐怕有大事情要冒出來了。」

「爺爺！我心裏頭有一句話，說出來您可不能罵我。」

「說吧！孩子。」

「姓姚的絕對不是什麼好東西。」

周青山笑了笑，語氣淡然地道：「孩子！好人跟壞人的區分在那兒呢？妳恐怕是不明白的。記住！凡事聽爺爺的話，準沒錯。」

「是！爺爺。」

周青山拿一個枕頭墊着背，斜靠在床欄上。他的精神很旺健，兩眼炯炯有神。說話的聲音雖輕柔，却顯得很有力的道：「雪姑，一個偉大的人都是深藏不露的，妳往後對姜醉仙這個人只能敬而遠之，絕不能得罪。我們不怕任何人，但不要顯露出來，一定要裝出一副對任何人都害怕，對任何事都怕的樣子。」

「我知道。」周雪姑很委屈地說：「只是……有時候忍不住那口氣。」

「必須忍，成大事的人，都能忍，妳明白嗎？」

「是！爺爺，不過，有一件事我始終都不明白。」

「什麼事？」

「當初離開家鄉的時候，您說是要找爸爸的，東飄西蕩一年多，到南京又是一年多，一幌眼三年又過去了。我發現您根本沒認眞找過，尤其是這一年來，您提都不提了。」

「雪姑，看起來，妳是長大了，其實妳還小。」

「爺爺！我不小啦！還差三個月我就二十整歲了。什麼事我都懂，什麼樣的人我也看得透，我也能混生活，您還說我小？」

「小，小，在我眼中，妳是太小了，妳根本就看不清爺爺的心事。」

「我看透了。」

「哦！……」

「我只是不敢說。」

「不敢說？爲什麼？」周青山撫摸着她的頭髮，慈祥地說：「雪姑！有話儘管說，就是說錯了，爺爺也不會怪妳。」

「您……」周雪姑鼓足了勇氣才說了出來：「您根本就不打算找爸爸。」

周青山一句話也沒有說，似乎他的心事已被他的孫女兒一語道破了。

「爺爺！」周雪姑的臉色變了，聲音也變了：「您爲什麼不想找爸爸呢？」

周青山的目光發直，喃喃地說：「雪姑！妳眞是長大了……」

「那麼，您就不該瞞我什麼了，告訴我，爺爺！您爲什麼不願找爸爸？」

「他……他是一個壞人。」

「壞人？他作了什麼壞事？」

「他是個江洋大盜。」周青山像是鼓足了勇氣才說出這句話。

周雪姑咬着牙，一個勁地搖着頭。

「雪姑！妳不信？」

「我信。」

「那麼妳爲什麼一直搖頭?」

「我只是……爺爺!他是您的兒子，永遠是，即使綁上法場砍了頭，他還是您的兒子。爲什麼不找他?爲什麼不打他，罵他，讓他改邪歸正作一個好人?爺爺!我好傷心啊!」

「雪姑!不是爺爺不想這樣作，是爺爺沒有這個力量，妳爸爸已經中邪太深，改不過來了……」

「我不信，爺爺!您告訴我，他在那裏?我去找他，我去求他，跪他，告訴我，他在那裏?」

「他就在南京。」

× × ×

藍士良在南京雖然還不是「頭頭」級的人物，但他的作風却已經算是大手筆了，賭場來了一個新管事，他竟然來了二十桌盛宴，還帶上一場堂會，而且座上客都是「混」字輩的大亨。這些大亨並不是輕易就可請來的，這晚竟然十有九到。並非由於藍士良的面子大，而是大夥兒都懷着好奇心，想看看這個姓姚的外鄉人到底是個什麼模樣。

請帖上寫的是下午六時半，現在不過五點四十分，戲台上已經亮起了燈，武場已經開始鬧台了。

戲台的左右兩側，用布幔圍起來，算是後台和化粧間，前面都是清唱，到最後才粉墨登場，所以那些吃開口飯的姑娘們都一個個閑坐着，並未忙着扮戲。

那姓劉的改了打扮，頭上紮着一塊布，眞像是個檢場的，他這會兒正在和一個挺標緻的姑娘在搭訕着。

「姑娘!聽說妳是從蚌埠來的?」

「嗯!你怎麼知道?」

「聽醉仙說的。」

「什麼?你叫他醉仙?讓他聽見不罵你才怪。」

姓劉的笑笑，接着又壓低了嗓門說：「我看妳的面熟，好像在那兒見過。」

「像你這種人，看見漂亮的女人，你都面熟。」

姓劉的道：「喲!這麼說來，妳是自以爲很漂亮了罷?」

「我若是不漂亮，你怎會勾搭我?」

「妳知道我在勾搭妳?」

「我又不是木頭。」一個媚眼，一個嬌笑，看起來，是她在勾搭那姓劉的了。

姓劉的邪笑着道：「那麼，今晚是我上妳那兒去?還是妳……?」

「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那兒?」

「妳住在『福安棧』。」

「喲!你跟我多久啦?」

「我還用得着跟妳嗎?只要一歪頭，就有小兄弟給查出來啦!」

「喲!眞瞧不出，你還是個『大』字號的，幹嗎却混充檢場的呢?」

「那是醉仙出的主意。」

「目的呢?」

「明知故問，當然是爲了勾搭妳呀!」

「你倒挺老實的，這兒人多嘴雜，別扯下去了，夜裏到『福安』來找我。」

「不行，我還得聽妳唱幾段哩!」

「別逗啦!我唱得糟透，你要是在我眼面前，我一緊張，更加唱不出來了。」

「聽戲的人，可多着哩!誰不站在妳眼面前?」

「那不同啊!」

「有甚麼不同?」

「他們都是漠不相干的，你……你……」

翠花嬌羞不勝地垂下了頭。「討厭死了，你專門喜歡逗人家，我不來了。」

「好!好!好!」姓劉的終於妥協了。「我這就走，行了麼?」

姓劉的當眞走了。他一走，姜醉仙就幌了過來。

「翠花!」他明知故問：「看妳眉花眼笑的，什麼事教妳開心啊?」

「姜大叔!不來了，你還問哩!」

「嘿嘿!」姜醉仙乾笑了兩聲，凝着臉說：「其實我也是爲妳的……翠花!妳說說看，那個姓劉的怎麼樣?」

「人挺好的。」

「不但人挺好，而且很有兩文，是個富家子弟，翠花!妳可得好好將他抓住啊!」

姜醉仙倒沒有別的用意，他的想法很單純；如果翠花一把將姓劉的抓緊，姓劉的就不會老釘着周雪姑，那麼自己的麻煩就沒有了。姜醉仙固然貪財，教他在周青山的藥罐子裏加砒霜他還眞沒那個種。

張鐵嘴那句「當心惹禍上身」，一直重重地壓在他的心頭，現在，他感到輕鬆了許多。

一回身，他的心頭却又緊張起來，因爲他看見姓劉的從帳幔中伸出頭來向他打眼色，他連忙走了出去。

姓劉的一把抓住他的手，疾步快走，走進了厠所。這主意眞不錯，在這裏談話，絕不可能被人聽到的。

「劉爺!您有什麼吩咐?」

「醉仙!我本來不想說，可是又不能不說。」姓劉的滿臉沉重之色。「別說咱倆的交情，就是冲着利害關係，我也不能不管你的事，醉仙!你有了漏子!」

「哦?」姜醉仙的頭上立刻冒了汗。

「那妞兒來路不正。」

「誰?」

「翠花。」

「有什麼不對?」

「她不叫翠花，叫唐淑蕙。」

「哦?」

姓劉的道：「她也不是吃開口飯的，她是『混』的。」

姜醉仙驚詫地道：「混的?你是說，她從石壩街，釣魚巷……?」

「醉仙，情況比你說的更嚴重，她是個江湖混混。」

「有這等事?我該怎辦?趕她走?……」

「趕她走?哼!只怕你惹不起她。」

「那麼……」

「這是什麼地方?她爲什麼要想法子混進來?所以我說你有了漏子?醉仙!你可以得罪任何人，可別得罪江湖中人，得罪了他們，你這一輩子都休想安寧。」

「劉爺!我該怎麼辦呢?」

「給『爛四両』報個信。」

「怎麼說法?」

「就說有個姑娘從來沒見過，千方百計地要趕今晚的堂會，左看也疑，右看也疑，怕有萬一，所以先打一聲招呼，姓藍的自然有法子收拾她。」

「這樣一來，我豈不是得罪了那妞兒?」

「醉仙!寧可得罪那妞兒，也不能得罪姓藍的。照我的話去作，準沒錯。」

「好!我這就去。」

「可別提起我。」

「我曉得……」

「我這就走了，明兒一大早，咱們還是上九龍橋碰個頭。」姓劉的說完之後，先一步走了。

姜醉仙站在臭閧閧的厠所裏發了楞，他的如意算盤不但落了空，心頭反而又加上了一副

重擔，張鐵嘴眞是鐵口直斷，惹禍上身，看起來，麻煩是愈來愈多了。

他心頭雖在悔，脚下却不猶豫，飛快出了厠所，尋路就往內進跑。

立刻，就有人攔住了他，道：「噯!你幹什麼?」

「老哥!」姜醉仙緊張兮兮地說：「我有緊急事要找藍老大，帮帮忙!」

這漢子自然也認得出他是辦堂會的，點點頭說：「跟我來吧!」

藍士良這會兒已是一身簇新，滿臉喜氣，正打算到大廳上待客，聽那大漢一說，連忙將姜醉仙迎進了屋子，低聲問道：「什麼事?」

姜醉仙就照着姓劉的交代的話，煞有介事地告密了一番，臨走還說：「今天是藍爺的好日子，萬一出個什麼差池我可擔待不起。」

藍士良既未吃驚，也未一笑置之，他很愼重地說：「醉仙，你這樣作，是太對了。我先問你，那妞兒多大年紀?」

「二十剛冒頭。」

「身段?」

「挺……够勁兒的。」

「臉蛋?」

「挺妖嬈。」

「口音?」

「像北方人。」

「頭髮?」

「烏光油亮，兩條大辮。」

行了，藍士良心頭有了底，這不是唐淑蕙是誰?

「醉仙!」藍士良緩緩地說：「告訴那妞兒，就說我要跟她說幾句話，然後教個檢場的帶她到這兒來，小心別露出馬脚來。」

「她肯來?」

「肯不肯是她的事，你照着我的話去辦，我在二道門等。」

姜醉仙原以爲報過信之後再也沒有他的事，想不到還要跑一趟，心頭不禁又在敲鼓了。

回到後台，忙着找翠花，却到處找不着。

「翠花呢?」他逢人就問。

「剛剛不是在這裏嗎?」

後台就那麼一丁點兒大，一眼見底，那有翠花的影子，醉仙猛古丁打個冷顫，從頭涼到脚，從裏涼到外，連血液似乎都凍住了。

「怎麼啦!」那些賣唱的姑娘七嘴八舌地問：「姜大叔，是人不舒服麼?」

「沒有……沒有……」姜醉仙這會兒眞想連淬三大白，不然慌慌的心境就是穩不下來。

「大叔!您臉色好難看哩!」

姜醉仙苦笑着說：「大概是太累了，妳們眞不知道翠花上那兒去了?」

一個姑娘尖刻地說：「還不是找地方賣騷去啦!」

姜醉仙心頭愈來愈緊張，都是那姓劉的出的鬼主意，一定是被翠花發覺了，她只要心頭一惱，那……?

有人撩起了帷幔，高聲嚷道：「醉仙!咱們藍老大找你。」

姜醉仙慌慌忙忙地跑過去，結結巴巴地說：「人……人……不見了。」

藍士良似乎預知，絲毫未感吃驚，輕聲說：「醉仙!別再想這件事情，客人已經到齊，席面已開，你們的玩藝兒也該亮了。卯上點，我有重賞。」

所謂幹那行像那行，姜醉仙換上了長袦子，在台口上一坐，琴音小試，整個大廳都靜了下來。

一根柱子上釘着一大叠紅紙條，上面無非寫着××姑娘獻唱××××之類的字眼。鑼鼓一响冲頭，檢場的就撕去了那叠紅紙條的封面，只見第一張上面，寫着：「翠花姑娘獻唱讓徐州」。

戲碼是原先就派好，寫好的，剛才這麼一鬧，忘了將派給翠花的戲碼刪掉，這……這怎麼辦?大廳中的客人已經報以熱烈的掌聲。

就在轟雷般的掌聲中，垂簾飄動，一位姑娘盈盈而出，含笑而立，那不是翠花是誰?姜醉仙楞住了，這時武場已經打完了垛頭，他忙不迭地接上去拉起了二簧原板。

「未開言」三個字一出口，懂戲的客人都豎起了耳朶，讓徐州是言派拿手好戲，言派老生最難學，要學得像，那是難上加難，可是這位姑娘却學得十分逼眞……等到『珠淚滾滾』後面的尾腔從她口中一揚三挫地徐徐吐出時轟雷般的掌聲再度响了起來。

正中間一張舖着紅枱布的八仙桌，毫無疑問坐的是主人和主客，偌大的一張枱子，其實只坐了三個人。

藍士良和姚泉打橫相對，一個年約六十，鬚髮俱白的老者坐在正對戲台的方向，不用說，這位老者必定是地頭上的前輩人物。

那白髮老者叫了一聲好，呷了一口酒，偏着頭問：「姚小弟!你可懂戲?」

姚泉笑着回答：「稍懂一點點。」

「你覺得這位姑娘唱得怎麼樣?」

「挺不錯。」

「太好!」老者又呷了一口酒，轉頭望向藍士良。「老藍!姜醉仙的角兒我聽過不少，怎麼這妞兒我就從來沒見過?」

「新來的。」

「哦!新來的，難怪唱開鑼。」

他們談話之間，台上一段讓徐州已經唱完了，當然又是叫好，又是鼓掌。藍士良吩咐人去傳話，教翠花過來坐坐。

藍士良和姚泉對望了一眼，那意思好像在互問：那妞兒會來嗎?

他們不必作太多的猶豫，只不過貶眼間，那位姑娘就來了。

沒錯，就是唐淑惠。姚泉心裏說。

而這位姑娘是唐淑惠也好，是翠花也好，她都是那樣鎭定，行過了禮，在背着戲台的那一方坐了下來。

「姑娘唱得眞好，」藍士良端起了酒杯：「來!敬妳一杯。」

她含笑一飮而盡，還豪氣地將空杯一照。

姚泉一直在冷眼旁觀：這就是找碴兒鬧個沒完的唐淑惠嗎?這就是在張鐵咀那兒殺人的唐淑惠?是，絕對是。但又好像不是，因爲她太鎭定，對藍士良和姚泉這兩個曾經見過面的人竟然如同面對兩個陌生人一樣。那麼，她不是唐淑惠，只是兩人長得太像?……

別說姚泉如此想，藍士良又何嘗不如此想?從那段言派讓徐州就可以聽出這妞兒下過好幾年功夫。她才多大?單是學戲就費去了好幾年，她還那有時間去學那些旁門左道?

愈看愈像：愈想却是愈不像。

「姑娘可是姓唐?」藍士良這一問話，終於不由自主地冒了出來。

「是!」她很大方地點頭笑着答道。

「芳名淑惠?」姚泉又跟着問道。

「不錯。」她從容自如，笑容滿面。

藍士良冷冷一笑：「姑娘好像大有來頭，不但會作，還會唱，眞是唱作俱佳。唐姑娘!前來寒舍，想必還有別的目的吧?」

白髮老者楞了，忙問：「士良，這是怎麼回事?」

藍士良神色凝重地說：「這位姑娘是江湖道上的朋友，今天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老前輩喝您的酒，咱們會悄悄解決，免得掃了衆人的雅興。」

唐淑蕙眞是鎭靜到了家，坐在那兒就像坐在自己家裏一樣，眉梢生春，咀角含情，夾菜，喝酒，沒個停。

藍士良臉色一沉，冷冷道：「姑娘請回答我提出的問題。」

「什麼問題？」

「來此目的何在？」

「登台獻醜，混生活。」

「還有嗎？」

「順便也來看看這位姚泉先生。」

「看我？」姚泉接上了腔。「是不是還要質問我爲什麼要冒充唐老三的表侄？」

唐淑蕙冷冷地說：「我想看看你是什麼三頭六臂的妖怪，竟然使得一向小氣巴拉的『爛四兩』如此化費舖張，一見之後不過如此。」

這話很沖，已明顯地擺出了挑釁的姿態，而且將姚泉和藍士良兩個人都罵進去了。

藍士良自然忍受不住，正要發作，那白髮老者却向他打了一個眼色。同時說：「姑娘！今兒這場盛會，石頭城有頭有臉的人都到了，姑娘最好不要在這種場合找碴兒。鬧開來，對妳沒有什麼好處。」

唐淑蕙冷笑連連地說：「老前輩！牛大壓不死蚤子，人多欺不了誰。」

藍士良沉聲道：「妳到底想怎麼樣？」

「不怎麼樣，瞧瞧熱鬧，看看風光，輪到我的時候就上去唱。」

藍士良的臉色更難看了：「如果我要趕妳走呢？」

「不走。」

「哦！妳太過份了吧？」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作事會太過份。姓藍的！你似乎該掂掂份量。敢來，又敢挑明了跟你說話，當然是有恃無恐。」

「是怎麼回事？士良。」那位老前輩開了口。

「您只管吃喝，」藍士良勉强笑笑，然後回過頭來向唐淑蕙低聲道：「姑娘，想必是藍某人在何處得罪了妳，妳才選上今天這個日子來出我的乖。大夥兒玩得挺高興，咱們有話到後頭說去。」

「姓藍的！」唐淑蕙冷冷地說：「你如果以爲我是沖着你來的，那就錯了。」

「那麼，妳是沖着誰？」

「這位姓姚的。」

姚泉一直都保持緘默，此刻却不得不開口：「姑娘沖着我來，我又是客，那麼咱們上外面談談去，免得掃了衆人的興。」

唐淑蕙偏着頭，一副目中無人的神態：「姓藍的！放咱們倆離開嗎？」

「好！」藍士良咬牙忍住了氣，「你們有事要談就儘管去，不過，妳今天這種行爲太瞧不起人，我一定要教訓教訓妳。」

唐淑蕙冷笑了一聲，站起來朝後院走去。藍士良心頭不禁一楞，看起來，進了門的鬼，想送出去還不容易。如果她想趁機會脫身，儘可以向外走。當着衆人的面，藍士良也不便攔住她。

明月當空，庭院清靜，雖然前廳的笙歌管絃之聲悠悠傳來，這裏仍不失爲一個清談，細談之所。

唐淑蕙大馬金刀地在院中一站，冷冷地說：「姓姚的！咱倆是該談一談。」

姚泉同樣以冷漠的語氣說：「我認爲無此必要。」

「有此必要。」她的語氣很堅持。「我既不是唐老三的女兒，你也不是唐老三的表侄，咱倆都是冒牌貨。所以，我認爲我們應該坦誠地談一談，如果條件談得攏，我們可以聯手，那樣我們一定佔便宜得多。」

「妳不是唐老三的女兒，但是妳怎麼知道我不是他的表侄？」

「我當然知道。」

「妳空口無憑。」

「哼，我尋找唐老三，已不是一天，他的老家，我都去過，他有些什麼親戚，我太清楚了。」

姚泉一時緘默無語，倒像是眞被唐淑蕙一語道破了心中的秘密。

過了一陣，他才問：「妳找唐老三是爲了什麼？」

她反問：「你找唐老三又是爲了什麼？」

「妳殺姓龍的目的何在？」

「凡是找唐老三的人，我都要殺。」

「那麼，我也在內了？」

「當然。不過，我自己知道宰不了你；要不然，我也不會閑着沒事幹來找你作朋友。」

「我知道妳很聰明，也知道妳的武功不錯，但是妳有時會作糊塗事，比如說，今天妳就不高明，得罪了姓藍的對妳毫無好處。」

唐淑蕙老氣橫秋地說：「這種脚色我根本就沒有放在眼裏。」

「唐姑娘！人說藝高人膽大，妳是藝高人狂妄。妳看看，藍士良手下有多少好手，每人吐一口唾沫都會淹死妳。」

唐淑蕙壓低了嗓門問：「你可知道跟咱們同桌的那個老頭兒姓什麼，叫什麼？」

「不知道。」

「他姓何，名叫方箕，在石壩街賣跌打損傷的膏藥，他來，不是爲了喝酒，湊熱鬧，他是來爲我『護拖』的。今晚前來爲我『護拖』的人，少說也有十來個。你想不到吧？」

姚泉心頭多少有點吃驚，不過，他表面上，還是那樣的冷靜，語氣淡然地說道：「又何必擺那樣大的陣仗，妳在南京既然認識那麼多的人頭，只要妳在嘴邊提一提，就沒有人敢動妳啦！」

「閑話少說，我找你有三件事。」

「請講。」姚泉的態度，表現得始終很客氣。

「第一，我很想知道姓龍的跟你說了些什麼。」

「什麼也沒說。」

「嗯，第二，我想知道是誰想要張鐵嘴的命。」

「難道不是妳？」

「當然不是我。」

「我倒以爲是妳。」

「我爲什麼要殺他？」

「滅口啊！」

「錯了。姓龍的沒有死，他有一張嘴，殺了姓張的，也滅不了口。」

「哦！不是妳。」

「第三，我要那把刀。」

「那把刀？」並非姚泉明知故問，刀有兩把；一是從姓龍的身上拔下來，一把是從張鐵嘴身上拔下來。

「自然是我自己的那一把。」

「姓龍的帶走了。」這一次姚泉沒說實話，刀被他藏了起來，他爲什麼要留着那把刀，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了。

唐淑蕙倒像是一個乾脆俐落的人，掉頭就走，沒有再多說半個字。

姚泉的動作眞够快，一閃身就攔住了唐淑蕙的去路。

「幹什麼？」她平靜地問。毫無吃驚的狀態。

「妳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

「那條路？」

「翻牆而出。」

「哦？」現在，她反倒吃驚了。「你以爲我不能從大門走出去？」

「絕對出不去。」

「藍士良有這種本事？」

「他也許沒有這種本事，但是我有。」

「你是什麼意思？」

「在我個人來說，我並不想留難妳，如果藍大哥留妳不住，那時候我只有出面。」

「哦！好大的口氣！不過我要提醒你一句：在座的人，內中有十幾個高手是來爲我『護拖』的。」

「高手？」姚泉的口氣逐漸狂妄了。「要不要我說句口氣更大的話？別說南京，就是整個天下，也沒有一個人在我的眼下。」

唐淑蕙杏眼圓睜，柳眉倒豎，顯然心中怒火昇騰。她以行動代替了言語，搗胸就是一拳。女人動手用拳，在江湖上倒還少見。

姚泉並未閃讓，揚掌輕輕一撥，似乎想給對方吃一點苦頭。

拳掌相接的那一瞬間，姚泉才發覺過份將對方低估了；她雖是個女孩兒家，這一拳却有難以言喻的勁道，姚泉這一掌猶如撥在石頭上，非但沒有使對方吃苦頭，反倒使自己的虎口發了麻。

唐淑蕙冷笑連連地說：「姓姚的！你到底讓不讓路？」

姚泉很沉靜地說：「我看妳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妳若想全身而退，只有翻牆一途。」

「我不是鷄鳴狗盜之流，爲何要翻牆？」

「妳雖非鷄鳴狗盜之流，却也不是光明正大的人物，否則，妳就不會在那姓龍的背後動刀行兇了。」

「姚泉！」她那雙眼睛又瞪了起來。「你眞要自討沒趣？」

「我是爲妳好。」

唐淑蕙的怒氣稍斂，但她却迷惑不勝地說：「我眞不明白你爲何要這樣？」

「很簡單，我不願得罪妳。」

「你並沒有得罪我呀？」

「若是妳往前門走，藍士良一定會留難妳，那時，我不得不出面，那豈不是就得罪你了嗎？」

「你怎麼知道藍士良一定會留難我？」

「我說一定就一定。」

「試試怎麼樣？」

「最好不要試。」

唐淑蕙突然笑了，她輕佻地說：「你這個人倒固執得可愛。好！我翻牆而出，反正翻牆對我來說也不是頭一次。不過，我却關心一個問題，咱倆可有聯手的可能？」

「以後再說。」

「姚泉！我希望你早些表明態度，一旦敵勢分明，那時就來不及了。」

姚泉有些着急地說：「妳快些走吧！再晚一步，我敢用腦袋跟妳打賭，妳是絕對走不脫的。」

「聽你說得這麼肯定，我倒眞想試試，」唐淑蕙的態度愈來愈輕佻了。「瞧你急成這種樣子，我又不忍心逗你。好！我先走了……嗳！我住在『福安棧』，待會兒有空來找我。」

她似乎存心要在姚泉面前露幾手，一個倒翻觔斛，人已經到了牆外。

姚泉突然笑了；眞不知道他是因何發笑。

剛過二道門，就遇上了藍士良，他問：「那妞兒呢？」

姚泉道：「我想教訓她一頓，她竟然翻牆逃走了。」

「姚老弟！」藍士良埋怨地說：「你實在不該讓她走的；這一走，再想找到她，可就難了。」

「找她並不難。」

「這話怎麼說？」

姚泉詭譎地笑笑，說說：「她在我的手掌心裏。」

藍士良凝視着他，就像在鑑定一件古董般專心一致。過了許久，他才用力在姚泉膊頭上拍了一掌，然後縱聲大笑起來，同樣的，也不知道他是因何發笑。

笙歌連綿，管絃繁噪；這一場盛宴，是極爲熱鬧的，但是誰也看不出內中隱藏了重重危機。

姚泉回到了座上，現在，他對那位姓何的所謂江湖老前輩特別留意了。他不是一個多話的人，早已酒過三巡，他和這位老先生不曾說上三句話。回座以後，他的話突然多了起來。

「何老前輩的舖子在那兒？」

「石壩街。」

「賣的是……？」

「膏藥。」

「聽藍大哥說，何老前輩的功力高超，江湖上的朋友沒有一個不服，沒有一個不敬。」

何老頭笑了：「小娃兒！你剛才那句『功力高超』實在很有味道，你以爲我是拿拳頭服人？」

「用拳頭服人，也沒有什麼不對，弱肉强食，物競天擇，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屬於强者所有。」

「哦！」何方箕瞪大了眼睛。「那麼，你是屬於强者？還是弱者？」

「强者。」姚泉的口氣堅定有力，神情冷傲，大有君臨天下的氣概。

「好！好！好！」何老頭挑起了大姆指連聲讚嘆。「單是這份豪氣就教人激賞。不過，作爲一個强者，是需要幾個條件的。」

「請教。」

「第一需要慈悲爲懷，第二需要過人的機智，第三需要比別人硬的拳頭。你所說的以力服人只不過是三者之一。第二項靠天賦，第一項最難，有了慈悲爲懷的心境，那就爲衆人所敬重了。」

「金玉良言！金玉良言！」

「小娃兒！你具備這三個條件嗎？」

剛好，藍士良在別桌敬酒回來，揷嘴問道：「什麼條件？」

何方箕向他打了一個不要揷嘴的手勢，然後目注姚泉，等待他的回答。

姚泉從容地說：「這三個條件，我自問一條不缺。」

「哦？」何方箕的臉色頓時一變。

「先說這第一條……我稍諳岐黃之術，更通療傷之道，經常活人之命，不收診金，反貼藥錢，而且不問恩怨，不分敵友，這大概可以稱爲慈悲爲懷吧？」

「嗯！」何老頭點點頭，沒有揷嘴。

「再說機智，自問不笨，別人能想到的我也能想到，而且不比別人慢。」

「二位在談些什麼呀？」藍士良在旁又揷了嘴。

何方箕再度向他打手勢，而且還瞪了他一眼。

「至於說拳頭，」姚泉神態自若地說下去：「我雖不敢說打遍天下，至少很有把握不會被別人擊倒。」

「老弟！」藍士良連忙揷嘴說：「在何老前輩面前，怎可說這種大話？」

「大哥！我是實話實說。」

「好！好！好！」何方箕又是一連讚了三聲。不過神態和語氣都和剛才大不相同了。「年輕人想闖天下就必須要有這種豪氣和勇氣…

…不過，你眞有把握不被任何人擊倒？」

「最少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剛好，這時台上一個姑娘唱完，何方箕離座而起，一縱身上了戲台。

立刻响起一陣轟雷般的掌聲，喊叫的聲音也從四面八方响了起來。

「何老！唱一段烏盆計。」

「何老！打一趟羅漢拳……」

何方箕抱拳來了一個羅圈揖，笑着說：「姑娘們唱戲都是文的，沒有武行，總嫌不够熱鬧。咱們換換口味，打兩拳，踢兩脚，過幾招，分個高下……」

衆人又七嘴八舌了。

「何老！你一個耍吧！誰不知道你的羅漢拳打遍南京無敵手？」

「何老！別逗啦！誰敢跟你過招？」

「何老！你不是海量麼？今兒個，怎麼醉啦？」

「何老！你下來吧……」

「各位靜靜，」何方箕提高了嗓門：「古話說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們以爲我這套羅漢拳打遍南京無敵手，其實不然，座上就有一位號稱天下無敵手，喏！那一位，老藍新請的姚管事。」

姚泉是挑起這場爭端的主動者，所以毫無意外之色，儘管全場的目光都望向他，也絲毫沒有半點怯意。

「請吧！」何方箕人老心不老，好勝逞强之心不亞青年。「姚老弟！比劃比劃，熱鬧熱鬧，我只不過試試，是不是眞的老了。」

姚泉站了起來，衆人都等待着，等待他姿態美妙地躍上戲台，却想不到他是慢騰騰走過去，爬上了戲台。

噓笑之聲，立刻從四面八方响了起來。

姚泉恭恭敬敬地作了個長揖，笑着說：「何老！既是比劃比劃，您可別出重手啊！」

「點到爲止。」何方箕交代完畢，就老實不客氣地開了門戶。

姚泉也擺好了架勢，却並未出手。

「姚老弟，我痴長幾歲，你不客氣地先過招吧。」

姚泉點點頭，輕輕揮出一拳。他這裏剛一出手，何方箕那邊可就不客氣了，一連數拳，展開了猛烈的攻勢。

二人拳來脚往，戰成一團，氣氛逐漸緊張起來。

只聽台下有人悄聲說道：「我看何老今天要砸。」

「嗯！這小子的拳脚功夫眞不簡單。」

「糟糕！何老快要招架不住了。」

可不是，何方箕巳經被姚泉逼到戲台角上去了。姚泉只要再逼緊一點，這位老先生，非當場出醜露乖不可，然而姚泉却突然停止了攻擊。

何方箕滿面血紅，頸脹頰子粗，猛跺一脚，反身躍下戲台，掉頭就向外走。

藍士良連忙過去攔住，笑着說道：「何老！別認眞，是你老高抬貴手，才保持了一個和局……」

「和局？」何方箕瞪眼豎眉地說：「你是存心諷刺我？告訴你，我輸了，而且輸得很慘。從今以後，南京城有你姓藍的金交椅，因爲你請到了一個好管事。」

一甩手，這老傢伙還是走了。

衆人又在竊竊私議了。

「何老這是幹什麼呀？這不是在自找難看麼？」

「這姓姚的是什麼來路，不太好啊！」

「看，那邊有人打抱不平了。」

這時，姚泉巳回到了原來的座位，果然，有一個人向他大踏步走了過去。旁觀者以爲那是爲何方箕打不平的，錯了，他是過去攀交情的。

「佩服！佩服！」那人語氣激動，態度明朗，不像是口不言衷。「在下姓黃，單名一個坤字，平日對何老那套羅漢拳巳經佩服得五體投地，今日一見，才發現武學無止境，姚兄才是眞正的高手。」

姚泉顯得很沉穩，他沒有立卽答話，只是冷冷地去打量對方，三十多歲，貌相不惡，從五官，從神色，從氣度……不管從那一方面去看，都不像是一個有險惡心機的人。

藍士良送走負氣的何方箕之後也回到了座上，看見黃坤，連忙說：「坐！坐……姚老弟！這位黃兄家財萬貫，宅第連綿，却專門喜歡交結江湖朋友。……姚老弟！你剛才應該替何老留點面子的。」

「藍大哥！」姚泉不以爲然地說：「我根本無意跟老一輩的人物爭，他挑我，我也不能不上去。到最後，我只要再攻出一招，他就要滾下台，但是我却沒有再繼續攻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不錯，不錯！」黃坤連聲說：「姚兄巳經手下留情了……噯！此地不便多談，如果姚兄明天有空，不妨到舍下來坐坐。」

「好！一定登門拜訪。」

黃坤又回到原來的座位上去了。

「老弟！」藍士良壓低了聲音：「你可別瞞我這個作大哥的。你說是他挑你的，可是，如果你不拿言語激他，他也不會上火。」

「那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是什麼原因呢？」

「他是唐淑蕙的同路人。」

「你怎麼知道？」

「唐淑蕙說的。」

「你相信。」

「唐淑蕙說的話，多不可信，唯有這句話可信。」

「爲什麼？」

「唐淑蕙的行爲巳經到了明目張膽的程度，如果她沒有地方上的人頭作後盾她敢嗎？」

「嗯！」

「所以我給何老頭一個難堪，讓那帮爲唐淑蕙『護拖』的人知道厲害。」

「那麼，她混進來的目的何在？」

「不知道。也許被你發現之後，她中途作罷了。」

藍士良道：「如此說來，她還不算過份明目張膽了。」

「那是因爲此地有我。」

「老弟，我心頭有句話，一直不敢問，現在我可以問一問了，你到南京來到底是爲了什麼？」

「大哥！這一聲喊叫，可不是假的，今天叫了，明天還要叫，以後一輩子都要叫，我的事求你別問，到時候自然會水落石出。」

「好！我不問。可是，我總該知道一點情況，不然，一旦有了什麼情況，我眞不知道該如何應付。」

「好吧！我漏一點風聲給你聽：就是這幾天，南京要掀起一場大風波。」

「哦？是關於那方面……？」

「再別往下問了，等着瞧吧！」

「老弟，像我這種吃賭場飯的人，最怕惹事，最怕得罪人，爲了你，我什麼都豁出去了。老弟，有什麼事，可得先通知我一下。」

「放心！有我在，誰也不敢動你一根汗毛，場子裏不會有任何麻煩的。」

後面綵排戲登場的時候，姚泉先一步走了

・因爲他正要去看張鐵嘴的傷勢，時間似乎比預先約定的稍稍晚了一點，周雪姑顯得有些焦急。一見姚泉跨進大雜院，不由得脫口說：「我以爲你不來了。」

「張先生的情況怎麼樣？」姚泉並未去解釋何以晚來的原因，一開口就問到了張鐵嘴。

「還算穩定，只是頭上有點發熱。」

「那是免不了的，……，呃可有什麼行跡可疑的人在這兒出現過？」

「沒有。」周雪姑搖搖頭。接着，她又多了一句話：「就算有，也沒有關係。」

姚泉道：「我知道，姑娘是會功夫的人，老先生更是個中高手，張先生住在這裏眞是太安全了。」

張鐵嘴還在昏睡，周雪姑拿着燈，姚泉蹲下去，揭開蓋在傷者背上的被單，被單一揭，周雪姑手中的燈險些落下了地，姚泉也大大吃了一驚。

張鐵嘴是光裸着上身的，然而現在他的傷口上却有一件東西蓋着——那是一封信。

信封質地很講究，中封加紅，上面寫着「姚泉先生大啓」幾個字，書法銀劃鐵鈎，蒼勁有力。

姚泉不禁回頭去看周雪姑，她的眼睛瞪得很大，驚疑的目光東瞟西掃，就好像這屋子裏還有什麼可疑的人存在。

投書的人摸進來不被周青山，周雪姑發覺，這不算稀奇，投書者能預料姚泉的行踪，而且還要有把握這封信一定會落到姚泉手裏，那才眞不簡單。

姚泉將信放在一邊，穩定了心情，先檢查了張鐵嘴的傷勢，換上藥，將門窗都檢視了一遍，這才退了出來。

周雪姑冷冷地說：「姚先生，我希望你就在這裏看信，內容我不想知道，只想知道這位投書人是誰？」

「妳以爲他會具名？」

「不具名豈不成了鼠輩？」

「如果他敢具名，又何必用這種方法下書？乾脆當面找我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不打算在這裏看信？」

「我並沒有這樣說。」

「那麼，就請將這封信立刻拆閱，我站遠點，絕不偷看。」周雪姑將油燈放在高處，站得遠遠的。

姚泉拆信一看，大出意料之外，信上不但有署名，而且是意料之外的署名——唐老三。

「姚先生大鑒：傳聞閣下以本人表侄身份四處尋訪本人下落，聞之不勝駭異。且搜遍枯腸，對閣下全無印象，不知是何緣故。然從側面探聽，閣下也不似邪惡之徒，深感詫甚。如閣下確有必要與本人一見，請於明晨天巳明，日未出之際前來九龍橋上一晤。　唐老三拜上。」

姚泉本來想邀周雪姑共閱這封信的，現在，他慶幸自己沒有這麼作，不然，秘密就被揭穿了。

「有沒有署名？」周雪姑遠遠地問。

「沒有。當然沒有。」

「那麼，你一定知道投書人是誰了？」

「不一定。我還得想想。」

「姚先生！你大概是不想說出來，信上說了些什麼，那些人才知道那些事；還有，下書者一定是熟人，筆跡也應該認得出來……」

姚泉道：「我保證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的筆跡，而且，他在信上所提的事，我也從來沒聽有說過。」

「信上說了些什麼，能够洩漏一點嗎？」

周雪姑走近了一些。

姚泉的態度是那樣沉穩，語氣是那樣鎭定，然而，嘴裏說的全是假話，由此可見，他也是個城府極深的人。他先將那封信收起來，然後向前大跨了一步，使他和周雪姑更接近。笑着問道：「周姑娘！妳很想知道這封信的內容嗎？」

周雪姑的眼睛中閃過一絲警覺之色，很謹愼地說：「並不是很想，人總是有好奇心的，而且這件事發生在我家裏……如果你認爲不便，那就不要告訴我。」

姚泉突然俯下頭去凝望着她，好像突然有什麼念頭閃過他的腦際，使他的目光看起來有幾分怪異。他吸了一口氣，然後以極爲緩慢的語氣說：「信中提到一個我完全陌生的人。」

「哦！」

「這個人名叫周海通。」

「哦！」畢竟定力不够，周雪姑的驚色形之於言表了。「信上怎麼說？」

「信上說，周海通是個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我表叔。」

周雪姑將手裏的油燈放在桌子上，好像拿得太久了，手發痠。燈放下之後，她還不停地甩手揉腕。但在突然之間，她由一頭溫馴的小貓變成了一頭兇悍的母獅，身形前撲，右手五指箕張，向姚泉咽喉抓去。

姚泉身子靈巧地一閃，躲過了這一擊。

周雪姑一攻不得，並未罷休，正待繼續攻擊，內間驀响一聲沉叱：「雪姑，住手。」

這一聲喊，具有無比的威信，周雪姑立刻停下手來。

周青山站在堂屋通往內屋的門口，目注姚泉，緩緩地說道：「老弟台，老朽要問你一句話。」

姚泉一向很懂禮貌，此刻却一副君臨天下的神態，冷冷地說：「請問。」

「你認識周海通？」

「不認識。」

「不認識因何提到他？」

「因爲這封信上提到他。」

「信上根本就沒有他的名字。」

「哦！老先生因何知道這封信上沒有周海通的名字？」

「因爲這封信的內容我完全知道。」

「你是說，你巳經先一步看過了？」

「老弟台何必明知故問？這封信是老朽安排的。」

「目的何在？」

「想證實一件事。」

「何事？」

「證實你不是唐老三的表侄。」

「是與不是，與你何干？」

周青山一步跨出了門檻，語氣沉穩有力地說：「老弟台！到這種節骨眼，不把話說明對大家都沒有好處……你認識周海通？」

「這又與你何干？」

「因爲他是我的兒子。」

「爺爺！」周雪姑跑到老人家的身邊。「他一定知道爸爸的下落，千萬別讓他走……姓姚的！今天若不交待清楚，休想活着離開這間屋子。」

姚泉很沉靜，也很平穩地說：「姑娘，妳到南京就是爲尋訪令尊來的，是不是？」

「不錯。」

「妳找過了沒有？」

「每日都在打聽。」

「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人知道令尊的下落。」

「誰？」

「妳爺爺。」

這一老一少都流露了驚色，老者是純粹的驚，少者是驚中帶疑。她看看周青山，又看看

姚泉，然後又看看周青山……最後，她嘶吼：「爺爺！這小子胡扯一通，教訓他呀！」

周青山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爺爺！」周雪姑的聲音輕得不能再輕：「您眞的知道爸爸的下落？」

周青山垂着頭不吭聲。

「爺爺！」周雪姑跑過去，推揉着。「您說話呀！說話呀！」

周青山猛地抬起頭來，他的神態不再像一個慈祥的老人，皺紋縱橫的面孔顯得非常醜陋，聲音沙啞，活像在敲打一面破鑼：「雪姑！這小子胡說，揍他！揍他！用我們周家的獨門功夫揍他！」

周雪姑身子電旋，向姚泉立足之處撲過去。但她却撲了一個空，姚泉不知在什麼時候離去了。

周雪姑毫不猶豫就追了出來。

姚泉在冷寂的小街上走着，周雪姑從後面快步追來，他也沒有加快腳步。

「站住！」周雪姑終於超前攔住了他的去路。

「何事？」

「把話說清楚。」

「姑娘！我的話巳經說得很清楚了；事實就是事實，任何力量也不能改變。我剛才說過兩件事：令尊是江洋大盜，令尊的下落妳爺爺知道。對這兩句話我願意永遠負責。」

「家父出門多年，不知去向，也許會誤入歧途。」周雪姑的語氣緩和了許多。「在沒有證實之前，我不敢說你第一句話不確，但是，你第二句話是絕對說錯了，我爺爺絕不可能知道……」

「他知道。」

「不會。」

「姑娘！妳永遠也不能了解一個作父親的心情：也不會了解一個作爺爺的心情。他……他不忍心在妳面前揭穿這個殘酷的事實。」

周雪姑沉默了，許久，她才問：「那麼，你可知道家父的下落嗎？」

「不知道。」

「那麼，你怎知道他是江洋大盜。」

「知道周海通是江洋大盜的，並不止我一個。」

周雪姑驚訝得倒退了一步：「你是說盡人皆知？」

「盡人皆知這句話太誇張了，知道的人實在不少。」

周雪姑目眶中含着淚，哽咽地說：「姚先生，如果你說的是事實，我絕不怪你。倘若你信口胡說，侮辱家父，我還要找你算賬。」

一扭頭走了。

姚泉凝視她的背影，發出了一聲輕嘆，直到她的背影在夜色中消失。他才轉身向夫子廟前走去。

夫子廟前眞够熱鬧，如果想在這種場合中找一個人，可不簡單。不過，姚泉還是將卓霸找到了。

卓霸正在那裏口沫橫飛地吹牛：「我到過東洋，到過朝鮮，從來沒遇到過敵手。我在哈爾濱，摔過老毛子，也摔過非洲大猩猩……各位以爲我姓卓的吹牛，儘管來考考我，有人將我摔倒，奉送大洋二十元，還請他大吃大喝一頓。」

這是他每天在場上必吹的，自然從來沒有人上去試過，看他那副身胚，誰還敢試？

可是，今天當他的大話一說完，就有人進了場子，是姚泉。

卓霸先是一楞，接着他又笑了，將姚泉拉到場子角落裏，輕聲說：「姚先生，我本來要去找你的，聽說藍家大院今晚宴客，正打算明兒去找你……」

「怎麼樣，有消息沒有？」

「還沒有……」

「你不是說，今晚一定有消息？」

「是！是！那個人還沒有見着，明兒一大早……」

「卓霸！咱們摔一交。」

「什麼？」

「我要跟你學學。」

「姚先生，談起摔交，你恐怕不是我的對手哩！」

「我只是想學學，如果我輸了，我給你的錢，就算送你買酒喝，有沒有消息我也不追問了。倘若你輸了，我也不要你當場許下的二十塊大洋，只要消息——唐老三的消息。我今晚就要。」

「好！」卓霸很樂，他似是很有信心。一轉身，扯開了嗓門：「各位！這位要跟我摔交，大夥兒正好飽飽眼福……姚先生！請吧！」

摔交是一門巧功夫，用的是借力使力，身高體大的下盤穩，自然要佔便宜，大夥兒一看姚泉那副瘦瘦精精的樣子，全都笑了。

姚泉却沒有笑，他一本正經地從木架上拿起一條黑布帶子紮了上腰，面對卓霸擺好了架勢。

卓霸打算速戰速決，解決了姚泉之後，他還要趁時間多賺錢，所以一上來就展開了急進猛攻。

然而姚泉却不讓他挨邊，一味地騰挪閃躲，他是用這種戰略來消耗卓霸的體力。

果然，不多一會兒，卓霸就氣喘吁吁了。

姚泉看準一個空檔撲上去，抓住對方的腰帶，一擰胳臂，將對方摔倒地上。

姚泉並未鬆手，右膝頂在對方腹部上，左胳臂格在對方咽喉處，俯下頭，輕聲說：「卓霸，你還要在夫子廟混生活，現在說老實話，我還可以給你一個反敗爲勝的機會。」

「你……你要我說什麼？」

「是誰教你來跟我打交道？」

「沒……沒有啊！」

「卓霸！這事不算完，場子上砸了你的招牌，待一會兒收了場子我還要砸你的腦袋。說：是誰？他的用意何在？」

「你先放我起來。」

「先開口，後放人！」姚泉說得斬釘截鐵，不過，他的聲音却很低。

這時，圍在場子四週的看客巳經在吼叫了：「卓霸！別躺在地上裝死狗呀！你不是摔過東洋鬼子朝鮮佬，外帶非洲大猩猩麼？」

「姚兄！」卓霸求饒了：「我是靠這個混飯吃的，你給我留條路行不行？」

「行！但是要立刻回答我的話。」

「好！你不能傳出去是我告訴你的。」

「絕不洩風聲。」

「是石霸街賣膏藥的何方箕……」

「當眞？」

「絕不假。」

「好！用勁翻……」

姚泉微一鬆勁，卓霸就翻了過來，反將姚泉壓住了，煞有介事地說：「服不服輸？不服輸我就壓得你透不過氣來。」

「服輸！服輸！」姚泉高聲大叫。

卓霸一騰身飛跳了起來，向看客來了一個羅圈揖，又吹起來了：「火車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堆的……」

姚泉早巳一溜烟似地走了。

他並不是着急要去找何方箕，而是到了狀元境的「福安棧」。

在櫃上問明了唐淑蕙住的房號，立即找上門去，來到門口，却聽到一陣咯咯嬌笑，原來

房內尚有別人，姚泉準備敲門的那隻手又收了回來。

「劉爺！」只聽唐淑蕙吃吃的笑着說：「你這是吃那門子乾醋呀！人家姓姚的現在是藍家大院的管事，我這個吃開口飯的人，當然得賣賣賬啊！」

接着，響起了一個沉悶的聲音：「翠花！妳別跟我打哈哈，我要跟你好一好，妳却說這個地方姓姚的也知道，萬一來撞上不好意思。倘若妳眞有意，換個棧房不就結了嗎？」

「劉爺！幹嗎那麼急呀！只要你有意，我有心，還差這一時半刻的嗎？」

「好，我半夜再來，行麼？」

「行！行！一千個行！奴家門不上門，你請自進。」

「可不許跟我耍花樣啊！」

「哎呀！劉爺！像你這種年少英俊，又有錢又有勢的主兒，上那兒去找啊！」

「別嘴上甜，來！給我香一個……」

嘖地一聲，不禁使門外的姚泉皺緊了眉頭，就在他暗暗皺眉的這一瞬間，脚步聲巳到門口，姚泉避讓巳是不及，只得騰身躍起，雙手攀住橫樑，懸空吊起。

姓劉的走了，房門却沒有門上，只聽唐淑蕙說：「下來吧！別老是猴在樑上呀！」

原來她早就知道姚泉到了。

姚泉進了房，劈口就問：「姓劉的是什麼人？」

「不相干！」唐淑蕙一語帶過。「怎麼，想通了？」

姚泉自然明白她這句話的意思，也將她的問題避過去，笑着說：「在我正式回答之前，我要先問妳幾個問題。妳可以拒答，如果回答就請說眞話。」

「好！」

「在藍家大院，除了何方箕之外，其餘爲妳『護拖』的人，請妳說出他們的姓名。」

「拒答。」

「妳倒乾脆，第二個問題：妳找唐老三，是代表妳個人，還是某一個帮派。」

「拒答。」

「第三個問題：我跟妳聯手，會有什麼好處。」

唐淑蕙笑着說：「這個問題，我不會拒答了……你我聯手，唐老三絕不會落到別人手裏去。」

「妳是說，找唐老三的人還很多？」姚泉在明知故問。

「太多了！比如說龍少雲吧……」

「那個龍少雲？」姚泉似乎又問了一句多餘的話，那個龍少雲？當然是挨了一刀，僥倖未死，經他悉心治療的龍少雲了。

「姚泉！」唐淑蕙的臉色放了下來。「我發覺我們聯手的可能性太小了，因爲你這個人老奸巨猾，太不坦誠。」

「何以見得？」

「你爲他療傷，你爲他救命，怎會不知道他就是龍少雲？」

「施恩不圖報，我又何必問他的姓名？妳這個人似乎太過多疑了。」

「就算我多疑吧！」

「你還沒有明確的回答我的問題。」

「要怎麼才算明確？」

「人活在世上，爲的不外名利二字。妳找唐老三，我找唐老三，恐怕都是爲了一個『利』字。就算唐老三落在我們手裏，那個『利』字該如何分法？」

「你說呢？」她反問。

「妳說。」

「一人一半如何？」

「那一半？」

「一半就是一半，什麼那一半？」

「『利』字是一半『禾』，一半是『刀』，拿『刀』的那一半分給我，我可吃不消。」

唐淑蕙冷笑道：「你又不是張鐵嘴，竟然拆起字來了。」

「這是閑話！」姚泉態度從容地笑笑，又說：「妳對唐老三了解多少？」

「我了解他手裏有一大單財富，這難道還不够？」

「他的實力呢？」

「實力？」唐淑蕙嗤之以鼻地笑笑。「一個人，一條命，還有什麼了不起？」

「他有一個很難纏的伙計。」

「誰？」

「周海通。」

「周海通？」唐淑蕙臉上掠過一絲驚色。「是不是捲海州，鬧揚州，八百官兵圍捕，猶從容逃脫的『出柙虎』周海通。」

「是他。」

「姚泉！你在唬我嗎？周海通是何許人物？唐老三又是何許人物？一個是赫赫有名，地動山搖，一個是無名小卒，他倆又怎會搭在一起？」

姚泉道：「妳以爲唐老三是無名小卒？嗯！錯啦！」

「哦！難道他還是一個大人物？」

「不是大人物怎能作這種大案？」

「不錯，這件大案是他作的，根據我所了解，他只不過是瞎貓碰上了死耗子……」

「哼！」姚泉打從鼻孔裏噴出來一股冷氣。「我看妳才是一頭瞎貓。」

「姚泉，從來沒有人這樣罵過我，沒話說，我認了，不過，你得交代清楚，我瞎在什麼地方？」

「因爲妳根本沒有摸清楚內情，瞎碰亂撞，也想去抓一隻死耗子。」

「哦！」

「妳可知道唐老三是什麼出身？」

「別問啦！明知我答不上來，何必一個勁兒的問？」

「在華北地界上有一個最有名氣的人物，名叫傅濤紅，這個人妳可曾聽說過？」

「天下第一騙，誰不知道？」

「唐老三是他的嫡傳弟子。」

「那麼，傅濤紅死掉之後，唐老三豈不成了天下第一騙？」

「沒錯。」

「哦！那倒是失敬了。」

「這件案子憑武功是絕對成不了事的，得靠機智，所以唐老三才能順利得手。但是這是一票數目很大的紅貨，銷贓不易，而且江湖道上覬覦的人又多，唐老三知道到手容易出手難，守住更難，所以他找上了周海通。唐淑蕙！妳今晚的收穫太大了。」

「嘻！」唐淑蕙笑了。「我的招子很亮，找對了聯手的主兒……那麼，唐老三到南京來幹什麼？」

「銷贓。」

「幹嗎又躲起來了呢？」

「找他的人太多了。」

「有周海通他還怕什麼？」

「周海通本身積案如山，能不露面就不露面……其實，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很微妙，周海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劇盜，見到這一大批財貨會不動心嗎？當然，唐老三也有一套防範他的辦法……」

「姚泉，如此說來，我們可要儘快動手，萬一周海通起了異心……」

「放心，現在還不算太晚。現在，我們該談談聯手的條件了。」

「一人一半，難道不公平？」

「不行。」

「爲什麼？」

「因爲，你知道的比我少，能作的也比我少。」

「好吧，我讓步，四六拆。」

「不行。」

「我再讓，三七拆。」

「不行。」姚泉還在搖頭。

唐淑蕙目光中閃過一絲兇焰，姚泉正好傲慢地望向別處，因此他根本沒有看到。

很快地，她又笑了，笑得很嬌，很媚，語氣中沒有絲毫不快：「姚泉！你是在逗我吧！我連三成都佔不到，這那裏算是合作？」

「唐姑娘！妳懂戲，我不防打個比方，如果這是一台戲，唱的是空城計，我去孔明，妳不過是個報子，妳拿的怎能和我一樣多？」

「在你眼中，我只不過是一個比龍套稍爲重一點的脚色，嗯？」

「的確如此。」

唐淑蕙道：「好，我認了。你說吧，到底分給我多少？」

「不一定。」

「不一定？這是什麼話？」

「那要看妳的表現而定，到時我給妳多少就收多少。」

「姚泉！你好像吃定我了。」

「我的確是吃定了妳。」

「爲什麼？」

「因爲妳連邊都沒有摸着，如果沒有我，妳連見唐老三一面的機會都沒有。」

「照你這麼說，我根本毫無用處，旣無用處，你又何必跟我合作？」

「不，妳多少還有一點用處。」

唐淑蕙的臉都氣白了，而她尚能忍住，沒有發作，不過，語氣已經轉冷了：「哼！承你高抬，我還不算是個廢人，請問：我還有什麼用處？」

姚泉壓低了嗓門，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釣住姓劉的。」

「哦！姓劉的對你很重要？」

「妳應該說對我們很重要。」

「姚泉，我還沒有答應是否跟你聯手，『我們』這兩個字目前還不能用。」

「隨妳！」姚泉表現出一副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如果妳不跟我聯手，妳只有亂撞瞎摸；如想跟我一齊走，就將姓劉的牢牢釣住。」

「請教，我用什麼作餌？」

「看他喜歡妳什麼？」

「姚泉！你把我當什麼？一個下賤貨？一個專門靠美色迷惑男人的淫娃？」唐淑蕙終於忍不住勃然大怒了。

「別發火！美色本來就是女人最犀利的武器；用這種武器俘虜敵人，傷害敵人並不是丟臉的事。」

「姚泉！」她苦笑。「我被你降服了，你是奕者，而我只是棋盤上的一顆棋子。不過，我有一個要求——請說明爲什麼要釣住那個姓劉的。」

「他是一個關鍵人物。」

「請說得更明白一點。」

「他是正在和唐老三接頭的收贓人。」

唐淑蕙先以驚訝的目光望着他，然後很服氣地說道：「姚泉，你好像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所以，妳該聽我的。」

「好！我聽你的，那麼，我再請問一件事：那姓劉的會不會武功？」

「高手。」

「高到什麼程度？」

「高到自以爲天下無敵。」

「其實呢？」「其實也不錯。不過，有一個人却可以輕易制服他。」

「誰？」

「妳。」

「嗨！」唐淑蕙笑了。「姚泉！你太捧我啦！我能制服他。」

「實際上妳已經制服他了，」說到這兒，姚泉臉色倏地一沉：「咱們不多談，就到此打住，明兒一大早，我再來。」

唐淑蕙也沒有留客之意，姚泉是說走就走，二人就這樣分開了。當然，在好幾個回合的來往上，姚泉都是勝利者，因此，在步履間，頗有躊躇志滿的意味，所以，當有人攔住他的去路時，他都不大在意。

「站住！」對方看姚泉那種目無餘子的傲勁，不禁大吼一聲。

姚泉這才停了下來。

四十冒頭，人高體壯，一臉絡腮鬍，一口山東腔，就站在姚泉面前，姚泉似乎已知道這人是誰，也沒有答話。

「你姓姚？」

「嗯！」

「姚泉？」

「不錯。」

「跟我來。」那人說完後，掉頭就走，似是很有把握，姚泉一定會跟他走。

絕得很！姚泉眞很聽話，悶不吭聲地跟他走到一條很暗的窄巷，那人停了下來，冷冷問道：「姓姚的！你找唐老三幹什麼？」 ②

（未完）

奇人奇技

劉大扒門傳振嵩

慧心

我們的武功是從很古老的年代流傳下來，有些兵器也是自古相傳至今的，由於劍術複雜，故此練劍的人，首先要知道那種劍術究竟屬於某一類，古人把劍術稱做「劍舞」，以及「擊劍」，表示一把長劍可以變成舞蹈，動作柔和，姿勢美妙，在皇帝的臉前表演，又可以看做兵器，劍鋒如此銳利，當然是很有用的兵器了，此外，還有人把一柄長劍看做健身運動的器械，現時有許多人早上起床就玩太極劍，這種劍術就是練習健身的，並非用來打鬥。

在各種劍術當中，有一種劍術稱做「八卦游龍劍」，它就比較古怪，已然可以健身，又可以看做劍舞的表演動作，至於抗敵制勝，它就更加出神入化，這一套劍法以傅振嵩玩得最爲出色，根本上傅振嵩的八卦游龍掌就是一套武藝超羣的拳技，把它化而爲劍，當然另有一套。

這種劍術以點爲主，卽是說，它並非一刺就刺到盡，只是把劍鋒向敵人身上重要的部位使勁一點，有如蜻蜓點水，便卽殺敵制勝，故此他向對方的眼睛，咽喉各處發招居多，又因這一類重要的部位必須在貼身那麼短的距離攻擊，不能相距太遠，故此，要用腰勁幫助，幾乎在敵人的兵器快要衝刺到自己身上來那一瞬，然後出擊，運用它的時候，必須靈活到極點。練劍之人，先要練功，腰上沒有勁，學習了它也沒有用。

這一套劍術並非傅振嵩創造出來，不過他打得特別出色而已，本來它稱做「十三傳劍」。由李景林學習得來。

李景林本來不是劍客當中的高手，事有湊巧，當時他在南京居住，南京城外的一個名勝地方就是莫愁湖，某天，他到莫愁湖遊玩，忽然看見有人練劍，劍風虎虎，把湖邊蘆葦吹折，每一條蘆葦的靠近頂端那一處，給劍風吹斷，僅斷一尺，他覺得有趣，便趨前欣賞，原來此人是和尙。

和尙練劍已經奇了，用劍去砍劈蘆葦，更是奇上加奇，原因是蘆葦本身十分柔軟，劍鋒不易把它砍斷，因此之故，李景林立刻福至心靈，纏住那個和尙，盡量想辦法討好他，希望學劍。

那個和尙沒有把自己的姓名告訴他，但卻說李景林跟他有緣，不妨傳授李景林劍術，傳到李景林剛剛第十三傳，旣然和尙沒有把法號對李景林說知，於是李景林就自作主張，把它稱做「第十三傳劍」。

這個名字很怪，那時李景林在南京主持國術館，他本人並非武林高手，但在政途方面有人支持，故此榮任國術館長，孫祿堂就不同了，他是當時全國形意拳的掌門人，兼擅太極和八卦軟硬功夫，都很出色，任職南京國術館總教練，因此兩人常常坐着交談。

雖然孫祿堂並非以劍享譽，但也有他本門劍法，包括太極劍和八卦劍，因此他看見李景林施展那一種特殊的劍術，大吃一驚，一看就知道這一路劍法是上乘的招式，發生很大的興趣，朝夕跟李景林研究，以孫祿堂的武藝來說，已經登峯造極，加上了這一種劍法本身特別精采，於是就變成他本門的劍，形意拳本來對劍法並不出色，加入了這一套，就如有錦上添花。

傅振嵩是孫祿堂的高足，被他派到廣州教授武藝，當時他剛到南方來，一定要施展一些特殊的拳脚，刀劍，然後能够使人看了心服，他在高陞戲院裏面表演八卦游龍掌之後，一時靈機一觸，就把這一套劍加上另外一個名稱叫做「八卦游龍劍」，其實是孫祿堂教的十三傳劍。

這一套劍術並非他本人單獨表演，而是由一個門徒以及兩個門徒分兩次表演，卽是說，單對單的「對拆」，或者以一戰二的對拆，他的一條腰好像有彈簧，龍蛇起伏，繞劍而飛，驚險非常，每一種消解姿勢，都是在恰到好處的，有許多人看在眼裏，認爲它是南方不容易看得見的一手好劍。

傅振嵩表演那一套劍之後，有一個姓劉的人便向他挑戰，此人稱做「劉大扒」，所持的是一柄五爪長扒，那種鐵扒本來非常沉重的，屬於上陣作戰的兵器，如果獵人打虎用它作戰，那就更加出色，因爲那些大扒剛剛可壓住老虎，那時劉大扒就以這一手武功享譽，不過，他的大扒有兩種，一種扒是用來鬥長兵器的，重達十五斤，另外一種扒卻是專門刀劍之類的短兵器，僅重三斤，因爲傅振嵩有了名氣，他就派人拜訪傅振嵩，談及此事，他的徒弟向傅振嵩說明劉師傅希望研究武功，並非蓄意挑戰，因爲自古相傳下來，長兵器碰着短兵器往往吃虧，劉師傅的大扒有兩種，特別爲了鬥刀鬥劍而設的一種輕扒，那就大不相同，反而握着短兵器的會吃大虧，原因是短兵器鬥長兵器的時候，最有利的一招稱做「白蛇上樹」，由低處倒削到對方的前鋒手，碰着大扒就無所施其技了，因爲大扒並非長槍或長棍，扒的末端有五爪伸出來，彷如五爪金龍，刀或劍剛剛碰着它，就會給它纏住。

劉大扒派去的門徒說完了這些，他就順口問問傅振嵩肯不肯跟劉師傅玩玩。

一向挑戰的人都是以兩種形式姿態出現，一種是「踢盤」，盛氣凌人，入門便打，另外一種就以研究性質出現，預防打輸給人恥笑，故此劉大扒的門人說得十分謙虛，傅振嵩也很有禮貌的說：「口說無憑，最好請劉師傅跟我在廣場交手，只有兩三個人觀看，卽是說他帶一個門徒我也帶一個門徒到那裏去，不讓別人看，那就不會把這一次勝負宣揚到外邊去。」

他處理得這樣好，對方稱讚不已，跟着傅振嵩笑了笑，說：「任何兵器所謂有利或無利，不過是浮泛之詞，假如功力較深，分明是無利的兵器，也可以打贏對方的，因爲劉師傅擅長用鐵扒，我擅長的一柄八卦游龍劍，根本上就不會跟鐵扒相鬥，只是貼身出擊，故此我跟劉師傅交手的時候，只用竹劍，同樣的可以獲勝。」

對方聽了大吃一驚，說：「傅師傅說的竹劍是否就用大竹削成的那種劍呢？」

「是的，竹劍不會刺傷別人，我在竹劍上面靠近劍鋒之處，先行浸過膠水，再浸白粉，那麼，相鬥的時候，如果劉師傅給我的竹劍刺了一下，不過留下一條白印，那就可以定出輸贏來，請你轉告劉師傅，他必須答應我用竹劍，否則，偶然創傷了身體，彼此都沒有好處。」

傅振嵩當時只是隨口說說，怎料此人回報劉大扒，劉大扒聽了震怒異常，說：「他怎能用竹劍相鬥呢？分明是太過輕視我了，不過，我也可以讓步的，我的那一柄大扒纏上了白布，也浸膠水，再塗白粉，那麼，兩人就不會眞的鬥傷了，我始終不明白，爲甚麼他竟有此胆量，用竹劍作戰。」

到了比試武藝那天，沒有甚麼人在旁欣賞，只是兩三個門徒，傅振嵩以及劉大扒把那一柄扒向着地面擺出「鐵牛耕地」那一招，照他的想法，傅振嵩一劍刺來，他的大扒往上圈了一下，跟着發招，當然佔盡上風，殊不料傅振嵩向前虛刺一劍之後，立刻收劍，而且繞着劉大扒的身體團團轉，劉大扒雖然有機會連續猛刺，但卻無法看清楚對象，鬥了一會，傅振嵩的身形一晃，躍出圈子說：「我們打到這裏就算了結，到外住喝酒吧！」

劉大扒聽了這句話，俯頭一望，原來他的身上已經在背後腰間各處中了十次的白粉，這才心悅誠服，不自覺低下頭來。

他到底是讀書明理之人，立刻改容執弟子禮，向傅振嵩拜師，於是，他學習到八卦游龍劍，以後劉大扒就不再用大扒這個名字教授武功，用他本來的名字「劉光」。至於那一套八卦游龍劍，在傳振嵩十多個高級門徒當中，以他玩得最好，原因是他曾經以扒門劍，吃過虧，知道八卦游龍劍的玄妙。

超人幻想傳奇故事／

倪　匡·文
盧　令·圖

兩生（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非人協會會員阿尼密，向大會報告，要推荐一位會員，據他說，那被推荐的人是具有兩生的智識的人，他的前生是一位荷蘭醫學家寶德教授，在完成研究拯救黃熱病的那一日，不幸爲暴徒打死，寶德的靈魂告知阿尼密，他要帶着他生前的知識再投胎爲人。阿尼密爲尋找寶德第二度爲人的下落，走遍天涯海角，廣登告白，三十年來，一無所獲，當阿尼密重回到耶加達，廣登告白的第三日，有一自稱是葛克少校者來訪，他說在三十年前第二次大戰時，曾深入新畿內亞，獲一土人告知他，有一件有關奇怪嬰兒的事——

深入不毛地

看到阿尼密又皺着眉，葛克少校忙搖着手，道：「我快說到正題了，那個奇怪的嬰孩，就在新畿內亞腹地，深山中的一個部落之中，是經過了許多人的口，輾轉傳了出來的。」

葛克少校望定了阿尼密，道：「這個嬰孩，在出世後不久，就會說一種十分奇怪，沒有人聽得懂的語言！」

阿尼密急急地問道：「什麼語言？他講了些什麼？」

葛克少校搖着頭，道：「不知道，沒有人聽得懂！」

阿尼密的雙眼，閃閃生光，看來他正在深思，葛克少校又拿起了酒瓶來。

可是這一次，他還未曾從瓶中斟出酒來，阿尼密就突然走向前來，伸手將酒瓶，自他的手中搶了過去！

葛克少校睜大了眼，苦笑了一下，這樣的待遇，他像是受慣了的一樣，所以也沒有什麼特異的反應，只是聳了聳肩，站了起來道：「對不起，我說的事情，對你一點用也沒有！」

阿尼密望定了葛克少校，沉緩地道：「你完全弄錯了，正因爲你所說的，對我有用，所以我想你保持清醒，不要你喝醉！」

重遇兩生人

葛克少校睜大了眼，一臉感到意外的神氣，阿尼密已問道：「你見過那個孩子沒有？」

葛克少校道：「當然沒有！」

阿尼密又道：「那麼，是誰對你說起有這樣的一個怪嬰孩的？」

葛克少校苦笑了起來，道：「先生，事情已將近三十年了，我怎麼還記得清？」

阿尼密忙又道：「那麼，你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這件事的，總可以記得吧？」

葛克少校雙眼斜睨着阿尼密手中的酒瓶，阿尼密吸了一口氣，道：「少校，要是你提供的消息，能幫我找到我要找的人，我可以買下世界最大的酒廠送給你！」

葛克少校的喉際，發出了「咯」的一下聲響，面上的肌肉，也不由自主地抽動了幾下，他嘆了一聲，說道：「阿尼密先生，我認爲，你的承諾，還不如現在送我一瓶酒來得實惠一點。」

阿尼密道：「爲什麼？你不相信我會給你重酬？」

葛克少校搖着頭，道：「我並不懷疑這一

點，只是我認爲你無法找到那個傳說中的嬰孩吧！」

阿尼密的神情有點兇狠，他陡地踏前了一步，道：「我一定要找到他，我在世界各地尋找他，已經足足三十年了，我不在乎多花三十年時間，我一定找到他！」

葛克少校又吞下了一口口水，阿尼密的神情緩和了些，道：「已經有了綫索，應該可以找得到的，新畿內亞不過是一個島，就算踏遍了全島，也要將他找出來！」

葛克少校望了阿尼密半晌，然後，學着阿尼密的口氣道：「新畿內亞不過是一個島！」

阿尼密揚着眉道：「怎麼，我說錯了？」

葛克少校攤了攤手，道：「沒說錯，但是你這樣充滿信心，就表示你根本未曾到過新畿內亞。」

阿尼密承認道：「是的，我沒有到過新畿內亞，但是那並不能改變事實，它仍然只是一個島！」

葛克少校喃喃地道：「等你到了那裏，你就會改變了，你不知新畿內亞有多大，我敢說，它是完全與文明世界隔絕的，在中央山脈腹地中的那些土人部落之中，就算爆了一顆氫彈，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不會知道，從來也沒有文明人可以進入那些地區，在那些地區生活的土人，當然也無法通過佈滿了毒蛇虫蟻的原始森林，和高山峻嶺，和其他的人接觸！」

阿尼密卻還是充滿了信心，道：「你說的話也不盡實在，那個奇怪的嬰孩的事，還不是傳了出來！」

葛克少校道：「好，你要去找，我是沒有理由阻止你的，是不是？」

阿尼密道：「你也阻止不了，由於你對新畿內亞的了解，我請你做嚮導！」

葛克少校十分高興，道：「那太好了，阿尼密先生，你知道，我失業很久了！」

阿尼密道：「我們明天就出發，第一個目的地，就是你聽到當地土人講起有關那個奇怪的嬰孩的地方，那是什麼所在？」

葛克少校道：「是一個小村莊，當地土人，叫他們的那個村莊叫克蓬。」

阿尼密道：「好，就從這個叫克蓬的村莊開始吧。」

當第二天下午，葛克少校指着克蓬所在的方位給阿尼密看的時候，他們是在一架中型的水上飛機的機艙之中，飛機由阿尼密駕駛，他們才飛過了弗羅勒斯海和班達海，在阿魯羣島的一個小機場上，補充了燃料，直飛新畿內亞的沿岸。

當他們在飛機上，已可以看到連綿的海灘，起伏的山崗和濃密的森林之際，葛克的手指，在一幅精細的新畿內亞地圖上移動着，道：「大約是在這裏，這種小村莊，地圖上是不記載的。」

阿尼密轉頭向着地圖上看了一眼，沒有出聲。

葛克少校又道：「我不認爲那地方可以供飛機降落。」

阿尼密道：「誰說我準備直接飛到克蓬去？我們的飛機，將停在海邊。」

葛克少校呆了一呆道：「然後我們——」

阿尼密道：「我們步行去，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去找我們要找的人，我想你當年被日本人追捕時，不見得是坐着豪華汽車逃命的吧！」

葛克少校苦着臉，道：「阿尼密先生，那是三十年之前之事了，那時，我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現在我已經快六十歲！」

阿尼密冷冷地道：「我看你身體可以支持得住，說起年紀來，我比你老多了！」

阿尼密一面說着，一面已經將飛機的高度降低，在空中看來，海水在連綿不絕的海灘上，濺起來的白花形成一條直與天際接壤的白綫，夕陽映得海水通紅，景色壯麗，嘆爲觀止。

飛機終於在海邊降落，那是一個很寧靜的海灘，當他們來到海灘上之後，天色已經迅速黑了下來，向前望去，不到一百公尺，就是鬱蒼的森林。

阿尼密和葛克少校兩人，都背着沉重的背包，向前走去，葛克少校每向前走一步，就回頭向飛機看上一眼，一直到來到了森林中，再也看不到飛機爲止。

一到了森林中，簡直是一片漆黑了！

阿尼密走在前面，他略停了一停，就從背包中取出一隻大電筒來着亮，電筒才一亮，葛克少校就大叫一聲，直撲過去，將電筒搶了過來，立時熄去。

阿尼密在黑暗之中，看不到葛克少校的神情，但是他卻聽得出，葛克少校在吁吁地喘着氣，接着，他叫道：「你真的一點也沒有在森林中生活的經驗，不能有亮光，有了亮光，你會受幾百種敵人的攻擊，直到你死了，還不知怎麼死的！」

阿尼密立時道：「對不起，真的，我沒有在森林中生活的經驗！」

葛克少校像是餘悸未息，又說道：「你可知道，在這個地方，至少有一百種以上的昆虫，是有毒的，你看見過有毒的蛾沒有？在新畿內亞的森林中，至少也有二十種以上不同的毒蛾！」

阿尼密「哼」了一聲，說道：「照你那麼說——」

葛克少校大聲道：「照我說，我們根本不該在夜間走進森林來！」

阿尼密的回答，來得很快，道：「我們總不能避免在森林中過夜的，事情總得有個開始，就從今天晚上開始吧！」

葛克少校嘆了一聲，道：「好，不過求求你，千萬別亮着電筒，跟着我，我會找到一處可以過夜的地方。」

阿尼密道：「當然，你是嚮導！」

葛克少校苦笑了一下，在黑暗中久了，阿尼密可以看到他在前面，小心移動着腳步，阿尼密跟着他，走過了一里左右，聽到了水聲，林木也稀疏了些，眼前變得明亮了一些，他們來到了一條小河旁，阿尼密和葛克少校，爬上了河邊的一塊大石，躺了下來。

阿尼密問道：「到克蓬去還有多遠？」

葛克少校道：「沿這條河向上游走，如果我沒有記錯，大約經過十幾個村莊，就可以找到克蓬了。」

阿尼密表示滿意，閉上了眼睛，葛克少校望了他一眼，道：「先生，請原諒我的好奇，你真的相信，在腹地的土人部落中，有一個生下來不久就會講另一種語言的怪嬰孩存在？」

阿尼密並沒有睜開眼來，只是說道：「是的！」

葛克少校笑了起來，道：「那嬰孩講的是什麼地方的語言？」

他在這樣問的時候，語氣很輕佻，顯然是充滿了譏刺的意味的，可是阿尼密的回答卻很正經，道：「荷蘭語，或者是英語、德語、法語和拉丁語！」

葛克少校聽了阿尼密這樣的回答，坐了起來，道：「先生，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阿尼密道：「當然不是！」

葛克少校笑了起來，道：「如果真有一個會說那麼多種語言的人，生活在中央山脈腹地的部落之中，那麼，他一定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阿尼密也不禁睜大了眼睛，問道：「爲甚

麼？」

葛克少校道：「這還不容易明白？山裏的土人只會說最簡單的語言，這個人就算會說全世界語言也沒用。他只好自己對自己說！」

阿尼密的身子，不由自主，震動了一下，葛克少校並不是一個有甚麼大智慧的人，可是他這兩句話，倒是有極大理由的。

阿尼密又閉上了眼睛，刹那之間，他想起了很多事來。河水在他身邊潺潺地流過，葛克少校的鼾聲在他的身邊響起來，但是阿尼密卻睡不着。

阿尼密幾乎是胡思亂想，一直到天亮的，葛克少校阻止阿尼密用河水，他們沿着河岸向前走，兩小時後，到了一個土人的村莊中。

那村莊中的土人，看來並不像想像中那樣與世隔絕，村中的女人，都有花布裙子穿，老人的頭上，也紮着花布，一個上了年紀的土人，甚至有一隻打火機，不過這隻打火機早已用完了汽油，只有火石還沒有磨完，每扳動一下，就有幾點火星冒出來。

葛克少校用當地的土語，和土人交談着，喝着土人製造的烈酒，頗有如魚得水之樂。阿尼密雖然是「非人協會」的會員，但是總不是萬能的，在這樣的情形下，他也只好聽葛克少校安排一切。

他催着葛克少校，向村莊中的土人，詢問那個嬰孩的事，但是卻一點結果也沒有。

他們大約逗留了一小時，就繼續向前去，天色將黑，他們到達了另一個村莊，就宿在那個村莊中。

一直到了第四天，他們才到了克蓬。

阿尼密在這幾天中，也已經習慣了森林中的村莊中的情形，他們越向內陸走去，所見到的村莊，也越是原始，克蓬只不過是幾十間茅屋所組成的，就在河邊不遠處，那條河，像是沒有盡頭一樣，大多數的村莊，都在河邊。

在他們到達克蓬的時候，就有七八個赤身露體，挺着大肚子的孩子，跟在他們的身邊，葛克少校用土語在和他們交談着。

有兩個孩子、聽了葛克少校的話之後，向前飛奔了出去，當他們來到那十幾間茅屋近處的時候，看到一個乾瘦的老人，向前走來，隔老遠就叫道：「葛克！葛克！」

葛克少校也奔了過去，叫道：「阿隆，阿隆！」

阿尼密猜想，阿隆多半是那個老人的名字，他和葛克自然是舊相識。

阿尼密看到葛克和阿隆兩人，奔到了一起，行一種奇怪的見面禮，互相用自己的鼻子，用力擦着對方的鼻子，然後，葛克少校轉過身來，用極興奮的聲音叫道：「阿尼密先生，快過去，阿隆還活着，真是太好了！」

阿尼密忙急急走了過去，阿隆看到阿尼密，有點疑懼的神情，葛克不斷地說着，又做着手勢，阿隆走了過來，阿尼密只好也和他擦着鼻子。

屋子內的大人都奔了出來，所有的人，包括女人在內，除了下體有一種用樹枝纖維織成的「布」遮掩之外，全是赤裸的，皮膚又黑又粗，頭髮短而鬈曲，但是和非洲大陸的土人，又有着顯著的不同，這些土人，究竟是甚麼人種，人種學家一直在爭論不定。

阿隆在接受了阿尼密的禮物——一柄鋒利的小刀之後，笑得闔不攏口來，領着阿尼密和葛克，到了一間茅屋之前，大聲呼喝着，一個女人頂着一隻竹筐，走了過來，竹筐中是一種黑色的菓子，葛克少校立時取起了一個來，津津有味地吃着，阿尼密也學着樣，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這種難看的菓子，味道十分甜美。

葛克少校和阿隆講了很多話，才轉過頭來，道：「阿尼密先生，阿隆說，他曾聽得人家說過兩次，有關那嬰孩的消息。」

阿尼密覺得自己全身的神經，都緊張了起來，在經過了三十年之後，他畢竟有了消息。

葛克少校又道：「第一次聽到，和我曾告訴你的一樣，但是第二次，卻是赫林部落中的一個人告訴他的，說是有一個人，會說奇怪的話，做奇怪的事！」

阿密尼連忙問道：「這個人就在赫林部落中？」

葛克少校搖着頭，道：「不是，那個赫林人，也是聽來的。」

阿尼密皺了皺眉，葛克少校道：「先生，看來我們仍是無法成功的！」

他一面說着，一面指着遠處的高山，道：「赫林部落就在那山的後面，在克蓬，沒有人翻過那山頭過，所以那面的情形如何，完全不知道。」

阿尼密有點不經意地道：「那也不要緊，赫林人曾經來過這裏，這就證明是可以走得通的。」

葛克少校苦笑了一下，說道：「赫林人不同！」

阿尼密有點惱怒，道：「有甚麼不同！」

葛克少校攤了攤手，道：「赫林人是為人所共知的土人部落，也是最強悍的一族，他們會製造一種十分猛烈的毒藥，而他們的嗜好，就是獵製人頭。」

阿尼密不禁抽了一口涼氣，失色道：「獵頭族！」

葛克少校道：「不錯，但是據赫林人說，他們和山裏的那些部落相比，他們簡直是極其溫和的了，而那個嬰孩，究竟是在甚麼地方，赫林人也未必知道！」

阿尼密呆了半晌，才道：「不管怎樣，我一定要去！」

葛克少校又向阿隆講了一回話，才道：「阿隆說，前幾年，有一個全身都是白色的人——我想是白種人，也不聽他的勸，一定要深入腹地去，結果就沒有回來，到他們這裏來換酒喝的赫林人說，這個白人的頭，縮小之後，也還是白的。那個白人可能是一個大人物，因為曾有軍隊來克蓬找過他，許多白人一起來，但是他們也沒敢進山去，只在克蓬詢問了一番就走了！」

葛克少校講到這裏，直視着阿尼密，停了片刻，才道：「先生，那個白人是甚麼人，你應該知道的。」

阿尼密伸手在臉上撫摸了一下，他的臉上在冒汗，他的聲音也有點苦澀，那個白人在新畿內亞「失蹤」，是轟動世界的大事，他自然知道的，他道：「是的，我知道，但是我仍然要去！」

葛克少校哼了一聲，道：「先生，你要去只管去，我可不去了！」

阿尼密沒有出聲，葛克少校又道：「就算你答應送給我十座酒廠，當我的頭，被縮小了掛在赫林人的屋子前，或是不知道在甚麼部落，被他們的孩子當球踢的時候，我是一滴酒也喝不到的了。」

阿尼密道：「你說得對，我沒有理由強迫你跟我去，可是我還是要去！」

葛克少校和阿隆又講了兩句話，本來，四周圍的土人，不住在發出聲音，但是刹那之間，全靜了下來。

葛克少校道：「阿尼密先生，他們是在表示對你的尊敬，因為你在做他們不敢做的事，先生，我要提醒你，他們是世代居住在這裏的土人！」

阿尼密苦笑了一下，他的決心也不禁有點

動搖了。

直到現在為止，他可以說，還沒有得到有關再生的費德教授的任何有關消息，所得到的，只不過是經過了許多人口的傳說，而且極其簡單，循着這種傳統追尋下去，是不是能找到再生的費德教授，完全不可知，可是只要他再繼續下去，他就得準備死亡。

阿尼密吸了一口氣，所有的土人都沉默着，好一會，阿尼密才道：「他們既然曾和赫林人打過交道，至少該可以告訴我，如何和赫林人相處。」

阿尼密這樣說，那就是表示他還是要去！

葛克少校呆了片刻，又和阿隆說了半晌，才說道：「阿隆說，赫林族人，最喜歡喝他們釀製的一種酒，你要討好赫林人，最好帶點酒去！」

阿尼密道：「那就簡單了！」

葛克少校苦笑了一下，搖搖頭，說道：「不過，赫林人如果對你太好感了，他們會將你的頭割下來，縮小，掛起來，好讓你和他們永遠在一起！」

阿尼密有點惱怒，道：「說來說去，你無非是以為我不會有成功的希望！」

葛克少校攤了攤手，不敢再說甚麼，阿尼密也不再睬他，自顧自走了外去，來到一株芭蕉樹下，將寬闊的芭蕉葉，一條一條撕開來。

他也在想整件事，從頭到尾地想一遍，他想找出一個結論，三十年來，他致力於這件看來極其虛無的事，是不是真有價值？

這是很難下結論的事，因為這件事，是人類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過的。如果這件事得到了證實，那麼，人類的發展史，完全要改寫，在某種意義上而言，相等於人的生命，可以無限制地延長下去！

阿尼密吸了一口氣，他決定繼續下去，三十年來，在毫無線索的情形下，他都沒有放棄，如今有了綫索，怎可以不追尋下去？

他轉過身來，道：「少校，請你對阿隆說，我要大量酒，去和赫林人打交道！」

葛克少校向阿隆說了幾句，阿隆立時大聲叫了幾下，所有的土人，都以極尊敬的眼光，望着阿尼密，在土人的心目中，這個看來衰老的，面目陰森的老人，是他們從來也未曾見過的勇士。

當天晚上，村落中的土人，為阿尼密舉行了一個「晚會」，土人用樹葉作戰裙，舞着生了銹的戰刀，整夜跳着舞，阿尼密自己，卻在茅屋之中，盤算着從明天開始，他要一個人行進的途程。

第二天，阿隆已經準備好了阿尼密所要的酒，酒裝在粗大的竹筒之中，一端用泥封着，每一節竹筒，有三尺長，阿尼密一個人，自然不可能帶得太多，他盡他的力量，帶了六節，紮好了負在背上，由阿隆帶領土人，送到了路口，阿尼密一抬頭，望着前面連綿不斷的山巒，和鬱鬱蒼蒼的森林，開始出發。他可以說是一個超越現代文明的文明人，但這時，卻步向地球上最原始的地區。

他向前走着，不多久，連道路也沒有了，他只好揮着刺刀來砍路，當他前進了約莫十來碼之際，看到葛克少校在前面，一大叢龍舌蘭前站着。

阿尼密略停了一停，葛克少校道：「先生，我還有一句話要對你說。」

阿尼密沒有出聲，只是望定了葛克，少校吞了一口口水，道：「先生，你要明白，你要去的地方，你要見的那些人，連赫林人和他們比較起來，也可以算是文明人！」

阿尼密道：「我明白，謝謝你提醒。」

葛克突然「呵呵」笑了起來，道：「先生，我不知道你究竟為甚麼要去找那個人，但是你的意志是如此堅決，我想這件事一定是極有價值的，好了，我也參加！」

阿尼密又呆望了葛克少校片刻，道：「歡迎你參加！」

葛克少校好像本來準備期待着有熱烈的歡迎的，阿尼密的態度冷淡，使他多少有點失望，以致他呆望着阿尼密，一時之間，不知道說甚麼才好。

阿尼密走向前去，道：「我不表示太樂觀，因為前途太艱險，你總有退縮的時候！」

葛克少校一副遭到了侮辱的神情，漲紅了臉，大聲道：「除非你放棄，不然我一直和你在一起！」

阿尼密按住了少校的肩，道：「好，你已經參加了一件和整個人類的未來，有極大干係的壯舉，比起來，和人第一次踏上月球，不知要偉大多少！」葛克少校睜大了眼睛，阿尼密道：「我會原原本本講經過給你聽的！」葛克少校興奮了起來，分了三個竹筒，負在肩上，兩個人一起向前走去，接連兩天，他們只是與植物為伍，在濃密的叢林中走着，第三天，翻過了一座山頭，從山巔向下望去，下面是一個盤地，面積不是很大，再向前望，仍是連綿不絕的山嶺。當天晚上，他們宿在半山腰上，到午夜，一陣連續的鼓聲，使他醒了過來，葛克少校來到了阿尼密的身邊，低聲說道：「赫林人！」

阿尼密側耳聽了片刻，鼓聲一直在連續着，他道：「你懂得他們的鼓聲？」

少校道：「不是全懂，但是我聽得出，鼓聲之中，有着歡樂的意思，可能是赫林人正有什麼喜事，如果是那樣就好了，我們明天去，送上這六筒酒，可能會得到很好的待遇！」

阿尼密沒有出聲，他向下面望去，在濃密的樹林掩映之中，好像看到有一點火光閃耀着，除此之外，就什麼也看不到了，在濃稠如漆的黑夜之中，完全充滿了神秘和不可知。阿尼密嘆了一口氣，他在想，在比較詳盡的世界地圖上，日本的東京，和新畿內亞的腹地，看來是隔得如此之近，大家全是地球上的一個島上的一處地方，但是兩地之間，文明和原始的距離，卻幾乎等於人類整個文明史，相差五千年！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人實在是太渺小了，渺小到了連天體中億萬星球中一個極小的星球，人本身所居住的，已經住了幾十萬年的地方，到目今為此，還有太多未知數。

阿尼密閉上了眼睛，他並沒有睡着，只是在沉思，而葛克少校在自顧自講了許多話之後，倒響起了鼾聲。

第二天一早，他們就開始下山，下山是完全沒有路徑可循的，他們有時攀越懸崖峭壁，有時要攀着樹上的籐，向下落去，在真正無路可走時，他們甚至只好湧身跳過去，如果失足的話，世界上決不會有任何其他的人，知道他們到了何處。

就在眼底下的那片盤地，可是他們足足花了六個小時，已經過了正午，才算接近，也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吆喝，五六個土人，自濃密的灌木叢中，衝了出來，高舉着木竿上綁着鋒利石塊的石矛，向他們跳躍而來，葛克少校的反應十分快，他立時高舉由他載負的三筒酒，高叫：「阿隆，阿隆，尼齊，尼齊！」

事後，阿尼密才知道，「尼齊」是葛克少校所懂的唯一的赫林人的語言，意思是酒。他這時的那句話，意思就是：「我有阿隆那裏得來的酒。」

這句話，當時產生了很大的效力，那五個土人，立時放下了他們的石矛，向前走來，葛克少校忙將竹筒遞向前去，並且示意阿尼密也

那樣做。

那五個土人走向前來，用力嗅着，在竹筒外，其實是嗅不到什麼酒味的，可是也許是由於赫林人的嗅覺特別靈敏，所以他們塗着顏料的臉上，都現出滿意的神情來，而且不斷叫着：「尼齊，尼齊！」

在那五個赫林土人的帶領之下，阿尼密和葛克向前走着，葛克一面向前走，一面苦笑地望着阿尼密，道：「希望能找到劉郎。」

阿尼密道：「劉郎是誰？」

葛克道：「劉郎就是常到阿隆那裏去的那個赫林人，他是唯一和外界接觸的赫林人，他會講阿隆那個部落的話，我也見過他兩次。」

他們在交談着，那五個赫林人中的兩個，叫嚷着，向前奔去，這時候，阿尼密和葛克，也已經看到赫林人聚居的村落了。

在未曾目睹赫林人的居屋之前，阿尼密決難想像到，赫林人竟有着相當高的住屋文明，他們利用天然的樹幹，每在樹幹之間，搭上連地約有五尺高的「地板」，然後，用木柱圍起來，上面蓋着整齊的芭蕉葉，就成了「屋頂」，他們聰明的並不將被用來作「屋柱」的樹弄死，那些大樹，依然枝葉繁茂，那樣，就減輕了屋頂的負担。

正當阿尼密在欣賞赫林人的住屋文明之際，葛克的身子，却不由自主，發起抖來，指着那些屋子，道：「先生，你……看，這些屋子的門口——」

那些屋子其實是沒有「門」的，只有供人出入的口子，但是沒有用來掩蔽的「門」，循着葛克所指看去，阿尼密也注意到，那些屋子的「門口」，都掛着或多或少，一吊一串的，球形的，黑漆漆的東西。

阿尼密一生研究通靈，也接觸過不少人的屍骸，可是這時，他也不禁感到一股寒意，他吸了一口氣，道：「那些，全是人頭？」

葛克少校連嘴唇都變白了，可是他還是掙扎着，說了一句自己以爲很幽默的話，他道：「我不以爲那些是人脚！」

阿尼密還沒有來得及再講話，已看到那兩個叫嚷着奔向前去的赫林人，在叫了幾聲之後，每一間屋子裏，都有赫林人奔了出來，男女老少都有，不下兩百個之多，一出屋子，就向他們奔了過來，轉眼之間，就將阿尼密和葛克兩人，團團圍住，不住叫嚷着，葛克的身子發着抖，他像是求饒一樣，攤着雙手，叫道：「劉郎，劉郎！」

阿尼密雖仍保持着鎮定，可是却雙手不住的冒冷汗，幸而那些赫林人只是包圍住他們，叫嚷着，並沒有什麼別的行動，又過了一會，人叢中陡地靜了下來，讓開一條路，兩個人在人叢中向他們走來。

走在前面的一個人，根本看不淸他的臉，因爲在他的額上，頰上，全貼滿了天堂鳥的羽毛。

新畿內亞特產的天堂鳥，有着夢幻一般美麗的羽毛，阿尼密注意到，貼在那個赫林人額上和兩頰的，全是天堂鳥的尾翎，而且毛色新鮮，顯然時常更換，看來，在附近的森林中，是這種珍貴禽鳥的原產地。

這個赫林人的打扮，既然有異常人，那麼，他自然是赫林人的族長了。

和族長一起走過來的，是一個看來很乾瘪的老頭子，葛克一見到了他，就像見到了救星一樣，叫道：「劉郎！」他一面叫着，一面又急急說了好幾句話。

那乾瘦老頭子直來到了葛克的面前，打量了葛克半晌，在那段時間內，葛克簡直就像是待決的囚犯一樣，他勉力裝出要劉郎認識他的姿態來，因爲要是萬一劉郎竟然不認得他，那麼他就麻煩了。

過了好一會，劉郎臉上的皺紋，忽然都湊到了一起，他叫了起來，道：「葛克！」

在那一剎間，葛克少校顯然已到了可以支持下去的極限，他陡地鬆了一口氣，身子搖幌着，幾乎倒了下來，阿尼密忙過去將他扶住，劉郎轉過身去，對族長講了幾句話，族長吆喝一聲，立時有十幾個人走了過來，將葛克和阿尼密，連拖帶扯，來到了一間茅屋之中。

茅屋中並沒有什麼陳設，除了正中的一根木柱，木柱上刻着些圖案，但是最觸目驚心的，自然是掛在木柱上的那一大串人頭，縮小了的乾人頭，還可以淸楚地辨別出五官來，至少有十二個以上，阿尼密打量了幾眼，他甚至可以肯定，其中至少有一個，是白種人的頭骨縮製而成的。阿尼密感到一陣噁心，連忙偏過頭去。

但是有一點，倒是令阿尼密放心的，那便是，他們已經肯定受到了友好的招待，族長已經打開了一個竹筒，在大口大口喝酒。

在阿隆的部落裏，阿尼密也曾喝過這種用不知名的果實釀製的土酒，知道這種土酒的酒精成份極高，他眞怕族長這樣喝法，喝醉了之後，會兇性大發。所以，他向葛克少校低聲道：「快講正經事！」

葛克少校點着頭，將劉郎拉在一邊，不斷說着話，間中，劉郎用一種詫異的神色望着阿尼密，講了大約十分鐘，劉郎點着頭，到了茅屋的門口，叫了起來，不一會，有一個中年人，走了進來，劉郎又指着那進來的土人，講了幾句。

這時候，阿尼密完全不知道葛克和劉郎交涉的情況如何，他全然不懂赫林人的土語，所以只好等着。

事實上，葛克少校也不懂得赫林人那種音節高亢，急促的土語，幸好他和劉郎，都會講阿隆那個部族的土語，他通過劉郎，和劉郎叫進來的那個土人交談着，大約又談了二十多分鐘。

在那段時間中，臉上貼滿了天堂鳥羽毛的族長，什麼事也不管，只是喝着酒，咧着嘴，向阿尼密笑着。

然後，葛克少校向阿尼密招了招手，阿尼密忙走了過去，葛克少校指着那土人道：「有結果了，阿尼密先生，這個人，在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曾經爲了追獵，翻過他們赫林人認爲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一個山頭，見過另外部落的土人，那個奇怪嬰孩的傳說，就是他帶回來，又傳了出來的。」

阿尼密忙問道：「那嬰孩在那裏？」

葛克少校苦笑了一聲，道：「據這土人說，他也沒有見過那個嬰孩，只不過他聽得山那邊的土人部落中的人說起，他聽到了而已！」

阿尼密也苦笑道：「那怎麼找得到？」

葛克攤了攤手，道：「當然很困難，不過他說，山那邊的土人部落，是一個十分友善的部落，那邊物產豐富，土人從來也不殺人。」

阿尼密皺了皺眉，道：「他懂得那土人部落的語言？」

葛克又回頭問劉郎幾句，劉郎則轉頭問那土人，那土人的回答，又傳譯了過來，葛克少校高興道：「那邊土人部落的語言，和阿隆那一族是差不多的！」

阿尼密道：「好吧，總算越來越近了，我們向前走。」

葛克偷眼向族長看去，族長已經醉倒了，鼾聲大作，天堂鳥的羽毛，在隨着他的鼾聲而起伏，葛克又向劉郎說了幾句，劉郎領着他們出去，許多赫林人又圍了上來，葛克和阿尼密急急向前走着，一小時後，已經沒有赫林人再

跟在他們的身後了，他們才鬆了一口氣。第二天，他們翻過了又一座山頭，見到了另一個土人部落——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之中，他們平均每隔兩天，就翻過一座山嶺，遇見另一個土人部落，可是幾乎毫無例外地，他們遇到的那些土人，都指着高山，說消息是從山那邊傳過來的。

越向腹地進發，所遇的土人，便越是落後和原始，到他們最後，已幾乎要放棄之際，所遇到的那一個部落的土人，還逗留在石器時代，而且，是百份之一百的穴居，阿尼密眞懷疑他們之間，是不是有語言，因爲，他們發出的聲音，是狒狒的叫聲，實在沒有什麼多大的差別。

這個部落的土人，所居住的地點，是在聳立的高山包圍的中心，在一些山崖上，有許多天然的巖洞，土人就住在這些巖洞之中，用原始的石塊，獵取野獸來充飢，阿尼密和葛克，都帶着完備的攀山工具，也經過了三日三夜，才翻過了山頭，發現了這一族穴居人。

當他們在一片平崖上，被大約二十多個穴居人包圍着的時候，阿尼密的心中，極其沮喪，他長長的嘆了一聲，說道：「我看沒有希望了！」

葛克少校也道：「是的，阿尼密先生，再向前去，我們可能穿過新畿內亞，會到達它的北岸，你看這些人，你看看這些人！」

阿尼密又嘆了一聲，圍在他們身邊的那些穴居人，眼珠轉動着，發出莫名其妙的聲音，阿尼密在這些日子，學會了不少土人的簡單語言，他試着說出了十幾種，想和那些土人交談，可是却一點用處也沒有。

葛克少校道：「算了吧，我看世上沒有人會懂得他們的語言！」

阿尼密無意識地揮着手，對葛克少校的話，表示同意，可是就在此際，突然，在離他們不遠處，傳來了一個顫抖的聲音，道：「對，除了他們自己之外，世界上沒有人懂得這種語言。」

剎那之間，阿尼密和葛克少校兩人，都僵硬得無法轉動頸子，回過頭去看一看那聲音的來源，要不是他個兩人同時聽到了那聲音，他們一定會以爲那是他們多日來辛勞所產生的幻覺。

那兩句話，是純正的荷蘭語！

阿尼密首先轉過頭去，在那一剎間，由於實在太激動和突然，他張大了口，本來是想叫「賓德教授」的，可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不過，這時候，他就算是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他也知道，自己的搜尋，已經有了結果，三十年來的搜尋，告一段落了。

葛克少校也立時轉過頭去，他同樣張大了口，但是却也一樣出不了聲。

他們都看到，在他們的身後，有一個山洞，那個山洞的洞口，有着其他山洞口所沒有的一件東西——一張草簾子，遮着洞口。

阿尼密終於發出了聲音，他聲音嘶啞地叫了起來：「賓德教授！賓德教授！」

那山洞口的草簾掀動，一個人，慢慢地現身出來。

阿尼密和葛克兩人，睜大着眼，他們看到一個人，用一根木棍支撐着，自山洞中慢慢地走出來，那人的身上，也沒有衣服，和其他土人一樣，只是下體圍着一頭塊獸皮。他一樣膚色極黑，有着鬈曲的頭髮，皮膚上有着因爲營養不良而來的白屑，眉骨特別高，以致雙眼看來深陷，他看來完全是一個原始的，還處在石器時代的穴居人！

可是，阿尼密却又清楚地聽到過，有純正的荷蘭話，自那山洞中傳出來！

剎那之間，阿尼密心中想，或者，賓德教授還在洞裏，還沒有出來。

就在那土人現身之際，本來圍着他們兩個人的穴居人，都現出了一種很奇訝的神情來，發出聲響，紛紛向後，退了開去，這種反應，顯然表示他們對那個土人，懷有相當程度的恐懼。

阿尼密望着那穴居人，那穴居人也用他混濁的、黑褐色的眼珠，望着阿尼密，過了半晌，他又開了口，仍然是極其純正的荷蘭話，聲音也依然在發顫，道：「阿尼密，我的好朋友，你終於來了！」

那穴居人的聲音發顫，同時，他慢慢揚起發抖的雙手來，那穴居人出來的時候，是用一條木棍支撐着身子的，他的右腿，明顯地曾受過極度的傷害，當他的右脚碰到地面之際，左脚離地還差着半尺，他是一個跛子。

所以，這時候，當他的雙臂發着抖，向上揚了起來之際，支持他身體平衡的那根木棍，跌在地上，他的身子，也陡地向左，側跌了下去。

也就在這時，阿尼密發出了一下呼叫聲，陡地奔向前去，將那個穴居人緊緊抱住，叫道：「賓德！賓德教授！」

穴居人也緊緊地抱住了阿尼密，兩個人的身子，都在劇烈地發着抖，他們都爭着在講話，可是自他們口中所發出來的，却全是連他們自己都聽不淸楚的一種混雜的喃喃之聲。那是由於他們的心情，實在太激動了，激動到無法可以淸楚地說出話來的程度。

葛克教授在一旁呆立着，儘管阿尼密已對他說過賓德教授的事，但是這時候，他雙眼睜得極大，眞正怔呆了，一個穴居人，但不是穴居人，而是賓德教授，這是他無論如何無法接受的事實。

阿尼密恢復正常，他一面扶着賓德教授，一面彎下身，拾起了木棍，交給賓德教授，深深地吸着氣，道：「賓德，你是世上唯一有過兩次生命的人！」

賓德教授面肉抽動着，突然發出了極其凄酸的笑聲來。

阿尼密仍然扶着賓德教授，他心中有着太多的問題，想要求得答案，他望着賓德，現在的賓德，和以前所認識的那一個荷蘭人，當然一點也不相同，如今在他面前的，完全是一個穴居人，可是那只不過是外表，這個穴居人，到如今爲止，還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權威的熱帶病理學專家，他仍然是賓德教授！

阿尼密勉力使自己鎭定，也企圖使不住發抖的賓德教授鎭定，他放慢聲調，道：「賓德，你——」

賓德喘着氣，道：「看上帝份上，先別問什麼，你們有酒麼？」

葛克少校在一旁，急忙自行李囊中，取出一隻扁平的瓶子來，遞了過去，賓德接住了瓶子，他的手，因爲劇烈地發着抖，甚至無法打開瓶蓋，還是靠阿尼密的幫助，他才能喝到瓶中的酒。

他不斷喝着，一口又一口，酒順着他的口角，流了下來，流在他裸露的，乾而粗糙的皮膚上，被突出在皮膚外的肋骨所阻。

阿尼密已經知道，賓德教授的情形，決不像三十年前，他們「商量」的那樣順利，其中一定有過不爲人知，但是極其重要的變化！

如果不是有了變化，賓德教授是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

等賓德喝去了大半瓶酒之後，他才肯停止，抹着口，望着阿尼密，又道：「你爲了找我，這些年來，到過不少地方吧！」

阿尼密道：「是的，我到了世界每一個角落，我本來以為找你是很容易的，因為你必然是一出世就驚世駭俗的，誰知道——」阿尼密也不禁苦笑了起來，向葛克指了一指，道：「要不是在耶加達，遇見了他，憑着一點傳說，我是不可能見到你的了！」

賽德教授「喃喃」地道：「耶加達，耶加達……」

他一面說着，一面身子又發起抖來，阿尼密說道：「慢慢來，我們已經見面了，就算化上一年的時間，慢慢談分別後的情形，也不要緊。」

賽德又淒然地笑了一下，道：「那麼，請到我的穴洞中來。我在這裏很孤獨，一種你無法想像的孤獨！」

葛克少校低聲道：「這一點，我早就說過了！」

阿尼密望了葛克一眼，的確，葛克早就說過這一點，他說過，賽德會是世上最寂寥、痛苦的人！

阿尼密和葛克，一起跟着要拖動身子的賽德，進了穴洞之中，穴道中很黑暗，阿尼密和葛克少校，要過一會，才能看清穴洞中的情形，洞中其實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看的，除了一角，鋪着由乾樹皮編出來的席子之外，幾乎什麼也沒有。

那時，賽德已經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雙手捧着頭，阿尼密也找了一塊較平整的大石坐下，望着在他對面的賽德，心中感到一陣難過，他真難以想像，學識豐富的賽德教授，是如何過那原始的生活，過了三十年之久的！

在他們進穴洞之後，其餘的穴居人，遠遠地在穴洞之外守着，不時發出點古怪的聲音，但是並不進洞來侵擾他們，阿尼密點着了支烟，吸着，首先打破沉默，道：「賽德，怎麼一回事？」

賽德慢慢地抬起頭來，在陰暗之中，他的濁黃色的眼珠，看來更加黯淡，不像是屬於一個生人所有的，他的口唇掀着，過了半晌，才道：「一切都和我臨死之前想像的一樣，那時離開了紅霞，向前走，想找一個母體內的嬰兒，以供我去寄托——」

阿尼密揮了揮手，但是却並沒有出聲，他本來的意思，是想問賽德，當時他的感覺是怎樣的，但是一轉念之間，他却沒有問出來，因為他覺得，那實在是一項無法回答的問題，因為那時，賽德教授根本是不存在的，他的身體留在耶加達，造成他有思想的，只不過是一組極其複雜組合的腦電波而已。

賽德望了阿尼密一眼，又道：「或者你是想道，我當時的感覺怎樣的？」

阿尼密點了點頭，賽德苦笑了一下，道：「完全，那是一個夢，和做夢可以說是完全一樣的，我並不感到自己的身體已經不存在，就像是做夢中一樣，身子雖然躺着不動，但是人却可以到任何地方。」

賽德接連幾次强調「和做夢一樣」，阿尼密和葛克兩人都點着頭，這種感覺，他們是完全可以領會的，他們自然沒有像賽德教授那樣的經歷——人死了，腦電波却還存在，但是他們都做過夢。

賽德又道：「在我想用紅霞作我的寄托之際，我設想得很好，可是紅霞的腦組織，已完全破壞了，我完全無法達到目的——」

他講到這裏，突然停了下來，然後，以一種極焦切的聲音問道：「紅霞還好嗎？」

阿尼密嘆了一聲，道：「她死了！」

賽德的身子震動了一下，過了好久，沒有出聲，然後才又道：「我像是身在夢中一樣，向前走着，好像走得很快，我只覺得無法停止，海洋在我的脚下，迅速移動，我實在走得太快了——」

賽德又望了阿尼密一眼，阿尼密嘆了一聲，道：「是的，你那時，是以無綫電波的速度在移動，那是和光速幾乎一樣的。」

賽德咳嗽了幾聲，道：「一切是突如其來的，我覺得我有了寄托，我一定是進入了一個初生嬰兒的體內，我感到一陣極度的痛楚，那種痛楚，是來自全身的每一個神經末梢的，我忍不住大叫了起來，於是，我又一次，聽到了我自己的聲音。」

賽德教授，這時已漸漸恢復了鎮定，所以他敘述的聲音，也平靜得多了，而阿尼密和葛克兩人，都帶着一種夢幻一般的神情，因為賽德這時的敘述，是世上獨一無二的，他是在講述，他如何獲得第二次生命的事！

賽德吸了一口氣，道：「我聽到了我自己的聲音，我在叫：我在什麼地方？可是我想發出的聲音，和我發出來的聲音，完全不同，我想問我在什麼地方，但是發出來的，却只是哭聲！」

賽德講到這裏，聲音又急促了起來，道：「我既然發不出我要講的話，只好看清楚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可是，我睜大眼，只看到一片糢糊，什麼也看不到！」

阿尼密雙手緊握着拳，道：「為什麼有這樣的情形？」

賽德望着巖洞的頂，聲音仍然很平靜，道：「實在很簡單，不過事前我沒有想到，你也沒有想到，我和你，都以為只要進入一個嬰兒的體內，就可以代替原來失去了的軀體了，可是事實上，嬰兒的視覺，聽覺，以及聲帶，都無法負担一個人正常的工作，嬰兒的聲帶，只能作簡單的震動，只可以發出哭聲來！」

阿尼密閉上了眼睛一會，他有點不敢想像，這是何等痛苦的一件事，一個人，思想成熟，什麼都會想，可是他的身體，却完全不能依照他的思想來行動。這只有一個全身癱瘓的人，才差可比擬！

賽德繼續道：「或許你以為，情況最壞，不過是和一個全身癱瘓的人一樣，是不是？但是事實上，決不是那樣，嬰兒感受到的痛楚，簡直是不可忍受的，皮膚碰到任何粗糙的東西，都是徹心的疼痛，那簡直不是人所能忍受的，太……可怕了！」

賽德講到這裏，好像是在重新體驗當時的痛苦，以致他的身子，在劇烈地發着抖，他是抖得如此之可怕，使得阿尼密不得不走過去，用力按住了他的肩頭。

賽德抖了好一會，道：「我最先有的能力，是聽覺。我可以聽外界的聲音了，我在感覺上，知道我一定是進入了一個十分貧困的家庭之中，但當時我還是很樂觀，因為我再生的家庭，就算再貧困，也不要緊的，有我在，我可以很快地使整個情形改變，我依然是我，我的軀體雖然變成了一個嬰兒，但是我依然是我，是不是？是不是？」

賽德急切地問着，阿尼密忙安慰他道：「是的，一點也不錯！」

賽德教授雙手掩住了臉，聽自他喉際發出來的聲音，他像是在啜泣。

過了好一會，賽德才又道：「當我可以聽到外界的聲響之後，那大約是七八天之後的事，我就覺得不妙了，我聽到的人的交談聲，全是音節十分簡單，我根本聽不懂的話，我拚命想弄清楚自己是生活在什麼人之間，但直到我可以看到他們之前，我無法知道。」

阿尼密道：「嬰兒可以看清東西的時間，也不需要太久的。」

賽德道：「是的，大約是出生之後，五十天左右。我需要的時間更短，我想，大約只有三十天左右，我就第一次可以看到東西了，我看到的是一個穴洞，如自己睡在乾樹葉上，同時，看到了有人在我身邊走着，阿尼密，你以為我需要多久才能判定我在什麼地方？」

賽德教授的神情，淒苦到使阿尼密不敢正視他，他轉過頭去，道：「你一眼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在一羣穴居人之間，可是，你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賽德連聲道：「是的，是的，我一眼就認出了，那些是穴居人，而我，是一個小穴居人，我……我不知道這個穴居人部落，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阿尼密沉重地說道：「是在新畿內亞的最腹地！」

賽德苦笑了起來，喃喃地道：「新畿內亞的最腹地，哈哈，新畿內亞的最腹地！」

阿尼密大聲問道：「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為麼什麼不嘗試離開這裏？」

賽德像是沒有聽到阿尼密的問題，只是自顧自道：「又過了兩個月，我的聲帶，已經可以發出複雜的震動了，我可以說話了！」

賽得講到了這裏，又發出了一連串的苦笑聲。

在一連串的苦笑聲之後，賽德道：「我會講話了！可是，那有什麼用？我對他們說什麼？荷蘭語？英語？我的話，這羣人之間，根本沒有人聽得懂，我根本沒有可以說話的對象！當我第一次說話之際，所有的穴居人全部嚇呆了，他們不知做什麼才好，只是盲目奔跑，有的簡直就膜拜着，我想他們一定是嚇呆了！」

葛克少校道：「我想他們一定是驚駭到了極點，所以，這件事才有機會傳出去。」

賽德又道：「十個月之後，我可以行走了，當然，我會做許多穴居人不會做的事，可是有什麼分別，我是一個穴居人，一個與世隔絕的穴居人。阿尼密，我的想法不錯，可是不幸的是我錯生在一羣穴居人之間，我的思想，我的語言，完全無法向任何人傾訴，他們知道我和他們不同，可是他們決無法了解到我和他們不同的程度是多麼遠！完全沒有人知道我，沒有一個可以了解我的才能，我的天賦，完全沒有，這些穴居人，只是庸庸俗俗，和其他動物一樣，為獵到一頭山豬而興奮，掘到了一點有甜汁的草根而爭吵，他們完全不知道，在他們之間，有一個完全和他們不同的人！阿尼密，比較起來，這種心靈上的痛苦，更不是人所能忍受的！」

賽德一口氣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雙手緊握住阿尼密的手臂，道：「我生錯了地方！實在太錯了，我竟生在一羣穴居人之間！他們是那麼愚昧無知，而我就生活在他們之間！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思想，而我就要和這種人生活在一起！」

阿尼密只覺得自己的喉頭發乾，他只好重覆着剛才已經問過的那個問題道：「你難道沒有想過要離開？」

賽德道：「當然想過，我在兩歲那一年，就已經開始要離開這裏，可是，我的思想，並不能使我的身軀飛起來，這——」

他輕拍着自己的腿，又道：「這就是我第一次想離開的結果，我只不過跌了一交，就變成了跛子。」

葛克緊握着拳，道：「你應該再試！」

賽德道：「試過，可是在跛了腿之後，你以為我還有多少機會？」

葛克少校不再出聲了，一個跛子，想要走出新畿內亞的腹地，那可以說，是絕對沒有機會的。

穴洞中靜了下來，外面，天色已經黑了下來，穴洞中自然更黑暗，只有賽德的喘聲，每一下嘆息聲，都充滿了這三十年來，他生在錯誤環境中的悲苦。

阿尼密只好道：「好了，現在一切全過去了，你和我們一起走，將你的事，告訴世人，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也未曾有過的事，你是第一個有兩次生命的人，你可以繼續你的研究，你可以成為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一個人！」

賽德低着頭，道：「一個穴居人？」

阿尼密大聲道：「你不是一個穴居人，你是賽德教授！」

賽德又苦笑了起來，道：「不論你怎樣說，我心中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再見到你！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找我，一定會盡你一切所能來找我的，我默默地忍受着無邊無涯的寂寞，那種寂寞，比一個人關在黑獄之中，還要可怖。在黑獄中，你根本看不到人，在這裏，你的四周全是人，可是全是穴居人！」

葛克少校揮着手，道：「還等什麼？我們現在就走，離開這裏！」

賽德長長地吁了一氣，阿尼密和葛克兩人，已經一邊一個，將他扶了起來。

阿尼密道：「賽德，你知道麼？早在三十年之前，我已經推薦你加入了一個協會，非人協會。」

賽德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他由阿尼密和葛克扶着，出了洞口，這時，天色已經全黑了下來，在外面，有着幾堆篝火，那些穴居人就圍在篝火邊，火光映着他們濁黃的眼珠，個個望定了他們三個人。

阿尼密道：「我們連夜下山去，再也不要在這裏多逗留半秒鐘！」

阿尼密說着話，他感到賽德的身子在向下沉去，頭也垂得很低，他忙道：「賽德！」

他的叫喚，並沒有回答，葛克陡地叫了起來，道：「他……他死了！」

阿尼密忙將賽德放了下來，是的，賽德死了，已經停止了呼吸，三十年來悲苦的煎熬，就是一個希望在支持着他的生命，希望突然實現，支持力消失，他就死了！

阿尼密站着，他好像又「聽」到了賽德的話：我又自由了！我決不會再去試一次取得他人的軀體，決不會，再見了，阿尼密，我的朋友！

阿尼密抬起頭來，看到火光映着衆多穴居人的臉，遠處，是一片濃黑。（續完）

預告

超人幻想 傳神故事





倪匡 著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驚魂六記故事之一

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毒劍常笑返回客棧，遭三名魔徒襲擊，垂危中把起自譚門三霸屍體上的毒針撒出，反把三魔徒除去。七殺手受武三爺重聘，往鸚鵡樓擄刼血奴，施展迷香的老七爲血奴擊斃，另六殺手一湧而上，將血奴制服，挾着她走出鸚鵡樓，詎在長街上，遭王風截擊，六殺手不敵，血奴被王風所救，但王風並沒離去，只抱着血奴坐在一民房的瓦面上，此際驀見一民房燈光亮起，六殺手注望着王風的眼睛不由轉頭看去，亮燈的屋門已打開，一個人自屋裏走出，他佝僂着腰背就像隻蝦米，而他並不叫蝦米，而叫老蛔虫——

迷濛月下霧

燈光已照亮了屋子前面的招牌。

漆黑的招牌，鮮紅的五個字。

「太平雜貨舖」。

這個地方，也就只有太平雜貨舖一條老蛔蟲。

據講他就像人家肚子裏的蛔蟲，不管人家心裏在想什麼他都知道。

他左手掌着燈，右手却提着一個袋子，好像日前他拿來載白粉給王風的那種袋子。

他那張滿佈皺紋的臉龐，燈光下看來更疲倦，更蒼老，眼睛裏仍是帶着一種惡作劇的笑意，却不望那六個殺手，只是望着瓦面上的王風，忽然舉起了右手的袋子，大聲道：「你還要不要買刷牆的白粉。」

燈光照不上瓦面，王風那邊與他站着的地方最少有五六丈距離，他居然看得到那麼遠。

王風也覺得奇怪，他摸摸鼻子，才應道：「那面牆我已經刷完了。」

老蛔蟲道：「你買白粉好像並不是只用來刷牆的。」

王風說道：「我現在也不想毒瞎別人的眼睛。」

老蛔蟲搖搖頭，不再理會王風，轉顧那個小姑娘，道：「那邊的小姑娘，這袋白粉賣給你怎樣？」

小姑娘立即搖頭。

老蛔蟲不死心，又道：「平時這樣的一袋白粉我賣九錢五分，現在開門第一宗生意，我只收九錢。」

小姑娘又搖頭，道：「如果是胭脂水粉，我還會考慮，刷牆的白粉我實在用不着。」

老蛔蟲道：「刷牆的白粉不一定要用來刷

淒厲殺人聲

牆，就譬如瓦面上我那位客人，就是用來弄瞎別人的眼睛。」

小姑娘道：「要弄瞎別人的眼睛我早已有一種更簡單的辦法。」

老蛔蟲道：「哦？」

小姑娘道：「就是這一種！」

這句話出口，她纖巧的身子就燕子般飛起，飛落在一個殺手的面前。

這個殺手正是七殺手的老三。

老三的肩上扛着老七的屍體，右手仍空得出來，手中已有刀。

他一聲暴喝，一刀「怒劈華山」，迎頭砍過去！

刀未到，小姑娘的身子已又飛起來！

刀從小姑娘的腳下砍過，小姑娘的身子却凌空翻到老三的身後！

老三只覺得眼前一花，旋即一痛！

難言的刺痛，針一樣直刺入他的眼深處，然後他就什麼都看不見了。

他雙眼都已閉緊，眼縫中血絲奔流！

他左手掩眼，撕心裂肺的一聲狂叫，霍的猛轉過身子，刀同時亦轉過去，一出手就是八刀！

身子這一下猛轉，老七的屍體亦從他的肩頭掉下，他的第一刀也竟就砍在老七的屍體之上！

其他的七刀亦砍了上去！

他的眼已瞎，鼻子却仍很靈敏，一嗅到血腥，刀更狂，八刀之後又八刀，老七的屍體落到地上之際，幾乎已變成肉漿。

小姑娘一刀都沒有沾上，她的身子翻到老三背後又再一翻，斜刺裏飛回原處。

她的面上仍帶着嬌憨的笑容，眼神却森冷如冰，一隻右手斜斜的舉着，紅紅的衣袖已褪到她肘下，露出雪白的一截手臂。

她的姆食指拈着一支閃亮的長針。

綉花針！

針尖上有血，莫非她就是用這支綉花針刺瞎了老三的眼睛？

這辦法的確更簡單。

她又笑。

溫柔的笑聲似已變的惡毒。

五個殺手看在眼中，聽在耳內，又是驚，又是怒，兩個趕緊衝了上去，捉住了老三的雙手。

老三在七個兄弟之中算最魁梧的一個，也可以算是力氣最大的一個，那兩個殺手竭盡全力，還費上一番口舌，才令他將刀停下。

他的面上已遍是鮮血，仍是一臉兇狠的神色，燈光照上去，更覺得可怕。

燈光本來還很遠，還照不到他那邊，五個殺手本來沒有在意，突然在意，回頭望去，才發覺老蛔蟲距離他們已不足一丈。

他們一回頭，老蛔蟲就停下了腳步。

燈光却並未穩定。

老蛔蟲掌燈的左手不住在顫動，在他這隻手之上，即使銅燈也難得穩定。

老年人的手大都如此。

老蛔蟲的年紀也實在不少的了。

六個殺手只剩五對眼睛，這五對眼睛現在終於看清楚了老蛔蟲。

他們忽然覺得，這條老蛔蟲有些不尋常。

無論怎樣看來，這條老蛔蟲也只是一個糟老頭子，但一個糟老頭子腳步又怎會這麼輕？

老蛔蟲仍不理會他們，他的目光正凝在紅衣小姑娘手中的綉花針之上，忽然歎了一口氣，道：「我就不相信你那支綉花針比我這袋白粉還好用！」

「用」字出口，他的人就衝向老大，「用」字還未說完，他的人已在老大面前！

好快的身子！

老大早已在小心，一把刀早已在準備侍候他！

好像老大這種老江湖，經驗已不少的了。一個做老大的人，反應亦大都比較敏銳。

老蛔蟲的來勢雖突然，雖迅速，可是一衝到老大面前，老大的刀兜面向他劈落！

這一刀比起老蛔蟲的行動似乎更突然，更迅速！

老蛔蟲好像給嚇呆了。

眼看着，這一刀就要將他的面劈開，誰知道噗一聲，刀竟是劈在那袋白粉之上！

那刹那之間，他已將那袋白粉擋在面前！

整個布袋幾乎分開了兩邊，白粉飛散，附近一帶立時就像是陷入漫天迷霧之中。

燈光於是也變得朦朧。

老大却連燈光都已看不到。

其實他什麼都已看不到的了。

一種强烈的恐懼刹那襲上了他的心頭，他怪叫一聲，手中刀「刷刷刷」的一連幾十刀，護住了混身上下！

白粉在刀風激盪之下愈發迷濛。

六個殺手幾乎都被迷住了眼睛，手中刀紛紛砍出！

本已給綉花針刺瞎了眼睛的老三本來不受影響，可是耳聽利刄破空之聲亂响，驚呼怒斥之聲此起彼落，手中刀不由亦砍了出去！

六刀齊動，白粉飛散的更開。

燈雖仍亮着，燈光已淒迷。

淒迷的燈光鬼火般在白霧中跳躍，老蛔蟲左手掌燈，一個身子鬼魂也似在白霧中飄飛！

颼一聲，他手中那幾已變成兩邊的布袋脫

手飛出，擲在一個殺手的面門，袋中所剩的白粉亦同時打在那個殺手的面上！

那個殺手的眼睛已緊閉，咀巴亦已抿實，鼻孔卻沒有塞上！

白粉箭一樣打進他的鼻孔。

他一聲悶嘶猛從迷濛的白霧衝出，一衝兩丈，仆倒街頭！

幾乎同時又有兩個殺手衝出白霧，衝出就倒下，倒下就不再起來。

他們的身上都不見有傷痕，一個頭顱卻有些異樣。

這兩個殺手一倒下，白霧中燈光一閃再閃，喀喀的兩聲，兩條淡淡的人影，搖搖幌幌的倒了下去。

老大悽厲的叫聲旋即在迷濛白霧中暴响，撕裂黑黝寂靜的長空——

「老四夫，你好毒！」

老大碩長的身子同時箭也似射入半空，姿勢不大自然，好像不是他自己躍起來，而是給人踢上去。

好毒，那到底踢在他什麼地方？

迷濛的燈光亦飛起！

老大的身子還未穿出白霧，燈光已在他頭上，燈光下鳥爪般的一隻怪手暴長，握住了他的脖子！

哢一聲，老大的頭側過了一旁，身子重又墮入霧裏。

他的刀卻閃電也似地破霧飛出！

燈竿子刷的在刀光中斷飛，燈凌空滴溜溜一轉，斜刺裏落下，旋又被一隻手接住了。

這再被接住，燈光就凝結。

× ×

王風的目光亦凝結。

他盯着那不再跳躍的燈光，眼瞳中一抹驚異之色。

這八九天下來，本來已沒有什麼事情值得他驚異的了，可是現在這個人的武功，這個人的殺人方法，實在不尋常。

血奴卻是若無其事的樣子，她的胆子莫非比王風還大？

。 。 。

白粉瀟瀟的落下，燈光已漸變明亮。

這場霧終於消散。

老蛔蟲整個人亦清晰可見。

他左手托着那斷去了竿子的燈籠，右手已藏在袖中，混身上都洒滿了白粉。

他的面容仍是那樣的疲倦，眼睛還是帶着那種惡作劇的笑意。

這笑意看在王風眼內，卻是陰森恐怖的感覺。

他望着王風，忽問道：「這兩種方法那一種比較好？」

王風冷笑道：「兩種都不好。」

這說話出口，他的身旁就多了一個人。

穿紅衣的小姑娘只一躍，人便已燕子一樣落在王風身旁的瓦面之上。

王風霍地轉頭瞪着她，道：「你今年有多大了？」

小姑娘眼波流轉，嬌笑道：「你說呢？」

王風說道：「我看，你最多也不超過十五歲。」

小姑娘只笑不答。

王風沉聲道：「十五歲的女孩子就這樣害人，再過多幾年，還得了？」

小姑娘眨眨眼道：「就算再過多十五年，我也是現在這個樣子。」

王風冷哼一聲，道：「你喜歡現在這個樣子？」

小姑娘輕輕歎了口氣，說道：「不喜歡也不成。」

王風瞪着她，又問道：「你什麼時候開始懂得那樣害人？」

小姑娘道：「十五年之前。」

十五年之前這位小姑娘又是多少歲？

王風怔住在那裏。

他懷中的血奴這下子忽然亦歎了一口氣，道：「你看她最多不過十五歲，看我最多又多少？」

王風低頭望一眼，道：「二十一。」

血奴道：「我還以為你會說一歲。」

王風又一怔，伸手托起血奴的下巴，仔細的打量了好一會子，道：「你的腦袋好像還沒有問題。」

血奴道：「本來就沒有。」

王風道：「我最初見你之時，你不錯半邊身子像是個初生的嬰兒，但無論如何，你都不會只得一歲。」

他笑笑又道：「如果你只得一歲，我豈非最多不過五六歲？」

血奴瞟一眼那個紅衣小姑娘，說道：「如果我不是只得一歲，她又怎會最多也不過十五歲。」

王風詫聲道：「你說她今年已有三十五歲的了？」

血奴道：「好像還不止。」

王風的眼睛不其又轉回小姑娘那邊，他的眼瞪的好大。

這一次他已看的很仔細，可是無論他怎樣看，那位小姑娘也不過十四五。

他只有搖頭。

血奴看着他，忍不住叫道：「為什麼你不將她的臉撕下來才看？」

王風吃驚的望着血奴，似乎以為血奴又着了魔，但馬上他又像想起了什麼，目光再回到小姑娘那邊。

小姑娘已經不見了，卻有一個大姑娘站在那邊瓦面之上。

那個大姑娘年紀實在已够大，無論怎樣看也已有三十四五的了。

她穿着小姑娘那套一樣的紅衣裳，身裁也就像小姑娘一樣。

小姑娘的頭赫然抓在她的手中！

短短的頭顱，一根頭髮都沒有，眼是黑黑的兩個洞，沒有眼白，也沒有眼珠。

風吹上去，那張臉竟會擺動起來！

這樣的一張臉，又是何等的詫異？何等的恐怖？

王風卻沒有表現絲毫驚訝，他看出那只是一張人皮面具，他也已明白血奴的說話。

那張面具本來戴在大姑娘的面上，戴上了那張面具，三十四五的大姑娘就變成不過十四五的小姑娘。

大概就因為血奴的說話，大姑娘不等王風動手，自行將那張人皮面具撕下來。

她的面上仍帶笑，這笑雖已不天眞，卻說不出的嫵媚。

王風仔細的打量了她一會，道：「那張人皮面具並不比你這張臉好看，為什麼你要戴着它？」

大姑娘笑道：「因為我不戴着它，很容易就給人認出來。」

王風道：「很多人認識你？」

大姑娘笑道：「也不很多，只不過十萬左右。」

王風忍不住向她問道：「你本來叫做什麼名字？」

大姑娘道：「我姓韋，排第七，別人都叫我韋七娘。」

王風動容道：「神針韋七娘？」

大姑娘道：「神針這兩個字也是別人加上

去的。」

王風道：「據講你的刺綉天下第一。」

「天下第一是錢塘顧小妹。」韋七娘歎一口氣道：「那一年我跟她在針上比功夫，各自綉了一幅百花圖，綉到第八十種花我就已經服了她。」

王風道：「綉瞎子的本領，難道她也勝過你。」

韋七娘笑了。「這方面就算她再練二十年，也比不上我，兩針我就可以綉出一個瞎子，她卻連殺鷄都不敢。」

王風道：「你前後綉過了多少瞎子？」

韋七娘想了想，說道：「也只不過七八十個。」

王風道：「七八十個還說也不過，你到底要綉多少個才滿意？」

韋七娘道：「我永不會滿意。」

王風扳着臉，說道：「你喜歡將人綉成瞎子？」

韋七娘道：「不喜歡。」

王風道：「那七八十個瞎子，又是怎麼回事？」

韋七娘道：「他們如果還不變成瞎子，到現在每個人最少又已多殺七八十個好人。」

她一頓，一字字的道：「我針下刺的都是賊眼！」

王風道：「賊也有多種。」

韋七娘道：「我刺的都是該死的惡賊，那種惡賊就算殺掉了也不足惜，不過沒有了眼睛，諒他們亦難以再惡得到那裏。」

王風道：「方才那個人……」

韋七娘截道：「那個人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其他的六個也是一樣，他們雖然都幪着臉龐，單只看他們的佩刀，他們的出手，我就知他們乃是住在這兒附近的七個殺人如麻殺手。」

王風並不懷疑韋七娘的說話，亂葬崗上武三爺那番說話，他仍記的清楚。

韋七娘接道：「所以老蛔蟲殺人的方法儘管殘酷，這一次我並沒有多大的反感。」

她的語聲陡寒，又道：「只是這一次。」

這句話倒像是對老蛔蟲說的。

聽她的口氣，似乎老蛔蟲殺人的方法一向都這樣殘酷，而且一向殺的都不是壞人。

老蛔蟲還在下面沒有離開，他的眼睛這麼好，耳朵大概亦會很靈敏，韋七娘更未壓低嗓子，應該聽清楚的了。

他卻完全沒有反應，仍是一面笑容。

王風靜靜的聽着，這下忽然道：「好像你這種人應該多在江湖上走動。」

韋七娘道：「我前後已在江湖七年，已太累了。」

王風道：「這年頭俠義中人，似乎大都已很累，邪魔外道卻相反更活躍了。」

韋七娘面容一黯。

王風道：「你居然選擇鸚鵡樓這種地方來竭息？」

韋七娘道：「誰說我在歇息？你不是看到我在那裏工作。」

王風是看到。

她實在不明白，以韋七娘這樣的一個人竟甘心改裝易容在鸚鵡樓做一個應門的小丫頭。

他忍不住道：「應門好像不是一種很好的工作。」

韋七娘道：「不是。」

王風道：「你也不喜歡那種工作？」

韋七娘道：「完全不喜歡。」

王風一拍腿，道：「那你一定是在躲避一個厲害的仇人。」

韋七娘道：「我所有的仇人早就全都已變成瞎子。」

王風歎口氣，道：「到底是為了什麼？」

韋七娘也不隱瞞，道：「我應門只是為了掩人耳目，好使別人不會懷疑到我的頭上，妨碍我眞正要做的工作。」

王風道：「那是什麼工作？」

韋七娘道：「保鏢。」

王風一愕道：「你是鸚鵡樓的保鏢？」

韋七娘搖搖頭，道：「不是整個鸚鵡樓，只是血奴一個人的保鏢，我負責保護血奴。」

血奴一旁突然冷笑一聲，道：「為什麼不說監視？」

韋七娘閉上咀巴。

王風忍不住又問道：「你與血奴有什麼關係？」

韋七娘道：「什麼關係也沒有，她母親對我卻有救命之恩。」

王風恍然道：「是她母親要你這樣做，你是在報恩。」

韋七娘點頭。

王風說道：「依我看，你好像並不怎樣負責。」

韋七娘一瞟躺在地上的七具屍體，道：「他們偷入院子時，我已察覺。」

王風道：「你仍然由得他們將人帶走？」

韋七娘道：「我只是由得他們將人帶出鸚鵡樓。」

王風不明白。

韋七娘解釋道：「方才她母親着人來通知我趕快帶她回去，可是我又沒辦法說服她。」

血奴搶口道：「出了鸚鵡樓難道我就一定會跟你回去？」

韋七娘道：「你現在一定要跟我回去。」

「一定？」血奴格格笑道。「聽你的口氣倒够强硬。」

韋七娘道：「如果你不走，我就先點你的穴道。」

她的面容已變得嚴肅。

血奴道：「你用針用的到家，其他的本領也很不錯，不過除非我站着，由得你下手，否則不先將我打傷，倒要看你怎樣點我穴道。」

她格格又是一笑，接着道：「我看你還不忍心將我打傷。」

韋七娘搖頭苦笑，道：「看來我只好找老蛔虫幫忙了。」

血奴的面色立時一變。

對於老蛔虫她似乎深懷恐懼。

不過很快她的面色又回復正常，她的目光已落在王風面上，輕笑道：「好在我身邊還有一個敢拚命的保鏢。」

她的身子挨緊了王風。

王風立時就像變了個傻瓜，他也不知自己何時做了血奴的保鏢。

血奴隨即拉着王風站起來，道：「風淒露冷，我實在不想再在這裏呆下去了，你陪我回去鸚鵡樓好不好。」

王風當然說好。

韋七娘即時走前一步，道：「我知道你是王風。」

王風道：「嗯。」

韋七娘道：「我還知道你另外還有一個名字叫做王重生。」

王風猛一怔。

他化名王風還是身中要命閻王針之後，那之後他雖然做了七八件別人不敢做的事，殺了七八個本來早就已該死，偏又沒有死的人，走過不少地方，但除非以前見過面，誰都不知道他就是王重生。

以前沒有見過他的人更就不可能知道，可是卻有這種人，一面之緣都沒有，也知道他本來叫做王重生。

道種人也不是一兩個，到目前爲止，他所見已有鐵恨，安子豪，還有現在這個神針韋七娘。

鐵恨是一個名捕，他要追查一個人的來歷自然有他的辦法，他知道並不奇怪。

安子豪，韋七娘，也竟會知道，那就奇怪了。

他很想問個淸楚明白，却還未開口，韋七娘又道：「鐵胆劍客王重生名滿天下，一向行俠仗義，鋤强扶弱，據講還是一個聰明人。」

王風眼定定的在聽着，似乎現在才知道自己智勇雙全。

韋七娘接道：「好像你這種聰明人又豈會不知道她母親這次一定要她回去是爲了她的安全設想。」

王風道：「卽使在鸚鵡樓她也很安全。」

韋七娘道：「鸚鵡樓此前發生了什麼事，相信你還記得。」

王風頷首。

韋七娘道：「常笑再來的時候，是必調動他所能調動的人手，以他的行事作風，你是否想像得到有什麼事情發生？」

王風頷首道：「鸚鵡樓所有人等想必都成問題，不過以你的神針，再加上我這條命大概總可以保得住血奴不受傷害。」

韋七娘道：「只是總可以，並不是一定可以。」

王風沒有回答。

他並不知道常笑再來的時候將會帶來什麼人，這些人是不是他拚了命就可以抵擋。

韋七娘還有說話。「方才那七個人你可知是誰派來的？」

王風反問道：「你認爲是誰派來的？」

韋七娘道：「除了武三爺，還會有誰？」

王風不作聲。

韋七娘接道：「你可知武三爺是怎樣的一個人？」

王風想想，還是搖頭。

韋七娘道：「他向稱心狠手辣，只要能將敵人打倒，就什麼方法都用得出來。」

王風相信這會是事實。

韋七娘又道：「現在他已經開始採取行動，常笑突然找到來，李大娘不免手忙脚亂，這正是他的機會。」

王風剛想問李大娘爲什麼會因爲常笑的到來手忙脚亂，韋七娘的說話已又接上：「這一次他着人刼走血奴你又知是什麼原因？」

王風道：「是不是藉之要脅李大娘？」

韋七娘道：「我早說你是個聰明人，這一次失敗，你以爲他會不會就此罷休？」

王風道：「我就以爲不會了。」

韋七娘道：「再來的一次，一定比這一次更難應付，到時如果還不能將人帶走，可能就着令將人殺掉。」

她語聲一沉，又道：「要殺掉一個人比要帶走一個人通常都容易得多。」

王風不能不承認。

韋七娘接問道：「你又有幾分把握可以保得住血奴不會被人殺掉。」

「一分把握都沒有，」王風輕歎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他們若是存心殺掉血奴，突施暗算，我就算拚了命也未必管用。」

這倒是實話，就拿這一次來說，武三爺若是存心殺掉血奴，血奴現在已不知死了多少次了。

韋七娘隨卽問道：「你現在還反對不反對我將她帶回去？」

王風反問道：「李大娘那裏是不是就很安全？」

韋七娘道：「如果不安全，武三爺怎會不去直接去對付她，要用到現在這種手段？」

王風點點頭，道：「那你就將她帶回去好了。」

血奴立時從他懷中跳起身子。

王風笑望着血奴，道：「那麼安全的地方，連我都想去。」

血奴冷冷道：「你當然想去，因爲你早就很想見她。」

王風知道她口中的「她」是指那一個，一聲也不發，生怕說話一出口，血奴又發瘋。

因爲他不慣說謊，而事實他又的確很想一見李大娘，一見血奴口中這個男人一上眼，沒有一個不着迷的女魔。

血奴見他不作聲，更着惱，大聲道：「你自己也默認了，我早該挖掉你的眼睛。」

她勾起兩指，來挖王風的眼珠子。

這一次王風已有防備，偏頭讓開。

血奴怎肯罷休，手一翻，兩指又搶出，底下還加上脚。

王風再閃開，似乎想不到血奴還會用脚，立時給那一脚踢下了瓦面。

他却沒有變成滾地葫蘆，一落下，雙脚便站穩，倒像是他自己跳下來的。

血奴竟也知道這一脚踢不死王風，沒有探頭往下望，便自大聲道：「我這就回去，你要是跟着來，我一定叫人砍掉你的腦袋。」

王風苦笑。

血奴的語聲，剎那竟又溫柔下來。「鸚鵡樓我那個房間其實也不錯，雖然是危險一點，但你敢拚命，再危險的地方，相信你也住得下去。」

王風道：「你什麼時候會回來探望我？」

血奴輕笑道：「誰知道什麼時候？」

王風道：「到你回來探我的時候，我也許已是個屍體。」

血奴道：「我倒不怕你變做屍體，只怕你變做殭屍。」

王風道：「哦？」

血奴說道：「屍體不會害人，殭屍却是會的。」

王風只有苦笑。

旁邊老蛔虫瞟着他，忽問道：「那之外，殭屍跟屍體有什麼分別？」

王風道：「沒有了。」

老蛔虫道：「無論你變做殭屍抑或屍體，都是個死人？」

王風道：「嗯。」

老蛔虫又道：「她豈非就是說並不在乎你的死活？」

王風道：「我自己也不在乎。」

老蛔虫道：「所以你敢拚命？」

王風笑笑，突然道：「有件事很奇怪？」

老蛔虫道：「什麼事？」

王風目光一轉，道：「我們幾乎瓦面都踩塌，屋裏竟全無反應。」

老蛔虫道：「附近也一樣？」

王風目光再一轉。

長街上並無他人，家家戶戶都緊閉門窗。

王風道：「這附近的人莫非都是聾子？」

老蛔虫瞇着眼，笑笑道：「他們只是聰明人。」

王風淡笑，抬頭嚶道：「我那個朋友有沒有回窩？」

「我出來的時候還沒有，現在也許回去了。」血奴的聲音從瓦面上落下，她仍未離開。

王風道：「我回去看看。」

血奴道：「小心你的脖子。」

王風說道：「你幾時又關心起我的死活來了？」

血奴冷笑道：「我只是不想你死後太難看，讓我看了噁心。」

王風道：「你放心，我那個朋友只會拍拍我的肩膀。」

他口裏說的輕鬆，面上的表情並不輕鬆。

鐵恨跟他認識只不過一天，他也在懷疑變了殭屍之後，是不是還認識他這個朋友。

他默默舉起脚步。

老蛔虫連忙叫住。「你怎能這就離開？」

王風詫聲道：「爲什麼不能？」

老蛔虫道：「最少你也得幫我一把，搬走地上的屍體。」

王風道：「這些屍體，好像都是你弄出來的。」

老蛔虫道：「我這麼大的一把年紀，你總不成忍心看着我一個人應付這麼多屍體。」

王風道：「你殺人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老蛔虫道：「沒有。」

王風道：「趁這個機會，你不妨好好的反省一下，再次殺人的時候我敢担保你一定會想到。」

他再次舉步，大踏步走了出去。

老蛔虫只有望着那些屍體歎氣。

他沒有再叫住，因爲他還有一個人可以叫來幫忙。

血奴他是叫不動的，韋七娘總該可以。

可是到他抬起頭來，便發覺韋七娘與血奴已經離開。

他這才眞的歎一口氣。

× ×

武三爺也在歎氣。

巷子裏一片黑暗，他站在那裏，就像是一個幽靈。

他的身上仍披着簑衣，頭上的竹笠也沒有取下，閃亮的雙睛笠緣下冰石也似凝結，正瞪着長街那邊的老蛔虫。

相距十多丈，他是否仍看得淸楚？

在他的左右，站着兩個人。

瘦長的身子，漆黑的衣裳，這兩個人亦幽靈一樣。

他們也是在望着老蛔虫，目光銳利如刀。

他們的腰間也有一把刀。

夜霧在巷中飄浮，一來到他們的身旁便飛開，彷彿在他們的周圍另有一股空氣在流動。

那正是殺氣。

刀仍在鞘內，那殺氣並非從刀上透出，而是從他們的身上散發出來。

只有武功高强，殺人如麻的人，身上才會散發出這種殺氣。

武三爺歎着氣，悄聲道：「你們看那個老傢伙的武功怎樣。」

一個黑衣人應聲道：「輕功很好，出手也够狠辣，可惜白粉飛揚，這裏距離又遠，看的不淸楚。」

另一個黑衣人接道：「不過要用到白粉先迷住敵人的眼睛，相信他的武功也不會太高，這所謂不太高，却已比我們高出許多。」

武三爺打斷了他們的說話，道：「殺他，你們有幾分把握？」

兩個黑衣人相顧一眼，道：「九分。」

「九分？」武三爺的語聲充滿了疑惑。

「如果大家面對面拚搏，可能五分都沒有，要知那七把刀雖然說不上高手，刀上的功夫亦非尋常可比，卽使被迷住了眼睛，要將他們一下子殺掉也並不簡單，老傢伙却左手掌燈，只用一隻右手就將這件事辦妥。」

「你們是準備暗算。」

「對付强敵暗算總比較有效。」

「已有了辦法？」

兩個黑衣人一齊頷首。

武三爺道：「一擊不中，你們便再沒有機會。」

「九分把握，一擊必中。」黑衣人的語聲充滿了信心。

武三爺並沒有再問他們已有了什麼辦法，只是道：「我絕不能讓這個人活着離開太平雜貨舖，活得過今天。」

兩個黑衣人沒有作聲，一縱身，掠上了瓦面，剎那在瓦面之上消失。

也就在這下，燈光已開始移動。

老蛔虫仍是左手掌燈，慢吞吞的轉過身子，走向太平雜貨舖。

武三爺盯着老蛔虫，咀角牽着一絲森冷的笑意。

一切，儘管發生的突然，都已在他意料之中。

他陰謀對付李大娘已不是今天開始，刼走血奴，要脅李大娘就範更已是兩年前的計劃。

這個計劃也已實行過一次。

那一次他派去了三個人，結果那三個人第二日都被人發覺倒在亂葬崗上，三個人的頸骨都斷折，其中兩個的眼睛更被刺瞎。

眼珠的是針刺出來的傷口，頸骨却是被硬硬扭斷，他很懷疑那是同一個人所做的事情。

到他無意中看到那個紅衣小姑娘針刺蒼蠅就更懷疑了。

經過一番的細心觀察，他已能確定那個小姑娘是李大娘的手下，血奴的保鏢，也就是刺瞎他那兩個手下的眼睛的人。

雖然他並不知道她就是名聞江湖的神針韋七娘，却絕不相信那樣的一個小姑娘會扭斷人家的脖子。

他肯定李大娘方面，還有一個殺手藏在附近。

那三個他派出去的手下武功如何，他都很淸楚，能够一下扭斷他們的脖子殺死他們的人必是高手無疑。

他却又不能將那個高手找出。

所以他只有將這個計劃押後，一押後就是兩年。

在這兩年以來，他表面再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只是暗中去調查，搜集有關李大娘的資料。

在他遊說王風去找李大娘算賬之時，李大娘住所的環境，埋伏的暗卡，起居的時刻，生活的習慣，他的確都已調查淸楚，只是仍然無法找出秘密照顧着血奴的那個高手。

他怎也不相信那個高手是李大娘左右的人，那次出現是巧合。

他甚至肯定那個高手不在鸚鵡樓亦必在鸚鵡樓附近。

這年來他天天在鸚鵡樓喝酒並不是沒有原因。

結果他只是發覺了一件事——他派去調查的手下並不是沒有盡責。

以他的精明，憑他的經驗，除了那個紅衣小姑娘之外，一樣找不到第二個有問題的人。

他曾經懷疑宋媽媽，可是很快他已淸楚，宋媽媽雖看是個巫婆，一肚子古怪，力氣却有限。

那除非附近根本就沒有那個人的存在，否則那個人是必比狐狸還要狡猾，比毒蛇還要陰毒。

那可能還不止一個人。

一想到這件事，他的心中便有了恐懼。

因爲這一份恐懼，他雖已早就有意跟李大娘拚個明白，還是隱忍着不敢採取行動。

常笑的到來，無疑是一個機會，却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李大娘方面卽使窮於應付，他混水摸魚，

仍然大有可能摸着一窩毒蛇。

所以他依舊按兵不動，只是加派人手釘穩了鸚鵡樓，只希望常笑這一鬧亦同時解開他心頭上的結。

這個結終於解開。

並不是現在才解開，早在昨日的早上，已有人來解開他心頭上這結。

然後他才會貪夜請來那七個殺手。

他卻約他們在亂葬崗上會面，因爲對於那個人的說話，他還是心存疑惑。

無論發生了什麼，他都希望置身於事外，暫時他仍不想與李大娘正面衝突。

他交給七殺手的地圖正是一個陷阱。

地圖上標示的出入口並不是最佳的出入口，如果那個人對他所說的是事實，七殺手所走的就是一條死路。

他們縱能偷入鸚鵡樓，瞞過神針韋七娘的耳目，刼走血奴，當他們帶着血奴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即使仍然是暴雨狂風，李大娘安排在那個地方的那個高手沒有察覺，他也會令他察覺。

他已經決定用千両黃金，七條人命來證明這件事。

神針韋七娘的追來他並不在乎，因爲他知道她只會刺瞎七殺手的眼睛。

王風的出現，才眞的令他担心，那個人可能就因爲王風而暫時廻避。

要是王風打殺了七個殺手，那個人更就根本不必現身。

那個人終於還是現身。

老蛔虫，果然就是老蛔虫。

站得雖然遠，又白粉迷濛，老蛔虫是赤手空拳將那七個殺手擊斃，他卻已肯定。

他更已看到老蛔虫探手扼住了一個人的脖子。

韋七娘與血奴的離開，他當然亦都看在眼內。

宋媽媽那間房子裏頭喊殺連天，常笑獨自倉皇離開鸚鵡樓這報告送到的時候，他已意料到李大娘可能會將她們叫回去。

老蛔虫不必現身，但竟然現身，在王風面前顯露武功，莫非亦被李大娘召回，已不必隱藏下去。

只要老蛔虫活着，對於他的行動就有很大的影響，如果讓他回到李大娘的身旁，這影響更大。

因爲他的手下還沒有這種高手。

要對付這種高手通常都要付出重大的犧牲，而且未必能成功。

他雖然付得出這種犧牲，却不是在他對付李大娘的時候。

對付李大娘一夥已經不易，到時再來一個老蛔虫，可能就完全破壞他的整個計劃。

所以他絕不能讓老蛔虫活着離開太平雜貨舖，活得過今天。

他已決定在今天對李大娘展開行動。

× ×

黑夜仍未消逝。

燈光又已回到長街。

不單止燈籠，老蛔虫還推來了一輛不大不小的木頭車。

他放下了車子，却沒有將燈籠放下，慢吞吞的踱過去，脚一挑，一個屍體已被他挑了起來，叭的仆倒在木頭車上。

他歎一口氣，再踱前兩步，一伸脚，又一個屍體被他用脚挑起，往木頭車上仆落。

然後他又歎一口氣，踱向第三個屍體。

颯一聲，那個屍體亦被他挑離了地面。

一離開地面，那個屍體僵直的手脚便展開，風車般一飛，撲向老蛔虫。

屍體的右手同時袖中翻出，手中一支閃亮的匕首，刺向老蛔虫的小腹。

躺在老蛔虫身後的另一具屍體幾乎同時從地上彈起，手握匕首，猛向老蛔虫後心揷落。

屍變！

老蛔虫的臉刹那似乎白了。

× ×

屍變據講都是變成殭屍，兩具屍體這一變，却一點都不像個殭屍。

殭屍整個身子都僵硬，這兩個屍體却是輕捷矯活。

殭屍也不會使用匕首。

兩柄匕首都是刺向老蛔虫的要害，必死的要害。

只要有一柄匕首刺中，老蛔虫必死無疑。

這兩具屍體，也就是武三爺座下的兩個殺手。

躺在地上裝做屍體，乘老蛔虫搬運屍體這際突施暗算，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除非老蛔虫不再理會那些屍體，否則這個辦法一定用得着。

沒有人會懷疑倒在自己手下的屍體。

老蛔虫也只是一個人。

所以他們這個辦法只要能够實行，應該能够成功。

他們所謂九分把握倒不是信口開河。

九分把握，一擊必中。

× ×

鋒利的匕首毒蛇一樣刁鑽，狠辣。

兩個殺手甚至已想像得到匕首刺入敵人的要害之時那種快意。

也就在那刹那，他們突然覺得眼前一花，竟失去了老蛔虫的身軀。

應該刺入肌肉的兩柄匕首都刺入虛無的空氣之中，他們整個人亦陷入那一片虛無之中。

其中的一個立時就聽到了一種非常奇怪的聲音。

他從來沒有聽過那種聲音。

任何人都不會聽過自己的頸骨被人扭斷的聲音。

那間不容髮之間，老蛔虫的身形突然起了變化，他的右脚已挑出，就以左脚支持着身子，整個身子猛打了一個轉。

這一轉非獨迅速，更是恰到好處，正好轉到一個殺手的背後。

身形還未停下，他的手已伸出，抓住了那個殺手的後頸，一扭一揮，那個殺手的頸骨斷折的同時，人亦被揮出，摔落在木頭車上。

老蛔虫的右脚亦同時踢出，那個被他用脚挑入半空的殺手匕首才刺空，就挨上了那一脚，整個身子烟花火炮一樣冲天飛起。

老蛔虫冷笑道：「你知不知道爲什麼除了殺人之外，做什麼事情我都是慢吞吞？」

那個殺手還在半天。

老蛔虫知道他不會回答，跟着解釋道：「因爲那我才有足够的時間觀察很多東西，留心很多東西。」

除了殺人快之外，說話他居然也很快，這番話說完，那個殺手的身子方從半空跌下。

老蛔虫又一脚踢出，那個殺手的身子還未着地，又已給他踢入了半空。

他的說話跟着又來了。「你們的面上雖然亦蒙上黑布，身上亦滾上白粉，躺的位置也好像一樣，可是那兩個屍體身上的白粉大都是洒下來的，死人不成還會在地上滾動？」

語聲落下，那個殺手的身子亦第二次落下來。

他手中的匕首亦落下，連匕首他都已握不住，整個身子就像是爛泥一樣。

老蛔虫仍不罷休，又一脚將他踢上半空。

他跟着問道：「那兩個屍體你們弄到什麼地方？說出來，我脚下饒你一命。」

那個殺手竟眞的還有知覺，趕緊道：「在前面巷子……」

聲落人落，這一次老蛔虫果然沒有再用脚，却一手將那個殺手挾頸抓住。

格一聲，那個殺手從老蛔虫的手中飛出，亦飛落木頭車上。

老蛔虫歎口氣道：「我說過脚下饒你一命，可沒有說過手下也饒你一命。」

他歎着氣，又向前緩步踱出。

到他不再歎氣的時候，地上所有的屍體都已一個個飛到木頭車上堆疊起來。

然後他就將木頭車推向那邊巷口。

車上堆叠着七具屍體，加起來已有好幾百斤，他却是一點也不顯得吃力，一派輕輕鬆鬆的模樣，就像推着輛空車子。

× ×

七殺手的其餘兩具屍體果然就放在那邊的巷子裏面，溝子旁邊，一下一上，一橫一直，下面那具屍體的頭已幾乎一半浸在溝裏的積水中。

屍體面上的黑巾已被武三爺那兩個殺手取走，昏黃的燈光照上去仍是靑靑白白。

死人的面色據講大都這樣。

老蛔虫看在眼內，又歎一口氣。

巷子實在够狹窄，兩個屍體那樣子一躺，已沒有他用脚的餘地。

他只有用手。

好在他的身子已蝦米一樣，根本不必再彎腰，那隻手一伸，就已能够將地上的屍體抓起來。

他抓起了第一個屍體的胸襟，手指不覺亦碰在屍體胸前的肌肉之上。

屍體的肌肉已發冷，一種難言的寒氣從他的指尖透入。

在他的心深處，立時亦有一股寒意相應冒起。

他打了一個寒噤，手一揮，將那具屍體從地上拉起，摔往停在巷口的木頭車去。

上面那個屍體從地上飛起，下面那個屍體竟亦同時從地上飛起來。

燈光刹那照亮了這個屍體的臉龐。

武三爺！

這個屍體竟是武三爺。

武三爺一飛起就一拳打在老蛔虫的心胸之上。

這一拳老蛔虫已不能躲避。

他一生小心謹愼，經過方才的偷襲，本就已更加謹愼小心，可是這下子，仍不免疏忽過去。

上面壓着一具屍體，半個頭已浸在溝水之中的屍體，竟會是一個活人，這實在在他意料之外。

武三爺身手之矯活，出拳之狠厲，更是他意料之外。

「克勒」的一下，骨頭碎裂聲响，他的心胸猛凹了下去，他的整個身子却飛了起來，飛出了巷外。

他着地一個滾身，居然還能够站起身子。

武三爺幾乎同時掠出巷外，手一掠頭上濕髮，冷冷的盯着老蛔虫，冷冷的道：「我換過屍體的衣服，那樣子躺在巷內，你是否還能看得出來？」

那根本就是廢話。

如果還能看得出來，老蛔虫又怎會讓那一拳打上心胸？

老蛔虫亦瞪着武三爺，動也不一動，猛一下咳嗽，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

血中一片片的小血塊。

武三爺那一拳非獨打凹了他的心胸，更已打碎了他的內臟。

他伸手一擦嘴角血漬，突然道：「你練的是鐵沙掌功還是百步神拳？」

武三爺道：「百步神拳。」

老蛔虫道：「你是個少林弟子？」

武三爺道：「百步神拳據我所知是少林一百〇八種武功之中前二十種之一種，你以爲外派弟子有沒有機會學得到？」

老蛔虫搖頭，道：「據我所知連俗家弟子都沒有機會，莫非你還是個少林和尙？」

武三爺道：「十年前是的。」

老蛔虫道：「你做和尙做了多少年？」

武三爺沉吟着道：「我本來是個大盜，二十三歲那一年被一個少林高僧點化，入了少林寺，十年前我是四十三歲。」

老蛔虫冷笑道：「當年你眞的被那個少林高僧點化了？」

「假的。」武三爺歎一口氣。「我當年因爲武功不好，做案遇上較强的對手，很多時就給打的落荒而逃，實在很想找一個地方，好好的再練上幾年武功，少林寺對我來說就最適合不過。」

他又歎一口氣道：「只可惜少林寺的武功太過複雜，我本來打算練三五年就還俗去了，誰知道這一練不知不覺竟練了我二十年。」

老蛔虫道：「你專心練武，又做了二十年的和尙，在少林寺的地位相信已不低。」

武三爺道：「的確已不低的了，換得第二個，一定不肯放棄那個地位，我雖然不在乎，却不想再練下去。」

老蛔虫道：「爲什麼不再練下去？」

武三爺道：「我不想做個六根淸淨的老和尙。」

老蛔虫道：「你就算再多練十年，也不算老。」

武三爺笑笑道：「就算我的樣子還不老，混身也充滿氣力，有樣東西如果再不拿出來用一下，再擱十年只怕就不能再用的了。」

老蛔虫忍不住大笑道：「你那二十年和尙到底是怎樣做的？」

他不笑還好，一笑血又從口內溢出，面上的肌肉一下抽搐，那條腰彎的更厲害。

武三爺沒有回答，只是歎氣。

老蛔虫勉强忍住笑，道：「於是你就偷出少林寺？」

武三爺道：「以我當時的身份，隨便找一個理由，都可以打從正門大搖大擺的下山。」

老蛔虫好像很感興趣，只問道：「下山之後第一件事你要做的是什麼事？」

武三爺道：「一個窮和尙還俗，第一樣最需要的東西你又知道是什麼？」

老蛔虫道：「錢？」

武三爺笑笑點頭，道：「所以我貪夜刼了幾戶人家，一來充實一下自己的腰包，二來也乘便找套像樣的帽子衣服。」

他又笑，這一次笑得有些曖昧，道：「然後你可知我跑去什麼地方？」

老蛔虫道：「酒樓？」

武三爺立即搖頭，道：「酒樓跟和尙並沒有多大的緣份，我去的地方一定能够找到一些與和尙很有緣份的人。」

老蛔虫聽不明白。

武三爺笑道：「和尙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却有一類人，做一日鐘，撞一日和尙，你可知那一類人是什麼人？」

「妓女！」老蛔虫歎一口氣。「你跑到妓院去了？」

「原來你也是個聰明人。」武三爺捧腹大笑。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庸·文
盧令·圖

鐵蓮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玉蓮僞稱曾生一女名鐵小薇，要脅花貞貞以兩幅藏寶圖交換小薇，事爲花翎所知，向金克用查詢，金克用表面答允協助花翎，暗中派遣古家四兄弟，偸襲白玉蓮隱居之處，適白玉蓮與夏姥姥外出，古家兄弟殺死黑妞等刼去小薇，擄往一山洞交給吳濤，詎知任務完成返回侯府途中，遭白玉蓮截擊，古老二被殺，老四則遭生擒，古如雷、古如風逃返向金克用報告，金克用遂展對策，夤夜僞冒白玉蓮退婚書，翌日請來花翎，說白玉蓮已將退婚書寫來，要花翎先交出一份太行山藏寶地圖——

巧施驅狼計

花翎看罷，沉吟道：「這眞的是白玉蓮的親筆字據嗎？」

金克用忙道：「絕對是眞的，每一個字，都是金某親眼看見白玉蓮寫下的，如果侯爺還不相信，金某願意副署作證。」

花翎搖搖頭道：「這倒不必了，我縱然不相信白玉蓮，還能不相信金莊主麼。」

金克用躬身笑道：「承侯爺厚愛，金某深感榮幸。」

花翎收了字據，問道：「我應該如何交給她地圖？」

金克用道：「侯爺要此事秘密，當然仍由金某轉交給她最好，同時，金某也得再跟她的約定交還孩子的時間和地點。」

花翎道：「你什麼時候去跟她見面？」

金克用道：「金某立刻就去。」

花翎由貼身處取出兩份羊皮地圖，隨意抽了一份，交給金克用，叮囑着道：「這件事，我就全權委托金莊主了，只是務必要瞞着鐵大哥……」

金克用連聲道：「請侯爺放心，金某絕不會洩漏片語隻字。」

送走了花翎，金克用急忙掩閉房門，迫不及待地取出自己一份地圖相互對照，不由仰面長吁了一口氣。

暗設誘虎謀

兩份地圖，恰好對角相連，雖然還無法從圖上看出寶藏位置，已經足證是眞正的原圖。

就憑一張僞造的字據，輕而易舉取得了一半藏寶地圖，金克用應該放聲大笑才對。

可是，他非但沒有笑，臉上反而流露出無限沉重，揑着地圖的兩隻手，也不停地顫抖！

每當他面對這羊皮地圖，內心就像被一層層帶刺的荆棘緊纏成一團，神情凝重，目光中隱含着恨意。

誰也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誰也猜不透他何以千方百計取得地圖，却並不能從這些珍貴的地圖獲得滿足和愉快。

難道他眞的志不在取得寶藏，只是不甘祖先遺物落在外人手中？

圖共四份，他僅得其二，或許他就是爲了這原因而耿耿於懷吧……

「篤！篤！篤！」有人敲門。

金克用好像受驚的兔子，一躍而起，迅速藏好地圖。

打開房門，進來的是鐵羽。

金克用微怔道：「鐵老弟，這麼早？」

「我根本一夜沒睡。」鐵羽的神色顯得很萎頓，斜靠在座椅中，緩緩地說道：「昨天晚上，我整整想了一夜，總覺得這幾天的情形，有些不對，連花翎兄妹在內，你們好像有什麼事在瞞着我。」

金克用笑道：「那怎麼會呢？你我誼屬知交，花翎兄妹更是敬你如同胞兄長，我們怎會有事瞞你。」

鐵羽苦笑了一下，道：「或許是我多疑，反正我感覺得到，威寧侯府中，只怕要發生事故了。」

金克用道：「這是因爲尋找地圖迄今尚無結果，心有所思，難免會感到煩悶，老弟不必過份憂慮。」

鐵羽搖搖頭，忽然問道：「聽說古家兄弟已經回府了，可有白玉蓮的消息？」

金克用輕嘆了一口氣，笑容頓時變成了愁容，却沒有回答。

鐵羽詫異地問道：「怎麼？難道發生了什麼事？」

金克用道：「唉！不提也罷。」

鐵羽道：「爲什麼？」

金克用黯然道：「老弟，我本來不想告訴你，既然你一定要追問，索性就讓你知道也沒關係，不過，你得先答應我一件事。」

鐵羽毫不遲疑地說道：「我一定答應，你說吧。」

金克用道：「這是我麒麟山莊跟白玉蓮宮之間的過節，我說了出來，可不許你挿手管這件事，更不能爲了我而影响你原定的取圖索寶計劃！」

鐵羽道：「好，你快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金克用這才忿忿地道：「古家兄弟回是回來了，但四個人同去，回來的只有二人，內中古老大還身負重傷……」

鐵羽吃驚道：「當眞？」

金克用嘆道：「他們爲了踩探白玉蓮的行踪，不料反被白玉蓮攔截伏擊，古老四被擒，古老二當場慘死在郭石頭手中……」

鐵羽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大聲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金克用道：「就在昨天午夜。」

鐵羽道：「在什麼地方遭遇伏擊？」

金克用道：「離威寧侯府不遠。」

鐵羽怒哼道：「白玉蓮太狂了，快告訴我，她在什麼地方，我立刻去找她！」

金克用連忙攔住，道：「鐵老弟，你答應過，這是麒麟山莊和白玉蓮的仇恨，由我們自己了斷，你不能挿手。」

鐵羽那裏肯依，正色道：「但古家兄弟是去替我探聽消息，這件事當然跟我有關，何況，她膽敢在威寧侯府附近行兇殺人，我也不能坐視。」

金克用道：「她傷的是我麒麟山莊門下，金某自會尋她了斷，老弟，你還是以尋圖爲重，犯不上淌這渾水。」

鐵羽怒道：「金兄，你說這話，莫非沒拿我姓鐵的當朋友？以爲我鐵羽只認得寶藏？」

金克用連忙說道：「不！我絕不是這個意思……」

鐵羽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金克用道：「鐵老弟，我這是替你想，如果在昨天，你要找白玉蓮，我絕不攔你，可是，今天的情形跟昨天已經大不相同。」

鐵羽道：「有什麼不同？」

金克用道：「昨天以前，白玉蓮只想利用孩子作要挾，行事還有顧忌，從作夜攔截古家兄弟的事件看來，她已經將白蓮宮高手傾巢調出，分明决心憑武力行事，而且來勢洶洶，存心不善。」

鐵羽冷笑道：「她要憑武力行事，那正合我的心意。」

金克用道：「鐵老弟，話不是這麼說，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白玉蓮能使巫山二怪俯首貼耳甘供驅策，必然有她獨特的本領，你孤身一人，又有孩子的顧慮，不能放手施爲，何必跟她翻臉……」

鐵羽截口道：「我問你，白玉蓮在什麼地方？你究竟說不說？」

金克用道：「老弟，你一定要去？」

鐵羽道：「那是我的事，你若一定不肯說，我自己也能找到她。」

金克用故作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只知道她在離此地方十餘里外一處山谷內，紮了兩座『蒙古包』，但這是昨夜的事，現在是否仍在原處，就不得而知了。」

鐵羽道：「一夜之間，縱然遷移諒也不遠，金兄可願意陪我同走一趟？」

金克用道：「你決定要去，金某當然義不容辭，不過，這件事最好別驚動威寧侯府，咱們兩人只佯稱去附近逛逛，暗帶兵刃，私下裏去。」

鐵羽點頭道：「好，就這麼辦，我去換一件衣服，你也準備一下，咱們回頭在大門口見面！」

鐵羽去後，金克用立刻喚古如雷和古如風吩咐道：「我已經激動鐵羽尋白玉蓮報仇，但絕不能讓他們有交談解釋的機會，等一會我和鐵羽同去，你們也隨後動身，途中要搶捷徑先到山谷附近埋伏，只等鐵羽一到，你們就動手，挑起混戰，自有鐵羽去承擋，然後，你們便轉往斷崖石洞，協助吳總管看守那女娃兒，今天夜晚，我會帶花翎去那裏交換，一切連絡信號仍照以前的約定……」

金克用的設想和安排，不能說不週密。看來，他的確有把握利用小薇取得另一份地圖，也不難利用鐵羽，從白玉蓮手中奪到最後一份，四圖齊全，太行藏寶垂手可得。

他只是忘了一件事，白玉蓮爲了獲得藏寶圖，曾經數度派人潛入威寧侯府都未能得手，如果威寧侯府那麼容易哄騙，地圖早就該被白玉蓮得去了。

聰明人的最大缺點，就是太過自作聰明，把天下人都當作傻瓜。

金克用是聰明人，可惜威寧侯府不是傻瓜，白玉蓮也不是，鐵羽更不是……

× × ×

當金克用和鐵羽「尋」到那片山谷，「蒙古包」不見了，白蓮宮的人也踪影全無。

山谷中，野草如茵，流水淙淙，看不見一片燒賸下來的帳幕，甚至看不出曾經有人在這裏搭蓋帳幕居住過。

鐵羽詫異地望着金克用，顯然在問：「你沒有弄錯？是這個地方？」

金克用也驚疑不已，恨恨道：「白玉蓮的消息眞够靈通，昨天夜晚明明還在此地，一夜間竟搬得無影無踪了。」

鐵羽道：「她怎麼知道我們會來？」

金克用道：「我想，她可能在威寧侯府中埋伏了內綫。」

他不便說出奇哥潛入侯府的事，但自從古家兄弟負創逃回，就沒有再見到奇哥的踪影，顯然，白玉蓮是因爲行藏敗露，防備金克用會慫恿威寧侯府的鐵騎進犯，才連夜召回奇哥，遷避他處去了。

鐵羽並沒有追問內綫是誰，只聳聳肩道：「白蓮宮人多，想必不會躲得太遠，咱們且在附近搜搜看。」

金克用道：「好，咱們先分頭搜查谷口附

近，看是否能找到蛛絲馬跡。」

兩人分路查看，鐵羽在山谷谷口，金克用却遠遠繞向谷外林子背後。

避開鐵羽的視綫，舉掌輕擊，林子裏應聲奔出來兩個人，正是古如雷和古如風兄弟。

金克用剛想開口詢問，突然發現古家兄弟情形有些不對……

兩人的長劍都不見了，肩後僅餘劍鞘，雙手緊緊按着自己的脖子，脚步踉蹌，就像喝醉酒似的，奔出林子不足十步，忽然身子一陣搖幌，同時摔倒地上。

金克用大驚，飛步迎上前去，便想伸手攙扶。可是，手才伸出一半，急忙又縮了回來，連連向後倒退了三四步，臉上驚容遍佈……

原來古家兄弟的頸脖上，正各纏着一條混身墨綠的小蛇，兩人臉色已變成漆黑，眼珠凸出，喉嚨「咯咯」作响，神情痛苦。

金克用皺眉道：「是崑崙奴下的毒手？」

兩人點頭不止。

金克用驚駭地又退後了一步，道：「他們還在林子裏？」

古家兄弟搖搖頭。

金克用再問：「你們還能不能說話？」

古家兄弟連連搖頭。

金克用輕嘆道：「我看你們既中蛇毒，已經沒有活命的希望了，不如成全你們，免受痛苦。」

話落，寒光閃現，長劍出鞘，由兩人頸項間掠過。

兩條毒蛇隨劍鋒而斷，古家兄弟的喉嚨也跟毒蛇同時斷裂，當場氣絕。

金克用毫無憐憫之意，在屍體上抹去劍鋒血汚，轉身欲行……

才轉過身，却見鐵羽正站在面前。

金克用心頭微震，臉上立時浮現出悲憤的神色，恨恨道：「鐵老弟，你都看見了，白玉蓮下此毒手，分明是決心要跟咱們兵戎相見，拚個生死存亡。」

鐵羽緩緩點了點頭，却道：「你不該殺他們，或許能從他們口中，問出白玉蓮去向。」

金克用忙道：「古家兄弟追隨我多年，我實在不忍心眼看他們遭受蛇毒噬心的痛苦……鐵老弟，你在谷口可有什麼發現？」

鐵羽道：「我看見許多脚印向北延伸，只不知是否白蓮宮人留下的。」

金克用忙道：「眞的？咱們快追下去看看吧。」

鐵羽指指古家兄弟的屍體，道：「你不打算掘個坑，將他們掩埋了再走？」

金克用道：「掩埋屍體事小，我是担心耗費時間，被白玉蓮逃脫了。」

鐵羽木然地道：「她既然志在藏寶地圖，東西還沒到手，大概不會這麼急着逃走吧！」

金克用語塞，只得訕訕地拔劍掘地，挖坑掩埋古家兄弟的屍體……

×　×　×

脚印很零亂，由山谷谷口外向北延伸，順着山脚下去，時斷時續，直到那片峭壁附近，才遽然中止。

金克用仰望峭壁上那些洞穴，不禁心驚肉跳，暗暗揑着兩手冷汗。

鐵羽也仰望着那片峭壁，却含笑說道：「金兄，你可知道這片峭壁叫什麼名字？」

金克用道：「不知道。」

鐵羽道：「此地叫『石蜂窩』，當年幼時，我和花翎兄妹常來這兒玩捉迷藏的遊戲。」

「哦？」

金克用有三分驚訝，却有七分後悔，當時只說這地方隱密難覓，竟沒想到會是鐵羽的兒時遊玩地。

鐵羽又道：「我們曾經數過，這壁上石洞，共有三百六十個，恰好是一年的日數，每天遊玩一個洞，要整整一年才能玩遍，可惜那時候我們功力有限，上層較高的石洞，實在無法上去，但較低的百餘個洞穴，却都很熟稔，其中有些石洞，還是互相連通的，金兄你可知道嗎？」

金克用脫口道：「不錯——」

他毫未思索，便回答「不錯」，是因爲吳濤藏匿鐵小薇的那個石洞，就跟隣洞可以互通的，等到話已經說出口，才猛然驚覺，連忙住口。

無奈話出如風，要想收回已經來不及了。

鐵羽微笑道：「金兄也知道這些石洞的形勢？」

「哦！不。」金克用連忙否認道：「我只是猜想而已，像這種天然的洞穴，其中難免有兩處出口的，不比人工開鑿的那樣整齊。」

鐵羽點頭笑道：「我忘了，金兄久居西北，當然遊過敦煌千佛洞石穴，此地當然無法與敦煌石窟相提併論。不過，如果在這些石洞中藏上幾個人，也一樣很難發現。」

金克用不知該如何接口，只好乾笑兩聲，沒有表示意見。

鐵羽道：「金兄，你看白蓮宮的人會不會躲在這些石洞內？」

金克用默然片刻，才期期艾艾道：「我看不會吧！」

鐵羽道：「爲什麼？」

金克用道：「這地方雖然很隱密，却是一處絕地，如果被人堵住峭壁，一定很難脫身，我想白玉蓮不會那麼傻。」

鐵羽道：「我倒覺得白玉蓮很可能就躲在此地。」

金克用一驚，道：「怎見得？」

鐵羽道：「其一，白蓮宮的來人很多，除了此地，再難找到既隱密又能藏匿許多人的地方；其二，峭壁對面這片松樹林，正是埋伏守望的最好掩蔽，只須派遣那兩名崑崙奴隱身林中，輔以毒物，何愁被人堵住峭壁。」

金克用道：「可是，這地方形勢太奇特，容易引人注意，並不是隱密的好地方。」

鐵羽笑笑，道：「話雖如此，但脚印到此地爲止，咱們總不能不搜查一下。」

金克用急道：「我看不用了，石洞這麼多，搜查必然很費事。」

鐵羽道：「不要緊，咱們只搜較下層的洞穴，如果沒有發現，那就作罷。」

說着，舉步向峭壁走去。

金克用連忙道：「鐵老弟，何須你親自搜查，請替我守望，讓我去。」

鐵羽道：「這地方我比你熟，由我上去比較方便。」

金克用道：「不！正因爲你對此地熟悉，由你替我觀看這片松林，我才能放心搜查。」

鐵羽沒有再爭，笑道：「也好。金兄多小心，我替你掠陣。」

金克用拔出長劍反藏肘後，紮起衣服下擺，向峭壁走去。

還沒等他登上峭壁石洞，突見山壁脚下俯臥着一具屍體。

金克用心頭一震，險些失聲驚呼……

那是一名中年壯漢，被人削去了半個腦袋，但從身上的衣着，一眼就能認出是麒麟山莊屬下。

金克用驚呆住了，刹那間，一股涼意起自心底——吳濤隨身僅帶來兩名莊丁，現在其中一個已橫屍崖下，吳濤和另一名莊丁必然也凶多吉少。

吳濤若遭不測，小薇又怎能保全？

金克用顧不得驗看那莊丁的屍體，也顧不得鐵羽會起疑心，一頓脚，撲上了峭壁……

情形正如他所料，另一名莊丁前胸中刀，死在洞口，吳濤和小薇都已不見踪影。

金克用差一點昏倒，匆匆將兩處相連的洞穴搜尋了一遍，確定是吳濤和小薇已被刼走，才知道自己一番心血，業已盡付流水。

今夜以人換藏寶圖的計劃，自然也跟着幻滅了。

可是，他却無法想像，白玉蓮怎會發現這處藏人的「石蜂窩」？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刼人的事跟威寧侯府有關，縱然想到，也絕不會相信。

一着疏失，功敗垂成。金克用彷彿由半空跌進了地底，眞個是百感交集，欲哭無淚。

然而，眼前除了恚恨和失望之外，他還得設法趕快掩匿屍體，以免被鐵羽認出死者是麒麟山莊門下……

×　×　×

這時候，鐵小薇已經進了威寧侯府，正由珍珠領着踏上小樓樓梯。

對侯府中的一切，小薇却充滿了新奇，轉動着一對靈活的大眼睛，東張西望，片刻也不停。

到了樓口，珍珠蹲下身子，一面替她整理衣衫和頭髮，一面低聲囑咐道：「剛才姐姐告訴你的話，都要記住了，見到郡主要懂禮貌，郡主問你什麼話，你要照實回答，知道嗎？」

小薇頷首道：「知道了。」

珍珠道：「如果郡主問你願不願留在侯府，你怎麼說？」

小薇道：「我就說不願意。」

珍珠又道：「她若再問你，爲什麼不願意呢？」

小薇道：「我就說捨不得離開我娘，我寧願跟娘住一輩子，不要住在威寧侯府。」

「唔！眞乖。」珍珠輕拍她的臉頰，輕輕讚嘆道：「瞧這張小嘴多會說話，如果你不姓鐵，眞捨不得放你離開侯府……」

小薇低聲道：「那我就說我不姓鐵，好不好？」

珍珠急忙正色道：「不，一個人的姓氏怎麼可以隨便更改，千萬不許說這種傻話。」

小薇道：「我是說的眞話，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眞正姓鐵……」

「噓——」

珍珠一把按住她的嘴，沉聲說道：「瞧你，越說越不像話了，你是神手鐵羽的女兒，當然是姓鐵。記住，等一會，可不能這樣信口胡說呀！」

花貞貞的聲音忽然由房裏傳了出來：「是珍珠在外面麼？」

珍珠忙應道：「小姐，是我。」

「你在跟誰說話？唧唧咕咕地。」

「啊……我帶來一位小客人，正敎她禮貌哩。」

珍珠牽着小薇的手，掀簾進入房中，笑道：「小姐，你瞧這小姑娘像誰？」

×　×　×

花貞貞面向窗外站着，不知是否又在看鳥巢中母鳥餵食，緩緩回過頭來，突然混身一震，幾乎失聲驚呼起來。

她連忙扶住窗檽，揉揉眼睛仔細再看，目光一片驚詫，嘴唇蠕動，却發不出聲音。

珍珠推了推小薇，低聲說道：「快見過郡主。」

小薇向前走近幾步，規規矩矩折身檢衽，道：「小薇拜見郡主。」

「小薇？哦——」

花貞貞終於低呼出聲，望着珍珠道：「她……她就是鐵小薇？」

珍珠道：「小姐看她眞的像鐵爺嗎？」

花貞貞迎上前，雙手捧起小薇的臉，越看越激動，連連點頭，道：「像！太像了，這眉毛，這嘴巴……眞的太像了……」

說着說着，已熱淚盈眶，哽咽不能成聲。

小薇仰面道：「郡主，你是說我像我爹，對麼？」

一句話，問得花貞貞淚珠奪眶而出，猛可張臂，將小薇緊緊摟在懷裏，輕喚道：「小薇……小薇……可憐的孩子……」

小薇也柔順地依偎在花貞貞胸前，眼睛却迷惘地望着珍珠，似乎不明白自己有什麼可憐的地方。

良久，花貞貞才鬆開手，牽着小薇同坐在一張椅上，問道：「珍珠，你是從什麼地方帶她來？」

珍珠道：「是安達送她到後園來。」

花貞貞問道：「哦？安達又從那兒找到她的？」

珍珠道：「據說是黑騎隊昨夜巡邏時，發現她被人刼持，藏在一處山洞裏，安達救了她，見她面貌酷肖鐵爺，詢問她的姓名，才帶她回府。」

花貞貞道：「這就奇怪了，她不是剛由白蓮宮來的麼，怎會被人刼持藏匿呢？」

珍珠道：「婢子也這樣問過安達，可惜當時那刼持的人逞强頑抗，已被黑騎隊格斃，無法查問他們的來歷。」

花貞貞點了點頭，又轉問小薇道：「你可知道那些刼持你的是什麼人？」

小薇道：「我也不認識，只知道是四個穿白色衣服的人，他們殺傷了黑妞姐姐，又放火燒帳幕，把我送到一個離地好高的山洞裏。」

「四個穿白色衣服的人！」花貞貞沉吟片刻，突然省悟，說道：「難道是跟隨金莊主的古家兄弟他們？」

珍珠道：「八成是他們，這幾天，金莊主和古家兄弟常常深夜外出，不知道是去幹什麼，聽府門守衛說，他們是侯爺特許的……但昨夜被黑騎隊格斃的並不是古家兄弟。」

花貞貞輕吁一口氣，道：「不管那些人是誰，咱們總算把孩子救回來了，我要好好重賞安達……」

接着又問道：「這件事情，鐵大哥知不知道？」

珍珠道：「鐵爺今天一早就跟金莊主出去了，到現在還沒回來。」

花貞貞道：「可曾告訴侯爺？」

珍珠道：「安達直接送她到後園來，大概還沒有來得及稟告侯爺。」

花貞貞道：「好，你去請侯爺到來這兒，讓他也見見孩子……」

珍珠低聲道：「小姐，依奴婢愚見，倒是暫時先別告訴侯爺的好。」

花貞貞詫道：「爲什麼？」

珍珠道：「小姐不是想知道眞正的內情嗎，何不先跟這位小姑娘談談，然後再和侯爺商議？」

這話很有道理，花貞貞點頭道：「對，幸虧你提醒，我們倆是該好生談一談。」

於是，吩咐珍珠拿來許多糖菓，親自剝給小薇吃，又找來些精緻小巧玩具，陪着小薇嬉戲。

小薇不足十歲，既有吃，又有玩，不需多久，便跟花貞貞和珍珠混得挺熟，滿口阿姨，姐姐，叫得十分親熱。

花貞貞先問她的姓名？多少歲？有沒有唸書識字？一向都住在什麼地方……然後再問到身世。

小薇道：「我從小住在白蓮宮，常跟夏姥姥和黑妞姐姐一起，跟娘倒不大見面，她們都告訴我，說我爹姓鐵，名叫鐵羽，我也沒見過爹的面。」

花貞貞道：「你想不想見見你爹？」

小薇道：「當然想啦，可是，娘不讓我跟爹見面。」

花貞貞道：「哦！那怎麼會呢？」

小薇道：「聽娘說，爹跟我娘現在不好了，如果見了面，爹會帶我走，不許我跟娘住在一起。」

珍珠接口問道：「你願不願跟爹走？」

小薇想了想，道：「我不知道。」

珍珠道：「願意就願意，不願就不願，怎麼說不知道？」

小薇道：「因爲……我不知道爹會不會打我，聽說他好兇喲，還要殺我娘哩。」

花貞貞道：「別信那些人胡說，你爹一點也不兇，他會跟你娘一樣疼你。」

小薇說道：「阿姨，你怎麼知道我爹會疼我？」

花貞貞道：「我跟你爹是好朋友，自然知道。」

小薇望着她，好半晌，忽然狡黠地笑道：「啊，我懂了。」

花貞貞道：「你懂了什麼？」

小薇歪着頭，道：「娘告訴過我，說你跟爹很要好，想做我的後娘——」

珍珠急忙喝道：「不許胡說！」

花貞貞正用一柄小銀刀，替小薇剖一隻哈蜜瓜，聽了「後娘」兩個字，混身一震，刀鋒頓時劃破了手指。

一縷鮮紅的血水，滴在緞子般的黃色瓜肉上，不須臾，半邊瓜肉也染成紅色。

花貞貞整個人都呆住了，忘了疼痛，也忘了拭擦。

珍珠一把拉住了小薇，低喝道：「跟我出去！」

小薇却捨不得走，扭着身子道：「不要嘛，人家還沒吃哈蜜瓜嘛……」

珍珠切齒道：「你還想吃瓜？大耳括子有得你吃，快出去！」

「珍珠，放開她！」花貞貞沉聲道：「怎麼可以對小孩子這樣兇？還不快放手。」

珍珠道：「可是她——」

花貞貞不悅道：「小孩子有口無心，你也跟她一樣年紀，一般見識？」

順手將銀刀和瓜遞給珍珠，道：「去另外剖一隻瓜，洗淨了送來。」

珍珠道：「小姐，你的手指……」

花貞貞沉下臉來，道：「叫你去剖瓜，你有沒有聽見？」

珍珠不敢再說，低頭退去。

花貞貞用一條小絲絹，草草包紮了手指，含笑拉過小薇，柔聲道：「別怕，孩子，她太兇，阿姨罰她剖瓜去了。來，我們先來吃酥糖好不好？」

小薇垂着頭，說道：「阿姨，我說錯了話嗎？」

花貞貞苦澀地一笑，說道：「沒有啊，你只是年紀還小，說話用字不太恰當，阿姨不會怪你的。」

小薇道：「我本來不懂，都是黑妞姐姐她們告訴我的，她們還要我以後多聽你的話，不然，你就會打我，罵我，不給我飯吃……她們還說，做後娘的都好兇……」

花貞貞凄然而笑，徐徐道：「小薇，你看阿姨是那樣兇的人麼？」

小薇搖頭道：「你一點都不兇，比娘還要疼我，她們一定是唬我的。」

花貞貞道：「眞的麼？你是不是也喜歡阿姨？」

小薇連忙道：「喜歡，當然喜歡。」

花貞貞仰面輕吁，眼中滾落兩滴淚水，緩緩問道：「如果阿姨留你住在這兒，跟阿姨生活在一起，你願意不願意？」

小薇不答反問道：「是不是也有爹？」

花貞貞輕輕搖頭，道：「不一定。或許有他，或許只有你和我兩個人，永遠只有我們兩個人。」

小薇默然，竟沒有回答。

花貞貞道：「怎麼？你不願意是不是？」

小薇急道：「不，我很願意，可是……可是……」

花貞貞訝道：「可是什麼？」

小薇怯生生地說道：「我很想留下來，可是……可是她們教我別說願意，要我說捨不得離開娘……」

花貞貞道：「她們？她們是誰？」

小薇道：「夏姥姥，黑妞姐姐，還有珍珠姐姐都教我這麼說的。」

花貞貞不禁吃驚道：「珍珠也教你說這種話？」

小薇惶急地說道：「阿姨，你可千萬別問珍珠姐姐，她若知道我告訴你這些，一定會罵我。」

花貞貞微笑頷首，道：「好，阿姨不問她就是，不過你得告訴阿姨，她還教了你些什麼話？」

小薇道：「她只是對我說，阿姨就快跟我爹成親了，如果我留在侯府，會惹別人閑話，還說爹根本不相信我是他的女兒，我在這裏只有惹爹生氣。」

花貞貞皺了皺眉，道：「這是她在胡說八道，你不要理她。等一會，我就讓你跟你爹見面，你爹一定會喜歡你。」

小薇好像有些半信半疑，低着頭，沒開口，顯然，她也很嚮往跟自已從未見過的「父親」會面。

這時，珍珠恰好托着一盤剖好的哈蜜瓜進來。

花貞貞果然沒有責問她，只冷冷瞪了她一眼，道：「去請侯爺來一趟，再問問鐵爺回府沒有，如果已經回府，也請他到這兒來。」

珍珠望望小薇，低聲道：「小姐，你——」

花貞貞沒待她把話說完，截口道：「不必嚕嗦，快去！」

× × ×

首先趕到後園小樓的是花翎。

當他跨進房門，一眼看見依偎在花貞貞身邊的小薇，不禁楞住了。

花貞貞推了小薇，低聲道：「叫舅舅。」

小薇挺乖巧，上前檢衽行禮，笑嘻嘻叫了一聲：「舅舅好！」

花翎愕然一怔道：「妹妹，爲什麼如此稱呼？」

無怪他要詫異，小薇是鐵羽的女兒，論理，應該稱他「叔叔」才對，怎麼會叫他「舅舅」呢？

但花貞貞對這個稱呼並未提出解釋，只臉上一紅，含笑道：「你看這孩子是誰？」

花翎毫不遲疑地道：「當然像鐵大哥，簡直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花貞貞道：「我倒覺得她也很像我，尤其這雙眼睛和神情。」

花翎道：「哦！」

他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其實，孩子的眼睛並不很像花貞貞，至於神情，却很難評斷，也沒有明確的標準。

倒是有一點很像——兩人都同樣美。

花貞貞似乎並不在意他的反應，自顧道：「她雖然不是我的女兒，却跟我一見投緣，從今天起，我要留她住在府內，作我的乾女兒，你不會反對吧？」

花翎這才恍然大悟，忙道：「妹妹，你見到她的母親了？」

「還沒有。」

「這件事，鐵大哥知道嗎？」

「現在還不知道。」

「妹妹。」花翎笑了笑，道：「你要認乾女兒，我當然不會反對，但總得先問問她的父母願意不願意。」

花貞貞道：「不用問了。她母親將她送來塞外，本就是要送她來威寧侯府，至於鐵大哥，他從未盡過做父親的責任，願不願意却沒有關係。」

珍珠輕輕接口道：「小姐，孩子不小了，至少應該問她本人肯不肯留下來……」

「不要你多嘴！」花貞貞臉色一沉，怒聲低喝道：「這是我們的家務事，還用不到你來教我。」

在珍珠的記憶中，花貞貞還是第一次對自已這樣聲色俱厲的叱責，頓時惶然低頭，不敢仰視。

花貞貞道：「我叫你去請鐵爺，爲什麼不去？」

珍珠吶吶道：「婢子去過了，鐵爺還沒有回府……」

花貞貞揮手道：「那就去等着，鐵爺什麼時候回府，就什麼時候請他進來。」

花翎忙在旁轉圜，道：「珍珠，帶孩子一塊兒去花園裏玩玩，我們有話商談，孩子在這兒不方便。」

珍珠望望花貞貞，不敢作主。小薇也拉着花貞貞的衣角，分明不願離去。

花貞貞柔聲道：「小薇乖，儘管放大膽跟她去玩，她若敢背地說你一句重話，你就來告訴我，有我替你出氣。」

小薇囁嚅地道：「她……她們會不會趕我走？」

花貞貞道：「誰敢？從現在起，這兒就是你的家，沒有人敢叫你走。」

又抓些糖菓塞在她小手裏，百般寬慰，小薇才答應跟着珍珠去了。

花翎緊皺着眉頭，直到小薇的脚步聲下了樓，不由輕嘆一口氣，低問道：「妹妹，你眞的決定要把孩子留在府中？」

花貞貞反問道：「難道不行？」

花翎苦笑道：「這不是行不行的問題，你要留下孩子，總該先把事情眞象弄清楚，更要想想事情的後果。」

花貞貞道：「我不知道還有什麼眞象？還有什麼後果？」

「唉——」花翎又輕輕嘆了口氣，正色說道：「到目前爲止，咱們對孩子的眞實來歷，毫無所知，不能單憑外貌相像，就認定她是鐵大哥的親骨肉，萬一弄錯了，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花貞貞默然不語。

花翎又道：「再退一步說，你既然對鐵大哥情深義厚，將來難免會有自己的孩子，將個前妻的女兒留在身邊，總難免引人閑話，撫育得好，那是份內應該，稍有疏失，便落個凌虐的惡名，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何必去兜攬？」

花貞貞仍然沒有開口，臉上也毫無表情，好像根本沒聽他在說些什麼。

花翎道：「妹妹，我知道你的脾氣很倔强，凡是你決定的事，從不肯更改，但這件事非比尋常，爲了你自己的終生，希望你務必三思而行。」

花貞貞突然道：「你既知道我決定的事不會更改，又何必多說。」

花翎道：「可是，我是你的哥哥，不能不替你設想。」

花貞貞道：「現在你已經替我設想過了，已盡了做哥哥的責任，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花翎不禁一怔，說道：「妹妹，我是一番好意……」

花貞貞淡淡地道：「你的好意，我已經心領，也很感激，但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會安排。如果你認爲我不聽訓誡，不配做你的妹妹，我可以立刻離開威寧侯府。」

花翎大驚道：「妹妹，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

花貞貞道：「我不但說這種話，而且能做得出這種事，你信不信？」

花翎急忙搖手道：「好了！好了！我不跟你爭吵，你願意怎麼做，一切都由你。我只問一句話，該可以吧？」

花貞貞道：「請說。」

花翎道：「這件事，你準不準備讓鐵大哥知道？」

花貞貞道：「當然讓他知道。」

花翎道：「萬一鐵大哥不承認有這個女兒，你怎麼辦？」

花貞貞毫不遲疑道：「他可以不承認小薇是他的女兒，却不能不承認她是我的義女。」

花翎愕然，良久，才嘆息道：「眞想不到你會這樣鍾愛她，這女娃兒眞是好造化——」

花貞貞接口道：「所以，我要鄭重奉勸哥哥一件事。」

花翎道：「哦！勸我什麼？」

花貞貞道：「從今天起，小薇在威寧侯府，不准任何人傷她一根毫髮，否則，我就唯哥哥是問。」

花翎變色說道：「你……你以爲我會傷害她？」

花貞貞道：「我沒有說你會，我只是希望小薇在侯府能生活得平安，快樂，能受到保護和疼愛。」

花翎苦笑一下，說道：「妹妹，我想再問你一句話。」

花貞貞道：「請儘管問。」

花翎道：「如果這孩子不姓鐵，不是鐵大哥的女兒，你也會這樣疼愛她麼？」

花貞貞毫不遲疑道：「我承認，如果她不姓鐵，或許我一輩子不會遇見她，但是，今天我既然見到了她，却完全是從心裏喜歡她，並非因爲她是鐵大哥的女兒。」

花翎笑了笑，道：「這麼說，你眞是對她一見投緣了？」

花貞貞道：「不錯，這大概就是所謂緣份吧。」

花翎的嘴角蠕動了一下，似乎想說什麼，却被一陣脚步聲打斷。

門簾掀處，進來的是鐵羽。

× × ×

鐵羽顯然還不知道小薇的事，進門見花翎也在，便笑着問：「有什麼急事要找我？我猜，八成是一件好消息。」

花翎嚥下想說的話，一面站起來招呼讓坐，一面目視妹妹，好像不知該如何作答。

花貞貞反而落落大方，含笑道：「正是有件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訴你，偏偏你不在。」

鐵羽道：「我閑得慌，帶金莊主去府外隨便逛逛，不知不覺走遠了。」接着問：「所謂好消息，是不是找到那兩份地圖啦？」

花貞貞笑道：「你先請坐下來，別等我說出好消息，一時太興奮會昏倒。」

鐵羽道：「哦！眞有那麼驚人？」

口中說着，果眞依言坐了下來。

花貞貞向哥哥施個眼色，低聲道：「麻煩去吩咐珍珠她們一聲，這件事，我想單獨跟鐵大哥先談談。」

花翎點頭道：「也好。希望你記住我剛才那句話，先瞭解事情的眞象，不要太過執拗倔強……」

下面的話，被花貞貞一瞪眼，連忙頓住，匆匆告退而去。

鐵羽詫道：「究竟是什麼消息，連他也要避開？」

花貞貞道：「因爲這件事跟他沒有多大關係，而且，他剛才已經知道得很清楚，現在不必重覆再聽一遍。」

鐵羽漸漸收歛了笑容，道：「看來這消息還挺嚴重，並非我想像中的事？」

花貞貞淡然一笑，道：「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嚴重大事，我只是想讓你見一個人。」

鐵羽道：「見一個人？誰？」

花貞貞不答，舉手輕擊了兩聲，珍珠和小薇應聲出現在房門口。

鐵羽混身一震，整個人頓時呆了。

小薇也瞪大眼睛，瞬也不瞬望着鐵羽，目光中充滿了驚訝畏怯之色。

珍珠送小薇進了房門，便低頭退去，並且輕輕帶上了房門。

小樓上頓時陷入一片死寂，六道眼光，也彷彿在空中膠凝住了，沒有人出聲，沒有人移動，甚至沒有人霎一霎眼皮。

但是，不難想像，三個人身體內的血液，必然正像潮水般洶湧，衝擊，奔騰，激盪……

許久，許久，還是花貞貞先開口，低喚道：「小薇，過來拜見父親呀！」

小薇向前走近了兩步，又停住，遲疑片刻，突然飛奔過來，緊緊抱住鐵羽的膝頭，哽聲叫道：「爹——」

這一聲「爹」，彷彿叫斷了花貞貞藏在眼睛裏的珍珠綫，晶瑩淚珠，奪眶而出。

花貞貞連忙側過臉去，但又捨不得錯過這動人心弦的一刻，急急用手指抹去面頰上的淚痕，忙又含笑回過頭來。

那帶淚的笑，笑得好艱澀，好凄楚，然而又孕含着無限安慰，無限滿足。

鐵羽情不自禁的用手輕撫着小薇的肩頭，目光却望着花貞貞，一時間，似乎有些驚異，也有些茫然。

過了好半晌，才輕輕問道：「這就是白玉蓮所說的那個孩子？」

花貞貞沒有開口，只點了點頭。

鐵羽又問道：「是白玉蓮送她到這兒來的嗎？」

花貞貞遲疑了一下，又默然頷首。

鐵羽的眉峯突然皺起來，眼中閃現出一抹陰霾之色。

他緩緩托起小薇的下巴，仔細端詳了好一會，柔聲道：「孩子，你叫小薇？」

小薇點頭道：「我名字叫鐵小薇。大小的小，薔薇花的薇。」

也不知道是有意？或是無意？她好像把那個「鐵」字說得特別重。

鐵羽再問：「今年幾歲了？」

「十歲不到。」

「這些年都跟誰住在一起？」

「住在白蓮宮，跟姥姥和黑妞姐姐在一塊兒。」

「有沒有唸書識字？練功夫？」

「書有唸過，像三字經，女兒經，千字經……我都會唸，可是娘不讓我練功夫，娘說女孩子練武，終生混跡江湖，不容易有好下場，將來又會跟她一樣遭遇。」

「哦！她是這樣告訴你的嗎？」

「娘不是對我說，是她跟姥姥談話的時候，我在旁邊聽到的。」

鐵羽嘴角泛起一絲冷冷的笑意，輕拍着小薇的後腦勺，道：「好！你很伶俐，也很懂事，現在，乖乖去園中玩吧，我們大人有話要商議。」

小薇忽然仰面低聲問道：「爹，你不認小薇了？」

鐵羽微微一怔，道：「沒有啊！」

小薇眼中淚水轉動，道：「我知道，爹已經很多年不認娘了，可是，爹爲什麼連小薇也不要了呢？」

鐵羽顯然不願回答這個問題，笑笑道：「傻孩子，別說這些傻話，先去玩，等一會咱們再談。」

小薇依依不願離去，花貞貞親自送她到房門口，低聲道：「小薇乖，跟珍珠去花園一會，爹一定會認你的。」

將孩子交付給珍珠，再回過頭來，却發現鐵羽臉色一片陰沉眉端緊鎖，分明透着怒意。

花貞貞默然坐下，等了片刻，不見他開口，忍不住道：「無論大人有多深的恩怨，孩子總是無辜的，何苦爲意氣傷了赤子之心。」

鐵羽突然重重哼了一聲，道：「正因爲孩子無辜才更顯得大人居心可鄙，不能原諒。」

花貞貞詫道：「難道你還不相信孩子是自己的骨肉？」

鐵羽道：「我爲什麼要相信？」

花貞貞道：「你親眼看見了孩子的容貌，這該不會假吧！」

鐵羽搖頭道：「天下容貌相似的太多，並不足當作憑證。」

花貞貞不悅道：「鐵大哥，你這話就說得太無情了，天下容貌相似的固然很多，却並沒有從小居住白蓮宮，就算白玉蓮想利用孩子冒認，也絕不可能早在十年前就預早打算。」

鐵羽道：「可是，你又從何確定孩子眞的在白蓮宮住了十年。」

花貞貞道：「你也同樣無法證明孩子沒有住在白蓮宮呀？」

鐵羽道：「我自然有憑證。」

花貞貞道：「好，你倒說說看。」

鐵羽道：「我有兩點憑證，第一，孩子的出現太突然，十年不是個短時間，怎會毫無風聞？而且，我在海角紅樓跟白玉蓮見面時，她尚且隻字未提，現在何以突然將孩子送來威寧侯府？」

花貞貞道：「可能她瞭解你的脾氣，當時你正在氣忿的時候，縱或提起，你一定不肯承認，也可能她始終抱着破鏡重圓的希望，不願太早提起這件事，避免要脅之嫌，如今發覺這份希望已經破滅了，才忍痛交還孩子，好讓孩子能認親歸宗。」

鐵羽道：「就算這些推測都是眞的，孩子的口音也有破綻。」

花貞貞道：「口音有什麼破綻？」

鐵羽道：「地有方言，鄉有俚語，一個小孩子從牙牙學語開始，口音必然跟最親近的人相似。譬如說，我雖然是中原人，只因從小受老侯爺收養，便學得一口蒙古話，其後，雖返中原，再習漢語，迄今仍難脫蒙古口音，對不對？」

花貞貞道：「不錯。」

鐵羽道：「剛才那孩子說，從小在白蓮宮中，跟夏姥姥一起生活長大，論理，應該跟夏姥姥的口音相近，但夏姥姥是陝南口音，那孩子却說的一口山西話，由此可見她在白蓮宮十年絕非實情。」

花貞貞沉吟道：「這——我倒是分辨不出來。或許白蓮宮中人語雜，小孩子容易改變口音，單憑這一點，並不能證明孩子不是你的骨肉。」

鐵羽嘆道：「貞貞，你久居侯府，不識江湖中的險詐，你只見到孩子的天眞無辜，却沒想到由孩子身上包藏的禍心。」

花貞貞悚然道：「難道，孩子還會被人利用？」

鐵羽道：「怎麼不會，小孩子想法單純，最容易受騙，利用無辜小孩作工具，更使人防不勝防。」

花貞貞連連搖頭道：「我不相信小薇會是害人的工具，那太可怕了，我一定要親自問問她……」

鐵羽道：「不能問，縱然問了，孩子也不會承認，白玉蓮若居心安排利用孩子作工具，事先當然會教她應對的言語。」

花貞貞茫然道：「這麼說，你是不肯認小薇這個女兒了？」

鐵羽道：「這不在我肯不肯認，而在她是否眞是我的孩子。」

花貞貞道：「那麼，你認爲她究竟是不是呢？」

鐵羽默然片刻，輕嘆口氣，說道：「憑良心說，此時連我也不敢肯定，因爲當我跟白玉蓮反目的時候，誰也不能確定她是否已經懷孕，不過——」

花貞貞急問：「不過什麼？」

鐵羽道：「對這件事，目前只有靜觀其變，我暫時不能承認孩子，但也不必否認，咱們不妨讓她留在府中，仔細觀察一段時間，白玉蓮若眞是以孩子作工具，必然有重大目的，也必然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花貞貞想了想，道：「可是，在孩子面前，又怎樣交待？」

鐵羽說道：「你可以告訴她說，認親歸宗是件大事，我必須先見到白玉蓮，當面查證清楚才行，可惜咱們不知道白玉蓮在什麼地方，如果她知道，就叫她說出來，或者直接帶咱們去……」

花貞貞突然沉下臉來，道：「你是要我也利用孩子作工具？」

鐵羽忙道：「貞貞，你誤會了，我這樣做，只是急于想見到白玉蓮，無論是爲孩子，或是爲查證白玉蓮的目的，都有必要跟她見一次面。」

花貞貞猶有餘忿地道：「我不管是爲了什麼理由，也不管你願不願意認小薇這個女兒，反正我喜歡這孩子，絕不同意讓她小小年紀就捲入是非紛爭，從今天起，咱們住在後園，你儘管去找白玉蓮，彼此兩不相涉，一切等你瞭解眞象以後，再作商議。」

鐵羽笑笑道：「這樣做也很好，不過，我要先提醒你一件事，當我有一天查出事情眞象，你一定要相信我，好嗎？」

花貞貞道：「我當然相信你，但你也得答應我一件事。」

鐵羽道：「你說吧！」

花貞貞道：「將來無論你查證的結果如何，決不能傷害小薇。」

鐵羽站起身子，道：「好！我答應。現在我先走了，孩子面前，有勞代爲撫慰解說。」

花貞貞點了點頭，親送鐵羽到樓梯口。

梯旁廊間，有一扇小窗可以望見花園，花貞貞站在窗前，痴痴望着鐵羽離去的背影，心裏忽然生出一種凄楚的感覺。

這一刹那，她發現自己跟鐵羽之間的距離，彷彿是越來越遠了。

× × ×

天下事，往往難以得失論禍福。

金克用憑一紙僞造的退婚字據，輕易換得一份寶藏地圖，原以爲鴻運亨通，却不料古家兄弟連遭慘死，鐵小薇也得而復失，眼看到手的東西，竟然又落了空。

對古家兄弟的生死，他倒並沒有放在心上，但失去了鐵小薇，就等於失去了另一張寶藏地圖，四份圖僅得其二，仍然如同兩張廢紙，一番心血付諸流水，叫他怎麼能甘心？

可是，人不見了，無法向花翎交換，不甘心又能如何？雖然當天晚上花翎並未逼他履約換人，金克用却越想越窩囊，整整生了一夜悶氣。

就在他氣忿難消的時候，古家兄弟中唯一活着的老四古如雨，竟然意外地回到了威寧侯府。

古如雨是被白蓮宮生擒活捉去的，當時並未受傷，現在回來，却帶着滿身鮮血。

傷在頭上，兩隻耳朵已被齊鬢削去。

只看這傷痕，不問可知，一定是白蓮宮存心羞辱，故意縱放回來的。

金克用的肺都快氣炸了，只不便對自己屬下發作，只得強忍下怒火，先問經過。

古如雨道：「白玉蓮因爲莊主昨夜未能依約送回鐵小薇，本想將屬下殺了洩忿，後來忽然改變主意，僅削去雙耳，要屬下回來轉告莊主一句話。」

金克用恨恨道：「她已經將人刼走，還要我拿什麼送回去？還有什麼話要轉告？」

古如雨道：「據屬下所知，白玉蓮並沒有刼去鐵小薇，白蓮宮的人雖然也搜索到那片斷崖石窟，但鐵小薇已經先一步被人刼走了。」

金克用吃驚道：「哦？會有這種事？那刼走鐵小薇的又會是誰？」

古如雨道：「屬下不知道是誰將人刼走，屬下只是被押同去斷崖石窟，的確親眼看見兩名莊丁的屍體。」

金克用連聲叫怪，忙又問：「既然人不是白蓮宮刼走，她爲什麼又肯放你回來？」

古如雨道：「白玉蓮自認爲殺我易如反掌，她只逼命屬下回來轉告莊主，要莊主交出所得到的兩份地圖。」

金克用道：「她說幾份？」

古如雨道：「兩份。」

金克用駭然道：「她怎麼知道我有兩份地圖？」

古如雨道：「這個屬下就不太清楚了。白玉蓮要屬下面告莊主，如果交出地圖，她可以答應不再追究刼人的事，並且讓莊主平安離開威寧侯府，否則，隨時可取莊主的性命……」

「她在作夢！」金克用咬牙切齒，恨聲咒罵道：「太行藏寶，是我金某人的祖產，她白玉蓮是個什麼東西，居然妄想據爲己有，我金克用，頭可斷，血可流，要我交出兩張地圖？此生休想！」

古如雨道：「屬下也知道莊主絕不會低頭同意，所以才忍辱回來報訊，那白玉蓮傾巢而來，人多勢衆，對太行藏寶志在必得，甚至揚言在必要時，不惜跟威寧侯府放手一戰。」

金克用冷笑道：「那正合我意，她不來，威寧侯府也會去找她，讓她等着瞧吧。」

古如雨道：「但屬下感覺，白玉蓮也並非虛言狂吹，她好像對威寧侯府的消息很靈通，可能在府中佈置了內綫。」

金克用突然心中一動，輕哦一聲，道：「我想起來了，一定是那名崑崙奴奇哥，還藏匿在府內……」

說到這裏，急忙一躍而起，匆匆將屋角，帳頂，床下等可供藏人的地方搜查了一遍。

結果，毫無所獲。

金克用又將房間窗戶全都打開，以便隨時

武林軼事

趙銓棄劍得妻

雲山・文

六合門的武藝，剛柔並濟，所謂六合，暗指內三合和外三合，內三合則把精、氣、神，連貫在一起，外三合就是手、眼、身，即是內外相應，變成六合，眼與心合，心與氣合，氣與身合，身與手合，手與腳合，腳與步合，打法則分上下，至於槍法，由劉寺遠傳下來，六合槍含有寫字的八法，即是點、橫、豎、鈎、拐、挑、撇、拉，那是槍法當中獨創的一種武功。

當時劉鏡遠是六合門的掌門人，拳腳和武藝已臻上乘，在滄州居住，綽號神槍，劉鏡遠的武藝精微，名播遠近，當時河北有一位拳術世家的子弟姓趙，單名一個銓，趙家的拳術以剛為主，打法兇猛，平時拋石鎖，舉石担，把渾身氣勁提起，肌肉豐厚，一望而知是個龍虎武師，傳到趙銓，交遊廣闊，知道天下間的奇才異能之士非常之多，便離開原處，前赴滄州向劉鏡遠拜師，那時他僅有二十一歲。

六年之後他就有二十七歲，年少藝高，武林的前輩都很喜歡他，可是，趙銓自問拳腳雖然精湛，造詣深厚，且得神槍劉鏡遠的眞傳，但未跟武藝認眞高深的前輩指點，未知自己確是否能夠闖蕩江湖，因此，他聽到甚麼一個名家武藝超羣，都竭誠登門拜訪，某天，他偶然聽到有一個劍術家非常出色，已經有六十歲開外，叫做孔吉泰，家藏寶劍，乃是孔吉泰在淸宮任職御前侍衞之際由皇帝所賜者，鋒利無比，削鐵如泥，寶劍剛剛出鞘，便見寒光一閃，姓孔的告老歸田之後，便即封劍閉門，絕口不談武藝，至於他的劍法，另創一格，稱做「道家劍」。

趙銓既然希望看劍，而且對道家劍法有些傾慕，擇個良辰吉日，帶備禮物，前赴孔寓拜訪，進門坐定，道達來意，孔吉泰看趙銓體格魁梧，舉步沉穩，知道他是個武藝根底甚好的青年，交談之下，覺得趙銓恭謹有禮，其人十分厚道，更加歡喜，當時他已經有六十八歲，自問年事已高，雖有兩子，但因兒子不學武藝，骨格柔弱，不克以繼承道家劍術武功的大業，又因他一向閉門謝客，故此未有傳人，忽然看見趙銓，他就觸動心事，認為趙銓是一個可以付託的人，欣然取出寶劍來，讓趙銓欣賞，而且對趙銓說：「此劍能夠削斷任何兵器，普通的白蠟桿子做成的花槍，一經交手，便即削斷。」

趙銓此行只是拜訪名師，並想一看寶劍，當然沒有帶任何武器，因此，他聽了就說：「我沒有兵器帶來。」

孔吉泰聽了，說：「請到兵器室那邊走走。」

趙銓尾隨着他，走進了兵器室，那裏有許多種武器，其中有六枝白蠟桿的花槍，插在兵器架上面，孔吉泰叫他隨手抓一枝白蠟桿花槍出來，作為武器向他進攻。

那一個兵器室的面積相當闊大，兩人較量武功，那是很寬裕的，既然趙銓有心想觀摩武藝，便不客氣，順手接過那一枝白蠟桿槍，就向孔吉泰說：「請孔老丈見諒，晚輩發招了。」

說完，他然後把花槍向前一挺，又再收槍，好像試一試那一枝白蠟桿有沒有份量，突然之間，他再把那枝花槍直衝過去，施展六合槍法裏的「闖鴻門」那一招。

這是「長槍短用」之法，握槍之手，僅握那一枝花槍的中部，避免對於用「白蛇上樹」的一招，由槍桿直削上來，此外，他還可以掉頭用槍尾打擊敵人，確是神妙，他以為孔吉泰無法斬斷那枝花槍的，殊不料孔吉泰毫不經意的把寶劍向上一揚，他的槍尖已經斷了一截。

趙銓早有準備，因為兩人相距十分接近，他把持槍的手一鬆，那一枝花槍就由長槍短用，變成長槍長用了，霎時間他向前直刺，雖然失去了槍尖，但仍有威脅。

他刺得很快，殊不料孔吉泰的寶劍往下一削，削得更快，跟住再又向斜裏一削，那枝花槍就變成僅得三尺長的短桿，趙銓不覺臉上泛紅，有點慚愧。

他稍為停頓，說：「孔老丈的寶劍確是厲害，眞是逢槍必斷，看來只有鐵槍然後能夠跟你較量了。」

孔吉泰笑了笑，說：「槍的優劣是一件事，槍法的優劣是另外一件事，現時我把這一柄寶劍送給你，彼此交手，我用白蠟桿的花槍迎戰，看看你能否把我的槍桿斬斷。」

孔吉泰說完就把寶劍交給趙銓，趙銓微微吃驚，說：「孔老丈，你的寶劍確是削鐵如泥，除非它沒有接觸白蠟桿槍的花槍，否則，你實在沒有機會避開的，不過那柄寶劍太過犀利，我担心連你的手也削去，這樣子較量武功，太過冒險。」

孔吉泰聽了哈哈大笑，說：「你放心用劍削槍好了，不管槍或棍，到了我的手，你就無法削斷。」

趙銓當然不信，因此兩人再度交手，那時兩人的兵器剛剛調轉，趙銓握劍，孔吉泰持槍應戰。

孔吉泰站在較遠之處，先行變手運勁，按動槍桿末端，但見那一枝槍整條發抖，變成籐蛇似的，跟着孔吉泰大喝一聲，人到槍到，那一枝槍向趙銓當胸刺來。

趙銓看見過孔吉泰用劍削槍，輕而易舉，那時他依樣劃葫蘆手上的劍一揮，他以為必然把對方的槍削斷，殊不料孔吉泰的槍上有勁，就算當胸直刺過來，仍是渾身抖動的，由於槍桿不斷的抖動，發生彈力，他的寶劍削下去，就此滑開，不但如此，還因彈力太强，使他所握的劍脫手而飛，跌在地板上，劍鋒深入三寸。

趙銓並非平凡之輩，但仍如此受制於孔吉泰的長槍短劍之下，不覺佩服到極點，笑着說：「孔老丈眞是神劍兼神槍了，晚輩極端佩服，難以表達。」其實他渴望孔吉泰以奇妙劍法傳授給他，但却無法把它說出來，因此僅用無法表達這句話暗示着他此行並非純然想看劍，還想拜師。

孔吉泰明白他的心意，很高興說：「趙老哥你的武功不弱，不過，練習的方式不同，以至敗於我的柔勁之下，相信赤手空拳的作戰，你就會佔上風。」

趙銓乘機說：「孔老丈請恕晚輩多言，我的武藝本來就不很精通的，本門功夫，只是用拳腳逞英雄，槍法較差，劍法更差。」

他這樣說，等於自誇拳腳厲害，如果孔吉泰不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他就會請孔吉泰下場交手，在拳腳上面顯點功夫，但因對方腳步浮浮。而且靠近七十，總是有些老態，不敢求戰。

他的神色有異，孔吉泰一眼就看得出來，笑着說：「老朽行年六十八，拳怕少壯，實在太老，無法跟你交手了，不過我的孫女阿秀有幾分功夫，如果你同意，我就叫她出來，跟你玩玩拳腳。」

趙銓想了想，點頭說：「孔老丈有心栽培晚輩，使晚輩增加見識，不管派任何人交手，晚輩總是高興的，但因令孫女才貌雙全，男女授受不親，如此較量武功，恐怕有些不便。」

趙銓把自己的心事說出來，可是，孔吉泰聽了却又再度發笑，說：「趙老哥，請你不必多疑，我們道家拳的柔功本領，無人可及，我叫阿秀下場跟你交手，如果你能夠捉住她，已經作勝，不必把她打倒了。」

跟着他揮手揚聲，喊了聲「阿秀！」

刹時間，有一個非常標緻的少女從後園走進來，她穿了綠色的窄身衣裳，似乎在後園練武，她聽到了祖父喊叫之聲，走進演武廳，才知道有人想跟她交手，十分高興，站定腳步，向趙銓望了一眼，看見趙銓年少英俊，氣宇軒昂，更加喜悅，點頭說：「你儘管進攻吧，我沒有甚麼架式的。」

她看來好像十分悠閒，簡直是輕敵，趙銓本來不一定想交手的，看見對方竟然是一個弱質女子，但却存輕敵之心，不覺有點動氣，說道：「請姑娘原諒，我發招了！」

說完人到拳到，施展六合門的功夫，打算把她抓住。

他的拳腳不弱，硬功軟功都是上乘的功夫，跟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交手，怎會打輸呢？當然他充滿了自信心，殊不料他耍出了渾身武藝，竟然無法把對方捉住，別說較量高下了，到了那時，他急得滿頭大汗，才知道孔吉泰所說的話絕非虛偽，那個小姑娘竟然像一頭野兔似的，任由他手法再快，也無法把她捉住，後來趙銓改用腳法進攻，又沒法踢中她，終於身形步法忽然大變，手腳齊放，而且有許多個招是轉身發出的，始終無法接觸對方，反而給對方纏住他團團轉，耳朶裏面聽到一陣嬌笑之聲，他愈急，就愈加無法捉摸阿秀，相鬥了幾十個回合，他不能不認輸了，不消說，他自是五體投地，佩服到極點了，後來他留在孔家作客，早夕鑽研武藝，逐漸跟阿秀廝混，情愫漸增，某天，孔吉泰邀他進密室交談，問他一件事，如果他想要寶劍就不能要阿秀，反之，他想跟阿秀成親，那就不能再要寶劍了，因為這兩種東西都是孔家的寶貝，不能一時之間失去，他聽了就說：「孔老丈，我是眞正喜歡阿秀的，如果你叫我揀她抑或揀寶劍，我寧願要她為婦。」

可看見院子內的動靜，然後低聲道：「那黑鬼雖然行踪詭密，究竟只能在夜晚出沒，大白天未必敢現身。現在你仔細回想一下，白玉蓮這兩天都落腳在什麼地方？」

古如雨道：「這兩天，白玉蓮時時在變換住處，屬下只知道仍在侯府附近，並沒有固定的地方。」

金克用道：「那麼，她約我今夜交出地圖，可曾說明在何處見面？」

古如雨道：「她沒有事先約定地點，只說要莊主親自帶着地圖，今夜初更時分，由侯府出發，筆直向正東方走，不許騎馬，也不許有他人同行，到時候，她自會派人來接取。」

「初更以後……正東方……」

金克用喃喃重覆唸了兩遍，臉上流露出一抹冷笑，點頭道：「好！我知道了。現在你且去敷傷休息，好好把精神養足，到晚上咱們還得辛苦一夜。」

古如雨困惑地道：「莊主準備怎樣應付今夜的約會呢？」

金克用揮揮手，道：「不必多問，到時你自然就明白。」

遣走古如雨後，金克用反鎖房門，獨自在房中忙碌了整整大半天，也不知究竟在忙些什麼。

直到黃昏將近，才開門喚進古如雨，神色凝重地說道：「如雨，你們兄弟等四人追隨我已經多年，這次咱們同來威寧侯府，本是風雨同舟，禍福相共，不料你三名兄長都慘死在白玉蓮手中，此仇不報，死難瞑目……」

古如雨含淚道：「求莊主作主。」

金克用道：「你們兄弟替麒麟山莊流血賣命，報仇的事，我當然義無反顧，但眼前白蓮宮人多勢大，僅憑你我兩個人，實不足跟白蓮宮抗衡，我想了一整天，覺得要報仇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破釜沉舟，作生死存亡的一擊。」

古如雨神色一震，張大眼睛注視着金克用，似乎沒有聽懂他那句「生死一擊」的意義。

金克用道：「如雨，你也知道，咱們這次到威寧侯府來，目的在取得太行藏寶圖，那圖共分四份，必須四圖齊全才能取到藏寶……」

古如雨道：「這個屬下知道。」

金克用道：「現在，咱們已得到四份地圖中的兩份，換句話說，整個寶藏已有一半在咱們手中，假以時日，不難再得到另外兩份地圖，可是，為了報仇，我決定放棄那筆富可敵國的寶藏了。」

古如雨大驚道：「莊主，你——」

金克用搖搖手，道：「你不要插嘴，聽我說下去。我所謂放棄寶藏，只是想冒險換取一次接近白玉蓮機會，也就是換取一次刺殺白玉蓮，替你三位兄長報仇的機會，這就好像荆軻刺秦王，生死在此一舉，希望你仔細聽我的安排，一切照計劃行事。」

古如雨躬身道：「請莊主吩咐，屬下萬死不辭。」

金克用道：「當年荆軻刺秦王，敗在副使秦舞陽不够沉着，咱們決不能重蹈覆轍，所以，我特地安排了一條『孟德獻刀』之計。」

說着，從貼身衣內，取出兩張羊皮紙地圖，鄭重地交給古如雨，道：「這就是白玉蓮想逼我交出的兩份藏寶圖，今夜初更以後，你帶着這兩份圖，改穿我的衣服，依約由侯府出發向東走，如果白玉蓮現身索圖，你就當面交給她，不必動手，也不須遲疑，她若認出你的面貌，你就說是我囑咐你交代的，因為我恐怕她言而無信，不肯放我離開，已經先動身返回麒麟山莊去了。」

古如雨茫然問道：「莊主，這地圖是眞的麼？」⑥

（未完）



故事之二——四君子

險度兩道死亡關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俊輕身犯險，往探追魂羅刹底細，追魂羅刹雖試出他不會武功，但仍不放心，強把他擄去，命手下四婢之首的小白蛇帶他往一民房囚居，並命小白蛇看守。黃媚點昏店小二穴道，假扮小二送食物進入王俊房中，叫王俊安心居此，追魂羅刹所欲進行的陰謀快將揭曉，到要援王俊出來的時候自會前來接應。王俊擬從小白蛇口中探聽追魂羅刹的陰謀，故炫財富和施展溫柔手段，小白蛇似被打動芳心，說要與王俊偕逃，並自動說出追魂羅刹到濟南來是要戮殺四君子，又問王俊可曾聽說過這名稱，王俊答稱沒聽過——

白衣少女道：「是四個人，每人身價二十五萬銀子。」

王俊道：「四個什麼樣的人，他們會不會武功？」

白衣少女道：「聽說會武功，不但會，而且很有成就，所以，當今厲害的殺手，大都集中到濟南府中來了！」

王俊輕描淡寫的說道：「這麼說來，那四君子是很重要的人物了！」

白衣少女道：「自然是很重要了，否則怎會有人出一百萬兩銀子，買他們的性命。」

王俊恐怕引起對方之疑，忍下不再多問，卻故意一轉話題，道：「妳應該留在這裏陪我，我也值十萬兩以上的銀子。」

白衣少女歎口氣，道：「如若咱們要逃，明天是最好的機會！」

王俊正愁着，如何再把話題引回去，她卻搶先又說回主題。故作沉吟道：「爲什麼？」

白衣少女道：「四君子，明日午時可到濟南。」

王俊道：「姑娘，四君子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人？」

白衣少女道：「是四位極受江湖道上敬重的人物。」

王俊心中忖道：也是江湖中人，那倒容易揷手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四君子，既然是大好人，你們爲什麼要出手對付他們？」

白衣少女道：「我們是受僱的殺手，只管殺人，賺錢，不管殺的是好人，是壞人！」

王俊道：「可惜，我無法再見到那位女羅刹了！」

白衣少女道：「見她幹什麼？」

王俊道：「見她之面，我非要勸阻她退出殺手集團……」

白衣少女笑一笑，接道：「你……」

王俊接口道：「不錯，我知你們只不過是要錢的殺手罷了。我能給你們錢，自然就好說了。」

白衣少女突然停口不言，凝神傾聽了一陣，道：「有人來了。」

王俊也在用心的聽，但卻聽不到一點的聲息。

等他聽到步履聲響時木門已被呀然推開。一個青衣佩劍的少女，緩步而入。

白衣少女低聲道：「小青妹妹來換班了，你仔細瞧瞧，她比我標緻多了。……」

小青笑一笑，接道：「白梅姊姊，小妹不是換班來的！」

白梅一怔，道：「哦！那你來此作甚？」

小青唰的一聲，抽出了長劍，道：「我奉了姑娘之命，來此取他人頭。」

白梅笑一笑，道：「小青，不能殺他！」

小青道：「爲什麼？」

白梅道：「他可以值三十萬銀子，殺了他，豈不是白白丟了三十萬銀子？」

小青撇撇嘴吧！說道：「你相信他的鬼話麼？」

白梅又是一怔，道：「小青，妳在胡亂說些什麼？」

小青道：「這人外面老實，內藏奸詐，他說的話，只有一句眞實！」

白梅人已冷靜下來，回顧了王俊一眼，道：「那一句眞實？」

小青道：「他不會武功，是千眞萬確的事，其他的話，全是胡說！」

白梅笑一笑，道：「小青，是師父對你說的麼？」

原來，白梅，小青，和女羅刹之間，亦師亦徒，亦主亦婢，女羅刹傳授了她們武功，卻把她們留在身側作婢。

小青道：「是！師父要我來此取他的人頭覆命。」

王俊聽到了兩個人的話，心中暗暗叫苦，他自知全無武功，如是想反擊，逃走，只是自速其死，唯一能作的，是以不變應萬變，鎮靜坐着。

白梅冷然一笑道：「小青，如是我不讓你殺他呢？」

小青吃了一驚，道：「爲什麼？難道你敢抗拒師父之命？」

白梅道：「我不敢，不過，咱們總得把事情弄清楚，小青妹妹，你一劍下去，割下他的人頭容易，但你如想再把他人頭接上，那可是千難萬難的事了。」

小青道：「師姊，師父只交代我一句話，帶王公子的人頭回去，除非師姊願替小妹擔代，我只有帶他的人頭去見師父了。」

白梅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小青妹，妳要姊姊如何擔代？」

小青道：「跟我一起回去見師父，就說你不准我殺他。」

白梅哦了一聲，道：「小師妹，妳這麼一說，我這個作姊姊的，如何還敢替妳擔代，你去殺他吧！」

小青一側身，由白梅的身側行過，長劍一舉，橫裏斬去。

就在她長劍舉起的同時，白梅也迅快出手，一指點中了小青的右肩。

小青感覺右臂一麻，長劍脫手落地，道：「師姊，你……」

身體倒了下去。

白梅伏身拾起長劍，道：「小青師妹，姊姊很抱歉，我不得不點了你的穴道。」

目光轉到了王俊的身上，道：「公子，現在，你還懷疑我麼？」

王俊道：「在下一直沒有懷疑過姑娘。」

突聞金風破空，白梅急急閃身避開，手中的長劍回拍擊出。

一道寒光，掠着白梅頭頂而過。

但另一道寒芒，卻疾如流星，揷入了小青的背心。

一個年輕嬌憨的少女，立刻間玉殞香消。

但聞微風颯然，來人已去。卻未聞一聲回答之言。

王俊望望小青背上的匕首，已然直沒及頂，不禁一皺眉頭。

白梅長劍一轉，抵在了王俊的咽喉之上，道：「什麼人下的毒手？」

王俊定定神，道：「我不知道，但可能是我同行的那個保鏢。」

白梅道：「你還在胡扯什麼？如是我師父沒有摸清楚你的底子，怎會派小青來殺你？」

王俊道：「姑娘也不相信在下了？」

白梅道：「發生了這些事情，要我如何還能信任你。」

王俊歎口氣，道：「白梅姑娘，我不會武功，你如想殺我，只不過舉手之勞，但小青姑娘之死，你又如何對師父交代呢？」

白梅道：「人不是我殺的，我有什麼不能交代的？」

王俊道：「你那位羅刹師父，肯相信你的話麼？」

白梅道：「這個，這個……」

王俊道：「事已如此，姑娘似乎是只有和在下合作一途了。」

白梅道：「合作？你究竟是幹什麼的？」

王俊笑一笑，道：「姑娘，至少，我們比你那位羅刹師父好處的多……」

白梅怒道：「姓王的，原來，你是個騙子，我先殺了你……」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接道：「殺不得……」

白梅心頭一震，回頭看去，只見一個穿着店小二衣服的人，站在身後，兩道炯炯的眼神，盯注在自己手中的寶劍之上。

不知何時，他已經進入了室中，站在了身後。

吁一口氣，道：「你是誰？」

來人道：「言小秋，姑娘聽人說過麼？」

白梅搖搖頭，道：「沒有！」

言小秋道：「金燈門，姑娘聽說過麼？」

白梅道：「金燈門，聽說過。」

言小秋道：「我就是金燈門中人！」

白梅道：「他呢？」

言小秋道：「金燈門的掌燈大哥。」

白梅打量了王俊一眼，道：「金燈門的掌燈大哥？爲什麼不會武功。」

言小秋道：「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比武功更重要一些了。」

白梅道：「他姓什麼？」

言小秋道：「王。」

白梅望望地上的小青，道：「她是你殺的麼？」

言小秋道：「不是。」

白梅道：「不是你，是誰？」

「我，」隨着答應之聲，緩步行入了一個青衣小帽的小廝。

是黃媚改扮的。

白梅道：「你也是金燈門的？」

黃媚笑一笑，道：「小妹黃媚，這位小青姑娘來意不善，不但要殺我們的掌燈大哥，而且還要加害姑娘。」

白梅說道：「她是我的師妹，難道敢殺我麼？」

黃媚微微一笑，道：「看來，你對這位師妹，還是不太瞭解！」

白梅道：「我們自幼在一起長大，同門學藝，同留在師父身側爲婢，相處十年，爲什麼我不瞭解他。」

黃媚道：「姑娘如何才會相信她要取妳之命？」

白梅道：「證據！」

黃媚道：「哦！如若這位小青姑娘，確然是奉命殺妳而來，她會有些什麼證據？」

白梅道：「應該執有家師的羅刹令牌！」

黃媚道：「那麼姑娘何不搜搜妳師妹的身上呢？」

白梅應了一聲，道：「眞有此事麼？」口中說話，右手已在小青的身上，搜了出來。

果然，在小青的衣袋之中，找出了一枚羅刹令牌。

白梅臉色大變，道：「想不到啊！她眞的請了羅刹令牌。」

目光轉注到黃媚的身上，道：「姑娘，你

怎麼知道她請了羅剎令牌，要來殺我？」

黃媚道：「我不知道她請了羅剎令牌，但我知道她要殺妳！」

白梅道：「妳怎麼知道的？」

黃媚笑一笑，道：「你們還有一位叫作白鶯的師妹吧！」

白梅點點頭。

黃媚說道：「我聽他們商談着對付你的辦法。」

白梅道：「這兩個丫頭，好惡毒的心機，我一直待她們不薄，想不到她們聯合起來加害於我。」

黃媚道：「小青雖死，還留了白鶯一個活口，妳以後，可以查證，但為今之計，你準備如何應付。」

白梅苦笑一下道：「你已經殺死了小青，我已經後退無路了。」

黃媚道：「姑娘作何打算呢？」

白梅道：「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經不能回去了。」

黃媚淡淡一笑道：「你如若不回去，令師必會有所警覺，那時，只怕，立刻會下令追殺於妳。」

白梅道：「話是不錯，但小青已死，我回去，又如何向師父交差呢？」

黃媚道：「只有一法，但不知姑娘是否願意。」

白梅道：「請教。」

黃媚道：「找一個人，假扮小青，和妳同回女羅剎的身側。」

白梅道：「誰能扮她！」

黃媚說道：「我可以扮作小青，但還需你白梅姑娘，把小青的性格，舉動，告訴小妹才行。」

白梅道：「我師父很精明，小青又是平常追隨在她身側的心腹，如何能允許別人假冒，只怕，她一下子就會發覺了你。」

黃媚道：「只要妳願意誠心和我們合作，小妹自信，可以應付得來，問題還是姑娘有沒有這份勇氣了。」

白梅道：「我沒有退路了，除非我向師父面前領死。」

黃媚道：「白梅姑娘，有一件事，小妹想請教姑娘。」

白梅道：「妳請說。」

黃媚道：「妳是羅剎門下的首徒，為什麼師父對妳最不信任？」

白梅道：「因為，師父罵過我一句話，說我太善良，不適合作羅剎門下弟子！……」

黃媚接道：「妳對令師作為呢？」

白梅道：「老實說，我對自己作為羅剎門的弟子，也覺着自己不會合適。」

黃媚道：「為什麼？」

白梅道：「因為，我不够心狠手辣。作事情，不能够迎合師父的心意。」

黃媚說道：「所以，妳一向不得師父的歡心。」

白梅點點頭，道：「是！」

王俊突然接口說道：「姑娘，你能對女羅剎的作為不滿，那證明了一件事，你的人性未泯，還可救藥，希望你能和我們合作。」

白梅搖搖頭，道：「不行，我不滿師門作為，但我總是師父教養出來的，我可以不幫助她，但我決不能反抗她。」

王俊道：「大義可以滅親，何況，女羅剎根本算不上你們的親人，她傳授你們的武功，只是為了要妳們作為她的工具罷了，她並沒有把你們當作徒弟，也沒有把你們當作女婢，姑娘不妨仔細的想一想，女羅剎，是否把你們當作了人？」

白梅沉吟了一陣，道：「王門主說的不錯，她確然沒有把我們當人看待！」

王俊道：「既然如此，姑娘又為何不肯挺身而出，為民除害呢？」

白梅道：「我……我……」

王俊道：「姑娘，妳本是端莊，純潔的少女，但在那女羅剎的威迫，利誘之下，妳已經變成了淫亂女子！……」

白梅道：「我，我……」

王俊道：「妳如此想出任何一件，可以為女羅剎辯護的事，只管請說出來。」

白梅搖搖頭。

王俊道：「這就是了，姑娘，她對你們除了傳授武功之外，可算是沒有什麼恩惠可言，再說，她派了小青來殺妳，更是義斷情絕。」

白梅道：「不管如何，我是一個流浪的孤兒……」

王俊哈哈一笑，道：「孤兒，這也是那女羅剎告訴妳的了？」

白梅怔了一怔，說道：「是，這有什麼不對？」

王俊道：「姑娘，以女羅剎那樣的人，會很細心的去撫養一個孤兒麼，再說，一個衣着破爛，滿臉油汚的孤兒，又怎能見到女羅剎那樣的人？」

白梅急急說道：「王門主的看法呢？」

王俊道：「女羅剎殺人越貨，無惡不作，令尊，令堂，可能都是她刀下寃魂，極可能在那時間中，見到了你年幼無知，又長的玉雪可愛，才把你收養過來，告訴妳是個孤兒，在下還可以大膽的斷定一句，姑娘，也決非女羅剎扶養長大，她只不過傳妳們的武功罷了。」

白梅點點頭道：「不錯，我一直在一個老媽子撫養。」

王俊道：「這就是了，姑娘可以想想了，如若願和我們合作，那就全力以赴，如是不願意和我們合作，咱們也不為難姑娘，妳可以去了。」

白梅似是已被王俊說服，他斷言從事，斬釘截鐵，不能不叫人不信。

沉吟了一陣，白梅點點頭，毅然說道：「好！我答應你們，但要如何一個合作方法呢？女羅剎很精明，瞞過她一雙眼睛並非易事。」

黃媚道：「姑娘如肯合作，咱們就好商量了。」

沉吟了一陣，說出了一番話。

白梅點點頭，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為定，我全力以赴，只不過，要到證實她是殺死我父母的仇人之後，我才能和她正面為敵。」

王俊笑一笑，道：「姑娘苦海回頭，迷途知返，在下為姑娘賀。」

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王俊和言小秋先行一步，黃媚却換上了小青的衣服，重回梅花院。

金燈門行俠江湖，人手不多，但他們却能每次克敵致勝，就是仗憑着精奇易容之術，和嚴密的設計。

金燈門在江湖上十分有名，但却沒有幾個人，眞正的見過金燈門中人。

王俊加入了金燈門之後，修訂門規，也廢除了不少的戒律。

使得金燈門變的更為靈動，更能够適應江湖中多變的形勢。

在事實上，四個人，却是重回到連雲客棧去。

只不過，這一次，四個人的身份，却完全不同。

黃媚假扮的小青在白梅掩護下進入虎穴。

言小秋和王俊却變成了連雲客棧對面廊沿下，打燒餅的伙計。

這是濟南府有名的燒餅，生意相當的好，一早上，要賣到千隻燒餅。

但忙過早上一陣，會忽然清靜下來。

這是一招很精奇的安排，言小秋觀察了很久，才決定選擇了這個身份。

這不會引人起疑，沒有人會注意廊沿下一個賣燒餅的伙計。

監視的清楚，任何一個出入連雲客棧的人，却無法逃過他們的雙目。

連雲客棧中住的人，似乎也提高了警覺，很少人有人離開客棧。

事實上，梅花院中雙門緊閉，很少有人出入。

蕭飛燕和方昭還留在連雲客棧，于重也悄然離去，以另一種不同的身份，重回了連雲客棧。

中午過後時分，打燒餅的師父，重回灶前，又要打上一陣燒餅。

王俊，言小秋，也只能作些打雜的工作。但兩人的注意力，一直留心着連雲客棧。

到目前為止，金燈門中人，還無法肯定，女羅剎這位當世中第一流的暗殺高手，究竟要對付的什麼人？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女羅剎和很多高人，仍然深居梅花院中未動。

忽然間，方昭代身的馬販子，大步行了過來。

化了兩文銅錢，買了八個燒餅，一面用金燈門的暗記，亮了身份，才低聲說道：「大哥，他們可能有所行動了。」

王俊道：「什麼樣的行動？」

方昭道：「套車，三輛大篷車。」

王俊道：「他們要到那裏去呢？」

方昭道：「目前還不清楚他們的行程？」

王俊道：「看來，他們似乎是已經有所警覺了……」

這時，兩匹快馬，急馳而來，在連雲客棧的門口停下。

方昭未再多言，抱着八個燒餅，回到了連雲棧。

這時，兩個騎馬人，已然把坐騎交給了店伙計，直入客棧中去。

言小秋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大哥，瞧出來一點苗頭麼？」

王俊道：「這兩匹快馬，來的蹊蹺，好像是回報的探馬。」

言小秋一面替川流不息的買餅人包上燒餅，一面收錢，一面低聲說道：「客棧中有人來過麼？」

王俊說道：「有！老三來說過，客棧中，備好了一輛大馬車，似乎是，女羅剎準備行動了。」

應付過一陣，購買人潮漸少，言小秋拍拍手，道：「大哥，一旦小弟離開此地，大哥最好還守在這裏。」

王俊點點頭。

言小秋道：「事情已有分曉，小弟會立刻來接大哥。」

王俊笑一笑，道：「四弟放心去吧！」

言小秋低聲說道：「大哥的金劍帶在身上麼？」

王俊道：「帶在身上。」

言小秋道：「劍中藏針，十分凌厲，大哥如遇上危險時，不妨施用一下……」

王俊笑一笑，道：「我明白，四弟不用為我擔心——」

說完話，言小秋果然轉身而去，王俊獨自留在了賣燒餅的攤位上。

王俊雖然也開始學習，但年齡和時間，給了他很大的限制，也許他可能已練的比普通人强了一些，但他決沒有練到可稱高手的境界。

但他練成了膽子，變的遇事鎭靜。

也練成了發射金劍中藏針的本領，握劍的手很穩定，發射也很準確。

連雲客棧旁邊的一扇門打開了，那是專門供篷車進出的大門，平常日，總是緊緊的關閉着。

三輛篷車魚貫馳了出來。

垂簾遮去了車中的景物，看不出車中的人，但三個驅車的漢子，却是一色的青色短衫，長褲。

緊接着，客棧中又行出了七個牽着健馬的人，飛身上馬而去。

王俊無法分出這幾個人的身份，也不知老二，老三是否混在了中間。

七匹馬，追着篷車而去。

算一算三輛寬大的篷車中，擠點可以坐下二十幾個人，如若連雲客棧梅花院中有二十個以上的人，也能在這一次走完。

這是傾巢而出，決定性的行動。

王俊想通了，但已不見馬車影兒。

追之不及，只好留了下來，留心着連雲客棧。

連雲客棧中，忽然又出來一個人，牽着兩匹馬。

那人直行到王俊的身前，笑一笑，道：「要不要一匹馬。」

金燈門中人，善長易容，能把面目改變的親人難識，但對面講話時，用不着改變聲音。

聲音入耳，王俊已覺着不是金燈門中人的人，但聲音也不陌生，正是勞山一劍徐傑。

王俊笑了一笑，說道：「閣下怎知區區要馬。」

徐傑道：「那很容易，你目睹那馳去的篷車，健馬，有些失望，……」

王俊接道：「哦……」

徐傑道：「還有這雙手，不像是常包燒餅的手。」

王俊笑一笑，道：「好眼力。」

徐傑已聽出王俊的聲音，怔一怔，道：「王公子。」

王俊道：「勞山一劍，徐兄。」

徐傑呆了一呆，道：「你沒有死？」

王俊道：「在下不是活的好好的麼？」

徐傑說道：「這眞是寃家路狹，快請上馬吧？」

王俊早已備好了暗器，心中膽子壯了不少，笑一笑，說道：「有緣再相逢，徐兄先請吧了。」

徐傑冷哼一聲，當先躍上馬背。

王俊也搬鞍上蹬。

兩匹馬，一先一後的向前行去。

徐傑未走在前面帶路，但也不落後，只是和王俊錯了半個馬身子。

王俊暗中有了戒備，所以，神態很鎭靜。

馬出城門，漸入荒郊。

徐傑輕輕咳了一聲道：「公子還沒有離開濟南。」

王俊道：「閻王爺不肯收留，在下只在鬼門關前，打個轉兒再回來了。」

徐傑道：「哦！」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道：「徐兄，閣下留在最後再離開，想來，必有原因了。」

徐傑道：「有！女羅剎一直感覺有人在暗中監視着我們，所以，堅持我留下來，想不到那意外監視我們的人，竟然會是你王公子。」

王俊道：「如今閣下知道了？」

徐傑道：「不錯，我還記得一件事，那就是王公子，不會武功。」

王俊道：「是啊！」

徐傑搖搖頭，道：「王公子，他們不應該這樣對你的，殺你一個全然不會武功的，那實在是有些跡近殘忍。」

王俊歎口氣，道：「看來，徐兄準備處決我了。」

徐傑道：「是！女羅刹可能巳經接着了他們，在下麼？實在也沒有特別的事，只好處決你老兄，提點興緻。」

王俊道：「徐兄，準備以殺取樂？」

徐傑道：「不論什麼事，只要費心一些，都可以想一個新奇的法子出來？藝術一些，就拿殺人一事說吧，如若能殺的不帶點血腥氣，豈不也算得一件好玩的事。」

王俊回顧了一眼道：「死的最不帶血腥氣的，大約是服藥一種，閣下可是想讓在下服毒死去？」

徐傑笑一笑，道：「王公子，服毒後死亡，並不好過，到了你該死的時間，我自然給你一個痛快，不會讓你拖的難過。」

王俊心頭一震，忖道：看樣子，目下還不會短兵相接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徐兄，你們究竟是要幹什麼？」

徐傑道：「幹什麼？難道現在，你還不明白麼？」

王俊道：「好像是殺人？」

徐傑道：「對！殺人，女羅刹是目下江湖中，第一流的殺手，殺一個人，至少要十萬銀子，……」

王俊淡淡一笑，接道：「十萬銀子，實也算不得什麼。」

徐傑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你很有幾個錢，這十萬銀子，只是個起碼的數，殺的身份愈高，自然是銀子要的愈多。」

王俊道：「徐兄，這一次，你們殺的什麼人？老兄，又能分到多少銀子。」

徐傑抬頭打量了前面的土崗一眼，答非所問的道：「王公子，你看看，前面那土崗的風水如何？」

王俊抬頭看看，笑道：「不錯啊！頗有龍蟠虎踞的氣勢。」

徐傑道：「好！那麼王公子就死在那土崗上如何？」

王俊點點頭，道：「如是徐兄够交情，就讓我自己選一塊埋骨之地。」

徐傑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王俊道：「徐兄！你們這一次，究竟要殺的什麼人？」

徐傑哈哈一笑，道：「王公子，你快要死了，爲什麼還想知道這樣多的事？」

王俊道：「黃泉路上結件，至少，我應該知道他們的身份如何？」

徐傑點點頭，道：「這倒也是，不過，王兄可以放心的是，這一次，你在黃泉路上的同伴不錯。」

王俊道：「他們是什麼人？」

徐傑道：「四君子。」

王俊道：「四君子……」

苦笑一下，接道：「徐兄，四君子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人呢？」

徐傑說道：「在江湖上，四個最君子的人物。」

王俊道：「這就奇怪了，既然是四個君子的人物，你們爲什麼又要殺他們呢？」

徐傑道：「因爲，他們太過君子，所以，不能不殺他。」

他明明知道王俊不會武功，是以對他全無戒心。

笑一笑，又道：「正因爲他們太君子了，所以，非要殺他們不可。」

王俊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徐兄，女羅刹是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但不知閣下是否也是幹的這一行？」

徐傑道：「在下麼，不是。」

王俊道：「勞山一劍，這綽號聽起來，也不像是太壞的人。」

徐傑道：「王公子誇獎了。」

王俊道：「徐兄既不是殺手，但這一次，却參與了殺人的事，想來，定然是收了一筆不小的酬勞。」

徐傑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黑眼珠子，很難受得了白銀子的誘惑。」

王俊道：「徐兄，如是銀子可以買命，咱們就不妨談談。」

徐傑笑一笑，道：「我聽說，你想出二十萬銀子，買回來這條命，是麼？」

王俊道：「不錯啊！如是徐兄有意思，咱們可以談談。」

說話之間，人巳登上土崗。

徐傑笑一笑道：「王公子，我看，你還是先選一處埋骨的地方如何？」

王俊下了馬，回顧了一眼，舉步向道旁一座雜林中行去。

雜林的旁側，有一個土坑。

到土坑另一側，和徐傑保持對面而立的形勢，道：「徐兄，你看這地方如何？」

徐傑道：「死的是你，你只要同意了，兄弟沒有意見。」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王公子，你雖非武林中人，但你這一份鎭靜功夫，確實是叫人敬佩啊！」

王俊道：「一個人，如是被逼的非死不可，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不過，兄弟還是不想死，如是有什麼可以商量的地方，咱們不妨再談談。」

徐傑搖搖頭，道：「王公子，我瞧是不用說了，徐某答應過，給你一個痛快，這一點，兄弟可以帮忙……」

王俊接道：「感激不盡，但不知徐兄，要我如何一個死法？」

徐傑道：「如是你王公子，不在乎是否留下全屍，兄弟一掌，打碎你的腦殼，頭一暈，就死了過去，如是你王兄希望全屍，在下就出手點了你的死穴。」

王俊長長歎一口氣，道：「徐兄，這勞山一劍之名，聽起來不像是一個壞人？」

徐傑哈哈一笑道：「王公子，這土坑够深，你跳下去吧。」

王俊望望土坑，又搖搖頭，道：「徐兄，這是你逼我，實在沒有法子了。」

突然一抬右手。

但見銀綫一閃，兩道銀芒，射中了徐傑前胸。

雙方距離既近，銀針去勢又强，寒芒直中前胸。

徐傑雙手撫胸，道：「你，你不是不會武功麼？」

王俊道：「我是不會武功，但我練過暗器，徐兄，我沒有法子，你非要殺我不可，我爲了保命，只好殺了你。」

徐傑道：「這針上有毒。」

王俊道：「是！一種使人中針後，立刻失去抵抗能力，全身酸軟的奇毒，徐兄請你自己跳下去。」

事實上，徐傑兩腿一軟，人已不自主跌下了土坑。

王俊道：「徐兄，你答應過給我一個痛快，兄弟投桃報李，也要給你徐兄一個乾脆，不過，兄弟希望徐兄，據實回答兄弟幾句話，女羅刹滿身罪惡，一手血腥，希望徐兄在死去之前，給兄弟一些指點。」

這毒針上，眞的淬過使人痲痺的藥物，徐傑跌入了坑中之後，再也站不起來，只勉强掙扎的坐起身子。

吸一口氣，緩緩說道：「女羅刹等，要殺四君子，今天就要動手。」

王俊道：「在何處下手？」

徐傑道：「清風道觀……」

話到此處，藥力巳完全發作，身子一軟倒臥在地上。

王俊黯然說道：「徐兄，我給過你機會，但你不肯放手，只好對不住啦。」

跳入土坑，脫下了徐傑的衣服，又仔細打量過徐傑的形貌，才爬上土坑，埋起了徐傑的屍體。

× × ×

青風道觀很有名，而且也不太遠，距那土坑，不足二十里路。

道觀的規模很大，距官道還有三四里樣子，但却有一道白色碎石鋪成的大道，直達清風道觀。

那是緊旁小崖而建的一座道觀，山色凝翠，更托襯道觀的巍峨，莊嚴。

通往道觀的白石大道上，人來人往，似乎是有不少的香客。

轉往道觀的白石道上，轉角處，由蘆席和木柱，搭建了一座茶棚。

這茶棚雖然很簡陋，但却很熱鬧，七八間房子大小，擺了二十多張桌子，四五小二招呼客人。

棚中，巳經有八成座。

王俊目光一轉，發覺茶棚中的客人，大部份是在吃酒，吃飯。

敢情，這座茶棚，主要的是經營酒飯生意，而且，生意相當的好。

王俊行近茶棚，一個店小二迎上來道：「客官，裏面請。」一面接過王俊手中的馬韁。

馬被牽入了離茶棚六七丈外的一座馬棚中，另有專人照料。

王俊却被讓入茶棚之中。

這時的王俊，帶着長髯，正是徐傑改扮的形貌。

茶棚中人，大都是晉香的人，有老人，村婦，也有年輕的大姑娘，小媳婦。

王俊在一副案頭上坐下，輕輕咳了一聲，道：「小二，這地方很熱鬧呀！」

店伙計道：「難得嘛！一年一次，清風觀的廟會。」

王俊說道：「這廟會的規模，似乎是不小啊。」

店小二道：「客官是外來人吧？」

王俊道：「不錯，在下遊踪至此。」

店小二道：「這就難怪了，清風觀每年一度廟會，連綿一月，晉香客絡繹不絕，好熱鬧一陣子。」

王俊心中暗道：廟會期間，香客衆多，四君子怎會到此，女羅刹，又怎會在這樣衆多的香客中，動手殺人。

四君子是何身份，爲什麼要到清風觀來。

他想的入神，一時間，竟然忘記了店小二還在身側。

店小二等了一陣，忍不住低聲說道：「客官，你可要吃點東西。」

王俊哦了一聲，道：「要，要，你給我配四樣菜，來一壺酒，再給沏一壺好茶。」

店小二答應着退了下去。

王俊回顧了一眼，忖道：「不知二弟等是否也在此地。」

這時，大家都易容改裝了，一眼間，很難看得出來。

店小二很快的送上了酒菜。

王俊本來不會喝酒，但却裝出了會喝的樣子。

雖然是座臨時搭建的茶棚，但生意却好的邪氣，客人越來越多。

而且，酒菜也不壞。

覷了一個空，王俊招來了店小二，道：「伙計，這道觀的主持，法號怎麼稱呼？」

店小二道：「好記的很，這道觀叫清風觀，主持就叫作清風道長。」

王俊道：「果然是很好記。」

店小二道：「客官，你慢慢的喝着，我去招呼客人了。」

王俊道：「再問你一句話，四君子都是些什麼人？」

店小二楞了一楞，道：「四君子！沒有聽說過啊！」

王俊道：「好！你去招呼客人吧！」

這一年多來，他長了不少的江湖經驗，但此刻却是一籌莫展，既不知于重，黃媚等何在？也不知女羅刹一行現在何處？

可能是徐傑騙了他，這些人，根本不在清風觀。

徐傑暈迷過去的太快，無法告訴自己更多一些的事情。

王俊心中盤算了一陣，決心到清風觀中瞧瞧去。

正想招呼店小二結賬，瞥見一個背着黃色香袋子的大漢，緩步行了過來。

王俊略作戒備。

那大漢行近了王俊身側，低聲道：「徐爺，你怎還坐在這裏？」

王俊不敢多說話，生恐對方聽出了聲音不對，含糊的應了一聲，道：「情形如何？」

那大漢在對面坐了下來，道：「羅姑娘巳進了清風觀，徐爺，怎麼還不摸上去。」

王俊道：「他們到齊了？」

那大漢怔了一怔，道：「羅姑娘沒有交代徐爺麼？」

王俊道：「交代過，可是我受了傷。」

他盡量模仿徐傑的聲音。

那大漢打量了王俊一陣道：「徐爺傷在何處？」

王俊道：「左臂上，中了小子一針。」

那大漢似是很清楚徐傑斷後的目的，啊了一聲道：「那小子不是不會武功麼？」

王俊道：「但他練過了暗器，一種機簧發射的毒針。」

那大漢似是巳聽出不對，正想站起身子，忽然覺着右臂一疼一麻，道：「你是——」

王俊冷然一笑道：「我姓王，姓徐的巳經死了，你中的百步斷魂針，你只要能站起來走，不到一百步，一定毒攻心臟而死。」

那大漢道：「我如坐着不動，就不會死了麼？」

王俊道：「不會，至少可以多活着一陣，我有解毒丹丸，只要你答覆我的問話，我可以給你解藥。」

那大漢臉上的驚恐之色，逐漸的平復下來，緩緩說道：「好！你想問什麼？」

王俊道：「羅姑娘，可是女羅刹？」

大漢點點頭。

王俊道：「四君子是何許人，他們現在何處？你們爲什麼要殺他們？」

那大漢答非所問道：「你那解毒丹現在何處？我要先瞧瞧。」

兩人說話聲音很低，茶棚客人又多，聲音吵雜，也沒有注意兩人。

王俊取出一個玉瓶，拔開瓶塞，倒出一粒

丹丸，握在掌中，道：「答覆我問的事。」

那大漢道：「就是四君子。」

王俊冷笑一聲道：「我殺了徐傑，一樣也能殺了你，不信，咱們可就試試看。」

那大漢望望王俊手中的藥丸，道：「我這毒傷，要幾時發作？」

王俊道：「快則盞茶工夫，至遲麼，也不會拖過一頓飯的時間。」

那大漢道：「你當眞給我解藥麼？」

王俊道：「在下出口的話，必然履踐。」

那大漢道：「四君子只是一個代名，他們究竟是什麼人？老實說連我也不知道。」

王俊怔了一怔，怒聲道：「你在耍什麼花樣？」

那大漢道：「千眞萬確，只怕負責執刑的羅姑娘，也不知道四君子是四個什麼樣子的人，以羅姑娘的性格，如若她知道了四君子是何許人；怎會在濟南府等了那麼久？」

王俊心中暗道：「這話也有道理，如若眞有四君子，必然是個很有名的人，那店小二應該知道。」

他究竟是讀過書的人，心思轉動的很快，迅速的想到，四君子如若只是一個代號，那可能只是一個人，也可能是兩個人，自然，也可能是四個人。

只聽那大漢接道：「但我知道，那四君子今日定然會到清風觀。」

王俊道：「羅姑娘如若也不認識四君子，怎麼下手？」

那大漢道：「到那時間，自然會有人指點她。」

王俊道：「很精密的策劃。」

招過店小二，結過酒賬，緩緩把藥丸交給那大漢，道：「吞下去，找一個清靜無人的地方，坐息上兩個時辰——」

那大漢接過藥丸立刻吞了下去。

他已感覺傷的麻木，逐漸擴大，確然是中了毒針之徵。

吞下了藥丸之後，才吁口氣，道：「爲什麼要坐兩個時辰。」

王俊道：「我針上奇毒發動，必需靜坐，使行血減緩，直到毒性解了才能行動。」

那大漢口中在說話，人却緩緩向桌案上伏下。

王俊扶起那大漢，口中說道：「我說張兄啊！不能喝就少喝點，三杯酒下肚就成這個樣子。」

一面扶起那大漢，向外行出。

這時，香客愈多，也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王俊把那大漢，扶到馬棚中，掏出了一錠碎銀子，足足有二兩多，對一個照料着馬匹的伙計，道：「我這個伙計，喝醉了，借你老兄的舖位，讓他睡一會，這點銀子，給你兄弟買酒。」

那看馬的漢子，眼看一塊二兩多的白銀錠並見那香客身上散發着酒氣，立刻答允下來。

看馬的，就在馬棚一邊，用竹子搭蓋了一點地方，裏面有張床。

王俊扶那大漢上了床，又給他喂下一粒藥丸，才放心離去。

他很快的扮成了一個晉香的客人。

一身粗布褲褂，似是來自鄉下的種田人。

金燈門最精易容術，王俊學到了不少。

他不知道能否找到金燈門中人，和那位四君子的身份。

但他不能放棄不管，找不到同門中的兄弟，他也要獨力承擔這件事，憑一身小巧的暗器，和機智，要阻擋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逞兇殺人。

就算這作法是以卵擊石，犧牲了性命，也是在所不惜。

王俊下定了決心，緩步向前行去。直奔清風道觀。

道觀外的廣場上，雲集了近萬的香客。

四面商棚林立，賣布的，吆喝來賭的，耍武藝的，賣膏藥的，應有盡有，但最多的，還是賣吃喝小棚。

兩枱大戲，各出絕活兒，在別着苗頭，好熱鬧的場面。

觀外的廣場中，人頭擁擠，但清風觀高大的觀門外，却是井然有序，香客自動排列成隊，一點也沒有擠的感覺。

賣香燭，素紙的攤位，就分列在清風觀外，不下二三十家之多。王俊排在進觀的香客羣中。

他擺出了金燈門特別的連絡暗記。

行過一個賣香燭的攤位時，突聞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這位客人，不買香紙麼？」

王俊轉頭看去，只見那看攤位的老人，也擺出金燈門的暗記，當下笑道：「對啊！我該買點香紙。」

行進那老人攤位，老者已笑道：「哎呀！是王掌櫃，坐坐。」

一面伸手，拉着王俊，在攤位後面一張木櫈子上坐下。

多年不見的親戚朋友，都可能在這次廟會碰上，那老人拉着王俊，在話家常，自然，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

王俊也由聲音中分辨了出來，這賣香燭的老人，正是齊子川。

齊子川低聲道：「掌燈大哥麼？」

王俊道：「正是在下，齊老見到了女羅刹麼？」

齊子川道：「女羅刹進廟去了，不過，于老二，黃媚姑娘，都跟了進去，言老四找不着你，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王俊道：「我很好，齊老想法子通知他們一聲。」

齊子川道：「這不用燈主吩咐。」

王俊道：「老三，老五呢？」

齊子川道：「老三在廟外走動、接應，老五守在廟門裏面。老四找你去了。」

王俊道：「事情很緊急，聽說，他們今天一定下手，但我還摸不清，他們究竟要殺什麼人？」

齊子川道：「老朽一大早就守在這裏了，到此刻爲止，還沒見到什麼有頭有臉有身份的人，進入道觀。」

王俊道：「四君子是什麼人？」

齊子川一皺眉頭，說道：「四君子，你倒把我問住了，江湖上，沒有聽說過這麼一個外號。」

王俊道：「這麼說，這眞的可能只是一個代號了。」

語聲一頓道：「齊老，像女羅刹這樣的殺手，不會是對付一個普通的人吧？」

齊子川道：「不會，那人的身價，地位，一定值得她出手，她才會接下這票生意。」

王俊道：「齊老，這就奇怪了，他們要殺的，眞的是四君子？」

齊子川道：「掌燈大哥，能不能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

王俊點點頭，把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

齊子川聽到了王俊遭遇的驚險，連連搖頭，說道：「好險啊！好險，唉！大家都擔心你的安危，尤其是言老四，心中的負擔，沉重無比。」

王俊道：「齊老，我現在不是已經好好的回來了麼，眼下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四君子

，先要知道他們是什麼人？然後，咱們才能保護他們。」

齊子川道：「你能肯定他們會在清風道觀下手麼？」

王俊道：「如若他們不準備在清風道觀下手，女羅刹又怎會到此呢？」

齊子川道：「說的也是，不過，女羅刹已在咱們的監視之下，不怕他們逃走。」

王俊道：「我要不要進去瞧瞧？」

齊子川點頭，說道：「可以，老五在觀門裏面，你最好先找到她，讓她把消息傳給老二他們。」

王俊站起身子，道：「我到廟裏面瞧瞧，咱們等一會再談。」

這幾句話，自然是講給別人聽的。

齊子川道：「王掌櫃，上了香早些來，咱們好好喝一盅。」

王俊混入了香客中，行入觀內。

他心中有了底子，進入廟門，立刻四下尋視，一面擺出了金燈門的暗記。

但，一直快進二道門，仍不見蕭飛燕的踪跡。

王俊心中急了起來。

忽然間，左肘被人按住，正是「油池穴」的部位。

頓然間，王俊感覺到全身一麻。

耳際間，響起了一個低沉聲音，道：「你是什麼人？」

入耳的聲音很陌生，王俊呆住了，他想回頭瞧瞧，但因肘穴被制，完全沒有了轉動的餘地，再次想回頭，都沒有回過來。

他不敢說出身份，也不敢大聲喊叫，怕驚動了別的人。

吸一口氣，平下了胸中的急躁，道：「你是什麼人？」

一開口，肘間的穴道忽然一鬆，耳際間，響起了一個女子的聲音，道：「是大哥，不要回頭，直進大殿，燒過了香後，轉到左面的廂房，第三間去。」

這一次，王俊聽出來了，那是蕭飛燕的聲音。

但有一點王俊不太明白，她明明就擠在身後，却爲什麼不讓自己回頭看看她。

他心中奇怪，却未多問。

因爲，他已從聲音中，確定了那確是蕭飛燕。

遵照着蕭飛燕的吩咐，進大殿，上過香，轉入左廂。

那是一大排房舍，有不少的香客，都在休息。

這是專門供給官府眷屬，和名門大家閨秀休息的地方，隔成了大小不同的單間。

這裏有不少人，但却很清靜，和別處的擁擠，吵雜，大不相同。

王俊打量了一下形勢，直向第三道門內行去。

門是虛掩着，王俊一推就開。

一個年輕的青衣童子，早已在門內相候，笑一笑，道：「對不住啊！剛才小妹捏疼你沒有？」

王俊道：「還好，還好。」一面抬頭打量房中的形勢。

只見整座房中，除了女扮男裝的蕭飛燕外，別無他人。

蕭飛燕笑一笑，道：「二哥，三哥，都出去了，你先坐下，等一下就回來了。」

王俊道：「見過女羅刹麼？」

蕭飛燕道：「她們一行，一直在咱們的監視之下。」

王俊道：「四君子來了沒有？」

蕭飛燕道：「四君子是什麼人？」

王俊道：「就是女羅刹他們要殺的人。」

蕭飛燕沉吟了一陣，道：「我們都在奇怪，女羅刹一行，並非善男信女，竟然也假扮香客，混入廟中，定然有原因，但一時間，偏又找不到他們下手的對象，四君子這外號從來沒有聽人說過，不知道是怎麼樣的幾個人？」

王俊歎口氣，道：「五妹，六妹呢？見到了沒有？」

蕭飛燕道：「這是咱們唯一放心的地方，六妹的機智，武功都非泛泛，相信她能應付，但她很小心，進入了觀廟中之後，一直沒有用暗記和咱們連絡過。」

王俊正待接口，蕭飛燕突然用右手食指，按在唇上，低聲道：「有人來了。」

片刻後，響起了步履之聲，兩個人魚貫行入了房中。

是兩個中年香客。

蕭飛燕笑一笑，說道：「二哥，三哥回來了。」

巧妙的易容術，完全掩去了眞正的形貌，兄弟們對面不相識。

于重一抱拳，道：「是大哥。」

王俊急道：「女羅刹要在這清風觀中下手，對付四君子，二弟找出一點眉目沒有？」

于重道：「到目前爲止，他們一行還歇在東廂之內，不見有何行動！」

王俊道：「這就奇怪了……」

于重笑一笑，道：「不要緊，六妹一直緊盯着他們。」

這時，方昭才有機會，欠身一禮道：「見過大哥。」

王俊笑一笑，道：「坐下吧，咱們慢慢商量一下。」

于重先問了王俊的際遇，而且，問的很仔細。

王俊又重述了一遍經過。

于重沉吟了良久，道：「可惜，四弟，六妹不在，這兩人，頭腦最靈活，也許可以找出一條路來。」

方昭道：「二哥，我想六妹會有安排，她會及時通知咱們。」

王俊歎口氣，道：「四君子，是不是只是一個代號。」

于重道：「對！大哥高見。」

蕭飛燕道：「齊老和我，守在廟門內外，但咱們一直都沒有發現過，有身份的人，進入廟中。」

王俊忽然歎一聲，道：「四君子會不會和咱們一樣，也扮成了一般的香客。」

蕭飛燕道：「眞要如此，麻煩大了，上萬的香客，咱們要到那裏去找人呢？」

于重道：「四君子如若也扮成了一般香客，趕到了清風道觀用心何在？」

方昭道：「對！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蕭飛燕道：「二哥，這清風道觀的主持，會不會也是武林中人？」

于重苦笑一下，道：「這件事，我已經打聽過了，清風道觀的主持，是否會武功，這附近無人知曉，至少，他們和江湖上沒有什麼牽扯。」

方昭道：「小弟也探聽過清風道觀，但得到的答覆，此地確是一個清靜的道觀，數十年來，沒有發生任何可疑的事。」

王俊凝目沉思了一陣，道：「事必有因起，物自有來處，女羅刹不會白跑這一趟，咱們應該先去見見觀中主持，看看能不能由他身上，找出一點綫索。」

方昭道：「對！小弟去看看那位觀主，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⑤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憶文・文　盧令・圖

紅粉藍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擊宇和柳迎鳳聯袂趕往峴山，擬往晤天坤帮帮主黃靖芬，一路上，發現許多佩劍江湖人物，均向峴山方向趕去，無意中聽見有人談及黃靖芬摒去隨從，獨居傷心谷，對月悲泣，進而又聽到那批武林人物，全是覬覦黃靖芬所擁有的劍笈，咸欲强奪，衞擊宇與柳迎鳳一路急趕，那日在離峴山不遠的小鎭歇足，晚間兩人潛離客棧，馳往傷心谷，途中瞥見前面有數條黑影，兩人遂隱身一隅，竊聽到一被稱為陳莊主者正和被稱沈老英雄的老者要進谷刺殺黃靖芬奪取劍笈，衞擊宇欲現身追殺，柳迎鳳阻之——

腥風吹綠谷　血雨洒紅泥

衞擊宇却恨恨的低聲問：「妳可認識這些人？」

柳迎鳳繼續道：「這些人認不認識都無關緊要，稍時他們一出場自然就知道了！」

衞擊宇則恨恨的說：「這些人的心腸實在太狠毒殘忍了，萬萬留他們不得！」

柳迎鳳立即正色說：「這些人當然不能讓他們活着，但也用不着我們動手！」

衞擊宇立即迷惑的訝聲問道：「妳的意思？是……」

柳迎鳳不答反問道：「你認為這幾個人的武功劍術，較之黃靖芬如何？」

衞擊宇毫不遲疑說：「當然遜色多多！」

柳迎鳳繼續問：「這些人抱着這種心思去，黃靖芬會讓他們活着出來嗎？」

衞擊宇不由為難的說：「可是，他們人多勢衆，而且當時言明要聯手圍攻……」

柳迎鳳立即正色道：「到了那時候我們再插手也不遲嘛。」

說此一頓，突的又警告道：「還有，稍時到了『傷心谷』，我沒說出去，你不可以主動現身。」

衞擊宇一聽，不由焦急說：「可是……」

話剛開口，柳迎鳳已嗔聲道：「別可是可是的，當黃靖芬支持不住了，我自會出去！」

衞擊宇却焦急的說：「我是說……」

柳迎鳳聽得神色一變，急忙問：「你是說什麼？」

衞擊宇本待說，「我是說萬一她眞的懷了身孕」，但是，當他看了柳迎鳳的神色，只得改口說：「我是說，萬一芬姊姊像那人說的那樣，形容憔悴，終日流淚，她的身體一定受損，眞力必然不濟……」

話未說完，柳迎鳳已嗔聲道：「我不是說了嗎？到時候我們立即入場支援嘛！」

說罷，機警的看了一眼剛剛離去的七人，繼續說：「我們快走吧，他們已進入山隙了，再遲恐怕追不及了！」

說話之間一拉衞擊宇，當先向前馳去。

衞擊宇無奈，只得展開身法跟進，他現在担心的，眞的黃靖芬懷了身孕。

為了怕前面的七人發現，兩人完全採用輕靈身法，一陣快閃疾避，迅即到了山隙口。

山隙內山風强勁，呼呼有聲，裏面一片漆黑。

衞擊宇知道柳迎鳳功力稍遜，立即在前先行。

這道山隙乾涸無水，較之衞擊宇上次一人探上又自不同。

隙內雖然也佈滿了畸形怪石，但却乾澀易行，是以，兩人前進身法，依然其快如風。

山隙形勢，愈深入愈往上升，到達盡頭，兩人的目光同時一亮。

只見眼前平坦縱長，一道縱嶺，斜斜伸入深處，遠處一蓬燈光，直冲半天，方才的兩個老人和五個中年人，正立身在二三十丈外，東張西望，指指點點。

衞擊宇悄悄一指那片燈光燭天處，悄聲道：「鳳妹，那裏就是『天坤帮』的總壇！」

柳迎鳳一看，不由懊惱的說：「那還遠得很呀，像他們這樣走走停停，三更以後也走不到地盤！」

說話之間，前面的七個人業已展開身法，沿着縱嶺稜綫，繼續飛身向深處馳去。

衞擊宇和柳迎鳳深怕失去這七個引導前去「傷心谷」的人的踪跡，立即起身飛馳，雙雙追去。

這時彎月已隱進雲內，光綫愈顯昏黑，但山風徐徐，帶來無限涼爽之氣。

穿林越谷，又繞過兩座崎險峯頭，深入近十里地，驀見前面的兩個老人和五個中年人，一字排開伏身在三十丈外的稜綫上探首下望。

衞擊宇一看，伸手拉住了柳迎鳳，同時悄聲道：「到了，他們的下面可能就是『傷心谷』了！」

柳迎鳳贊同的點點頭，立即隱身在一方大石後。

也就在兩人隱好身形的同時，前面的兩個老者，以烱烱的目光回頭察看了一眼，立即向着五個勁衣背劍的中年人一揮手，逕向斜坡下撲去！

柳迎鳳一見，立即悄聲道：「我們快過去，他們已經下去了！」

於是，兩人雙雙縱起，直撲稜綫之處。

到達崖邊一看，不錯，斜坡以下，正是一片不算太大的綺麗綠谷。

谷中有一座石亭，三間石屋，石亭與石屋之間是片大約七八丈方圓的平滑石地，石地的盡頭即是一片荷池，除此，即是谷中四週的天然花草樹木和岩石。

這時，那兩個老者和五個中年人，正毫不避諱的奔下斜坡，逕向谷中走去。

衞擊宇心情激動，暗自焦急，他不知道黃靖芬今晚是否住在這座「傷心谷」內。

看看燈火輝煌的「天坤帮」總壇，距此至少還有二三里地距離。

就在他焦急打量，想着如何設法通知總壇的「齊南狂叟」等人一下，驀聞身邊的柳迎鳳悄聲道：「嗨，宇哥哥，你看那是不是她！」

衞擊宇心中一驚，知她說的是黃靖芬，心情一陣劇烈激動，脫口悄問：「她在那裏？」

柳迎鳳急忙伸手一指道：「就在那兒，小亭前的大樹蔭下！」

衞擊宇循着柳迎鳳的指向一看，目光一亮，險些脫口驚啊！

方才因為他心情焦急，過份激動，沒有仔細注意，這時他才發現漆黑的大樹蔭影下，一條青石矮几後的蒲團上，赫然盤坐着一個身穿黑羅衫，秀髮披散，閉目調息的清麗女子。

凝目細看之下，果然是他心目中的艷麗無儔，風華絕代的芬姊姊！

但是，這時的黃靖芬，已是形容憔悴，雙眉緊蹙，半閤半閉的美目中，徐徐流着熱淚，如非他方才聽了那人的話，心理上先有了準備，這時他說什麼也不敢相信，蒲團上盤坐的女子，就是身材健美，艷光照人的芬姊姊。

她盤坐在蒲團上，紋絲不動，就像入了定的老尼。

在她的膝前斜插着兩柄劍，兩劍的劍身有一半插進了青石地中，由此，也可顯示了她的深厚功力。

青石矮几上放着一個小包袱，不知包中是何東西，但衞擊宇依稀記得，那個小包袱很可能就是包他那襲舊藍衫用的。

是以，他急忙望着柳迎鳳，悄聲問：「鳳妹，妳看那個小包袱，可是妳當初包我那件藍衫用的？」

柳迎鳳凝目一看，毫不遲疑的連連頷首，悄聲說道：「不錯，一些也不錯，就是那個小包袱！」

衞擊宇立即憂急的說：「她為什麼要把那個小包袱，公然擺在石几上呢？」

柳迎鳳悄聲道：「我想她大概已經知道武林各路英豪，俱都志在她那個小包袱！」

說此一頓，突的一指黃靖芬膝前的兩柄利劍，繼續說：「你看，她已把雙劍插在身前地上，顯然是在警告有意來奪藍衫的人！」

說罷，突然又以憂慮的口吻，望着衞擊宇，悄聲問：「宇哥哥，你看她果眞有那麼深厚的功力嗎？」

衞擊宇避免過份刺激柳迎鳳，只得淡然道：「我只知道『齊南狂叟』、『糊塗翁』，論功力，論劍術，都不是她的對手！」

說話之間，兩個老者和五個中年人，已到達斜坡下，而且，逕向樹蔭下的黃靖芬身前走去。

看了這情形，衞擊宇和柳迎鳳，俱都料定這些人昨夜派人前來暗探時，黃靖芬可能也是坐在那顆大樹下。

就在這時，對面谷崖上的透空處，突然數道人影一閃，立即隱身在樹陰暗處。

衞擊宇看得心中一驚，正待告訴柳迎鳳，而柳迎鳳却望着他驚急的悄聲道：「宇哥哥快看，谷崖四週還有三四撥人，伏着未動呢！」

說着，指了西北角和正西正南兩面。

衞擊宇循着指向一看，再度吃了一驚，因為那幾處谷崖的草叢中，怪石後，目光閃爍，人影躬伏，俱都屛息隱藏，伺機而動。

看了這情形，衞擊宇不禁暗暗稱奇，因為他恰在這個時候趕來谷中，否則，這麼多人齊向黃靖芬下手，黃靖芬絕難保住那個藍衫小包袱。

他已經看得很清楚了，那幾撥人中，僧道俗尼，老少男女都有，而且，其中並沒有「天坤帮」的保護人員在內。

就在這時，他們兩人的身後突然也傳來一陣輕微的衣袂破風聲。

衞擊宇和柳迎鳳聞聲一驚，急忙回頭，發現三道纖細身影正以極輕靈的身法向他們兩人藏身之處接近！

兩人凝目一看，發現三道纖細身影，竟是一個中年婦人，率領着兩名美麗少女。

中年婦人面貌雍容，兩個美麗少女，也俱都端莊，三人一式墨綠勁衣，背上各插一柄寶劍，身手都俱有了相當火候。

中年婦人年約四十餘歲，兩名少女年齡相若，很可能是姊妹，至於三人的關係，如果不是師徒，便應該是母女。

中年婦人和兩名美麗少女，到達近前才發現衞擊宇和柳迎鳳。中年婦人先是一呆，接着謙和的微一頷首，就在三丈以外的崖邊將身形伏下來。

兩名美麗的背劍少女，都以迷惑的眼光，不停的打量着柳迎鳳和衞擊宇。

就在這時，谷中突然響起了那個姓沈老者的蒼勁聲音道：「敢問姑娘，可是『麟鳳宮』

衛夫人？」

衛擊宇和柳迎鳳聞聲急忙回頭，發現兩個老者和五個中年人已到了黃靖芬盤坐的身前三丈之處，而那個灰衣老者，剛剛放下了雙拳。

但是，盤膝靜坐的黃靖芬，紋絲未動，充耳未聞，依然在那裏盤膝閉目，但她美目中徐徐滾落的淚珠却停止了，她那兩道微剔的柳眉蹙了蹙，微顯憔悴削瘦的嬌靨上，却突然現出了逼人的英氣。

一個身穿玄衣，濃眉大眼方嘴巴的中年人，突然瞋目低叱道：「沈老英雄問妳話，妳聽到了沒有？」

黃靖芬依然端坐未動，也沒有要答話的樣子，但她的嬌靨眉宇間，却漸漸罩滿了懾人的煞氣。

濃眉方嘴的玄衣中年人見黃靖芬依然端坐不理，不由氣得就要衝上去，咀裏同時怒喝道：「妳……」

沈姓灰衣老者一見，急忙伸手將他攔住，同時和聲道：「賢契稍安勿躁，今夜她已面臨絕地，如果她不交出藍衫上的劍笈，明年的今天就是她的死忌，此刻用不着同她嘔氣！」

濃眉方嘴中年人，依然一臉怒容的哼了一聲，顯得根本沒把黃靖芬看在眼內。

黑衫老者却望着玄衣中年人，瞋目低叱道：「沈老英雄的話你沒聽進耳裏？還不給我退下去。」

濃眉方嘴的中年人一聽，趕緊躬身應了個是，急忙向後退後了兩步。

衛擊宇和柳迎鳳一看這情形，立即明白了這批人的彼此關係，但也看出來這些人顯然是初次合作，淵源並不親密，當然也不是什麼光明磊落，心地正直的俠義人物。

心念間，已見那個灰衣老者，滿面諷嘲的冷冷一笑，道：「喊妳衛夫人妳不答應，也許是因爲妳沒有能和衛擊宇蘭夢君一起拜花堂的原因，但妳肚子裏懷着衛擊宇的野種却是人盡皆知的事！」

黃靖芬依然沒有吭聲，但她的兩道柳眉却蹙得更緊了。

柳迎鳳已不太相信黃靖芬和衛擊宇曾有過纏綿旖旎的事情，但聽了灰衣老人的話，仍忍不住轉首去看一眼衛擊宇。

衛擊宇又怒又急，尤其聽到灰衣老者說黃靖芬腹中的孩子是他的「野種」，更恨不得飛身下去，立即將灰衣老者擊斃。

但是，由於柳迎鳳曾經有言在先，加之黃靖芬尚在容忍未動，他只得將上衝的怒火忍了下去。

姓沈的灰衣老者見黃靖芬依然緘默不理，似乎深覺掛不住面子，神色也漸變得陰沉怨毒，冷冷一笑，但仍鎮定的說：「老夫可以坦白的告訴妳，蘭夢君被『風月仙姑』設計刦走，雖然給了妳一個仍能和衛擊宇一起拜花堂的機會，但是，今後也多了一個和妳爭風吃醋的潑辣丫頭！」

黑衫老者見黃靖芬的眼皮動了動，立即譏嘲的一笑問：「妳可是很想知道那個恨妳入骨的潑辣丫頭是誰？」

略微一頓，見黃靖芬根本沒有接腔的意思，只得哂然一笑，繼續說：「老夫可以告訴妳，那丫頭就是蘭夢君的表姐，『鳳宮仙子』柳馥蘭的娘家姪女柳迎鳳！」

灰衣老者接口道：「如果妳想知道她是否眞的恨妳入骨，妳可以根據她在東光鎭的郊外，連殺貴幫四五名壇主大小頭目，以及在北邙山斷魂崖悉數誅絕貴幫幫徒可以得到證實。」

這一次黃靖芬有了反應，也不過是在她的嘴角掙出一絲輕蔑冷笑！

灰衣老人和黑衫老人對看一眼，似乎自認妙計得售，因爲在他兩人的山羊鬍子和狗纓鬍上，也露出了一絲得意微笑。

黑衫老者更有些幸災樂禍的哂然一笑道：「老夫還可以告訴妳一樁聽後令妳氣破了肚皮的事，那就是妳的心上人衛擊宇和那潑辣丫頭柳迎鳳，駢馬而騎，相對飲食，同屋住宿，同床而睡……」

柳迎鳳一聽，頓時大怒，柳眉一剔就待振臂躍起。

但是，身邊的衛擊宇却急忙伸手將她的香肩按住。

柳迎鳳氣得吁了口氣，覺得這個時候的確不宜出去，因而也沒有堅持。

灰衣老者和黑衫老者，說了半天，黃靖芬依然閉目端坐，理也不理，實在令兩人難堪至極。

引導前來的那個灰衣中年人，突然走至兩個老者之間，低聲耳語，並悄悄指了指黃靖芬身前石几上的小包袱。

衛擊宇一看，知道他們要打藍衫小包的主意，心情頓時緊張起來。

兩個老者聽罷了中年人的耳語，緩緩點了點頭，由灰衣老者望着黃靖芬，沉聲問：「敢問黃幫主，妳面前石几上的這個小包袱，可是包着載有劍笈的那襲藍衫？」

豈知，這一次黃靖芬竟令人大感意外的微一頷首，淡然簡單的說：「不錯！」

兩個老人和五個中年人聽得神色一驚，目光同時一亮。

緊接着，七人彼此對望了一眼，神情也立顯緊張。

其實，緊張的並不止他們七人，所有隱身四處草叢，蔭下或崖上的人，無不目光烱烱，悄悄張望，彼此耳語，比劃手勢，商議如何阻止別人搶走，自己到手的事。

只見神色緊張，極度激動的灰衣老者，以有些顫抖的聲音，沉聲道：「黃幫主，這等武林人人欲得的珍物，妳爲何不放在一個隱密保險之處？」

黃靖芬眼睛不張，照舊端坐，不答反問道：「你認爲什麼地方最安全？」

灰衣老者被問得一楞，尚未開口，黑衫老人已搶先道：「當然是妳住處天湖之中，警衛森嚴的大寨內……」

話未說完，黃靖芬又冷冷一笑道：「我却覺得這兒再安全不過了！」

灰衣老者神情激動，目光貪婪的望着石几上的那個小藍布包，問道：「那妳把藍衫放在此地是……？」

黃靖芬立即道：「這件藍衫是衛擊宇的，我要在此等他前來拿去。」

黑衫老人急忙說道：「妳放心，他不會來的……」

黃靖芬淡然說道：「他不來也會有人逼他來！」

柳迎鳳聽得心頭一震，香腮頓時有些火辣辣的發燒。

衛擊宇聽了當然也不由暗吃一驚！

灰衣老者急忙關切的問：「妳怎麼知道衛擊宇那小子一定會來取回去？」

黃靖芬毫不遲疑的說：「因爲他知道藍衫上記載着『鳳宮仙子』昔年仗以成名的絕倫劍笈！」

灰衣老者和黑衫老人聽得精神一振，兩人幾乎是同時急切的問：「妳是說，這件藍衫上果眞有劍笈？」

黃靖芬這時才緩緩睜開了眼睛，迷惑的望着兩個老人問：「你們可是有些懷疑不信？」

柳迎鳳因爲聽衛擊宇說她的功力不如黃靖芬的深厚，因而特別注意黃靖芬的眼神。

這時見她睜開了眼睛，並沒有目光烱烱，像兩道冷電或利刄，因而斷定衛擊宇是在嚇唬她。

心念間，已聽兩個老者遲疑的說：「不錯，老夫兩人的確有些疑問。」

黃靖芬冷冷一笑道：「那你們深更半夜，鬼鬼祟祟的像個賊一樣來此作甚？」

兩個老者被譏得老臉一變，尚未開口，方才發話的濃眉方嘴中年人已瞋目怒叱道：「閉嘴！黃靖芬，妳可知這兩位老人家是誰？妳怎敢對他們兩位老人家如此無禮？」

黃靖芬淡然一笑道：「如果你們希望把巳經進入山區的各路英豪引來此地，你們不妨儘量大聲的吼，如果你們希望藍衫到手後好讓天下英豪知道，你們也不妨把兩個老賊的名號報出來……」

兩個老人聽得神色一驚，早巳瞪着發話的中年人低聲怒斥道：「那個要你們多嘴，還不退後些。」

低聲叱罷，兩人立即以烱烱的目光機警的游目察看綠谷的四週。

但是，他們什麼也沒看到，因爲，隱身四週的人早在黃靖芬發話時，已經機警的將身形伏下去。

兩個老人見四週一片岑寂，並無可疑之處，因而才望着黃靖芬，沉聲道：「老夫兩人懷疑的是，既然藍衫上的確記載着『鳳宮仙子』的絕倫劍法，爲什麼妳自己不學習呢？……」

黃靖芬未待對方話完，巳冷冷一笑道：「這就要歸功貴兩派的高絕智謀了！」

兩個老者和五個中年人聽得渾身一戰，面色立變，灰衣老者脫口急聲問：「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黃靖芬冷冷一笑道：「由於你們兩派長老，四出遊說，到處奔走，結果成功的將黃山論劍提前了，我能够將一部曠古鑠今的絕倫劍法，在這麼短暫的時日內練成功嗎？」

衛擊宇和柳迎鳳一聽，這才恍然大悟，谷中的兩個老者和五個中年人，原來都是崆峒邛崍兩派的俗家弟子。

柳迎鳳更將櫻口湊近衛擊宇的耳畔悄聲道：「記得嗎？那天中年花子馮鐵七送這項消息到客棧的時候，我就曾經對你說，將論劍大會提前是一項陰謀的事嗎？」

衛擊宇立即恍然頷首悄聲道：「是呀，我一直想問妳，但總是要問的時候又給別的事扯開了！」

柳迎鳳悄聲道：「當時我想到的問題，就是邛崍崆峒兩派，必是爲了對付黃靖芬而設的陰謀，目的就是將會期提前，迫使黃靖芬的練劍半途而廢！」

衛擊宇深覺有理，立即贊同的點了點頭。

柳迎鳳繼續悄聲道：「你想一想，如果論劍大會仍照原定秋後舉行，黃靖芬已把姑姑的劍法練成了，試想，到了那時候，那裏還有崆峒邛崍兩派的好日子過？」

衛擊宇聽得虎眉一蹙，立即不解的悄聲問：「怎麼呢？」

柳迎鳳立即正色悄聲道：「你怎麼這麼傻？黃靖芬那時還不大肆殺戮，把她恨入骨髓的崆峒邛崍兩派的高手精英殺個光？」

衛擊宇却不以爲然的悄聲說：「論劍大會上，不是規定不准隨意傷人嗎？」

柳迎鳳正色悄聲問：「可是，每屆都有那麼多人被殺，又有那一派出面阻止甚或要求制裁殺人傷人的高手過？那人會振振有詞的說，我不殺他，他便殺我，爲了自保，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話聲甫落，驀聞谷中的黃靖芬，怒極厲叱道：「閉嘴！」

衛擊宇和柳迎鳳心中一驚，急忙回頭看向谷中。

只見場中，就這幾句話的工夫，兩個老者和五個中年人，已藉機接近到黃靖芬身前石几一丈之處。

而端坐蒲團上的黃靖芬，却正柳眉飛剔，明目圓睜，伸手直指着那個姓沈的灰衣老人。

只見黃靖芬以怒極的聲調，繼續厲斥道：「你身爲長者，鬚髮俱白，當着你的晚輩和弟子，居然說出這種卑鄙下流的話來，他們的內心怎會尊敬你？怎會不暗罵你是個寡廉鮮恥的齷齪老狗？」

柳迎鳳和衛擊宇，雖然因悄聲交談沒有聽到灰衣老者說了些什麼，但根據黃靖芬的如此氣怒，必然是一些不堪入耳的穢言穢語！

但是，那個陰險狡猾的灰衣老者，却也被罵得神色悽厲，渾身顫抖的厲聲說：「老夫的話雖然說的有些露骨過火，但妳把比妳小四五歲的小伙子衛擊宇騙進妳的後寨給他服毒藥，也是時下江湖人盡皆知的事，又不是老夫一個人憑空揑造？再說，妳既然身懷有孕，不能練劍，把藍衫先借給老夫練幾天，事後再還給妳，這又有什麼不對？這又有什麼不好？妳又何必光這麼大的火，也不怕震動了妳的胎氣，娃兒由褲襠裏掉出來……」

話未說完，黃靖芬嬌靨煞白的再度戟指一指，厲叱道：「閉嘴，姓沈的老狗，我告訴你，你今天晚上是死定了，你們邛崍派的基業，也將在下個月的黃山論劍大會上面，而淪亡毀滅……」

話未說完，五個中年人中，人影一閃，飛身而出。那個濃眉大眼方嘴巴的暴躁中年人，已一聲不吭的撲向石几，伸手向那個小包袱搶去！

事出突然，距離又近，原就担心兩個老人和五個中年人會一哄而上硬搶藍衫的衛擊宇和柳迎鳳一看，不由驚得就要立起驚呼！

但是，他們的心念方動，驚呼尚未出聲，只見黃靖芬右臂一探，電光疾閃，一聲悽厲刺耳直上夜空的悽厲慘嗥，把在場的每一個人心給震撼了。

只見那個濃眉方嘴，飛身後退的中年人，由前胸至脅肩，以及他的半個臉，鮮血飛濺，兩片分開，肝肺胃隨着噴濺的鮮血傾出來。

由於那人的本能暴退，屍體直到七八步外才在慘叫的餘聲中，咚的一聲摔在地上。

但是，以一招快如電光石火般殺了一人的黃靖芬，却依然盤坐在蒲團上，並未站起來。

只見她披散的秀髮巳遮住了她半邊煞氣濃重的嬌靨，但她烱烱如電的目光，却由秀髮後直射出來，而她的手中，却多了一柄寒芒四射的短劍。

兩個老人呆了，其餘四個中年人也傻了，而隱身在四週暗處的所有人也楞了，包括那位中年婦人和兩位美麗少女以及柳迎鳳在內。

但是，衛擊宇却看得大驚失色，而額角竟急得滲出了冷汗。

因爲，黃靖芬方才施展的一招「疾雷奔電」，正是他父親成名劍法中的一招，因而，他斷定也是「鳳宮仙子」經過和他父親「玉面神君」共研後的劍法中的一式。

換句話說，黃靖芬不但已經發現了藍衫上的劍笈，而且已經苦練成功了，而且，火候巳到了純青的境地。

但是，他最焦急的是，柳迎鳳認出了這招劍法，一定會下去和黃靖芬理論拚鬥，那時，雙方都在氣頭上，必然互不相讓，勢必有一方死傷。想想，這樣的後果，該是多麼的可怕？

就在他焦急不安，冒汗油然，深怕柳迎鳳拔劍奔向谷中的一刹那，柳迎鳳却緊張的湊近

他的耳畔，悄聲說：「她的劍法如此高絕，出劍竟是如此奇快。」

衛擊宇聽得一楞，不由强抑內心的焦急，不自覺的問：「妳沒有看出來？」

柳迎鳳却微一搖頭，突然興奮的問：「你巳經看出來了？」

衛擊宇驚得趕緊搖頭，道：「太快了，我也沒有看出來！」

柳迎鳳目注谷中，緊閉櫻唇，似在想着心事。

衛擊宇趁機看向谷中，發現黃靖芬如兩道利刄般的目光，正一瞬不瞬的盯視着兩個老者和四個中年人，而她的左手，却正自膝前的石地中，緩緩的將另一柄短劍撤出來。

兩個老者和四個中年人，個個目閃驚急，俱都面無人色，每個人都極度緊張的緩緩後退，並紛紛的將背後的長劍撤出來。

顯然，他們在突然之下，發現了黃靖芬的劍術武功，俱都高得出乎他們想象之中，使他們覺得雙方的功力相差得太懸殊了。在這等情形下，就好像用鷄蛋企圖砸爛一塊巨石一樣。

他們六人雖然撤出了劍，但並不是爲了向黃靖芬攻擊，而是在過度慌亂震駭中的本能自保，覺得手中有了兵器，黃靖芬就會放他們逃命了。

衛擊宇打量間，身邊的柳迎鳳却再度將櫻唇湊近他的耳畔，關切的悄聲問：「宇哥哥，你看黃靖芬的劍法厲害，還是我姑姑的劍法厲害？」

衛擊宇聽得幾乎忍不住笑。他當然不會笑，也不會告訴柳迎鳳，黃靖芬施展的就是「鳳宮仙子」的絕倫劍法。

但是，他又怕說了黃靖芬的劍法厲害而傷了柳迎鳳的自尊，因而道：「當然是岳母大人的劍法高絕！」

說話之間，發現柳迎鳳望着谷中的黃靖芬緩緩點頭，大有交手一試之勢。

於是心中一驚，急忙又悄聲道：「我不是對妳說過嗎，用劍人的功力很重要……」

柳迎鳳聽得嬌靨一沉，倏然轉頭望着衛擊宇，悄聲問：「你是說她的功力比我深厚？」

衛擊宇一聽，不由暗暗叫苦，顯得有些進退維谷，如果說她的功力不如黃靖芬，她很可能負氣和黃靖芬拚一拚，如果說她的功力和黃靖芬的差不多，又怕鼓勵了她爭强好勝之心，僥倖和黃靖芬爭個高低。

心急之下，只得婉轉的說：「她比妳的年齡大幾歲，如果妳到了她這時的年齡，自然也有了她現在的功力！」

柳迎鳳嬌哼了一聲，立即轉首看向谷中，她對衛擊宇的答覆，顯然並不滿意。

衛擊宇見將柳迎鳳應付了過去，不由暗自搖了搖頭，輕輕吁了口氣。

也就在他吁氣的同時，巳將另一柄短劍撤在手中的黃靖芬，盤坐的身形突然像風吹柳絮般的飄起來！

這一份輕功表演，不但四週暗處的人駭了個目瞪口呆，就是心裏仍有些不服的柳迎鳳，也驚得張開了小嘴。

只見雙手橫劍，站立蒲團上的黃靖芬，目光如刄的盯視着兩個老者和四個中年人，神情悽厲，聲音冰冷的恨聲道：「姓沈的，我曾說過，今晚你是死定了，如果你不願死在我的劍下，最好你自己動手！」

沈姓灰衣老人，目閃驚急，臉肉顫抖，既沒有舉劍自殺，也沒出聲答話，顯然在惶急的想着如何逃走之法。

只見黃靖芬冷冷笑道：「在你死前，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們的長老『道靜』老道依然到處搬弄是非，你們的邛崍基業就完了。」

話未說完，那個姓陳的黑衫老者，突然抱拳惶聲道：「黃幇主請放心，這話老朽一定代您轉到……」

黃靖芬又望着黑衫老人，冷冷一笑道：「可惜，你這番心意只能在閻君殿上轉達給『道靜』和你們的『山眞』道長了！」

黑衫老人聽得「啊」了一聲，久久不知閉上他的嘴巴。

黃靖芬繼續冷冷的一哼，說道：「不過，我可以讓你知道，下個月在黃山論劍大會上顯身手的不是我，但也不是沒有主見的衛……擊……宇……」

說到「衛擊宇」三個字時，神情突變激動，聲音哽咽，熱淚奪眶而出！

灰衣老者正感逃生無望，脫身不得，這等千載難逢的機會焉肯錯過？

是以，就在黃靖芬「宇」字方自出口，熱淚奪眶而出的一刹那，目光一亮，脫口厲喝道：「殺——」

殺字出口，即和黑衣老者以及四個中年人，同時暴喝一聲，各舉寶劍，齊向黃靖芬斬掃劈刺過去。

星目淚水糢糊，正感愧疚難過的衛擊宇一見，大喝一聲：「鼠輩找死！」

柳迎鳳也嬌叱一聲，即和衛擊宇同時撲向了谷中。

但是，就在兩人喝叱起身的同時，黃靖芬巳急定心神，悲叱一聲，劍光一連電閃，光華頓時大放，雙劍過處，慘叫連聲，頭顱飛空，鮮血飛洒，三四具無頭屍體，在「噹噹」寶劍墜地聲中，旋身栽倒地上。

人人撲向黃靖芬，只有那個身穿黑衫的陳姓老人，趁隙撲至石几前，伸手搶到了那個小包袱。

揮劍殺人的黃靖芬，似乎背後也長了眼睛，她看也不看，順勢飛起一腿，「蓬」的一响，悶哼一聲，黑衫老人立被踢飛，直向場中間空地上摔去。

黃靖芬雖然一脚踢飛了黑衫老人，但她手中的雙劍却在連殺了四個中年人之後又斬斷了沈姓老者的右臂。

一陣吶喊和怒喝，突然起自谷的四週草叢中，岩石後，數十道人影，幾乎是和衛擊宇柳迎鳳撲下谷中的同時，紛紛向摔落場中，懷裏仍抱着那個小包袱的黑衫老人撲去！

由兩個老人和四個中年人飛身撲向黃靖芬，衛擊宇和柳迎鳳怒喝起身，四個中年人被殺的同時，黑衫老人搶得了小包袱被踢向場中，羣雄暴起爭奪，這一連串的動作，幾乎是一刹那的事！

羣雄中有老有少，有僧有道，有中年婦人和少女，也有白髮皤皤的老婆婆。

這些人一到場中，紛紛撲向黑衫老人。

黑衫老人就地一滾，挺身躍起，一見羣雄向他撲到，厲嗥一聲，揮劍猛掃。

但是，他的一劍尚未掃盡，背後巳被人擊了一棍，砍了一刀，一個月牙鐵鏟杖巳將他的頭顱剷掉。

黑衫老人叫都沒叫，身形一旋，撒手丟劍，小包袱也順勢滑落！

但是，黑衫老人的無頭屍體尚未栽倒，小包袱尚未落地，一個手持枴杖的老婆婆巳將小包袱挑起來。

方才使月牙鏟的僧人一見，大喝一聲，一鏟將小包袱劃開了，一件藍衫立即散開來。

大家一見眞是藍衫，個個神情如狂，俱都拚命搶奪，你用劍挑，他用刀勾，這個用鏟撥，那個用棍戳，厲叱暴喝，頓時亂成一片。

但是，在眨眼的工夫，「沙沙」聲响中，布片紛飛，一件舊藍衫，頓時被挑的稀爛！

奔下谷中的衛擊宇和柳迎鳳，由於見黃靖芬對搶走的小包袱無動於中，並沒有及時搶回來，依然對着被斬下一條右臂的沈姓老人逼問什麼事情，因而認定小包袱內是贋品，所以也沒有喝止和搶過來。

待等小包袱被挑開，藍衫突然散開來，心頭一震，大驚失色，暴喝一聲，疾演「隔山碎碑」，身形微側，右臂奮力揮出！

右臂揮出的同時，立時發出數聲慘叫，四五道翻滾身形，挾着口鼻噴濺的鮮血，直向數丈以外飛去。

羣雄正在厲叱暴喝，一心想搶到藍衫，根本沒人注意爭搶的羣雄中慘呼嘔血，身形橫飛，但等有人的臉上濺到熱血才有人驚覺！

羣雄一見藍衫粉碎，希望巳絕，加之突然身上臉上濺滿了熱血，神情一楞，這才發覺人影橫飛，鮮血飛洒，一片驚呼慘叫！

一看這情形，羣雄大駭，紛紛驚呼，一聲吆喝，四散狂逃，眨眼之間，一個人影也不見了！

柳迎鳳急忙將憤怒的衛擊宇攔住，恐怕他暴怒之下，損耗眞元，因爲，這是練武人最忌的一件大事。

衛擊宇氣得哼了一聲，想到這件藍衫乃父親「玉面神君」和他的純潔愛人「鳳宮仙子」兩人，耗盡心血，絞盡腦汁所繪製的劍式秘笈，就白白的讓這羣貪婪之輩給爭了個粉碎，心裏着實不甘。

正待憤憤的走過去察看，驀聞不遠的黃靖芬冷冷的說：「沈會暹，既然你肯揭發這些奸詐陰謀，足見你的良知未泯，我願收回方才的話，饒你一條老命，你現在可以走了！」

衛擊宇和柳迎鳳聞聲轉首，只見黃靖芬雙劍同時握在左手內，右手正理着她的長長秀髮，而嬌靨上的煞氣也退了不少，顯然是聽了那個姓沈老人什麼話，而平了心中不少的憤怒。

而那個姓沈的老人，巳自己點了穴道止了血，老臉蒼白如紙，冷汗涔涔如洗，正咬牙忍痛，渾身顫抖的由地上掙扎起來。

沈姓老人一起來，向着黃靖芬說了聲「謝謝」，轉身舉步，踉踉蹌蹌的向着谷口走去。

黃靖芬一見沈姓老人走了幾丈距離。立即轉身，看也不看衛擊宇和柳迎鳳，逕向自己的石屋前走去。

衛擊宇一見黃靖芬要走進石屋，脫口急呼道：「芬姊姊……」

急呼聲中，飛身撲去，柳迎鳳也急忙跟了過去。

黃靖芬聞聲止步，却轉首看向別處。

衛擊宇急忙刹住身勢，立即慚愧不安的說：「芬……芬姊姊，小弟來看妳來了！」

黃靖芬頭也不回，但却開口說：「一個半月前爲什麼不來？」

衛擊宇一聽，頓時羞愧的低下了頭。因爲，一個半月前正是決定蘭夢君的身體復原後，立即舉行婚禮的時候。

換句話說，在那個時候，衛擊宇應該毫不顧一切的將他和黃靖芬的婚事提出來，而且，更應該，堅絕的將她黃靖芬接去「麟鳳宮」，和蘭夢君的婚禮一起舉行！

黃靖芬問到了這件事，衛擊宇自然羞慚的無話可答了。

但是，柳迎鳳看到宇哥哥難過，却心裏疼痛，因而沉聲問：「爲什麼一個半月以前該來看妳？」

衛擊宇聽得悚然一驚，急忙抬頭，緊張的瞪大了星目正待說什麼，黃靖芬巳轉過身來。

只見黃靖芬神色十分平靜的望着柳迎鳳，淡然道：「妳可就是曾經給衛擊宇洗過藍衫的那位柳姑娘？」

衛擊宇趕緊急聲解釋說：「是的，芬姊姊，她就是柳迎鳳表妹！」

話聲甫落，柳迎鳳巳哼了一聲，小嘴一噘，道：「誰是她的柳迎鳳表妹？」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驚，俊面立變，他立即聯想到兩女馬上就要厮殺起來！

豈知，黃靖芬竟淡然一笑，問：「那麼柳姑娘前來此地，又是爲了什麼呢？」

柳迎鳳嬌靨一沉，立即嗔聲道：「我是前來向妳索回那襲藍衫的。」

黃靖芬柳眉一蹙，道：「鳳宮仙子柳前輩的絕倫劍法妳巳經學成功了，還留着那襲藍衫作什麼？」

柳迎鳳聽得嬌靨一變，幾乎脫口急聲問：「妳巳經早知道了？」

但是，她却冷哼了一聲，倔强的說：「那是我姑姑親手縫製的藍衫，我要拿回去留作紀念！」

黃靖芬淡然一笑道：「藍衫雖是柳前輩縫製的，但它的主人却不是妳！」

柳迎鳳聽得嬌靨一變，瞋目怒聲說：「那上面有我姑姑親自繪製記載的劍術秘笈，所以我有權要回來！」

黃靖芬突然冷冷一笑道：「上面人像的筆劃有力，字跡蒼勁，却不是出自女子手筆…」

話未說完，柳迎鳳的嬌靨大變，不由震驚的瞪大了鳳目，緊張的說：「妳？……妳？妳巳學成了我姑姑的絕倫劍法？」

豈知，黃靖芬竟毫不遲疑的頷首道：「不錯，方才我施展的每一個劍式，都是絕倫劍法中的招式！」

柳迎鳳聽後，嬌靨大變，十分震驚，因爲她突然發覺黃靖芬的功力比她深厚多了，這對她一心想在黃山論劍大會上大展身手，稱雄天下的美夢，簡直是一個晴天霹靂，一下子驚醒了！

但是，她仍本能的脫口顫聲問道：「是眞的？」

黃靖芬冷冷一笑道：「我爲什麼要騙妳？我曾說過，我要在黃山論劍大會上，殺盡那些無恥狂徒和那些卑鄙奸詐小人，我會在一天之間，名揚天下，遠播四海……」

話未說完，柳迎鳳巳不自覺的嘶聲道：「不，妳不能去！妳不能去！」

黃靖芬立即冷冷的問：「我不能去，可是妳要去？」

柳迎鳳雙眉一剔，毅然有力的說道：「不錯！」

黃靖芬哂然一笑，說道：「妳去了一定會送命！」

柳迎鳳豪氣的怒聲說道：「絕對不會，我一定會成功，我要讓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姑姑『鳳宮仙子』柳馥蘭的劍法，依然是冠絕天下……」

衛擊宇知道柳迎鳳功力淺薄，而論劍大會上的劍手，多是各派的掌門長老和精英，個個功力雄厚，在劍上都曾下了數十年的苦功夫。

雖然，柳迎鳳的劍術是學自「鳳宮仙子」的絕倫劍法秘笈，但要說能在論劍大會上能够技壓羣雄，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是以，未待柳迎鳳話完，急忙婉轉的說：「芬姊姊施展的劍法，也是岳母大人的絕倫劍法呀！再說，不管芬姊姊宣佈不宣佈，武林中也都知道她的劍法是學自藍衫上的劍笈……」

話未說完，柳迎鳳巳倔强的怒聲道：「但是她不姓柳！」

衛擊宇聽得一楞，心中不禁有氣，覺得柳迎鳳過份任性，太不可理喩。

正待說什麼，黃靖芬巳神情肅穆的正色道：「論劍大會上，俱是各派專一苦練劍法爲該

武林奇技

威震武林的十形拳

海雲

陳星主演的一套武俠片：「少林殺戒」，片中描寫少林的武功由達摩祖師傳下，修練內功的一套就是「易筋經」，至於拳術，化爲幾十套。最重要的拳法稱做十形拳，內有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這十種象形的拳法，即是說，把飛禽走獸裏面最出色的動作化爲拳術，加以研究，變成絕招，故此十形拳變化多端。片中的陳星，根本上沒有把十形拳的拳脚整套打出來，只是偶然耍幾招，故此，想看這套戲學習拳法的影迷，看了大失所望，對十形拳仍然不很瞭解。

在事實上，十形拳裏面的獅拳，豹拳，馬拳，象拳和彪拳這五套拳術，現已失傳，只是豹拳裏面有幾招歸入虎拳之內，稱做「虎豹拳」，尚有一部份武林中人獲悉，其他的拳法就很少人懂得其中奧妙了，至於獨立的十形拳，仍有幾種，最有名氣的就是黃飛鴻師傳一生苦練的虎鶴雙形拳。此外龍形拳，白鶴拳，也是獨立的門派，蛇拳以及猴拳，都是很有名氣的，至於猴拳，化爲大聖劈掛門，名氣更加响噹噹。一個人想學習十種拳術，能夠打得好，已不容易，如果他跟一個武林高手過招，把十形拳從頭打到尾，那就更加沒有這種可能，原因是眞的較量武功，不過三幾招便分勝負，打足十分鐘仍然沒有判定高下那種情況，只是在銀幕上面看得出來。

在這裏，我想把十形拳裏面比較出色的絕招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從龍形拳說起，龍字派的拳脚在東江傳流最廣，現時仍有幾個拳師在港九敎授龍形拳的，多數稱做龍形摩橋，表示這種拳術最重視的就是前臂，左右兩手的前半截手臂，一定要苦練多年，堅實如鐵，有如一條龍的爪，然後有本領把龍形的絕技發揮，只學拳脚，沒有苦練橋手，無論如何不能夠把龍形的奧妙發揮出來。

龍形拳最有價値的就是「短手」，即是說，兩人相鬥，剛剛交手，就衝到對方的前面，絕不後退，在一兩尺之間，以橋手壓倒對方，一招取勝，舉例言之，對方一拳打來，你不但沒有向旁躲閃，而且用右手接招，由下邊反到上邊去，把身體向前推進，順勢直落，壓低他的來手，跟着用掌心向他身上使勁一撐，練過龍形拳那一撐，十分有勁，撐到腰脅之下的氣門，對方就喘息不已，沒法再戰，反之，那一撐向下頷撐上去，有如霸王敬酒，只是一下，就使對方不能再鬥，原因是咽喉和下頷之間的重地，很難接受强大的壓力，那一撐萬一落空，輪到左手出擊，上下揮舞，連消帶打，看來有如一條龍，張牙舞爪，那是它最大的特色。

十形拳的第二套稱做蛇拳，蛇拳最出色的是「蛇形手」，這一套手法，似拳非拳，似掌非掌，專揷對方雙眼，不懂如何應戰的人，很容易給對方弄盲了眼睛，這一手並非出手傷人，向敵人的眼睛揷去，先破後揷，一定要對方先行發招，然後用手伏低，轉手再揷，出手快捷的人，左右兩手俱可以同時出擊，在短綫飛躍而至，彷彿白蛇吐舌，防不勝防。

少林寺傳下的護身八大絕招之一「單掌見如來」，就是專門預防蛇形手的一門絕技。跟蛇拳的人交手，要學這一招，不論何時，用左掌提升，貼近自己的鼻孔上面，指頭合攏，遮住眉心，下邊掌跟和手腕剛剛罩住咽喉，蛇形手就無所施其技了，就算他的兩指快如閃電，剛剛揷中你的手掌，你反手一壓，他就指折掌斷，故此這一招稱做單掌見如來，左掌貼身護眼，右手出擊，反之，右手落空，便即回手護眼，輪到左手發招，無論如何，必有一掌護住中上門，那種戰術就是對付蛇形手而設。

虎形拳最厲害的就是虎爪，這一爪連消帶打。苦練過虎爪的拳師，能夠抓住對方的手腕使勁一揑，登時骨折，痛入心肺，就算無法做得到這樣力雄勁厚，仍可憑着虎爪姿勢向對方進攻。虎爪最巧妙的一招就是「搭手抓」，即是說，那一拳看來好像老虎的爪，掌心微微朝天，搭住什麼就抓下去，舉例言之，那一隻手掌好像托

東西似的，托住對方下頷，登時五爪抓下，便會在敵人臉上留下一個傷痕。

虎爪以勁取勝，並非靠偷襲取勝，故此沒有二龍爭珠之類的抓眼毒招，只是用手抓面，這一手除了抓之外，還有拍的意思，練過虎爪，或抓或拍，都很有勁。

虎拳最有意思的一招就是「猛虎歸山」，凡是跟一個完全摸不透對方拳路的高手接招，發覺對方來勢洶洶，避無可避，就用這一招應戰，左右兩手耍出虎爪之形，由上至下，輪流壓低，壓完一隻，再壓一隻，對方就算連環揷捶或㧜捶之類的拳脚進攻，除了開拳，還加上穿心腿撩陰腿之類，都可以避過，就因爲練過虎爪，左右兩手拍下的勁，都能夠接招，拍一步，退一步，對方認眞急攻，索性拍一步連退兩步，便可打消來勢。

黃飛鴻威震南粵，一生苦練虎鶴雙形拳，這套拳裏面十份之七是虎拳的底子，那個鶴字只是補助的性質，免得練拳之人只知練勁，缺少靈活，身型雄偉的人，練習虎拳，打鬥之際，大聲疾呼，彷如猛虎出山，確是很威武的。

豹拳沒有獨立門戶，不入虎拳之內，不過，北方以前確有豹拳的，這一套拳術以閃，打，轉身出擊取勝，很少拳術在打門中頻頻轉身，豹拳故意施展這一套手法，變拳快如流星，轉身即打，且用長拳作戰，那是它最大的特徵，因爲這一派拳術，現已失傳，無從說起。

第五個象形拳，稱做鶴拳，它分做兩派，一派是獨立作戰的，現時仍是由北方傳入的大門派，稱做「白鶴拳」，另外一派則附入虎形之內，稱做虎鶴雙形拳。

這兩個鶴字，畧有不同，虎鶴雙形拳是以虎拳迎戰的，有機可乘，然後用鶴手出擊，有名的「飛鶴手」，就是在酣戰當中突然斜身飛出，以鶴嘴啄眼抓鼻，或者啄喉。至於白鶴拳，整個飛身撲擊，慣用上面打額，下邊踢前鋒馬，這一招稱做「白鶴亮翅」。

餘下來的五形拳，就是獅，象，馬，猴，彪。其中以猴拳最有名氣，猴拳是大聖劈掛門的主要拳術，由猴拳寇四爺創立。當年寇四爺被人陷害，囚禁於天牢之內，他隔着鐵窗，看見園中的猿猴相鬥，日夕觀看，頓有所悟，創立猴拳，專向敵人最不容易防範的部位出擊，有時閃身踢脚，甚至整體倒地打滾，然後由下邊用脚踢上去，此外，還有許多擒拿手的絕招，搭手就抓對方手腕，把它折斷，本來是猴拳的拳術，後來加入許多變化，變成一個很大的門派，它就是「大聖劈掛門」，所謂大聖，暗指齊天大聖，那套拳以劈掛爲主，握掌由高處傾斜的劈下，或者由低處反手向上打出，雙拳都可以用劈掛姿勢，輪流發招進攻，拳到便即起脚，那個門派有一句話叫做「三拳兩脚」可見起脚之密。

餘下來的四種拳術，今已失傳。但從老前輩口中畧有所知，獅拳是以獅子作爲創製那一派拳術而設計的，獅子的頭特別大，故此它用頭捶出擊，如果你雙手搭住對方的肩膀，跟着把它拉近，把自己的頭向對方口鼻之間撞去，那一招是非常厲害的，被撞之人，登時上排牙齒脫落，鼻子流血，再又因爲兩人軀體已經接近，對方就算發拳，那種拳在太短的距離發出，且又無法擊中要害，那是沒有什麼份量的，一招便定輸贏。

關於象拳，簡直無人知曉。原因是大象太過笨重，根本上打不出什麼拳法來，照以前孫玉峯師傅所述，北方沒有象，那套象拳是從印度傳入的，印度多象，有人摹仿象的戰鬥，然後創製這一路拳法。

原來大象互鬥是用長鼻，捲住對方，把牠拖倒，再用長牙把牠活活刺死，故此象拳的意思，就是把手臂伸到盡，拉住對方，使勁拖過來，先行使敵人失去重心，將跌未跌之際，然後發招。這是事實，如果你出手抓住敵人的頭髮，使勁一拉，跟着用另外一隻手發招，他驟然暈了一暈，無從抵禦。如果那一招打中要害，這是很難抵擋的，象拳的招式大致如此，另一方面，還因大象的一雙脚踐踏極爲有力，象拳除了使用拖字，還使用踏字，穿了很厚的鞋，踏在對方脚趾之上，然後發招，那是另外一種拳脚，這一招稱做「象步」。

馬拳也很少人知道它是如何打出的，照情形看，主要的一招可能是用後脚撐出。馬兒戰鬥必用脚，而且一定要用後脚，因爲馬的脚不能踢到前面去。大概這種拳脚以踢取勝，不管是正踢，反踢，側踢，俱是轉身由後邊踢出。

最後，談到彪拳。彪是虎豹之類的一種猛獸，但却更加威猛，古語有云，「虎不敵彪」，那個彪字就是虎字加上三撇，可見牠很威猛的。所謂彪拳，有如現時的弓箭拳或連環三戰拳之類，出手就連續打出，由中路以直拳向對方出擊，只有攻，沒有閃，更加不會後退，現時有幾種門派都含有彪拳的意味，化而爲指，稱做「標指」。

派爭榮譽的精英高手，有的甚至曾經苦練數十年……」話未說完，柳迎鳳已有些不可理喻的怒聲說：「他就是苦練百年我也能勝他們！」

黃靖芬聽得一楞，不由正色眞誠的說：「功力深淺，絕非一朝一夕可就……」

柳迎鳳突然瞋目怒喝道：「他們的功力再深厚我也不怕……」

衞擊宇忍無可忍，不自覺的怒聲說：「妳怎麼無理取鬧起來了？」

柳迎鳳聽得一楞，瞪大了杏目，驚異的望着衞擊宇，有些要哭的顫聲問道：「你說什麼？原來你心裏只有她呀？在路上說的話原來都騙我……」

衞擊宇把話說出口就知道要糟，這時一看，心中更加慌了，不由愁眉苦臉的說：「其實，芬姊姊說的也對嘛，功力不是一天半天可以練成的……」

話未說完，不遠的黃靖芬已略提高的聲音，鄭重的說：「現在我們不要爲此爭論，反正距會期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會前妳我都加緊苦練，誰能達到劍芒傷人的境地誰參加論劍！」

劍字出口，手中劍振臂斜揮，耀眼匹練一閃，一道劍芒直射數尺外的青石長几。

只聽「嗆」的一聲脆响，接着「叭」的一聲，一塊長几石角已應聲落在地上。

柳迎鳳看得一呆，接着跺脚痛哭怒聲道：「妳現在就有了這等功力，一個月我怎麼能趕上妳？我恨妳，我恨妳，我永遠不要和妳在一起……」

衞擊宇見柳迎鳳像小孩子打不過人家要賴，不由氣得渾身微抖，發楞發呆！

正待怒聲喝止，驀見神情黯然的黃靖芬，突然望着柳迎鳳的身後，脫口急聲道：「金嫗前輩來得正好！」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驚，柳迎鳳急忙轉身回頭！但是，怪石寂寂，風吹草動，崖上夜空，滿天繁星，那裏有「金嫗」的踪影？

衞擊宇首先驚覺受騙，待等回頭，面前人影一閃，飛身撲過來的黃靖芬已戟指點了柳迎鳳的「黑甜穴」！

一看這情形，衞擊宇頓時大怒，再想出手阻止已經來不及了。因爲，柳迎鳳已「嚶嚀」一聲，兩腿一軟，嬌軀就要栽倒就地。

衞擊宇怕柳迎鳳跌倒受傷，瞋目喝了聲「妳？」先伸臂將柳迎鳳抱住。也就在衞擊宇將柳迎鳳抱住的同時，黃靖芬已急聲催促道：「宇弟弟，快，快把鳳妹妹抱進屋裏去……」

衞擊宇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芬姊姊妳？……」話剛開口，黃靖芬已不高興的嗔聲說：「我的事不要你管！」

衞擊宇心中雖然迷惑不解，但根據黃靖芬對柳迎鳳的稱呼，斷定她絕無惡意，是以，應了一聲，抱起柳迎鳳，逕向石屋門前走去。就在這時，東南斜坡上突然傳來一個熟悉少女的聲音，急切的問：「帮主可是發生了事情？」

衞擊宇聞聲回頭，發現二十多名勁衣少女，各提寶劍，正紛紛施展身法，向這邊飛馳而來。當前的一名粉藍勁衣少女，正是小家碧玉型的胡秋霞。她是黃靖芬的心腹，也曾在太湖扮演漁家村姑，划着小舟把他送到「麟鳳島」上去。

健美的胡秋霞一見石屋前的衞擊宇，神情也不由一楞，顯然是大感意外。但是，黃靖芬却急忙吩咐道：「霞妹，快叫她們把這裏清除乾淨，妳回去將那襲藍衫拿來，不過，我沒招呼妳們，任何人不准到屋裏來！」

胡秋霞應了聲是，又對二十幾名仗劍少女吩咐了幾句，展開輕功，如飛馳去。

衞擊宇一見，不由驚喜的問：「芬姊姊，方才那襲藍衫不是原來的？」⑧（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左天斗滿擬侮辱大喬一番，然後置她於死，不料事與願違，反遭受到柳如風委托到來保護大喬的酒肉和尙所暗算，酒肉和尙一擊得手，色心陡起，强迫大喬就範，就在好事將成之際，又遭到公事辦完，急急趕返的柳如風的暗算，一刀畢命。血觀音胡八姑抵達蜈蚣鎭的消息，很快傳揚開去，翌日一早，如意坊門前，便圍滿了觀看熱鬧的人羣，胡八姑由美美、秀秀二婢抬轎，轎後隨着天狼長老鐵頭雷公楊偉和八名金狼，一行浩浩蕩蕩來到如意坊門外停了下來，未幾，如意坊的兩扇大門也緩緩開啓——

笑談拒惡客　無語對妖嬈

當龍頭老大的人，樣樣都好，就只有一樁壞處。

那就是無論遇上什麼事，他都必須走在前頭。分金、分銀、喝酒、挑女人，老大得第一份；如果挨起刀子來，老大義不容辭，也得先挨第一刀！

高大爺是老大。

現在，這位高大爺就在最前頭。

高大爺身後，依順序是：胡三爺、艾四爺、花六爺。

再接着是四名殺手：龍劍公冶長、穿心鏢谷慈、血刀袁飛、雙戟溫侯薛長空。

穿心鏢谷慈臉色蒼白，病體顯然尚未完全復原。從四名殺手的順序看來，這位穿心鏢似是遞補魔鞭左天斗的位置，暫時被派作了胡三爺的護衞。

緊接在四名殺手之後，是張金牛、花狼、小馬、蔡猴子，以及胡三爺、艾四爺、花六爺等人帶來的一批家將家丁，總數約在三十名左右。

雙掌開碑關漢山和四名鏢師均未見出現，可能被留在坊內保護內眷。

相形之下，如意坊這一邊，陣容是夠壯大的。

高大爺步伐沉穩，面容莊嚴。

他雖然人老了，胆子也小了，但他終究是在江湖上打過滾的人，世面見過，經驗也多。

今天，至少有一件事，他比別人淸楚。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已然形勢迫人，非接下這一陣不可，何不乾脆橫起心腸，充英雄充到底？

所以，這時如果單看表面，這位金蜈蚣高大爺可說了無懼色，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顯得更像一位領袖關洛道上的龍頭老大！

× × ×

如意坊的台階很高，也很寬闊。

台階三級，正好將地主這邊的人馬分爲三層：第一層，最前面，是關洛四兄弟。第二層是以公冶長爲首的四殺手。最上面的第三層，則是人數最多的家將家丁。

高大爺等三位盟弟站定後，徐徐向前跨出兩步，冲着那頂小轎，抱拳朗聲道：「不知胡女俠大駕光臨，有失遠迎，尙乞恕罪。」

他說這幾句開場白時，腰幹挺得筆直，聲

調不疾不徐，一切都顯得十分得體。

同時，這幾句開場白，雖屬江湖俗套，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則多多少少尙帶有幾分炫耀意味。

這幾句話的絃外之音，也等於說：你這位血觀音少在我高某人面前裝神弄鬼，你一到蜈蚣鎭，高某人便得到消息——便排好陣仗，在這裏候着你了！

小轎中一時沒有動靜，隔了片刻，才悠悠然傳出一個悅耳的聲音道：「楊長老，剛才說話的這個老傢伙是誰？」

高大爺的一張面孔，不禁霍然變色。

這位血觀音眞的不知道他是誰？

就算她眞的不知道說話的人是誰，這一聲老傢伙，又算什麼意思？

難道她血觀音成名江湖多年，連這麼一點起碼的江湖禮節也不懂？

不！不是不懂。她喊這一聲老傢伙的意思，包括四週圍的閑人在內，人人心中明白：她是有意藉明顯的折辱，想來激怒這位金蜈蚣！

她今天公然率衆登門，並不是一次親善訪問。

她是尋釁而來的。

尋釁要有藉口，不能不分情由，見面就講打講殺。

這一聲老傢伙，便是火藥綫，現在它只等高大爺爲它點火引爆。

高大爺似乎很快的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這位金蜈蚣臉色微變之後，僅輕輕哼了一聲，便又立即恢復常態。

鐵頭雷公楊偉從咀角上拔下旱菸筒，露牙微微一笑，說道：「老夫也不怎麼淸楚，大概就是關洛七雄中的那個什麼金蜈蚣高敬如高老大吧？」

轎內的聲音道：「楊長老看他像不像個老大的樣子？可不要弄錯了人才好。」

楊雷公以眼角朝台階上瞅了一下，帶着一絲譏刺意味，似笑非笑的咳了一聲道：「看神氣像是錯不了。」

轎內的聲音道：「已然錯不了，那就叫金六號宣讀聘函吧！」

楊雷公扭頭道：「金六號！」

轎後排頭的一名金狼，立即應聲出列，向楊雷公躬身道：「金六號在！」

楊雷公道：「胡長老吩咐，宣讀聘函。」

金六號道：「是！」

這位六號金狼應完一聲是，又邁前一步，自衣襟中取出一份黃色書箋，面向高大爺等人立身之處，以淸晰的口音，展箋高聲道：「茲禮聘台端等人爲本會金狼弟子，編號自一〇一起：一〇一高敬如，一〇二胡傳宗，一〇三艾福壽，一〇四花得標，一〇五袁飛，一〇六薛長空，一〇七谷慈，一〇八關漢山。」

高大爺等四兄弟相顧失色，顯得又驚又怒。他們全都這麼大年紀了，難道還要以弟子身份，去侍候別人？供他人驅使？

身後第二層台階上的四殺手表情雖然各不相同，但顯然全沒把六號金狼這篇宣告當作一回事。

谷慈皺眉，袁飛冷笑。

薛長空則向公冶長扮了個鬼臉，低聲笑着道：「公冶兄，你落選了。」

公冶長也笑了笑道：「放心，我敢打賭不會少掉我的份子！」

金六號略爲頓了一下，這時果然又大聲接着道：「另特聘靈台傳人，龍劍公冶長，爲本會第九號天狼長老！」

公冶長笑道：「我說如何？」

薛長空又扮了個鬼臉道：「恭喜，恭喜，你公冶兄後來居上，官大多了。」

金六號繼續宣讀道：「原高遠鏢局之鏢師，唐、游、吳、錢等四人，以及如意坊護坊之弟兄，包括花十八姑娘在內，一律改編爲本會銀狼弟子，排號另叙。」

四週閑人，竊議紛紜，都覺得這種意想不到的變化，不但新奇，而且極爲刺激。

高大爺和衆殺手會接受天狼會這份聘約嗎？照情推測，似無可能。

如果加以拒絕，又將會引起何種後果？

金六號顯然尙未唸完全文，這時提高聲浪，又接着道：「以上受聘及受編諸人，統限三日內向本會胡長老報到，領受儀規，另候差遣，如有故違，即視爲本會公敵，嚴懲不貸。胡長老現住太平客棧，後院富字四號上房。希謹記！天狼會主啓。」

金六號讀畢，收起黃箋，又轉身還歸原來的行列。

轎內的聲音道：「楊長老，你問問他們，一個個是不是都聽淸楚了？」

楊雷公果然抬頭問道：「你們大家是不是都聽淸楚了？」

當然不會有人去回答他這種詢問。

高大爺忽然轉向後面的四殺手道：「我高某人活了這一大把年紀，什麼荒唐事都見過，今天這還是第一次見人如此狂妄自大。你們都聽到了，這算什麼話？」

他的仗恃是這四名殺手，他當然得先回頭看看這幾位殺手的反應，才能決定他最後處理這件事的態度。

第一個起反應的殺手是血刀袁飛。

袁飛抄起刀柄，冷冷一哼道：「她是血觀音，我是血刀，我倒要看看，我們這兩個帶血字兒的不祥人物，今天到底誰放誰的血！」

高大爺當然不會攔阻。

變方遲早難免一場血戰，如今由血刀袁飛打頭陣，可說正是最理想的人選。

所以，袁飛剛一移動腳步，他就向旁邊讓開身子，只是口中叮嚀了一句：「老弟可要小心些……」

公冶長目光閃動，忽然伸手將袁飛一把拉住道：「袁兄且慢！」

袁飛轉過頭去，露出詫異之色道：「幹嘛阻擋我？是不是担心我不是這女人敵手？」

公冶長壓低聲音說道：「小弟不是這個意思。」

袁飛道：「哦？」

公冶長低聲接着道：「小弟的意思，是打鬥講究公平，但今天的形勢却非如此。你袁兄如果負氣下場邀戰，說不定正好落入對方的陷穽！」

袁飛道：「什麼陷穽？」

公冶長道：「對方明知道今天不是一場善會，却只帶來了這麼幾個人，這裏面無疑大有蹊蹺。」

袁飛道：「什麼蹊蹺？」

公冶長道：「有一件事，想你袁兄必然明白。那就是你下去向這女人挑戰，這女人自恃身份，一定不會應戰。」

袁飛點頭，這一點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薛長空插口道：「代這女人應戰的人，很可能是鐵頭雷公楊老怪，不是小弟長他人的銳氣，這老怪物的確……」

公冶長搖頭道：「也不可能。如果由這老怪接戰，事情就好辦了。袁兄刀法剛猛快捷，說不定正好是這怪物的尅星！」

袁飛忍不住又露出詫異之色道：「否則對方還有什麼特殊人物可以派用？」

公冶長道：「也許只是一頭普通金狼。」

袁飛眨眨眼皮，沒有開口。

公冶長已然曉得他連鐵頭雷公也能對付，

當然不會認爲他連一頭普通金狼也應付不了。所以他等公治長接着說下去，他知道公治長一定還有下文。

他沒有猜錯。

公治長稍稍一頓，忽然低聲問道：「你們可知道那位百變人魔，今在什麼地方？」

薛長空微微一怔道：「公治兄認爲姓柳的，今就隱藏在那批金狼之中？等會兒第一個出場的人可能就是這位一號金狼？」

公治長道：「不錯！」

袁飛聽得很不高興，他瞪着公治長道：「不錯又怎樣？我已連血觀音也敢鬥上一鬥，難道還會怕了這姓柳的不成？」

公治長道：「話不是這麼說。」

袁飛道：「該怎麼說？」

公治長道：「小弟方才已說過了，交手一定要講究公平。至於勝負，那是另一回事。只要是一對一，明着站出來，我相信不僅是你袁兄不在乎，就是換了小弟，薛兄或谷兄，相信也不會在乎的。」

袁飛道：「對方陰謀已被你公治兄事先道破，等會兒只要小弟小心一些，那跟明着對陣，又有什麼區別？」

公治長道：「當然有區別。」

袁飛道：「區別何在？」

公治長道：「第一，兵家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鐵頭和尚、血觀音這一男一女雖然扎手，但我們已知道這一男一女可怕在什麼地方，事先心裏有數，一旦交起手來，就不會吃太大的虧。姓柳的呢？你們誰知道這位百變人魔擅長的武功是什麼？」

沒有人開口，因爲誰也不知道。

公治長道：「這是目前應該避免跟這廝交手的理由之一。第二，這姓柳的詭計多端，又精易容之術，我說他可能雜在這八名金狼之中，只是一種猜想，並不一定可靠。這廝安排的毒計，也許更超出我們的想像之外，我們爲什麼一定要這麼傻，非要走上他安排好的路子不可？」

薛長空道：「否則怎辦？難道就任他們如此耀武揚威一番，我們連氣也不吭一聲？」

公治長笑笑道：「如果那樣窩囊，做人還有什麼意思。」

薛長空道：「那麼——」

下面楊雷公忽然大聲道：「喂！你們幾位小老弟，嘀咕了老半天，到底有沒有商量出一個結果來？」

公治長低聲道：「袁兄別急，讓小弟來應付這老傢伙。」

他說着，緩緩越列而出，含笑望着楊雷公道：「閣下據說也是一位天狼長老？」

楊雷公臉上的笑容不見了，他翻了翻眼皮道：「是又怎樣？」

公治長依然笑容可掬地道：「閣下如是天狼長老身份，當然能代表天狼會回答我一個問題了？」

楊雷公突然提高警覺，因爲他已聽出這小子顯然想拿話套牢他。

本來，這並不是一個問題。他以天狼長老的身份，的確可以代表天狼會說話。但，今有血觀音胡八姑在場，情形就不同了。

在天狼長老羣中，他的權勢，遠不及血觀音胡八姑遠甚。

胡八姑才是今天的領頭人物。

他可以代表天狼會，卻不能代表胡八姑，如果等會兒胡八姑不支持他的意見，他豈非當場下不了台？

楊雷公一臉尷尬之色，正感啓齒爲難之際，耳邊忽然傳來胡八姑的細語道：「這小子詞鋒犀利如劍，如爭口角春風，楊老定會吃虧。不論小子問什麼，楊老都可以回答他，但切記不可多兜搭！」

楊雷公受了胡八姑指點，胆氣一壯，立即挺胸大聲道：「老夫身爲天狼長老，當然能全權回答你小子的任何問題！」

公治長從老怪物的神情變化上，已看出老怪物突然明朗了起來，可能是因爲已跟胡八姑通了消息，當下也不點破，笑了笑，道：「我要請教的問題，其實非常簡單，閣下大可不必如此緊張。」

他等楊雷公臉孔紅了一下，才又笑接道：「我想請教的是：貴會方才宣讀的聘函，究竟具備了幾分誠意？」

如果照實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半分也沒有！

但楊雷公卻沒有選擇：「當然是百分之百的誠意！」

公治長笑道：「貴會已然是一片誠意，聘函已宣讀過了，而期限又有三天之久，你們還等在這裏幹什麼？」

淡淡兩句話，就驅走了滿天形雲。

楊雷公無話可說，血觀音也無話可說，原班人馬，只好乖乖撤退。

天狼會的人一走，四週瞧熱鬧的人羣，便也跟着慢慢散去。

對好事者來說，這種平和的結局，當然覺得掃興之至。所以，閑人散開之後，鎮上到處有議論，都認爲高大爺太軟弱，被人家公然欺上門來，也不能給對方一點顏色瞧瞧。

事實上，在高大爺這邊來說，今天能有這種結局，則無異避過了一場天刼。

天狼會這次派出的人馬，當然不止今天現身的這一小支。

其餘的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關於這一點，人人想法不同；但不論如何猜測，結論都是一樣的，只要被天狼會方面獲得了有利的下手機會，對如意坊這邊的人，將絕不會留下一個活口！

如果有人認爲今天對方人來得少，正是予對方一個下馬威的機會，那其實也錯了。

不錯，今天對方來的人的確不多。

可是，他們自己這一邊呢？他們這一邊，眞正能動手的人，又有幾個？

穿心鏢谷慈病體未癒，高大爺等四個老兄弟，充其量也只能敵住四名金狼——那還得是排名在二十號以後的金狼。

眞正能獨當一方的人物，嚴格說來，只有三個：那便是薛長空、袁飛，和公治長！

而這三名年輕的殺手之中，誰又是那位血觀音的敵手？

所以，公治長最後這一着緩兵之計，雖然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但至少是沒有辦法中的一個辦法。

這樣至少又爲他們帶來了三天的時間。

× × ×

這三天中，會不會有奇跡發生？

如果沒有，三天過去後，又將會出現一些什麼場面？

× × ×

高大爺決定召集一次攤牌的會議。

爲集思廣益起見，他不僅吩咐雙掌開碑關漢山、四鏢師、花十八，張金牛、蔡猴子、花狼等人全體參加，甚至把尙在休養中的葛老和金狼朱裕，也着家丁去摻扶了來。

像這種大雜燴式的會議，能討論出個什麼結果來呢？

起初是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也不願先開口；及至有人開了頭，一個個又爭着表示意見，你一言，我一語，七咀八舌，鬧哄哄的像一羣倒了窩的馬蜂。

胡三爺揮舞着一雙大拳頭，主張硬拚：「殺一個够本，殺兩個有得賺！」

這是他當年闖天下時，最愛掛在口邊的兩句豪語，雖已冷藏了數十年，如今喊出來，依然十分順口，依然豪氣十足。

艾四爺結結巴巴的，也說了不少話。只可惜他的話只有他一個人懂。

但也幸虧只有他一個人懂。否則，恐怕不待會議結束，就得先上演一場鐵公鷄。

原來這位四爺一直在抱怨不休——抱怨兄弟之間，不該中了奸人離間之計，要是丁二爺，巫五爺，孫七爺不死，鬼斧桑元和病太歲史必烈這兩名殺手都活着，那該多好！

這一番話，試問若是被高大爺聽到了，高大爺如何承受得了？

只有花六爺提的主張較爲平實。

他主張不惜任何代價，立即着人去禮聘虎刀段春助陣。

他的看法是：虎刀段春性格怪癖，本來不易攏絡，但如今形勢已變，天狼會對這位虎刀，也有拔除之意，虎刀本人心裏應該明白；同時他前天還幫了公治長一個大忙，從種種迹象看來，此事頗有成功之望，只要請到了這位虎刀，以龍劍虎刀雙英之力，血觀音那女人就不足爲懼了！

高大爺首表贊同，餘人也紛紛稱善。

下一步的問題是：這件事交給誰辦？

虎刀段春住在太平客棧，血觀音也住太平客棧，這種事非傳遞消息可比，不是相當的人，不易達成使命。

但是，這邊如派出一個有份量的人去，則無疑又一定逃不過血觀音的耳目。

血觀音若是獲悉這邊有人在跟虎刀段春接頭，便不難猜知這邊顯無歸順之誠意，到時候會否一怒之下，取消三天期限提前興師發難？

設若如此，這個被派去太平客棧的人，豈非首當其衝？

這種要命的差使，誰願承担？

同時，即使有人願意冒險一試，在人手本來就感不足的今天，如果不幸發生意外，他們這邊是否承受得了這份損失？

最後，還是由提出這一主張的花六爺本人解決了這個難題。

他說這件事可以交給他帶來的一名管事去辦。

花六爺推薦的這名管事，叫花人才，外號小留侯。

一個人能有個小留侯的外號，心計與手腕，自非常人所能企及。

而這位花人才也的的確確是個人才。

他是花六爺的一位遠房姪兒，約莫三十五六的年紀，個子不高，吐屬儒雅，相貌也生得非常端正淸秀。

他經常跟在花六爺身邊，但平時一向很少說話，如意坊上上下下差不多都對這位花府管事具有好感。

由這樣一個人前往太平客棧作說客，自屬上上之選。

高大爺大喜過望，於是立即吩咐僕婦另取衣帽，命花人才改成一名商賈漢樣，從如意坊後門出去，繞道前往太平客棧。

這一邊大廳中則繼續研究對策，一方面也是藉此消磨時間，以等候花人才返報佳音。

花人才能不能說得動虎刀段春呢？

× × ×

太平客棧的客房共分四等。

「富」字號是特等上房，「貴」字是一等上房；「榮」字號房間，雖然也被伙計喊作上房，其實只是普通的客房；「華」字號房間，則等而下之，屬於廉價的統舖。

血觀音住的是富字第四號特等上房，虎刀段春則住在貴字第四號。

「富」與「貴」是兩個跨院，分別從兩道拱門進去，富字在東，貴字在西。

花人才向伙計要的是貴字第六號房間。

六號是四號的隔壁。

隔壁住的便是虎刀段春。

虎刀段春不在。

虎刀段春去了那裏？花人才沒有向伙計打聽。這位有小留侯之稱的花府管事，辦起事來，似乎相當小心。

只可惜他雖然够小心，但仍然犯了一個錯誤。

他也許是受了好奇心的驅使，竟裝作訪客的樣子，懵懵然踱進了對面的富字院。

他顯然不知道這座富字院，自從血觀音住進之後，其餘的房客已被趕得一個不剩，如今偌大一座跨院，來來往往的男女，盡是天狼弟子。

這位小留侯雙手倒剪於背後，自以爲神態悠閑從容，應不致於引起別人的注意，那知道他才跨進拱門，一把小刀子就頂上了他的腰眼兒。

一個冰冷的聲音道：「朋友找誰？」

花人才倒還鎭定，他記得以前丁二爺就是住的這座院子，丁二爺已經死了，他裝作不知道，豈非反能證明他是今天剛抵蜈蚣鎭？

所以他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我是找丁二爺來的。」

「那位丁二爺？」

「楊樹鎭的丁二爺。」

「七雄老二？」

「是的。」

「找他幹什麼？」

「在下也是楊樹鎭人，找他談筆生意。」

那人忽然嘿嘿一笑道：「好，你跟我來，丁二爺住在四號上房。」

富字第四號房，是上房中的上房，丁二爺爲了窮擺場面，以前住的，確是這裏的四號上房。但花人才心裏明白，這傢伙現在要帶他去見的人，其實是血觀音胡八姑。

他沒有話，只好跟着走。

× × ×

花人才福氣不錯。

眼福不錯。

因爲除了天狼會中高級弟子，誰也沒有眞正見過血觀音胡八姑的廬山眞面目。

他現在見到了。

× × ×

胡八姑斜躺在一張涼榻上。

花人才進去時，第一眼所看到的，便是一雙潔白修長，堅實而滑潤如美玉的大腿。

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女人，即使保養得法，也絕不能仍像少女一樣，擁有這樣美好的一雙腿。

胡八姑的年齡，縱然不到四十，至少也有三十七八。

這女人難道不是胡八姑？

花人才雖然知道不能太放肆，但一雙眼光仍忍不住沿雙腿向上移去。

如果有人問這位花管事：胡八姑如今身上有沒有穿衣服？穿的又是一種什麼衣服？相信這位花府管事一定回答不出。

因爲他既說不出這種衣服是屬於什麼欵式，也不能確定它究竟算不算是一種衣服。

它也許只能稱爲一塊布。

一塊透明、省料、軟薄、而形式奇特的紗布。

這雖然勉強蓋住了幾處緊要的部位，但總

不免令人担心，如果它的主人想移動一下身子或是一陣風突然吹了進來，將如何是好？

屋子裏當然不會有風吹進來。

她也沒有動。這位權傾一時的天狼長老，正在細心把玩着一件玉器。

玉美人！

花人才現在完全看清楚了。他先看到一雙美腿，接着又看到一副美好胴體，但如今看到了，却不是一個美人。

他最後看到的，只是一個普普通通，徐娘半老的中年婦人。

美人有很多種，並不是每一種美人都能使男人動心。

胡八姑此刻拿在手上的，也是一個美人。

你會不會爲一尊玉美人動心？

相反的，半老徐娘，往往才是最動人的女人。這就像賞花一樣，含苞待放，雖然可愛，但不及盛放時的搖曳生姿，儀態萬千。

三四十之間的女人，正是一朵開足了的花，再往後也許便要枯萎，甚至凋謝，但目前却是最動人的一刻！

胡八姑便是這樣一個女人。

看上去並不如何美艷，但配合了美好的身裁和肌膚，以及一雙傳神的眼睛，却能令人愈瞧愈着迷。

那帶路的大漢沒跟進屋來，只於階下遙遙稟報道：「回八姑，這人闖入院子，自稱要找丁二爺，我看大有可疑，請八姑親自發落。」

他口喊「八姑」而不喊「胡長老」，可見身份相當不低。

胡八姑連眼皮也沒撩一下，淡淡地道：「好的，二郎，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原來是金二郎，身份果然不低。

花人才不能再裝迷糊了，只好硬着頭皮道：「在下剛抵達不久，不知道丁二爺已經換了客棧，事出無心，如有冒瀆之處，尚請這位夫人……」

胡八姑仔細打量了花人才兩眼，忽然噗哧笑道：「花人才，你這一套是跟誰學來的？」

花人才耳中一嗡，幾乎昏了過去。

完啦！什麼都完啦！他想轉身奪門而逃，但雙腿重如千斤，連動也無法動一下。

這女人又不是神仙，怎會一眼便識穿他的身份，甚至還喊得出他的名姓來呢？

奇怪——啊，不——這裏面一定有蹊蹺。

是的，一定有蹊蹺！

他不是龍劍公冶長，也不是虎刀段春，他只是花六爺的一名管事，關洛道上無藉藉名的一個小人物。

胡八姑沒有理由會認識他這樣一個人。

這就像要不是爲了今天這趟差使，要不是由於他一時迷糊，他也絕不可能會見到這女人一樣。他們幾乎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兩種不同的人。就算有人肯在這位血觀音面前提到過他，這女人也不可能會一直牢牢的記着他名字！

難道——難道如意坊那邊出了奸細，事情一決定下來，這邊便得到了消息？

不！也不像。因爲這件事在時間上一點沒有躭擱，他換好衣服，就來了這裏，而參預此事的人，一個也沒有離開大廳。

就是有人想送消息，也不會比他快。

那麼，毛病究竟出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花人才想得腦袋發漲，既不敢承認，又不敢否認，正不知如何接腔是好之際，只聽胡八姑又笑着道：「花人才，你發什麼呆？我人老了，難道連聲音也變了不成？」

什麼？聲音？這聲音太熟悉了，他記得好像曾在什麼地方聽到過。

什麼地方？在如意坊大門口？

不對。

因爲在如意坊大門口時，他隱隱約約的就曾有過這種感覺；覺得轎中人的口音，聽來似乎甚爲耳熟。

時間應該還要向前推移。

那麼，是多久以前呢？

他自從進入花府任職錢粮管事，已六七年未在江湖上走動，根本不可能有機會聽到這女殺星的聲音。難道這已是八年前的事？

八年前……八年前……那時他……啊，是的，他想起來了！

花人才臉上突然流露出一種非常奇特的表情，他瞪着胡八姑道：「你——你是秋娘？」

胡八姑含笑點頭道：「不錯！八年前虎石鎭上的秋娘就是我。」

她面孔微微一側，斜斜地飛了他一眼，又道：「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老多了？」

花人才呆呆地站在那裏，像是沒有聽到她這最後的一句話。

因爲他正浸沉在八年前那段往事回憶裏。

× × ×

那是八年前，某一個初秋的黃昏。

他因事抵達關外的一個小鎭，如果不是這女人提起，他幾乎已忘記那小鎭的名字，現在他則連當時落脚的客棧也記起來了。

他當時歇的那家客棧，叫萬福老棧。

但這個故事却不是發生在客棧裏。

發生故事的地點，是棧後一望無際林木深處。當時，他喝了點酒，帶着三分酒意，走出客棧，信步徐行，不知不覺的就走進了棧後那片苦樹林。

也不知入林多深，他忽然發現一條蜿蜒的小溪流。

溪流清澈見底，他一時感到口渴，便找了個站脚處，準備掬水痛飲。

就在這時候，他突然在水中見到一個側影。他回過頭一看，才發覺身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含笑站着一名裝束樸素，身裁美好，年約廿七八的村婦。

他是練過武功的人，聽覺要較常人靈敏，何以這婦人來到身邊，他竟未能覺察？

這原是武人應有的一種警惕，他當時居然沒有想到。

以後的進展，就像前人筆記中，一則香艷的傳奇故事一樣。

他被邀至婦人居處，一間簡陋的小茅屋中，享受了一夜能羨煞神仙的奇妙生活。

直到第二天婦人催他離去，他對這婦人的身世始終一無所知。他唯一知道的一件事，便是知道這婦人名叫秋娘。

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艷遇，曾使他魂不守舍，恍惚了好幾個月。

但由於正值壯年，鎭日到處奔波，時間一久，也就淡忘了。

他怎麼會想到，當年那位和他有過一段風流史的村婦秋娘，就是爲躲避靈台老人，而不得不隱居關外的血觀音呢？

× × ×

這段回憶是旖旎而甜蜜的，但花人才却在渾身冒着冷汗。

這女人如今已貴爲天狼長老，這段往事，她如不提，誰也不知道，如今她舊事重提，難道就不怕他洩露出去？

花人才知道，他的疑問，事實上顯然也正是一個答案。

她之所以對這段往事表現得如此坦然，正因爲她不担心他會洩露出去！

要一個人保守秘密，方法有很多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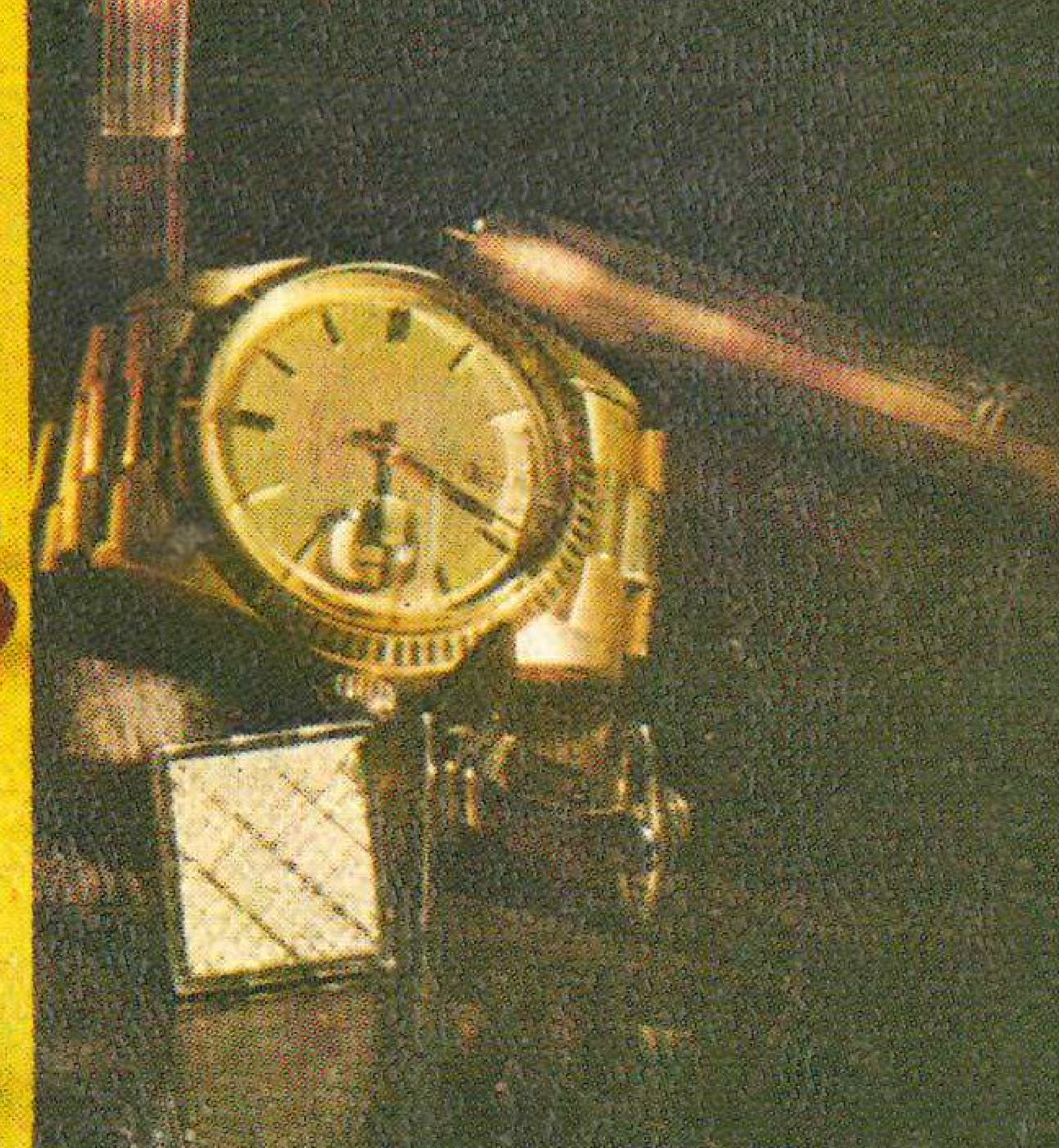
而最好的方法，則只有一種。

那便是想個方法使這個人永遠不再開口說話！

（未完）

一日之計在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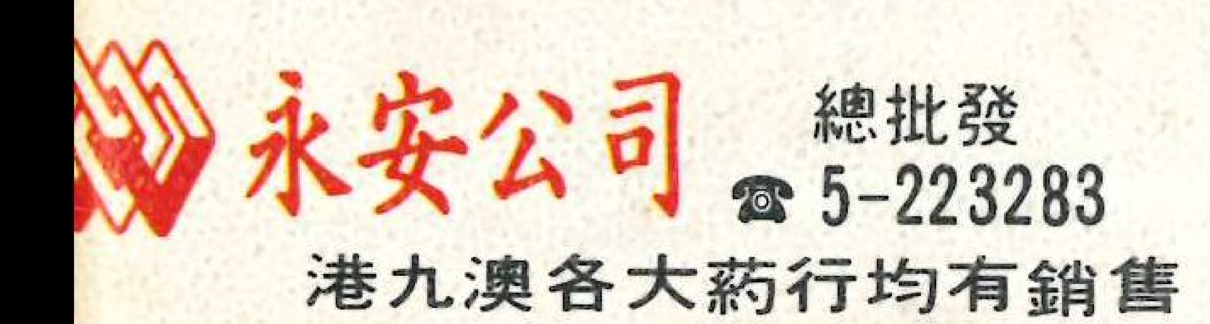






一年之計在於春，男人志在四方，
祇有充沛的精力始能在分秒必爭的商場上獲得勝利。
紫金丹爲男性專用補藥，一年四季皆宜。
夏季驕陽似火，忙碌工作的男仕往往精神不振，
疲倦萬分，紫金丹內有人參，熟地黃，黃耆，五味子等葯，
功能生津歛汗健脾祛濕，提神醒腦，
補充體力，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註册商標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號